武俠世界



$2.00

58

名著預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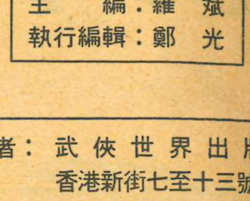


俠義傳奇
中篇小說

俠義金粉

倪匡・著

〔俠義金粉〕是一部別開生面的武俠小說，寫四個並非俠士的武林高人，捨死忘生，爲了一個小女孩而苦鬥，刻劃人性，入木三分，人物栩栩如生，敬希留意。



督印人：羅 韓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
承印者：環球印刷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45.0
一年港幣	$ 88.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1.0
一年港幣	$1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

武俠世界

第58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

鐵拐俠盜故事

馬　雲·文
培　新·圖

迷宮殺機（上）



天才畫家　神秘死亡

香奇才是一位年青的天才畫家，他筆觸繪出來的畫，栩栩如生，幾可亂眞；可是，他最近所開的一次個人畫展，那些畫竟是無人過問。

然而這對香奇才本人來說，似乎並不重要，因爲他這個人就是這麼樂天；緊張的反而是他的經理人畢山，以及他的女友冷如冰。

畢山担心的固然是收入方面，但冷如冰却担心他的藝術聲望因此而低落，前途灰暗。

根據香奇才與畢山的合約規定：每個月畢山須要付給香奇才固定的薪津，但香奇才的畫如果賣出了，畢山則佔百分之四十。

這是一個龐大的比數，但香奇才並不太過重視金錢方面的收入，他喜歡繪畫，他所要求的只是生活上的須要；而畢山却是個自認爲十分有眼光的經理人，因此，在與香奇才簽約時，他私心底下就認爲是一種有利可圖的投資。

但是，自從這次畫展開幕之後，他覺得自信心太强了；香奇才的畫，兩天以來一幅也沒有賣出。

畫展是在香奇才的畫室中舉行的。根據畢山對外的宣傳，畫展是規定一個星期的，但現在看情形，要挨多一天也難。

香奇才把他的畫室稱爲「迷宮」，他對朋友的解釋是：由於他太過喜愛繪畫，所以，每次進入這裏就顯得有點沉迷。

事實上，許多喜歡欣賞繪畫的人，進入了他的畫室之後，也會感到目迷五色。

是畫展開放的第二天晚上，畢山還留在「迷宮」之內與香奇才討論。

畢山說道：「我看，你的畫好是太好了，就是題材不適合大衆口味。你也知道，現在是新潮世紀，人們須要欣賞的，是一些新潮事物。」

香奇才笑道：「難道你要我畫一些嬉皮士吸食迷幻藥的畫面麼？還是男女床上造愛的鏡頭？」

「本來我沒有意思左右你繪畫的意旨，但是，現實就是如此，人們喜歡新奇事物，你不能整天老是繪畫人像與風景。」

「你以爲應該畫一點什麼？」

「最好多畫一些裸女圖，你也看得到：所有色情電影，無不賣個滿堂紅。」

「我想問問你，世界上最貴重的人像畫是那一幅？」

「蒙娜麗莎。」

「對了，許多人也知道，那是一幅無價之寶。」香奇才說道，「可是，那個女人蒙娜麗莎却不是赤裸裸的，而是穿得十分正經。對了吧？」

「你不能這樣說，世界是在不斷進步的，現在人們的眼光就是喜歡看赤裸裸的女人；因此，爲了生意眼，你應該改變一下自己的作風。」

「但是，我是喜歡寫實的；你想想，萬一我改變作風，畫評家相信會譏笑我下流和市儈。」

「唉！我偉大的藝術大師啊！你別唱高調了，生活是現實的，現實就是鈔票，沒有鈔票就等於沒有空氣，沒有空氣我們就會窒息而死。這個道理，相信三歲小孩也會知道。」

「好吧！」香奇才終於說道，「明天，我就給你畫幾幅裸女圖。」

「對了，你只要聽我的話，一定前途無可限量的。」

香奇才好容易把畢山打發走了。他獨自留在「迷宮」裏，呆呆地想，想得出了神。

忽然有一個人出現在他身邊，這個人是剛進來的，她就是香奇才的女朋友冷如冰。

香奇才在想得迷迷悃悃之中，嗅到了一陣如蘭似麝的香水氣味，然後感覺到有人在輕輕吻着他的手；他還未睜開雙眼，已經感覺到那兩瓣灼熱的嘴唇，是屬於冷如冰的。

他睜開雙眼，看見冷如冰含情脈脈地瞪住他：

「你感到喪氣了，是不？」

香奇才苦笑道：「喪氣的不是我，是我的經理人畢山先生。」

「你別難過，你的畫這麼好，遲早會有人賞識你的，只要你時來運到，一切也會改變。」

「是的，我也這麼想，問題却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時來運到。」

「由明天起，我會有許多朋友來捧你的場。」

「謝謝你，我知道你一向最關心我。可惜，我自己太不爭氣。」

「別這樣，你是盡了最大的責任，只可惜懂得欣賞藝術的人太少。」

「你替我招徠這許多朋友捧場，相信一定費了不少唇舌吧？」

「不！我只想替你打氣而已。」

香奇才又是苦笑一下，欲語無從地，低垂下了頭。

冷如冰又說：「讓我送你返家，伯母在家，一定很掛念你。」

「不！我要留在這裏，待一會兒才走；如冰，你先走吧！」

「那麼，我留下來，陪着你。」

「不！我這個時候，正要好好地思索一下。聽我的說話，返家去吧！」

「但是……」

「別這樣，你會令我更加煩惱的。」

「好吧！」冷如冰終於無可奈何地說，「明天，我會再來看你。」

香奇才沒有答她，她也垂下頭來，默然走了。

「慢着！」香奇才忽然又把她叫住。

冷如冰以爲他改變主意，讓她留在這兒陪他，立卽回轉身來。

可是，香奇才的說話，却又令到她出乎意料之外。他說：「明天，你也不要來了。」

「爲什麼？」冷如冰好像給他潑了一盆冰水，愕然瞪住他。

「如冰，我是個沒出息的畫家，你是個富家小姐，我配不上你，算了吧！」

「我不明白你這是什麼意思。」

「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總之，我不希望再見到你。」香奇才冷冷地說。

冷如冰含淚凝視着他；他垂下了頭，不敢望住她。

空氣中沉寂了好一會，冷如冰才問道：「是不是，我父親派人來警告你？」

「……」香奇才不知道怎樣答她好，默默然坐在畫室一角。

冷如冰心裏明白，她父親冷年庚是反對她與這位窮畫家來往的。但是，冷如冰實在愛他，所以她也一直不理父親的反對，而與他來往。

她不但眞心愛他，還在獲悉他的畫展失敗之後，千方百計去邀請了一班朋友，由明天開始來捧他的場——當然，那不但是看看便算了，還要購買他出售的畫。她的原意是爲了鼓勵他，替他打氣！

可是，她却不了解藝術家的特殊性格；每個藝術家，都有他特强的自尊心，向他鼓勵當然可以，但對他憐憫，他却反感。

冷如冰不知道是否會傷及他的自尊心，但是，在她的安排之下，會由明天開始出現奇跡。因爲她對她的親友們說過，所花費買畫的金錢，到頭來冷如冰是會如數奉還給他們的。

她以爲這樣做，會給香奇才注射下一服興奮劑；但是，香奇才却在不久之前，又接到了一個電話。打電話給他的人，非常不客氣地說：「小子！你聽着，我們是受朋友所託，再三向你提出警告，要是你再與冷大小姐來往，你得小心你的賤骨頭！」

香奇才不是頭一次接到這類電話，但他從來不會放在心裏。

但是，今晚他在灰暗的心情下，却感到須要對冷如冰也提出一項警告，那就是要她也明白一下，盡可能不要再來見他！

冷如冰當然明白，所以，她決定回去跟父親開談判。她不喜歡她父親這樣流氓式的恐嚇；她很容易想像得到，香奇才不會無的放矢，他顯然受到了父親的恫嚇。所以，她一言不發地，走了。

返抵家中，冷年庚正在客廳裏閱報，他看見女兒回來，很不高興地問：「你去那兒？」

「去探朋友。」冷如冰答得冷冰冰的。

「什麼朋友？」

「男朋友。」

「是不是那個姓香的？」

「是的，你早已猜到他是香奇才了。」

「我已經警告過你，不要再接近他。」

「但是，你沒有說出理由。」

冷年庚怔了一怔，他很少給女兒這樣駁斥過，因此，這時他不由自主地，拿出了他的尊嚴來，喝道：「我的說話是理由——」

是的，冷年庚除了這樣說之外，也找不出更好的理由了。

當然，他不可能眞心直說：「那是因爲他是個窮小子啊！」更不能說：「我不喜歡一個畫家做我的女婿。」

他既然說不出眞正的理由，冷如冰也沒有再理睬他，跑上樓去了。

然而，冷年庚却不會就此放過她，連聲喝住她，她總是不理。

冷年庚氣得發抖，終於衝上樓去，大鬧大罵一頓！

冷如冰關上房門，甚至她母親敲門要進來，她也不開門。

冷老太把丈夫勸開了，冷如冰才把門打開。老人家安慰了女兒一番，以爲沒事了，便返房間去睡；豈料到了半夜時份，冷如冰竟靜悄悄地，溜出了冷家。

她是決心離開這個家庭的。

因此，她先去看看她心愛的人——香奇才。

這時候已經是凌晨三點鐘了。

她離開「迷宮」時，還不够十一點，前後相隔四小時之久，若在平時，香奇才一定返家去了。但是，今晚他心情不佳，說不定他還留在「迷宮」裏繪畫吧？

冷如冰怔怔地想。

她坐了一輛街車，直駛「迷宮」。

街車去到「迷宮」門口，她看見裏面黑漆漆的，心裏不禁又想：也許他返家去了。

香奇才和他母親，就居住在相隔兩條街的綠蔭道。

她眞想叫司機把車子駛離「迷宮」，但回心一想：三點鐘了，怎可以去找人？香老太可能會給她嚇壞。倒不如在「迷宮」等到天亮；天亮之後，他總會回到「迷宮」裏來的。

於是，她付了車賬，走進「迷宮」裏去。

冷如冰一直配有「迷宮」的門匙，但是，奇怪的是她掏出鎖匙，準備開門時，忽然門就開了。

原來門只是虛掩，沒有鎖上。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冷如冰奇怪地想。脚步早已不由自主地，移了入內。

她在門角找到燈掣，把燈開了。

就在燈光剛亮之際，她心裏便感到有點不妙；室內一片凌亂，有好一些畫已經給人毀壞了。

她心裏立刻明白，同時也不難連想得到，這是誰做的；如果她所料不差，一定是她父親。她父親冷年庚可能懷恨在心，派人來向香奇才發洩亦未可料。

冷如冰一邊想着，一邊步入裏面去。

裏面就是香奇才的工作室，有時他不返家，或者工作得太夜，在「迷宮」渡宿時，往往也就是住在這間工作室的。

冷如冰再把工作室的燈按亮，立卽發覺香奇才倒斃地上。

她不由自主地高聲驚叫。

是的，香奇才顯然已經死了，他的額角上有槍傷的痕跡，血液由眉心處滲了出來。

冷如冰一時之間，不知道該怎樣做才好，她回頭飛奔出街外。

就在她離開「迷宮」之後不久，有個黑影出現在屍體旁邊，偸偸將屍體背走！

這情形，立刻給隣居自窗口窺見了。隣居是給冷如冰的尖叫聲驚醒的，他立刻打電話報警。

不久，冷如冰已經在街口找來兩名巡警。

巡警以人命要緊，匆匆跟冷如冰趕到「迷宮」查看，可是，屍體却不知所踪。

二名警員在「迷宮」之內，四下裏搜索，一無所獲，認爲她眼花。正當冷如冰力辯之際，隣居的住客也走了過去，他向警員說出目睹一切，警員立刻趕到後巷去查看。

但是，前街後巷，一片沉寂！那裏有人？

「嗚嗚……」一陣陣的警車聲，已經自遠而近的傳了過來。

隣人代爲報警，召來大批偵探人員。夏維探長首先入來，聽說死者是個畫家，便立卽在現場展開偵查工作；一邊又派人到附近去搜查。

可是，「迷宮」之內雖然有被人搗亂的痕跡，却沒有血漬或槍彈彈頭遺下。

口供，反而引起警方人員的懷疑，但他却言之鑿鑿，而且也找不出他說謊的理由。

後來，警方的快艇在附近一帶海面發現了浮出的油漬，證明那位報案者並非憑空虛構。於是潛水蛙人隊伍在附近海底也打撈了足足有半天，這才找到那輛汽車的殘骸。

汽車已經驗明是屬於香奇才的。但是，如果冷如冰和那位鄰人的口供屬實，則兇手這次企圖造成「汽車失事墮崖」的意外，顯屬失敗。

夏維探長再三回到「迷宮」之內。那幅裸女圖殼引人注意，夏維也和他的助手辛尼看得出了神，他們並非在欣賞，事實上他們在警局裏什麼也看過了，此時更無心情作非非之想。

「迷宮」已經停止展覽，但是，由於報紙、電視和電台的宣傳這是命案現場，人潮却把整條麗樹道弄得擠迫不堪。

警方在封鎖的現場上，展開了極其愼密的研究，包括套取指模和鞋印，研究死者那幅未完成的畫，以及被毀了的畫等等。

夏維探長在現場上既然找不到小彈頭及血漬，事後又在失事汽車內找不到屍體，因此對整件命案，就更加感到迷惑。

辛尼說道：「從冷如冰的口供可以分析到，冷年庚對香奇才最是憎恨，探長，如果我是你，我首先拘捕冷年庚這傢伙。」

夏維沉吟道：「你辦案的經驗太過膚淺了，目前這階段，並無足够證據可以證明他是兇手，憑這表面證據是無法將他入罪的。同時法律有規定，同樣的罪名，不能再作第二次起訴，例如我們現在就控冷年庚謀殺死者，或買兇殺人，如果他因爲證據不足而獲釋，我們就不能再控他同一罪名。到那時，明知他是殺死死者的眞兇，只怕也沒有用。」

「你的意思是，你也在懷疑他？」

「當然，目前這階段，每個人都有嫌疑。甚至包括冷如冰在內。」

「什麼？你說冷如冰也有殺人嫌疑？」

「是的，案情未大白之前，一切事情也可能發生。誰知道此中內幕包涵了一些什麼呢？」

「爲什麼你沒有提及畢山？」

夏維道：「他是死者的經理人，成爲兇手的可能性最小。」

「但是，冷如冰似乎很憎恨他。」

夏維道：「那是冷如冰的直覺，由於香奇才的畫滯銷，畢山仍要按月給予薪金給死者，這看來極有可能他就是兇手；但是，死者不是已經聽從了他的勸告，改畫裸女圖了嗎？這幅未完成的畫，就是最好的證明。所以，我以爲畢山不可能殺他；因爲香奇才的裸女圖如果受歡迎，死者將成爲畢山的搖錢樹。百份之四十的豐厚利潤，差不多等於一半，數不在少啊！」

這時候，門外傳來一陣吵鬧聲。

辛尼道：「外面不知又發生了什麼事。」

夏維道：「你去看看。」

辛尼跑到門口，看見一個手持拐杖的人，正在一名跟警員理論。

那人說：「我是來參觀畫展的。」

「今天不開放！」警員說，「難道你不知道這兒出了事麼？」

「出了什麼事？」

「你沒有閱報麼？」

「當然有，我就是看到畫展的廣告才來的，你說不出理由就要讓我入去。」

「你這跛鬼好野蠻！」

在旁的一個少年人搶前一步，喝道：「什麼？你敢罵人！」

「罵你又怎樣？」警員道，「你再吵吵鬧鬧的，我把你抓回警局去……」

辛尼立刻走過來勸止。原來來者並非別人，正是「鐵拐俠盜」呂偉良和他的愛徒阿生。

辛尼把呂偉良師徒二人招呼入內，一邊問道：「你們大概已經知道這裏有事發生了，是不？」

「是的，看見電視報導，我覺得這宗毀屍滅跡案，十分有趣。」呂偉良又問道：「有什麼頭緒了嗎？」

「有如石沉大海！」辛尼聳聳肩說。

呂偉良走了過去說：「你想從裸女身上找答案嗎？」

「是的。」夏維說道，「許多聰明的死者，都會在他的作品上，留下一點線索，但是，這一個似乎有些例外，我看了半晌，也看不出什麼。」

「這是一幅裸女圖。」

「但還未完成，作者已給人謀殺了。」

「這位美女十分可人。」

「可惜只畫了半邊面。」夏維說道，「而且，作者可能是憑想像畫出來的；這麼深夜了，那裏還可以請到模特兒？」

呂偉良道：「如果是憑他的想像而畫出來的，他確是一個天才；你瞧！圖中人物栩栩如生，簡直像個眞的裸女躺在畫布裏一樣。」

「我是根據畢山的口供，而作此判斷的；畢山說，在此之前，死者不喜歡繪畫裸體女人。他們經

附近街道上，都給警員搜過了，但是，一些可疑也沒有。

另外二名探員，已經由兩條街外的綠蔭道，把香老太帶了回來。

香老太太由夢中驚醒，什麼也不知道，但是當她知道自己的兒子下落不明時，便意料到凶多吉少了。

冷如冰在探長面前，極力辯說她沒有看錯，那的確是一具中彈身亡的死屍，而且，也是她的愛人香奇才。

香奇才的經理人畢山，亦已聞訊趕到現場，他對於現場上被人搗亂，大表憤怒。

冷年庚因爲女兒的口供，而令他被警探再三盤問，也表示了一種罕有的憤怒，因爲他是個有錢人家，不曾給人這樣對待過。

事情似乎有點局外人無法獲悉的內幕，否則，爲什麼屍體失踪？

鄰人說道：「我自從由一種突如其來的驚叫聲驚醒後，便起來察看，豈料在黑暗中，我依稀看見一個黑影背了一個人，由後門逃去，於是，我把兩件事連想在一起，便覺得事有蹺蹊，立即打電話報警。」

夏維探長又再派人到附近幾戶人家訪問，但時在深夜，許多人根本就沒有聽到叫聲。

一隊警探，在鄰近街頭巷尾搜索，什麼也找不到。

但是，天才畫家香奇才，的確是不見了。他，到底是死了，還是給人帶走？

「太殘忍了，我兒子爲何要遭他們毀屍滅跡？」香老太哭得死去活來。

冷如冰諸般安慰她，其實，她自己的內心，比起誰都更痛苦百倍！

冷如冰無意中看見了一幅未完成的裸女圖，這是她第一次見到的。在此之前，她記得從來未見過這一幅畫。

這是一個裸體女人蹲坐在地毡上，回眸一笑的藝術作品！

冷如冰呆了一陣，忍不住走過去問畢山：「你見過這幅畫沒有？」

畢山這時也發覺了，他說：「這可能是今晚才畫的，大概他已經聽我勸告了。」

「你勸他幹什麼？」

「我勸他別再畫山水、人物和寫實派的畫，最好畫些裸女。」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今晚——不，現在說，該是昨晚十時半的事了，因爲現在已是次日凌晨。」

冷如冰道：「那是說：這畫還未完成，他已經爲人所殺。」

「是的。」

「那麼，誰殺了他？」

畢山苦笑道：「這些事，還是交給警探去理好了。」

「不！你是他的經理人，難道你不想理？」

「我不是這意思。」畢山道，「我的意思是：假如他眞爲人所殺，相信兇手也逃不了多遠。」

「我覺得，你對他的態度不大好。」

「爲什麼你會這樣說？」

「因爲他的畫賣不出，你要白付他生活費，你對他漸漸失去了信心，可不是嗎？」

「冷小姐，你……」

「我知道，你們之間有合同，所以，如果他失敗，損失最大的，是你，而不是他。」

「我眞不明白你說什麼？」

「你是兇手！」冷如冰忽然指住他，大叫了起來。

當時「迷宮」之內，佈滿了警探，看見冷如冰突然失常，都爲之一驚！

夏維過來勸開她，可是，冷如冰却力指畢山就是兇手。弄得畢山爲之啼笑皆非。

一干人等，被帶回警局去問話。

次日，全市報章，都刋出了這宗罕見的離奇「命案」！

根據冷如冰和鄰人的口供，這無疑是一宗毀屍滅跡案。

但是，死者的屍體和汽車失了踪，令人想到其中可能另有內幕。

有些人甚至認爲：這是一種「宣傳術」，可能是畢山這位經理人導演，而由香奇才，冷如冰和鄰人合演的活劇。

但是，那些畫爲什麼被毀？許多人也明白，一個藝術家對於他自己的藝術作品一向重視，要他這樣爲了自我宣傳而把心血作品毀了，那是不合情理的事。

就在各方面諸多忖測之際，有人向警方報告，有一輛汽車被發覺墮下了懸崖。

報警的人是晨運的人，他每天凌晨都至懸崖俯覽海景，今天却看見崖下有一輛毀壞不堪的汽車。於是大隊警員，聞訊開到現場去！

但是，這時候已是數小時之後，潮水漲了，海水把崖下的石塊也掩沒。

浪很大，當警方派出潛水蛙人下海打撈時，連那輛汽車殘骸也不知所踪。因此，那位晨運人士的

過昨夜談判之後死者才改變主意；但昨夜畢山離開迷宮時，已經是差不多十一點鐘。」

「會不會模特兒就是冷如冰？」

「不會的。」夏維瞪住那幅畫，「看來也一點不像冷如冰。」

「我想，死者縱然是天才，也必須有個模特兒才可以畫出一幅如此動人心弦的畫。如果我是你，一定先去找找這個半邊面的女人。」

「你的想法，近乎幻想，結果會導致不必要的錯誤。我以爲最重要的，還是在這兒所有的畫之中，有沒有他的遺言，或任何暗示。」

「那麼，你找到了這種暗示沒有？」

夏維搖頭嘆息道：「沒有！」

呂偉良師徒二人在「迷宮」逗留一會兒，便告辭離去。

回到汽車上，阿生問道：「師父，你覺得怎麼樣？」

「最可憐的並非冷如冰，而是香老太太；老人家以後的日子，眞不知道怎樣過。」呂偉良沉思着說。

「要不要去看看香老太？」

「不！現在她一定很傷心，而且也會成爲電視和報紙記者爭相採問的對象，我們還是先去看看一個人。」

「他是誰？」

「模特兒的代理人。」

呂偉良說着，已將車子開走。

十分鐘之後，呂偉良師徒二人出現在一位中年男子的辦公室裏，這男子就是著名的模特兒代理人，無論你是藝術家或者廣告商，無論你要找中西各種類型的模特兒，他都有辦法。

這位擁有過百模特兒的代理人，叫做文龍。

呂偉良道明來意之後，文龍說道：「是的，香奇才經常來選一些貌美如花的模特兒，但從未要求我供給一些身裁健美的小姐供他繪畫。如所周知，他是全世界最正經的畫家。」

「但是，目前我就發現他的畫室中有一幅未完成的裸女圖。」呂偉良說道，「可以讓我參觀一下你旗下所擁有的小姐芳容麼？」

「當然可以。」文龍走向文件櫃之前，取過幾本厚厚的相簿，「不過，我相信閣下一定白費心機，因爲供他繪畫的小姐們，從未脫過衣服。雖然小姐們並不畏羞，無奈香奇才對于胴體美，似乎沒有興趣。」

呂偉良和阿生分別檢閱相簿中那些模特兒的照片，發覺其中有不少面目娟秀的，都曾在香奇才的畫中出現過；就是過百照片之中，沒有一個像那個裸女。雖然裸女圖上只有半邊面，但是師徒二人仍無法在此中找出一個相像的面孔。

文龍說道：「也許你不明白藝術家的想象力，有時他們可以憑空想像，畫出他們腦海中的美麗偶像；但實際上世界上並沒有這個人。」

呂偉良仍然相信他自己的見解，認爲那半邊面孔才是主要線索。

後來，呂偉良遍託幾個模特兒機構，都找不到那半邊面孔的印象，連阿生也感到有點兒心灰意冷了。

師徒二人返到家中，阿生忍不住問道：「爲什麼你要揷手這件事？」

「大概是因爲兇手太過殘酷了。」呂偉良說，「不怕對你說吧！香奇才畫展開幕的頭一天，我曾經進入迷宮去參觀，我覺得他的畫極具眞實感，無論風景或人物，都很有深度。雖然我不是畫評家，但我喜歡他的畫，所以我也捧捧他的場，購下了一幅素描。」

阿生猛然想起了一件事，呂偉良前天的確在外面帶了一幅畫回來，但一直用紙包裹着，還未掛上。但是，阿生却沒有留心這件事，現在聽呂偉良說起，他才想起牆角那包東西。

阿生走過去把包裹拆開，不由驚叫起來：「噢！是她！」

呂偉良也吃了一驚，拄杖走過去，凝視之下，也覺得畫中人很像那半邊面孔的女人。

「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阿生說着，故意用紙掩去畫像中的半邊面孔，然後又問呂偉良：「師父你瞧！她正是你要找的人！」

「是的，當時我購下這幅畫，也是因爲畫中人的微笑，確實令人陶醉；但是，她穿得太整齊了，我倒沒有想到她的半邊面孔，竟與裸女圖上的一樣。」呂偉良想了想，又嘆了一口氣，「但是，她是誰？」

阿生也由興奮的高峯，跌了下來：「是的，我們去那兒可以找到這畫中人？」

呂偉良叫阿生把那幅畫像掛起，他越看越覺得這女人美得淸麗絕俗。

正當二人在細心欣賞着畫中人的微笑之際，客廳中的電話突然響了起來。

呂偉良剛把聽筒拿起，就發覺那是一個陌生人的聲音：「你可是姓呂的？」

「你是誰？」呂偉良反問道。

「我知道閣下前天購下了一幅畫，題名『麗莎』的，可不是嗎？」

「是的，你怎知道？」

「香奇才的畫展，澈底失敗，你是前天開幕日光顧他的顧客，自然受到注意了。」那人又問：「你肯出讓那幅畫嗎？」

呂偉良一怔：「怎麼？你也喜歡那幅畫？」

「是的，不怕坦白告訴你，當日我也在場參觀，我覺得在所有的畫之中，『麗莎』是唯一最成功的作品；可惜給你搶先一步購去了。」

「爲什麼當時你不作聲？如果當時你向我提出，我也許會轉讓給你。」

「現在也是一樣的。」

「差得遠了，現在他人也死了；誰都知道，一個藝術家死了，他的作品會聲價十倍。」

「你怎麼可以肯定他死了？甚至警方也只列爲失踪而已。」

「這是法例程序，在未找到屍體之前，不能肯定他死了，只可列爲失踪者。」

那男子又問：「閒話休提，你到底要多少錢才肯出讓那幅畫？」

「香奇才是個天才畫家，我參觀過他的畫展，覺得他的作品值得欣賞的實在不少，你何必一定要我這一幅？」

「千金難買心頭愛，我就是喜歡那一幅。你要多少錢才肯出讓？」

「對不起，第一；我不認識閣下；第二；我也不等錢用。」

「呂先生，聽我說，那幅畫，對你不會有什麼好處的，甚至可以說，只有害處。」

「害處？」呂偉良呆了一陣，「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不能說得太多，總之，你要平安大吉，最好把那幅畫賣給我。」

「聽你口氣，好像這是一幅不祥之畫，然則，你也不希望擁有它吧？」

「我可以給你一晚時間考慮，明天上午，我再給你電話。」

呂偉良故意扯謊說：「明天也許太遲了。」

「爲什麼？」

「因爲你是第二個打電話給我，要求我轉讓那幅畫的人。」

「那是說，在此之前，已經有人打電話給你了，是不？」

呂偉良道：「對了。所以，我必須獲得一個合理的價錢。」

「那麼，你要多少？」

呂偉良隨意誇大地說：「那人給我十萬元。」

「你瘋了，那幅畫，我知道你只花了一百塊錢買回來的。」

「你不相信也就算了，再見。」

「喂喂喂……請你不要收綫。」

呂偉良問道：「你還有什麼可說？」

「我希望你別阻時間，我願意以五百元購下那幅畫。怎麼樣？」

「五百元與十萬元，請問你選擇那一個買主？假如你是我的話。」

「別開玩笑了，那幅畫更好，也不可能值十萬元。」

「坦白說，十萬元我也不會把它賣掉，因爲我知道，還有人會出更高的價錢。」

「你簡直是妙想天開！」

「那你當我開玩笑好了。」呂偉良說完，立刻掛綫。

阿生在旁已經聽得一淸二楚，他說：「這件事看來眞有趣！」

「我如果沒有猜錯，這幅畫，可能是關鍵之一。」呂偉良打量着牆上那幅畫像，「爲什麼會有人希望購回這幅畫？」

「你認得他是誰嗎？」

「從未聽過這聲音。」

「爲什麼你不乘機約會他？」

「你担心他不會來找我們麼？」呂偉良又對阿生說，「把它拆下來。」

阿生把那幅畫像拆下來，呂偉良前前後後都細心看過了，只是一幅很普通的水彩素描，大約一乘二呎左右的開度，他實在也看不出有什麼特色。

不過，如果看過世界聞名的「蒙娜麗莎的微笑」，一定會覺得那幅高價油畫，跟眼前這幅水彩，風格迥異。但是，若以東方人的審美眼光，眼前的「麗莎」比蒙娜麗莎可愛得多了。

呂偉良把那幅畫由鏡框上拆下來，再三細心檢驗，就是看不出眞正價値。

終於，他把那幅畫掛回牆上，回頭對阿生說：「我們今晚必須小心一點，提高警惕；我故意說有人出價十萬元，是追那人早點來找我談談。」

「你猜他是誰？」

「看情形，極有可能是殺死香奇才的兇手。」

「他爲什麼要找尋這幅畫？」

「這就是我們要追尋的答案了。」

「我以爲：他未必會送上門來。」

黃昏時候，師徒二人正在電視機之前，欣賞晚間新聞之際，電話又响了。

但是，這一次却是一個女人打來的。

「你找誰？」呂偉良問道。

「我找呂先生，你可是呂偉良先生？」

「是的。你貴姓？」

「我就是麗莎。」

「什麼？你——」呂偉良頓了頓，「你就是香先生筆下的麗莎？」

「是的，我希望你答允我一件事。」

「是不是把那幅畫賣給你？」

「對了。你要多少錢？」

「一個仙也不要。」

「眞的？」那女人歡喜欲狂。連忙又說：「呂先生，謝謝你！」

「慢着！」呂偉良說，「我是有條件的。」

「什麼條件？」

「我要見你。如果你眞就是畫中人，我願意免費將這幅畫轉贈。」

「好吧！那麼，約個地方見面。」

「山頂餐室，够詩意嗎？」

那女人想了想，說：「不！郊外茶座，現在是七點十分，八點正在郊外茶座見。」

她說完就要收線，但呂偉良立卽把她叫住：「喂！小姐，請你等一等。」

「什麼事？」

「我們從未見過面，怎麼可以這樣約會？」

「我認得你，你是市民心目中的英雄偶像。」

「你過奬了。」

那女人說：「別忘記，八點正，郊外茶座。」

電話掛了綫，阿生忍不住說：「這幅畫，可能帶給我們一大筆財富，你爲什麼要奉送給人？」

「也相信我免費奉送嗎？」呂偉良笑道，「我不過想見見那個女人。」

「你得小心才好。」

「如果你有興趣，不妨一齊去。」

「好極了。」阿生說道，「那女人，一定是我們要找的模特兒了。」

「不過，在我們離家外出之前，必須把這幅畫收藏好。」

「你担心有人來偸麼？『多利』不會放過他的，你放心好了。」

「多利」就是呂偉良家中所養的靈犬。師徒二人一向都信任牠的機智和勇猛，因此，他們終於沒有把掛在牆上的畫拆下，便雙雙離家外出。

師徒二人駕車至郊外茶座，游目四顧，並沒有發現任何單身女客在座，就是那些有男友作伴的女件，也沒有一個樣子像畫中的「麗莎」的。

二人擇位坐下，等了十分鐘，仍不見有人來。茶座中，人客不多，全部不足十個。呂偉良看看腕錶，八時十分了。

阿生說道：「女人就是喜歡遲到的。」

「不！我們可能中了人家的調虎離山之計。」

呂偉良好像忽然想起了什麼。

「卽使她的調虎離山之計成功，也未必輕易得手。」阿生就是那麼的相信靈犬「多利」。

可是，話猶未完，一個侍者走到他們身旁，問道：「請問這一位可是呂偉良先生。」

呂偉良瞥了他一眼：「什麼事？」

侍者道：「你的電話。」

「請你告訴我，是男還是女人打來的？」

「一個男人打來的。」

呂偉良對阿生說：「我們果然上當了。」

「上當？」侍者聽不明白，有點出奇。

呂偉良苦笑一下，道：「沒有什麼，還是請你帶我去聽電話吧！」

呂偉良拄杖跟着那侍者拐進後面一處電話間，果然是一個男子打來的，他只說了一句：「謝謝你！」便把電話掛斷了。

呂偉良回到座位上去，阿生已經猜到了，他問道：「是不是第一次打電話來，要求你轉讓那幅畫的男人打來的？」

「是的，正是他。」呂偉良一邊召來侍者結賬，一邊又說：「看情形，我們的『多利』也有事，否則，他如何下手？」

阿生吃了一驚：「什麼？你說他把『多利』打死？」

「我想是的，否則的話，『多利』怎肯讓他入屋？」

結了賬，師徒二人匆匆趕返家中，果然發覺靈犬「多利」伏在石階之下，動也不動，二人同時嚇得一跳。阿生撲過去把「多利」抱起，發覺牠只是軟綿綿的，心臟並未停止跳動！

呂偉良這時已經開了大門，阿生立卽把「多利」抱入屋內。

牆壁上那幅畫像，果然不見了！

呂偉良在屋內搜索一遍，發覺除了那幅畫之外，並未失掉其他物件，阿生以藥物將「多利」施行急救。

幸而「多利」只是給人以迷藥迷倒，很快就甦醒過來。

呂偉良覺得自己做了一次傻瓜，獃在那幅牆面前，想得出了神。

「報警吧？」阿生悻悻然說：「警方也許會知道這傢伙是誰。」

「不！探長可能會怪我們不早點通知他們。」呂偉良沉吟道：「坦白說，我眞想不出那人偸畫的眞正理由。」

「根據黃昏時候一次的電視新聞報導，他們警方仍無法找到香奇才的屍體。」阿生說：「假如我們知道誰來偸了這幅畫，也許可以替警方找出答案亦未可料。」

呂偉良點點頭，表示同意他的見解，但他仍不同意去報警。

可是，不久之後，呂偉良竟然接到了夏維探長的電話。夏維說：「爲什麼你不告訴我，曾向香奇才購買了一幅水彩畫？」

「我想不出那對你有什麼關係。」呂偉良又問：「你怎麼知道的？」

「他的經理人畢山，現在才想起了這件事，你是唯一在前天向『迷宮』買畫的人。」

「是的，但可惜那幅畫已經給人偸去了。」

「什麼？偸去了！」

「嗯！我正想報警呢。」

「想不到案中有案。」夏維喃喃地說：「那幅畫，是怎麼樣的？」

「爲什麼你不問問畢山？他可能比我更加清楚，因爲我買回來之後，還未看清楚，今晚較早時候，就給人偸去了。」

「這是一件罕有的意外，想不到竟然會有人偸到你的頭上來。」

呂偉良苦笑一下，問道：「事件發展到這裏，你有些什麼新發展？」

「沒有，可以說一籌莫展。」夏維探長嘆了一口氣，「我以爲你購下的畫，可能有些古怪。」

「我也這樣想，但我只花費一百元。」

「問題不是價錢，而是畫中的秘密。」

「你也想到畫中可能有秘密了？」

「當然，如果沒有秘密，小偸不會是個呆子，怎麼會把一幅價錢不貴的畫偸去？」

「這是道理。」呂偉良又說：「冷年庚方面有些什麼話說？」

「他自然不會承認買兇殺人，但是，我們正向本市一些職業兇手偵查。」

「我想沒有用的，三教九流中人，很講道義，他們不會向你出賣他們的主顧。」

「這個忙，相信只有你可能帮得了。我知道你在黑道中，很吃得開。」

「你太看得起我了，其實，我這種人，黑白兩道也不受歡迎。」呂偉良說：「不過，那幅畫是我的，我確希望找回它。」

「你打算落案麼？」

「你已經够忙了，算了吧。」

電話掛斷之後，呂偉良與阿生駕車外出。這一次，他們把「多利」也帶在身邊，以免又遭到人家毒手。

車子經過麗樹道的「迷宮」，呂偉良發覺那兒還駐有警探，於是，又叫阿生把車子開往綠蔭道去了。

綠蔭道香宅之內，愁雲密佈，香老太與冷如冰默默無言，坐在客廳裏，門外有個女人在窺伺，她好幾次想進去，但結果都因爲有冷如冰在着，而躊躇起來。

等到她發覺呂偉良師徒二人推開那度鐵欄柵走進來時，她便立刻離去。

香宅位於一幢舊樓的樓下，這是建有一幅矮牆在前面的三層高古老舊屋。矮牆高僅四尺，牆頭上放了許多盆栽蒔花，一度鐵欄柵經常沒有鎖，那是由於二樓和三樓的住客也經常要由此出入之故。所以平時只是虛掩，過了午夜也只是加上一度鐵門，但這度鐵門由外面伸手透過鐵欄柵，就可以輕易把它拉開的。

由於這是唯一的出路，所以，當這個神秘女人離去時，剛好與呂偉良打了一個照面。

這時雖然是午夜近十時半，但是，憑住路燈的照射，呂偉良可以見到這神秘女子的面孔，就在她匆匆自呂偉良身邊掠過之際，呂偉良感到渾身震盪了一下。

呂偉良就只瞥了她一眼，便立刻認出她是香奇才筆下的麗莎。

呂偉良也還未決定應該怎樣做時，她已經一掠而過，匆匆登上路邊一輛紅色的跑車，「呼」的一聲，跑車如箭離去！

呂偉良立卽拄杖奔回他的汽車上，這時阿生與「多利」仍留車內，正弄得莫名其妙，呂偉良已經一踏油門，把車子高速開去，直追前面那輛紅色跑車。

跑車開得飛快，但呂偉良這輛特製汽車，性能卓越，轉眼已經追貼了。

跑車還未拐彎，呂偉良的汽車已經越過了它。「刷」地一聲，停在它的前面。

那女子非常生氣，她探首車窗外，喝問道：「你想怎麼樣？」

呂偉良現在看得更清楚了，忍不住說道：「是她！想不到是她！」

阿生也明白了，說道：「終於給我們找到了她了！」

呂偉良拄杖推門下車，走了過去，十分有禮貌地叫了一聲：「麗莎小姐。」

那女人呆了一呆：「你是誰？」

「別裝蒜了。」呂偉良面色一沉，「我那幅水

彩畫呢？」

「什麼畫？」

「香奇才筆下的你，我還以爲是一片純眞可愛，想不到如此狡猾。」

「我眞不知你想怎麼樣！」

呂偉良仔細分析一下她的聲音，發覺與電話中的女人聲音，又似乎有點分別，於是改變語氣道：「你難道沒有打過電話給我麼？」

「我根本就不認識你。」

「但是，你一定認識香奇才吧？」

「認識香奇才，難道有罪麼？」

呂偉良抱歉地說：「剛才算我衝撞了。麗莎小姐，現在我有些問題想請敎你。」

「什麼問題？」

「關於香奇才的。」

「我從來未見過你。」

「小姓呂，呂偉良，一個跛子加上一枝鐵枴杖，你不難想得到我是誰。」

「哦！原來你就是鐵枴俠盜。」

「對了。事發之前，我向香先生購下了一幅畫，但現在給人偷去了。」

「你以爲是我偷的嗎？」

「麗莎小姐，我知道你未必會做出這種事，但是，事前確有人打過電話給我，她冒充你的名字。」呂偉良道。

「那簡直是豈有此理的事，我根本就不知道你的電話號碼。」

「所以，如果我是你，爲了聲譽計，一定要把這件事弄明白。」

麗莎眨着眼睛，不解地問：「爲什麼會有人冒充我？難道……」

「你要不要知道整個事件的過程？我們不妨詳細談一談。」

麗莎想了想，終於推開跑車之門，道：「好吧！請你坐上我的汽車裏來。」

呂偉良示意阿生，叫他將車子先駛開，讓跑車先行。阿生則駕着那輛銀灰色汽車，跟在後面。

呂偉良坐在麗莎的身旁，不由自主地瞪住她，越看越像畫中人。淸麗絕俗，艷如天仙，就是失掉了畫中人那一份可愛的微笑。

呂偉良忍不住問：「大概你不會是模特兒吧？麗莎小姐。」

「爲什麼會這樣問？」她一邊開車，一邊回答着他。

「我查遍了模特兒這一行，也沒法找到這一張漂亮的面孔。」

「爲什麼你要找我？」

「昨晚，你可是跟香先生在一起？」

「這算是什麼？審問嗎？」

「不！除非你不希望香先生沉寃得雪，否則，你一定會把眞相告訴我。」

麗莎嘆了一口氣，無限傷感地說：「是的，昨晚，我的確跟他在一起。」

「什麼時候？」

「大約午夜十二點至凌晨二點之間。不過，希望你不要讓警察來麻煩我。答應我這要求麼？」

呂偉良想了想，說道：「好吧！盡量把你所知的事實，都告訴我！」

「本來我不想說得太多，因爲我的身份很特殊。不怕坦白告訴你，我有丈夫的。」

「……」呂偉良實在大感意外，他說不出話來，只好聽她說下去！

「要不是我聽朋友說過，鐵枴俠盜是個守信義的人，我不會告訴你關於我的身份。現在請你再向我保證，不要把今晚的事轉告別人。」

「好吧！我都答應你了。請你繼續說下去，後來又怎麼樣了？」

「我們昨晚分別時，大約是兩點左右，我答應他，改晚再去給他做義務模特兒，因爲那幅裸女圖，還未完成。」

「是的，你有沒有追問他，何故忽然改變作風？過去他很少畫裸女的。」

「他說，這是個色情的世紀，經理人要他這樣改變一下作風，希望挽回這次個人畫展的失敗。」麗莎的聲音忽然變得沙啞：「我因爲太愛他，他喜歡我怎樣，我總不會反對，想不到，這却是最後一次爲他作模特兒。」

「冷如冰知道你跟他來往嗎？」

「我想不會知道吧！我們通常在更深人靜時，在迷宮內相會。」

「你的丈夫呢？」

「他經常要離開本市，到外國去做生意。」

「這不是有些矛盾嗎？你有個丈夫，他有個冷如冰。」呂偉良忍不住說：「你們這種不正常的關係，維持了多久？」

「好幾個月了，不！一年也有了。」麗莎回憶着說，「有一次，我跟丈夫到郊外別墅去渡假，我丈夫忽然有事要返回市區，留下我一個人，也許是前世的孽緣吧，我無意中發覺香奇才在別墅附近寫生，我過去看他繪畫，我們便由搭訕而認識，此後經常暗中來往。他知道我有了丈夫，曾經表現得十分頹喪！」

「藝術家的生活，總是富於傳奇色彩的。」

「後來，我們互相愛上了。有時他會留在迷宮等我，我們在那兒相對到天亮。」

「那麼，冷如冰呢？」

「她不知道，我也不希望她知道，我甚至勸香奇才與她結合。」

「人家都說，愛是自私的。」

麗莎把車子停在路旁一處樹影下，阿生也將車子停在數尺以外。

她伸手掠了一下那把長長的頭髮，一陣幽香，散發開來，呂偉良不由自主地瞪了她一眼，覺得她充滿了成熟的美，與冷如冰都種純眞的美，又是兩樣。

麗莎說道：「不錯，愛是自私的，我曾經考慮過，與冷如冰攤牌，香奇才也沒有反對我這樣做。因爲我與他是靈肉一致的愛，而他與冷如冰，只是精神上的。但是，我仔細想清楚，是覺得眞正的愛不是自私，而是懂得犧牲自己。我是個有夫之婦，如果我與丈夫鬧離婚，我丈夫即使答允離開我，奇才也會備受抨擊，這對於一個未成名的藝術家來說，是一種致命傷，所以，我甘願犧牲自己，一方面讓他跟冷如冰談愛，另一方面却偷偷摸摸的，去滿足他的慾望。」

麗莎說到這裏，呆了一陣，淚水也奪眶而出。

呂偉良覺得這種畸形的愛，可能就是促成香奇才被殺的主因。

他問道：「你丈夫現在什麼地方？」

「他去了外地，還未回來。」

呂偉良心裏想：他雖然去了外地，但如果他知道了自己的妻子對他不忠，而立心消滅香奇才的話，大可以花錢買兇。因此，呂偉良忍不住又問：「昨晚，你們分別時，他對你講過什麼？」

麗莎臉上緋紅，垂頭說道：「那幅畫還沒有完成，香奇才就情不自禁地，跑過來吻我，我們分手時，大約是兩點以後的事，當我離開迷宮時，他還未走。我們約好了今晚再見，但是……」

她哽咽着說不下去。

呂偉良問道：「你離開迷宮之前，有沒有發覺一些什麼不對？」

「沒有。」麗莎想了想，「眞的沒有。我只記得：我們見面時，他很頹喪，那大概是因爲畫展失敗了。可是，當我離去時，他又再度充滿了信心。可惜，他第一幅裸體畫還沒有完成，便離開了這個世界，我本來想去看看他的母親，想不到冷如冰一直留在那裏，反而遇上你們。」

「你丈夫貴姓？」

「他姓柯，柯天雄。」

「他做什麼生意的？」

「出入口。」麗莎又深深吸了一口氣，「他整天的飛來飛去的，忙到不可開交。我曾經埋怨過他，但自從我認識了奇才之後，我反而希望他再忙一點。」

呂偉良又問道：「你確信你的丈夫現在不在本市？」

麗莎怔了一怔：「怎麼？你懷疑這是一宗情殺案？」

「我不敢肯定。但是，當一個男子知道他的妻子剝得赤條條的，供人繪畫，這到底不是一件好受的事，何況，你與奇才的關係，已經不是畫家與模特兒的關係，而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

「是的，我也曾想到了這種可怕的後果。但是，目前我丈夫在日本。」

「你覺得，他知不知道你和奇才的事。」

「表面上看來，他仍然十分信任我。」

「半點懷疑也沒有？」

麗莎尋思着，好一會兒才說：「事實上，他很少留在家中。」

呂偉良又問：「請你再想淸楚，香奇才有沒有在你面前提及畢山？」

「有的，他說畢山當晚顯得很暴躁，我說這也難怪的，畢山在他身上投資了不少金錢，他想不到血本無歸。」麗莎頓了頓，「你猜，兇手會不會就是畢山？」

「這倒難說了，目前警方仍然在偵查階段，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爲殺人兇手。」呂偉良問道：「關於那幅水彩畫，你有什麼意見？」

「你以爲我派人去偷回來的？」

「不一定是你，例如你丈夫。」

「他爲什麼要這樣做？」

「畫得太像了，他不想自己的妻子的艷影，留在別人那裏。」

「這是一種幻想而已。」

「但却合乎邏輯。」

「事實上他還在日本。」

「只要有金錢，什麼事情也可以請人代辦。」

「我想，這個可能性不大。」麗莎說：「我丈夫是個忙於事業的人，不似個陰謀家。」

「難得你如此維護你的丈夫，如果你眞的回頭是岸，我會無條件替你保守這一切秘密。」

「謝謝你。」麗莎看看腕錶，「時候不早了，我也要返家去。」

「那麼，我們後會無期。」

「我只聽人說：後會有期。」

「假如是後會有期，那一定是我無事不登三寶

殿，那時只怕你有麻煩了。」

「然則，我寧願後會無期啦！」麗莎嫣然一笑道。

這一笑，就像那幅失去了的畫，而剛才那種悶氣，也告消失！

呂偉良離開她的跑車，拄杖回到自己的汽車裏，目送麗莎開車離去！

阿生問道：「有什麼發現？」

呂偉良道：「極有可能是一宗情殺案，因爲她原來是個偷情少婦。」

空氣中沉寂了片刻，「多利」蹲在後面，不耐煩地低哼着。

阿生又問：「還去不去訪問香老太？」

「當然要去的，這老婦太可憐了。」

於是阿生把車子開到綠蔭道，香宅之內仍然有燈光透出來。

呂偉良獨自拄杖入內，發覺冷如冰仍然留在那裏。她與香老太相對無言，淚痕滿面。呂偉良的出現，令到她們都感到有點意外。

呂偉良自我介紹之後，香老太哽咽道：「原來你就是人家時時說起的鐵枴俠盜，那好極了，請你無論如何，一定要爲我兒子報仇！」

話未說完，她又放聲大哭起來。

呂偉良安慰她說：「令郎只是失踪，在未確定他死亡之前，你還是冷靜點吧。目前我要了解的，是你的生活問題。聽說，香先生與經理人畢山有合約，以後他還會不會按月支薪給你？」

香老太哽咽着，說不下去。冷如冰代她答道：「根據他們合約規定，奇才死後，所有作品歸畢山所有，但月薪則停止支付。因此，迷宮裏的畫，已經屬於畢山所有。不過，香伯母的生活，自有我來照顧，目前還不須外人加以援手。」

呂偉良看見冷如冰梨花帶雨的，一片冰清玉潔，語帶溫柔，就不禁有些羨慕香奇才的艷福不淺。

呂偉良忍不住問：「冷小姐，你對令尊大人的看法怎麼樣？」

「坦白說，我恨透了他！如果我所料不差，他遲早會被控謀殺。」

「你也相信，香奇才的失踪與他有關？」

冷如冰悲憤地說：「除了他，還有誰呢？」

「他在你面前，說過一些什麼？」

「我父親一向憎人富貴厭人窮，他看不起奇才，也憎恨他，但是，我偏偏沒有理會他。也許就是因爲這樣，他便利用黑社會的打手來對付奇才。這是誰也可以想像得到的事。」冷如冰咬咬下唇，花了很大的氣力，才把情緒安定下來。

她又說：「我眞不明白，警方怎麼不抓住我父親，控訴他？」

「因爲他有太多的錢。」呂偉良說，「在沒有足够證據之前，警方就算控訴他，金錢的力量便可以替他洗罪。所以，你的提供，十分重要。」

「不怕對你說，我已經說了不少對我父親不利的口供，事實上，他也親口說過，如果我再與奇才來往，他就宰了他。」

呂偉良道：「這是一種間接恐嚇，你有沒有對警方說出？」

「當然有。」冷如冰嘆了一口氣，「這一次，正是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

「那麼，你已經盡了你的責任了，也不必難過。」呂偉良說，順手把一張咭片交給她，「以後如果有什麼要我帮助的，你不妨打電話給我。」

呂偉良說完就走，冷如冰把他送到門前，香老太神態木然。

是的，香老太這年已六十的老婦，她幾似不敢相信這是事實。但事實已經發生了，以後的日子怎麼樣？她想到這裏，神經就麻木起來。

呂偉良回到車中，把情形告知阿生。阿生說道：「看來這件事的確太複雜了，柯天雄——麗莎的丈夫，冷年庚——冷如冰的父親，以及香奇才的經理人——畢山等，三方面都有嫌疑。」

「是的，而且每一方面，也有一個殺人動機存在。」呂偉良分析着說，「例如柯天雄，可能因不甘戴上綠頭巾而殺他，冷年庚因憎恨他促使他們父女感情破裂，而買兇殺人，至於畢山，看來嫌疑較少，所以，我反而最懷疑他這方面。」

「這話怎麼說？既是嫌疑成份少，怎麼反而更加懷疑他？」

「凡是一個聰明的兇手，一定會做到破綻最少，冀求脫罪。不過，他的殺人動機還是存在的，例如：香奇才死了之後，他便不必付給香奇才家庭生活費，這虧本生意，也可以就此結束。」

「那豈不是虧本虧定了？」

「未必。冷如冰說，香奇才與畢山有合約規定，他死後，一切作品歸畢山所有。」

「但是，香奇才的作品並不吃香。」

「當然，如果吃香，畢山就不會殺他。不過，香奇才的畫實在不錯，我雖然不是畫評家，但我喜歡他的畫具有眞實感。再說，過去有不少畫家身故後，他的作品立即被重視。由此看來，香奇才只是運氣不佳，資歷太淺，說不定他也像過去許多畫家一樣，死後才成名。」

阿生說道：「果眞如此，畢山眞的會發達呢。」

我看，迷宮之內，許多畫仍然十分的完整，被毀的

，只是一小部份而已。」

「是的。所以，事實上每一個接近死者的人，都有可能是眞兇。」呂偉良看了看腕錶，是子夜時候了，「龍老三的俱樂部，這個時候應該很熱鬧才對。」

「你想到那兒去玩？」

「是的。」

阿生明知呂偉良不會有心情眞的去玩，也許是另有目的，於是把他送到龍老三主持下的豪華地下俱樂部去。那兒有各式各樣的賭博，也有酒喝，所以諸色人等，晚上這個時候，大都集中在那裏。

呂偉良入到裏面，立即發覺許多熟悉的面孔，但這時候每一個人都沉迷在賭桌之旁，似乎沒有人留意到有個跛子拄着拐杖進來。

呂偉良走到籌碼部，突然把他那根鐵拐杖由窗口伸入去。嚇得裏面幾個男女職員立即戒備起來！

呂偉良笑道：「你們何必緊張？我又不是來打刧的，我只是忘記了帶錢。」

一個男職員說：「忘記了帶錢又怎麼樣？我們這裏沒有賒，也沒有借的。」

「有當押麼？」呂偉良又問。

這時候，兩名身裁高大的保鏢，已經匆匆趕到，其中一名保鏢反問道：「你有什麼値錢的東西可以當押的？也許我們可以通融一下。」

呂偉良把鐵枴揚了一揚，道：「就是這個。」

二名保鏢與籌碼部內的男女職員都同時怔了一怔，各人交換了一個眼色，意思好像是說：「這傢伙分明來搗蛋的。」

二名保鏢正待動手，一個中年男子匆匆趕至，喝住了他們。

這中年男子瘦瘦削削，咬住一支烟咀，戴金絲眼鏡。他打量了呂偉良一遍，說道：「老兄似乎是剛進來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忘記帶錢包，想把這枝鐵拐杖押住一萬元作賭本，可以嗎？」呂偉良斜睨了他一眼。

中年男子雙眼瞪住他，問：「這不可能是純金的吧？」

「但你們龍老闆是個識貨之人。」呂偉良笑道：「可以帮個忙，替我找找他嗎？」

中年男子聽他提到「龍老闆」三個字，也想到對方並非泛泛之輩。他說道：「好吧，就讓我替你去找找他。」

「不必找了。」突然有個男子的聲音，加了入來；這人聲如洪鐘，在塲的人，無不愕然！

他，正是龍老三。

龍老三過來招呼呂偉良道：「呂老兄，今晚什麼風吹你來？」

各人看見龍老三認識這不速之客，雖然有點驚奇，但却也鬆了一口氣。

呂偉良低聲笑道：「我的目的是要找你談談，剛才我不過跟他們開開玩笑罷了。」

龍老三也笑道：「我還在担心他們有眼不識泰山呢。哈哈……」

龍老三在笑聲中，把呂偉良引領到後面去。

即使如此，賭塲中人也有不少已經目睹其事。有許多不認識呂偉良的，紛紛問旁人「那是誰？」也有些認識他的，便告以這就是「鐵拐俠盜」。於是，賭塲中一時之間又議論紛紛。

且說龍老三陪着「鐵拐俠盜」呂偉良進入他的會客室，龍老三倒了一杯酒給他，二人在沙發上分別坐了下來。

龍老三是個老撈家，他自然知道呂偉良的來頭，但却想不透他的來意。

呂偉良呷了一口酒，說道：「我想在貴俱樂部裏打一塲架！」

龍老三把放到唇邊的酒杯拿開，瞪住他問：「呂老兄，你不是開玩笑吧？」

「不！這是眞的。」

「是不是有人開罪了你？我可以叫巡塲們摒他出去，何必勞動你？」

「不！也不是有人開罪我。」

「然則，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進來的時候，發覺有二名職業打手在這裏賭博。」

「怎麼？你跟他們過不去嗎？」

「也不是。」

龍老三想了想，道：「我早想到你不會是爲了賭博而來的。不過，你在這裏鬧事，對誰都沒有好處。你也知道，這裏不是公開營業的。賞個臉給我，最好不要在這兒鬧出事來。」

「要不是爲了你的面子，我早就動手了。」呂偉良沉思片刻，又說：「帮我一個忙，可以嗎？」

「我做得到的，當然可以。」

「我要知道那二名職業打手的注碼大不大。」

「那就容易了，你只須等三兩分鐘，我立刻可以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

龍老三按了一下電鈴，不久，那個鼻架金絲眼鏡，嘴咬着象牙烟咀的中年男子入來了。龍老三附耳對他不知說了一些什麼，只見他唯唯諾諾的，退了出去。

中年男子走後，龍老三對呂偉良說：「大概你又受了人家的閒氣，是不？」

呂偉良扯了一個謊，道：「是的，有人買兇揍

我，黑暗中我差點連性命也丟了。」

「原來如此！但是，你怎麼會找到這裏來？」

「他們收了豐厚的酬勞，不跑到這兒來消遣消遣，還有什麼地方好去？」

「你一點不也認得他們？」

「是的，但談上一會，或者我會認出他們的聲音；假如再讓我們交手一次，也許憑他們的打法，我可以知道得更清楚亦未可料。」

這時候，中年男子又入來了。他對龍老三報告了一番，據說，那二名職業打手，注碼是數千元，而且今晚手風極順，已經贏進了數千元，目前手上有過萬元的現金。

呂偉良靈機一觸，回頭向龍老三，道：「三哥，肯替小弟出這口烏氣麼？」

「有什麼辦法，可以證明他們就是伏擊過你的人？」

「當然有的，只要你借個地方就行。把他們誘進沙蟹局來，我自然有辦法了。」

龍老三想了想，終於點了點頭。

數分鐘之後，在那個中年總管的安排下，二名職業打手果然進入一間房裏來。眞正喜愛賭博的人，大概都承認賭沙蟹是最講究技巧的；沒有心思的人，就只愛賭骰寶，但那樣子不會令你贏大錢。所以，賭徒們想賭大錢，都喜歡參加沙蟹局。但是，沙蟹局亦非時時可以成局的，故此，那二名職業打手知道成了局之後，便趕來參加；尤其是今晚他們的手風這麼順，更加不肯放過機會。

入局的人，除了二名職業打手之外，還有三名豪賭客，總共是六個人。但是，龍老三却派了數名彪形大漢，在門外戒備。

有道「十賭九騙」，但賭沙蟹要贏錢，未必就一定要出老千。除了運氣之外，最主要還是要心思靈活，懂得計數，跟進和棄牌，以及大場面搏殺時的估計正確和勇氣，每一個步驟只要你掌握得恰到好處，制勝的機會便大大增加。

呂偉良正是此中高手，憑着他那冷靜的頭腦，只賭了幾手，已經鋒芒畢露；二名職業打手乃是魯莽之輩，自然不是他的對手。轉眼間，其中一名，已經輸了數千元。另一個剛巧有手牌與呂偉良打對台。

已經派了第四隻牌，呂偉良的三隻明牌是紅心的：「7 8 9」；對手的三隻明牌是不同花的：10 10 A。這傢伙就借着那隻「A」出了一千元的注碼。

這是對呂偉良的一種考驗，因爲他的底牌是紅心「10」；對方很明顯，如果不是三隻「10」，就是10 A各一對。否則，他就是企圖迫使呂偉良棄牌。因爲從表現也可以看得出，呂偉良可以博「同花」，也可以求「順」。危險性自然非常之大。

呂偉良就憑他的記憶，記得「6」與「J」這兩種牌，前後只有兩隻露了面。至於紅心花，也似乎不多見；換句話說，博「同花」與博「順」的機會都甚佳，問題却是萬一自己運氣不佳，給對方博了一個「俘虜」回來，而「花、順」並非「同花順」的話，便輸定了。

賭沙蟹的趣味就在這裏，彼此不知對方的底牌，也不知道下一隻牌派來什麼，但一隻牌可以令你全軍盡墨；同樣一隻牌也可以令你贏到盆滿砵滿，而彼此間的機會是絕對均等的。

呂偉良經過一番分析之後，終於把一千元注碼推出去——他跟進了。

最後一隻牌派出，所有在場的人，也都替他們緊張；因爲桌面已經積聚了差不多有一萬元的賭注，那當然包括了其他棄牌的人的注碼在內。

對方那一隻牌竟然是：A，於是牌面變成：10 10 A A，底牌無論是「10」或是「A」，都是「俘虜」。

呂偉良慢慢地將那最後一張牌推開，先露面的是紅心的花，但這仍然會令他輸錢的；除非是「同花順」。

當他將按住牌角字母的手指移開時，竟然是圓角的——那是一隻紅心「6」。換句話說，他已經「同花順」在握了。

但是，對於賭沙蟹他是個老手，「喜怒不形於色」的原理，他是絕對明白的。

論牌面大小，還是由那個職業打手出錢。他考慮了很久，顯然也估計到對手的實力，但桌面的注碼太大了，剛才第四隻牌已經出一千元，如今又怎肯示弱於人？終於他出了三千元的注碼。

呂偉良早已勝券穩握，但他看看對方面前還有二三千元的注碼，假如太輕易跟進或反大，只怕對方不會上當。

賭沙蟹就是這樣心狠手辣之處，還要裝模作樣的；因此有人說：賭沙蟹「偷呃拐騙」都齊了，好朋友最好不要同桌賭這種玩意。但是，「十賭九騙」這話也是有根據的，如果不跟好朋友賭，而與陌生人賭，被騙的可能性更大了。

且說呂偉良一再思量，結果不但跟進，甚且反大了三千元。

這一次，輪到他的對手大費躊躇了。他後悔剛才開口就是三千元，但呂偉良却早已有心要起了他的底。

他依稀記得紅心「5」曾經露了面，而他的底牌雖然不是紅心「10」，但畢竟也是「10」。換句

話說，他是「10俘虜」。

他心裏不免會這麼想：只要對手的底牌不是紅心「5」，亦紅心「10」，任他擁有五隻「同花」，他還是輸定了的。

他就偏偏不會相信剩下來的一隻紅心「10」落入呂偉良的底牌裏，所以，傾其所有，跟進了呂偉良反大的三千元。

結果，他當然是輸了。

呂偉良把底牌攤開，全場嘩然。他說了一句：「多謝！」就伸手收拾桌面的注碼，那足有萬多元的數目，看得兩名打手眼睛也現了紅筋。

二人突然推座而起，喝道：「哼！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所有的人都感到愕然！

呂偉良却若無其事地，笑道：「怎會不可能？同花順吃俘虜，乃是天公地道之事。」

一名打手說：「你不要動手！我要查牌。」

呂偉良道：「難道你懷疑我出老千不成！」

派牌的人爲表示大公無私，說道：「好吧！就讓這兩位先生查牌好了。」

此語一出，二名打手知道在這副樸克牌上面也查不出什麼花樣來，順勢抓過那副牌往上一拋，立即飛散得有如蝴蝶一樣。

另一名打手抓起一張椅子襲擊呂偉良。

呂偉良鐵杖一伸，格開了木椅，右手一抄，凌空抓一張樸克紙牌；眼看另一名打手又自右翼攻到，只見他扣指一彈，一張樸克紙牌應手彈出，直射向打手的耳畔，但聞「喲」的一聲，打手立即伸手掩耳，血水自指縫間滲了出來。

呂偉良眼看用椅子襲擊他的一名打手，奪門而出，他連忙縱身拄杖搶先一步，攔住了他的去路，那傢伙老羞成怒，揮拳又再擊來。

呂偉良身形一側，杖隨身轉，反掌擊出「砰」然一聲，只見那傢伙直跌了開去。

這時候，門外數名彪形大漢，紛紛撲了入來。把那二名職業打手制在手中。

呂偉良笑道：「怎麼啦？不服輸麼？還是要靠搶？」

龍老三早已吩咐他的手下，把二名職業打手，押進了後面去。

龍老三怒道：「你們憑什麼靠山？竟敢在此搗亂老子的架步？」

二名職業打手自然也知道龍老三是個老江湖，連忙道歉。

龍老三打了一個眼色給呂偉良。

呂偉良道：「二位好面善，我似乎在迷宮見過你二位了。」

「見鬼！」其中一名瞪了呂偉良一眼，「我們從來未到過迷宮。」

呂偉良把剛才贏過來的一疊鈔票，在他們面前一揚，說道：「老子一向視錢財如糞土，誰能告訴我，曾到過迷宮搗亂的人是誰，這疊鈔票便是屬於他的！」

那疊花花綠綠的鈔票，足有數千元之鉅！二名職業打手交換了一個眼色。

其中一個開口問道：「你要知道這許多幹什麼的？」

呂偉良道：「我只想知道幕後人，一切保證不會追究。」

二名打手果然是見錢眼開，說道：「的確有人出錢，要我們一班手足到迷宮畫室搗亂。」

「是誰出錢的？」

「……」二名打手，四目交投，搖了搖頭，並不回答。

呂偉良道：「也許這是你們的『商業道德』，但是，說了出來，我保證你們沒有麻煩，否則，我反而不敢替你們想下去。」

其中一個終於忍不住說道：「是的，的確有個姓冷的商人，要我們到迷宮畫室去破壞，同時警告畫家香奇才，要他以後別跟冷小姐來往，可是，當我們一名手足正待入內去找香奇才時，發覺他已經被人殺死了。」

「那是說：你們沒有殺死他，是不？」

「是的，我們只是用刀子割破了幾幅畫，裏面就傳出我們同伴的叫聲，因爲他反而給香奇才的屍體嚇得一跳。於是，我們担心警察會及時趕到，乃匆匆離去。」

「姓冷的，有沒有吩咐你們殺人？」

「沒有，只是警告、破壞和毆打。事實上，我們也不希望鬧出人命。」

呂偉良想了一想，把一疊鈔票給了二名打手：「好吧！我暫時相信了你的說話，錢，你也是暫時挪用的，如果我發覺你們說謊，只怕我遲早總會找到你。」

「謝謝你。」那打手接過了錢，「我希望你不要把這件事告訴給警方，因爲他們也在四下裏打聽呢。」

呂偉良沒有答他，把其餘贏來的鈔票，交給了龍老三。他說：「這是多謝你帮忙的。」

「何必這麼客氣？」

話雖如此，結果他還是把錢收下了。

呂偉良離開龍老三的俱樂部時，已是凌晨時份，阿生已經在汽車裏睡着了。

視覺藝術　登峯造極

香奇才雖然在警方的檔案中列爲失踪，但人們都一致認爲他已經死去。

根據冷如冰和隣人的口供，這分明是一宗謀殺案，然而警方在傳訊一些人之後，並沒有拘捕任何人，也沒有任何發展。

香奇才的經理人已經根據合約規定，佔有全部作品。他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請來幾位畫評家，要他們發表意見。事實上，香奇才的畫很不錯，於是一經品題，聲價十倍。

再經報紙宣傳，許多附庸風雅的人，紛紛登門求售，可是，香奇才的經理人畢山，却認爲奇貨可居，拒絕發售。甚至說，這是爲了紀念這位天才畫家之故。

宣傳再加上人們「物以罕爲貴」的心理作祟，香奇才的遺作於是更加吃香。每一次，當有人向畢山提出一個價錢，要求畢山讓出一幅香氏遺作，畢山除了拒絕這要求之外，必擴大宣傳，甚至把對方的出價誇張數倍之多。如此一來，人們對香氏遺作，更加重視。

這一天，冷如冰突然往訪畢山，要求他把香氏遺作拍賣，得欵用以救濟香母，畢山毅然答允。這是令到冷如冰意想不到的事，因爲在爭奪香氏遺作時，冷如冰曾希望獲得一幅，藉以留作紀念，也遭拒絕。

報紙不久又發佈了一項名畫拍賣的消息，曾經企圖購得香氏遺作的人，都爲之轟動起來，尤其是這項消息指出，得欵將用作救濟香氏母親，故此人們就更加樂意出價。

畢山爲了這次拍賣名畫的事，又一再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他聲明自己是個有眼光的藝術經理人，所以老早便看中了香奇才的畫，但他並不急於脫手，現在只是撥出一部公開拍賣，希望得欵用以救濟香母云云。

畢山這一番談話，令到過去對他誤解的人，都有「寃枉好人之感」。甚至曾經審問過他的夏維探長，亦認爲他還有點良心。

呂偉良和阿生也參加了這一次「名畫拍賣」，他們並非想做善事，亦非附庸風雅，只是看看那些香氏作品中，有沒有一幅「麗莎」在內。因爲那幅畫失了之後，至今仍無下落。

參加拍賣的人，空前擠擁，這固然是多得報章宣傳，事實上亦有不少藝術收藏家，希望獲得一幅香氏遺作，尤其是人死不能再有創作，故此死人的作品比生人的吃香，大概也是基於這個道理。加上「毀屍滅跡案」鬧得滿城風雨，所以這次香氏作品拍賣會，就更加轟動一時。

撥出來拍賣的香氏名畫只有十幅，但畢山對人說，這已經是全部遺作的一半，因爲大部份名畫遭破壞。如此一來，物以罕爲貴，人們就競投得更加劇烈。

這批香氏作品之中，有油畫、水彩畫等，就是沒有一幅題名「麗莎」的作品。

人頭湧湧之中，呂偉良發覺一個幪了黑色面紗的女人也參加競投。她，正是麗莎。

呂偉良走近她的身旁，輕聲問道：「怎麼你也來了？」

「是的，我希望也以相當代價，購下一幅，留作紀念。」麗莎幽幽地說。

呂偉良問道：「關於那一幅『麗莎』的名畫，有沒有下落？」

「沒有。」

「坦白說，我一直以爲它在你那兒。」

「這不過是你的一種錯覺，如果我有了一幅『麗莎』，我就不會跑來參加競投了。」麗莎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又說：「如果他今天眞的把那幅畫拿出來公開競投，我將會以全副家財變賣，也志在必得。」

「假如香奇才死而有知，一定也死得瞑目了。」呂偉良慨嘆道。

「是的，今天這場面，跟他生前畫展的冷落情形，眞有天淵之別。」

不久，拍賣開始了。出價之高，大出一般人意料之外，甚至在場參觀的呂偉良，也感到有點意想不到。第一幅香氏作品，已經超過十萬元成交。

結果，全數十幅香氏名畫，拍賣所得的總數，已超過了一百萬元。

麗莎一幅也買不到手。

呂偉良道：「你似乎無心於此。」

「價錢實在太高，而且，我另有打算。」麗莎說道。

「另有打算？」

「是的，我準備去找畢山談談。」

「你希望他特價讓一幅給你麼？」

「我正有此企圖。」

呂偉良笑道：「我想，你一定白費心機。尤其是經過今天的拍賣，香奇才的畫，已成爲奇貨可居，他不可能會答允廉價讓給你。」

「這世界上除了金錢之外，還有人情的。你沒有看見他今天多闊綽，撥出十幅佳作拍賣，亦無非作爲救濟可憐的香老太。」

「我看，他未必眞的如此闊綽，他是個懂得利用輿論與宣傳的人，這一百萬元之中，能够有十萬元交到香老太的手中，已經不錯。」

麗莎沒有再說下去，匆匆走了。

呂偉良和阿生穿插於人叢中，發覺許多人都在失望中嘆息，他們都似乎很懂得欣賞藝術，只是埋怨價錢競投得太高了。

於是有人計劃暗中與畢山連絡，希望他把手中的存貨出讓。

呂偉良和阿生，離開了拍賣場地，回到汽車中來。

阿生道：「看今天拍賣的情形，我們大約損失十萬元以上。」

「是的，如果『麗莎』不失去，眞的可以賣到這價錢。」呂偉良說道：「不過，香氏作品能够賣到如此高價，除了畫的本身不錯之外，主要還是畢山的宣傳手法成功了。他該多得報界的宣傳。」

「我記得你講過，畢山的嫌疑最少，但他殺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是的，所以，我正在想，今天晚上就去拜訪他。」

「對了，我們可以順便看看，『麗莎』是否他偸去的，照我估計，這個可能性甚大。你有沒有發覺，他一切似乎很有計劃。」

「你的意思是：他早已預料到香奇才的作品遲早會吃香，所以派人來把『麗莎』這幅也偸去，是不？」

「這是甚合邏輯的事。如果他早已有了整套計劃，他固然希望香氏的作品，只有他獨自擁有，如此一來，他便可以壟斷，炒高價錢之後，慢慢才出售。」

呂偉良沉思了一會，說：「然則，我們更加須要去拜訪他。」

阿生正待把車子開走，發覺背後有一輛汽車迫得太接近，令他無法將車子自車位裏開走。阿生於是打開車門，想走過去干涉，但後面那輛車子上的人，反而跑了過來。師徒二人定神一看，原來是夏維探長。

夏維走近呂偉良的車旁，說道：「想不到你也有興趣欣賞名畫。」

呂偉良笑道：「逛百貨公司的人，未必就是購貨物的人。」

「有些什麼發現？」

「你以爲這裏會有綫索嗎？」

「我想一定有的。例如跟你談話的那個女人，我就似曾相識。」

「原來你一早已經混了入去。」

夏維道：「不怕坦白告訴你，所有拍賣過程，以及參加這次拍賣的人，都已經被我們秘密攝入鏡頭，包括閣下兩師徒在內。」

「是爲了偵查毀屍滅跡案麼？」

「是的。如果香奇才死而有知，他一定會給我們一點提示。」

呂偉良道：「香奇才的鬼魂如果這樣生猛，我才替你担心呢。」

「告訴我，那個女人是什麼人？」

「一個供死者作畫的模特兒。」

夏維探長說道：「你騙不了我的，我已經派人暗中跟踪她。」

「我也是今天才認識她的，你別把我也看作嫌疑犯人好不好？」

夏維終於回到他自己的汽車裏去，阿生把車子開走。

阿生說：「如果麗莎讓警方查出了身份，她可能誤會我們出賣她。」

「我担心的，倒是她的丈夫，遲早會知道這件事。」

「我們好不好打個電話通知她？」

「不！我們不要去做的事太多了。」

車子駛經麗樹道，阿生把速度減到最慢，他們發覺「迷宮」重門深鎖，甚至連附近一帶也是冷清清的，一個少女出現在那兒門前，她在徘徊，又似是憑弔。

呂偉良離遠就認得她是冷如冰。

「她實在太可憐了。」呂偉良沉吟道：「如果她知道香奇才與麗莎的關係，她一定會如夢初覺。不會再對死者那麼痴心！」

「這倒難說了，說不定她會受不起刺激，而變得瘋狂呢！」阿生說。

呂偉良叫阿生把車子開過去。

冷如冰似乎沒有發覺有一輛車子停在她的身邊。她立在「迷宮」之前，默默祈禱。

呂偉良推開車門，下了車，拄杖走到她身邊，輕輕叫了她一聲，她如夢初覺地，回過頭來，淚眼晶瑩地瞪住呂偉良：「是你！呂先生。」

「是的，你在這裏幹什麼？」呂偉良問道。

「每一天，只要我有空，我總會到這裏來一次。」冷如冰怔怔地說：「雖然我不能入內，但看看也是好的。」

「人已經死了，你到這傷心地來，只有增加你的傷感，那又何必？」

「我失去了太多的回憶，我希望在這裏慢慢的把它找回來。」

「多情自古空餘恨，我勸你還是好好的保重自己。」呂偉良又問：「你一直陪着香老太？」

「是的，她須要人照顧。」

「你父親呢？」

「別提他了，我恨透了他。」

呂偉良幾乎忍不住要告訴她，她痴心深愛着的香奇才，原來是個風流畫家。但是，他回心想想，又不忍傷了這顆純眞的少女心。

冷如冰又喃喃地說：「今天拍賣的結果，不知道怎麼樣了。」

「成績非常理想。」呂偉良故意問：「你要知道結果嗎？」

「當然，不怕坦白告訴你，香老太有病，我正須要一筆錢把她送入醫院留醫。」

「拍賣所得，總數超過了一百萬元。」

「一百萬？」冷如冰把口張得大大的，好一會兒也闔不攏。

「畢山對你怎麼說？」呂偉良問，「是不是他答應把這次拍賣所得，都送給香老太？」

「他倒沒有說明白，但是，在沒有辦法之中，我去求他把奇才的畫，讓出一些給我們拿去賣。結果，他答應了舉行這次公開拍賣。」

「那麼，你且慢歡喜，我想，畢山決不會把這龐大數目贈給你們。」呂偉良想了想，又問：「你沒有出去做事嗎？」

「本來有的，都給我父親破壞了。」

「這是什麼意思？」

「有許多商行，他都認識，我上班不够一天，給他查出之後，他只要打個電話去，人家就不敢用我。」

「這麼看來，他無非迫你回家去。」呂偉良說：「冷小姐，一個女孩子在外面，到底是不大好的，我勸你還是返家去吧。」

「想不到這話竟會出在你的口裏。人家都稱讚你是個行俠仗義的人，但是，聽你口氣，反而帮着我那個頑固的父親呢。」

「我並沒有意思去帮誰，不過，你返家去，也一樣可以時時去看香老太。說不定事過情遷之後，令尊大人會體諒你的痴心，而從中帮助你們呢。」

冷如冰瞪了呂偉良一眼：「告訴你，如果不是我父親，也許奇才不會死去。他不但沒有帮助過我，甚至還要時時破壞我，我才不要這樣的父親。」

呂偉良知道她的成見太深，提議送她回去，沒有跟她再談下去，可是，她却沒有坐上呂偉良的汽車，沿住行人道，急急離去。

呂偉良無可奈何，只好目送她離開這裏。

晚上，呂偉良和阿生偸偸來到畢山的住宅外面。他們隔着汽車的玻璃窗門，仰望上去，只見畢山所住的二樓，有燈光透出。

阿生說道：「他還未睡。」

呂偉良道：「本來我要偸偸入去看看，既然他未睡，改爲明訪也是一樣的。」

他正要下車，突然後面有一輛豪華大房車駛過來，停在那幢住宅門前，車上走下一個大亨似的中年男子，仰首望望二樓，然後走了進去。

大房車的司機，把車子停過一旁等候。

不一會，二樓由窗口透出來的燈光加强了。呂偉良看見窗口出現一個人影，正是剛才自豪華大房車下來的中年大亨。

呂偉良悄然拄杖下車，跑到屋子旁邊的橫巷，躲在屋角之下。

他倚在牆角上，把鐵枴杖擧起，按動暗鈕，鐵杖末端有一支天綫似的東西往上伸展，直至窗門之外停了下來。這就是鐵枴杖中的特殊偸聽裝置了。

呂偉良把扶手中的暗鈕開關按動，立刻可以偸聽到二樓窗內客廳兩個男子的對答聲。

他們之中一個是畢山，另一個當然就是那個中年大亨了。

畢山說道：「我手下所存的香氏作品不多，除了今天公開拍賣的十幅之外，就只有這幾幅了。閣下如果有興趣的話，不妨參觀一下。」

「好極了。」那中年大亨說：「就只有這幾幅嗎？」

「是的，相信閣下也從報章上看到了，香奇才的作品，有不少給人毀壞了。」

「我知道。不過，我最有興趣的，還是人像。尤其是女人的，不論是裸體的或者一派正經的。」

「我手上所有的，就只有這些。至於他生前有沒有其他作品流入一些收藏家的手上，暫時我也查不出來。不過，如果閣下眞的是這麼愛護香先生的遺作。不妨留個通訊電話，有消息我定通知你。」

「好的，我就寫個電話給你。」

空氣中，沉寂了片刻，大概那中年大亨正在寫他的電話號碼給畢山。

不久，畢山開始送客。

呂偉良猷在牆下，自拐杖中的偸聽器中，忽然傳出了一陣電話鈴聲。

畢山把人客送走之後才回來客廳裏聽電話。

「誰？……啊！是你，冷小姐，你太緊張了……當然當然，錢我一定會送來的，我答應過你的事，一定做到……怎麼？你要知道數目？……唉！你這人眞的是……總之，我答應過帮忙你，等會兒有錢送來就是了，你何必這樣噜嘛？老實說吧，我在

香奇才的身上投資了不少金錢，今天能够有這種果實，除了我之外，任何人也沒有權利去享。好了，等會兒見面再談吧，我就快送錢來了。」

電話「叮」的一聲，掛了綫。

呂偉良心裏道：「果然不出我所料，這傢伙不過利用香老太作宣傳，他是絕對不打算澈底帮助香老太這可憐老婦的。」

偸聽器中繼續傳出一些雜物的聲浪，大概是畢山開始把一些畫收藏起來。

不久，呂偉良聽到關燈掣的聲音，仰首一望，窗口的燈光熄滅了。呂偉良不難想到：畢山正在開始離開他的住所。

於是，他把鐵杖中的偸聽天綫收回杖中，打開鐵拐杖中的另一副小儀器，那是一具袖珍的無綫電對講機，接收的儀器，就安裝在他的汽車裏。兩者之間可以保持連絡。

呂偉良因爲不良於行，所以走路時都必須依靠一根拐杖。雖然，有時他也裝上了義腿，但習慣了，總是杖不離手的。別以爲這是一種負累，事實上這根拐杖不但可以用作武器，同時也附設有各種新式儀器，全是經過阿生這「鬼靈精」改良過之後，安裝進去的。故此，這根拐杖實在也可以稱爲「萬能拐杖」。

本來呂偉良擁有好幾枝不銹鋼拐杖，那是他周遊世界各地時，一些熱心的華僑工程師爲他特別設計的，每一枝都有一種特殊用途，例如：可以射出麻醉銀針的，可以噴出迷魂氣體的，可以發射攀高工具的……等等，不一而足。但是，他覺得不方便，因爲每次行動，他沒有可能把所有的拐杖都帶去備用，所以，他便叫這個「鬼靈精」徒弟，花腦汁爲他設計了這一枝「萬能拐杖」，把衆多小巧的儀器，都移到這一枝來，集中利用那就方便得多了。

現在，呂偉良就利用對講機告訴阿生：「那傢伙走了，你去找個電話打進去，我要看看屋子裏面到底還有沒有人。」

阿生接到訊號之後，早已將無綫電對講機打開，聽到了他師傅的吩咐，跑到街口去打電話。在他離開汽車之前，他告訴呂偉良：「現在我關閉A綫，開放D綫。你等我消息吧！」

呂偉良自然也明白，A綫是總綫，設在汽車上；D綫是給阿生隨身携帶的。這種間諜用的巧妙通訊系統，自然又是「鬼靈精」阿生的傑作。

數分鐘之後，呂偉良沒有利用偸聽器，也可以隱約的聽到二樓窗口傳出電話鈴聲，响了好幾次，也沒有人接聽。他知道屋內果然是眞空的。

呂偉良在無綫對講機中對阿生說：「我現在開始進屋裏去，你在汽車中把風，如果畢山突然折返，就給我發緊急訊號吧。」

「知道了，師傅。」阿生也在對講機中回答着說。

於是，呂偉良開始射出他鐵杖中的「鋼綫銀鈎」——這又是隱藏在鐵拐杖中的另一種巧妙設計；只要準確地把銀鈎射往高處，鈎住建築物的邊緣，然後按動機掣，鋼綫就會自動向鐵杖管內收縮，至此呂偉良只要握緊拐杖的扶手，身體就可以迅速上升。這種巧妙的夜行裝備，呂偉良已經不止一次地加以利用，證明方便無比。

呂偉良登上二樓窗口，窗口雖然有鐵欄阻隔，但是，這些幼如鉛筆的窗花是無法可以阻攔得住呂偉良的；他甚至無須利用特別儀器，只是運用臂力，便輕易把那些鐵枝弄彎，然後攢了入內。

他自鐵拐杖之內，取出一支小型的手電筒，往四下裏照射了一遍。發覺這是一個普通客廳的裝置，但是那些香奇才筆下的畫却不知搬到那兒去了。

室內雖然沒有燈光，但是街燈的光綫折射入來，呂偉良即使沒有小電筒，也可以看見這兒的輪廓。他推開一處房門，那是畢山的臥室。奇怪的是，在這裏面也找不到一幅畫。

呂偉良以爲畢山會把那些畫收藏在一個入牆衣櫃裏，但當他將衣櫃門打開之後，除了一些衣物之外，也找不到一幅畫。

呂偉良幾乎就要把櫃門掩回，突然間他想起了一些有錢人家喜歡把保險箱隱藏在衣櫥之內，又或者在衣櫥之內另設暗格。這正是他的夜行經驗。

於是，他就憑住這種夜行經驗，將這個入牆衣櫃內的每一塊木板，加以檢查，結果，奇跡果然出現了。其中有一塊木塊原來就是一度暗門，可以通到一間密室中去。

這眞的是一個神不知鬼不覺的地方。呂偉良按亮了手電筒，發覺這裏面所收藏的畫，不下一百數十幅之多，全是香奇才的作品。

呂偉良心裏道：「這傢伙也眞狡猾，竟然對人說只還有數幅，大概又是控制顧客心理，在『物以罕爲貴』的藉口下，盡可能把售價提高的。」

呂偉良發覺這間密室沒有別的出口處，即使開亮了電燈，光綫亦不致外洩，爲了方便檢查，他把電燈按亮了；電燈一亮，連同電動抽氣機也開動。至此呂偉良不能不佩服畢山想得周到，因爲這麼大的一間密室，只憑一個小門進來，裏面的空氣難免缺乏的。

在電燈的照明下，呂偉良迅速檢查完室內所有的畫，就偏偏不見了那一幅「麗莎」。

就當呂偉良把牆角一幅大油畫移開時，他發覺

那兒有一個保險箱，大約是二乘三尺左右的丁方大，已經算是舊式的一種了。呂偉良蹲下去，不消一分鐘，已經把它弄開。

但是，裏面儲存的現金爲數不多，只有十萬左右，其他的全是支票，都是今天拍賣時的收入。呂偉良把十萬元現金放進口袋裏去，把保險箱關閉，這才離去。

回到汽車上，便看見畢山的汽車駛了回來。

阿生低聲說道：「還好你及時離去。」

畢山下車返家。呂偉良喃喃地說：「當他發覺有人入過他的密室時，你猜他會怎樣？」

「裏面有密室？」

「還有保險箱，我發了十萬元大財。」呂偉良出示一大叠鈔票，「不過，這是給香老太作爲生活費的。」

這時二樓的窗口透出了燈光，師徒二人坐在汽車裏，也可以看見畢山的影子在走動。

呂偉良笑道：「現在是我們去探訪香老太的時候了。」於是阿生立即把車子開走。

香老太正和冷如冰坐在香家的廳子裏，對住几子上那一叠鈔票發呆。

冷如冰怔怔地說：「也虧他給得出手，奇才的畫拍賣，據說收入過百萬，這一千元，算是可憐我們嗎？」

香老太嗆咳了幾下，悲觀地搖搖頭，說道：「算了吧！我是說過，這世界的人心變了。我只怨恨我自己命苦，辛辛苦苦捱大了一個兒子，以爲下半世無須再担心生活了，想不到，到頭來還連累了你。唉！」

冷如冰道：「伯母，你別這麼說，我已經發過了誓，這一生一世也不會離開你的；我愛奇才，就要犧牲一切。以後，你就把我當作你的女兒好了。我總會找到一份工作做的，你放心吧。眼下有了這一千元，也可以先給你找個醫生看看。」

「不！這裏屋子的業主，已經來過好幾次了，我們已經欠下了他好幾個月的租呢。唉！說起來，也是我們的奇才不懂事，我早叫他找個便宜一點的小房子搬出去，他老是說畫展開幕之後他就有許多錢了。怎知道——」

香老太哽咽着，老淚縱橫，冷如冰不想她再哭，因爲這位老人家這幾天以來實在也哭得太多了。

冷如冰正想找些說話去安慰她，門鈴就在這時候響了起來。

來訪的人正是「鐵拐俠盜」呂偉良。

冷如冰想起他口口聲聲勸自己回到父親那裏，便有些反感，因而對這位不速之客的態度非常冷淡。可是，呂偉良却沒有理會她。

呂偉良問候香老太幾句，便把一大叠鈔票掏了出來交給她。這是令到冷如冰和香老太都意想不到的事，二人都呆住了。

呂偉良說道：「我早些時，只花了一百元，購入了香奇才先生一幅大作，想不到前後不及半個月，竟然值十萬大元。這筆錢，算是在下送給老太的，希望你收好，先治理好你的病再說。」

香老太接過那十萬元鈔票，手在微微抖動，淚水直流，口也張大了，她直瞪住呂偉良，就是不知道該說一些什麼才好。

冷如冰一直覺得這世界人情冷暖、世態炎涼，雪中送炭的人少，錦上添花的人多，甚至連「鐵拐俠盜」亦不過是個趨炎附勢的市井流氓，什麼俠、什麼盜也只不過被人渲染的太過神化而已。可是，現在她就覺得有點怪錯了好人。

呂偉良又說：「有道『財不可露眼』，這世界的人見了錢便雙眼發青光，希望你們善於運用，或者把它存到銀行裏去，相信總可維持一個時期。假如有什麼須要你們仍然可以隨時打個電話給我。」

香老太抖聲說道：「這……這叫我怎好接受你這許多金錢援助？」

「金錢不過是一種形式，人總是要活下的去。」呂偉良說道：「希望你們有了這些錢之後，會生活得好一些。不過，畢山是個壞蛋，爲了避免他眼見心謀，你們最好不要讓他知道我送過錢來。」

冷如冰點點頭，說道：「呂先生，你放心好了，明天，我們就會把錢存入銀行，然後我會送伯母入醫院留醫，她的病須要澈底治理。」

呂偉良明知她對香奇才這位風流畫家的痴心，是一種無謂的犧牲，但看見香老太病容滿面，又覺得這位老人家很須要一個人陪伴。

呂偉良離開香家，已是午夜時份。

阿生把車子開回翠紅路，就在街口拐彎處，師徒二人看見前面路邊有人持刀行刼；呂偉良連忙叫阿生停車，打開車門，衝出車外。

二名持刀大漢正在要脅一名瘦削青年，看見呂偉良拄杖奔至，急忙回身反擊。

就在這時候，黑暗處又竄出一人，這人手持鐵杖，加入戰團。阿生看得心驚胆戰，只怕師傅寡不敵衆，忙把汽車停過一旁，急急下車。

阿生正待飛奔過去加以援手，就在這一刹那間，驀地聽到了一聲呼喝：「小子！不准動，快舉起雙手！否則我開槍！」

阿生怔了一怔，回頭一看，果然看見一名大漢手持實彈手槍，對準了他的胸膛！剛才他過份注意路口那邊，竟未發覺這傢伙來自後面。

他持槍直迫過來，阿生心思如何反擊他，不料黑暗處又撲出一人，同樣持了一枝手槍，分明是他們的同黨；阿生不敢再動了。

二人押住阿生走過去，喝令呂偉良住手不要再反抗，否則先殺阿生。

呂偉良看見阿生被人要脅，只好停手。

剛才那個瘦削的青年，這時也走了過來，笑道：「謝謝你們仗義相救，但現在我却不能救你，眞抱歉！」

師徒二人這才明白，這幕「當街行刼」是假的，佈局引呂偉良師徒二人上當才是眞的。

持槍的人帶着責備的口吻對那個瘦削的青年說：「少嚕嗦！快把車子開過來吧！」

在手槍利刀威脅下，師徒二人完全不敢妄動。

呂偉良不禁問道：「你們到底是甚麼人？」

「何必心急？到頭來你總會知道的。」一名大漢對他說。

車子開到，一共是二輛，師徒二人分別被押上車內，綁上眼睛，迅速開走。

呂偉良後悔沒有把「多利」帶來，否則，他們這種手法未必輕易得手。

半小時後，他們仍看不出這到底是甚麼地方。

一名大漢走進來說：「把他們分開問話，也許會好一點。」

於是有人把阿生帶到了另外一間房去。

「問話？」呂偉良不期而然在心裏說，「難道又遇上了特工？」

他想也未曾想完，那大漢就走過來問他：「你可是姓呂的？」

呂偉良用拐杖示意道：「有這個招牌，你們大概不會捉錯人吧？」

「我問你：是不是向香奇才購了一幅畫？」

「是的。」

「上面畫了一些甚麼？」

「一個女人——一個非常美麗的女人。」

「那麼，現在呢？」

「給人偷去了。」

大漢一怔，跟另一名大漢交換着眼色。那大漢低聲說：「別聽他瞎扯，我親耳聽到他對香老太說，把那幅畫賣了給別人的。」

呂偉良聽到這裏才明白，原來他和香老太說過的話，已經給人偷聽去了，但他們却不知道呂偉良只不過在香老太她們的面前說謊。

大漢又問：「你到底把那幅畫賣給了誰？」

「你們把我弄得胡塗了，我眞不想說話。」呂偉良，「除非你們把身份表明，也許我還可以向你們提供一些綫索。」

「好吧，那就讓我告訴你，我們是一個名畫收藏家的手下。」

「名畫收藏家？」

「對了，我的老闆必須獲得那幅名畫，只要你說出它的眞正所在，便可以平安離去。」

「不怕坦白告訴你，我也正在找尋那幅畫，因爲它的確是給人偷掉了。」呂偉良又說，「我不過對香老太她們找個藉口，事實上那些錢，並非賣畫得來的。」

室內二名持槍大漢，四目交投，半信半疑。

這時候，門外又走進一名大漢來，他說：「那小鬼說，畫已給人偷去了，錢是他師父偷來的。」

呂偉良正担心阿生口供不對，現在聽那大漢這麼說，倒也舒了一口氣。

呂偉良手上那枝「萬能拐杖」之中，藏有無色無味的迷魂氣體，假如他要脫身，只要把扶手中的暗掣打開，抽一口氣，暫時停止呼吸，便可以把室內各人迷暈；而他只要不吸進這種迷魂氣體，便可及時以手帕掩鼻，逃出那間房。

但是，呂偉良覺得這班人來歷不明，他故意讓他們把自己押到這兒來，無非想藉此查個明白。

大漢又問呂偉良：「你以爲那幅畫，是給誰偷去了的？」

呂偉良苦笑道：「如果我知道，我早就去找他算賬了，尤其是這個時候，香奇才的畫最吃香，隨便那一幅，都值十萬八萬。」

「不！如果你眞的擁有那幅『麗莎』，我們可以給你一個高價，絕對不止十萬八萬。」

「但是，看你們這樣設陷阱捕捉我，我就不能不懷疑你的說話。」

「沒有辦法，老闆迫得我們緊，我們又明知閣下兩師徒武功厲害，周身八寶，所以才不能不出奇制勝。這點還須請你見諒！」

「你太過奬！也太客氣了。」呂偉良乘機說道，「我們何不合作去找那幅畫？找到了，我也許可以便宜一點賣給你們。」

「不！我們還須向老闆請示一下。」大漢說着，走了過來，「呂先生，我們必須難爲你一下。這是不得已的事。」

呂偉良明白他話中的含意，大概他要把自己綑綁起來吧。呂偉良一想到這裏，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就際此千鈞一髮的刹那間，呂偉良立即把扶手中的暗掣打開；同時他也倒抽了一口氣，讓迷魂氣體不致吸進他自己的呼吸系統裏去。

幌眼之間，室內三名大漢均告倒地。

呂偉良大喜，持杖急衝，同時以手帕掩鼻。

門外靜得可以，似乎沒有人。呂偉良正待跑過鄰室去找阿生，突然間，一根木棒自黑暗角落處揮擊而下，直壓向呂偉良的頭部。

呂偉良但感眼前一黑，隨卽倒了下來……

× × ×

已是午夜過後，凌晨時份了。

麗樹道上，出現一對情侶似的黑影；他們並非眞的情侶，只是僞裝夜遊情侶的小偸。一個叫胡老頭，較年青的一個姓麥，排行第七。

胡老頭未到五十，蓄有鬍子，但這不只不會顯出他的老態，反而覺得時髦，因爲現世紀許多青年人也喜歡蓄鬚；所以他加上了假髮，穿得紅紅綠綠的，又是一名「新潮青年」了。

麥七其實不必怎樣裝扮，也是一個女人的模型；他本來就臉白無鬚，髮長過耳，加上行動扭扭擰擰的，不像女人又像甚麼？現在他更加了一個長可披肩的假髮，肩上掛了一個新潮手裁，其實裏面全是爆竊的工具。這一對妖怪似的小偸。就在麗樹道的行人道上，併肩走着。

麥七笑道：「想不到我們雖然沒有改行，但是，總算加上了一點好聽的銜頭。」

胡老頭沉聲罵道：「媽的，甚麼銜頭不銜頭？發財最要緊。」

「你說不是麼？我們今晚要做個『藝術小偸』呢。嘻嘻……」

「你也虧老子這個腦筋動得快，自從香奇才的畫拍賣出一個高價之後，我便想起他生前畫的『迷宮』這個地方來。我想，裏面可能還有一些被人疏忽了的佳作；嘿如果給我找到一小幅也不得了。」

「有甚麼小幅大幅的，反正就是一幅畫。」

「小子，你懂得甚麼？我說小幅是有道理的，你沒有閱報麼？香氏的畫，有一部份給人破壞了，要是這些被人用小刀劃破畫布的畫，給我找到了的話，我會設法將它修理，或者割去破爛的一部份，變成小幅。只要是香奇才的眞跡，同樣可以賣個高價的。」

「胡老頭，我也眞的不明白你，爲甚麼不動動畢山的腦筋？」

「你以爲畢山是個大傻瓜麼？這麼名貴的畫，他一定收藏得十分嚴密。我想想，倒不如到這兒出主意吧！」

「喂！到了。」麥七用手踭碰了胡老頭一下。

胡老頭站住了脚，四顧無人，立刻動手去開「迷宮」的鎖。

大門打開，二人迅速閃了入去。

胡老頭是個老行尊，開鎖技術果然了得，前後不到一分鐘，麥七看得心裏佩服。

現在他們非常大胆地，亮了手電筒，在「迷宮」之內，展開搜索。因爲他們老早就知道這裏丟空了，沒有人居住。

胡老頭正在搜索他心目中的名畫，麥七驀地尖叫一聲，跌倒地上。

原來麥七在電筒光圈的照射下，企圖走進走廊裏面去，不知怎的，竟然撞向牆壁之上，跌倒地上。幸而胡老頭是個經驗老到的小偸，否則，眞會給他嚇個半死。

胡老頭走過去，問道：「你怎麼樣？阿七。」

麥七破口大罵道：「他媽的！原來走廊上也鑲上厚玻璃的，快些開燈看看。」

「你瘋了嗎？你以爲這是你的家裏麼？」

麥七仍在雪雪呼痛，撫摸着他的額頭說：「怕甚麼呢，窗簾也落下了。」

「你懂得甚麼？這裏附近還有鄰人的，萬一有燈光透了出去，一定會引起別人的懷疑，那時就麻煩了。」胡老頭用電筒照住他問道：「你到底撞着甚麼地方？沒有撞破頭吧？」

麥七這時已由地上爬起，心有不甘地，再亮了電筒，照射向走廊的入口處；電筒光圈的照射下，那兒分明是可以通到屋子後面去的走廊。

麥七喃喃自語地說：「他媽的！難道我見鬼不成？」

胡老頭道：「你這麼大個人走路也不帶眼，還說甚麼？鬼，世間那有這許多鬼？」

說着，他也亮着電筒走過去，倏然「隆」的一聲，胡老頭也不知的，給撞得倒後幾步。

幸而他走路時亮了電筒，而且盡可能小心翼翼，不致跌倒，但仍難免給撞痛了。

「奇怪！這是怎麼一回事呢？」胡老頭到底比較冷靜，他一邊摸頭一邊用電筒再射向走廊那邊。

麥七也一邊走過去，一邊說道：「我早說過了，這兒鑲有厚玻璃的！」

胡老頭用手電筒自頂至踵地照射了一遍，又走過去摩挲一番，恍然大悟道：「這不是厚玻璃，阿七，這是一幅畫啊！」

麥七驚喜莫名地說：「畫！那麼……那麼我們豈不是發達了？」

是的，他們偸進來是爲了甚麼？無非爲了畫！——香奇才的畫。現在既然找到了，而且還是一幅如此「巨型」的，也難怪麥七說他們發達了。

可是，頭腦比較冷靜的胡老頭却說道：「你且慢歡喜，這是繪在牆壁上的畫呢。」

麥七半信半疑，他再用手電筒照射一遍，摩挲一番，也相信了這是繪在牆壁上的；只是畫得太似

實物了，所以令人很易發生視覺上的錯誤，以爲那眞的是一條室內走廊。

呂偉良也一直在讚賞香奇才的畫具有眞實感，但他却未知道竟然會眞實到這個程度。

胡老頭爲了爭取時間，叫麥七快些分頭搜索。

麥七走到一度門旁，伸手正待扭動門環，豈料又摸了一個空。

有了剛才的經驗，麥七不難想像得到這度門又是一幅繪在牆壁上的畫。摩挲之下，發覺那度門自頂至踵光滑無比，那裏有什麼門環呢？

就在他左摸右摸之際，胡老頭叫了過來：「這裏還有一間房。」

麥七幾乎想問：「會不會又是假的？」

但是，當他的手電筒移過去時，却發覺胡老頭已經走了入內。

麥七也由那度已經打開了的門口走進去，剛走到門口，差一點兒就給胡老頭撞倒地上。原來胡老頭這時候正慌慌張張地，由裏面撤退出來。

麥七以爲房間裏有人，回頭就想走。

胡老頭順手把房門掩回，說道：「不好了，裏面有個人死了。」

「死了？」麥七怔了怔，「你是說，剛才你見到的，是個死人，不是生人？」

「是的。」胡老頭有點難明地說，「這裏不是一直丟空了嗎？」

「是的，剛才我們進來時，大門不是鎖上了的嗎？」

「這才叫人奇怪。阿七，你不信，你也打開門看看，裏面眞的有具死屍呢。」

麥七果然再把房門推開，亮了電筒照射進去，四下裏照了一遍，仍然不見什麼屍體。胡老頭也跟隨着電筒的光圈，望入裏面不由得也驚奇了起來。

麥七道：「你分明是老眼紛花，那裏有什麼屍體？」

胡老頭出奇地說：「沒有理由的。」

「這間房不太大，雜物也不多，就算有什麼屍體，也該給我們找到了。」

是的，房間裏面，眞的空空如也；有的只是一張木椅子，和一張舊書枱而已。既無其他雜物，也沒有什麼屍體在那裏。

就在電筒光圈的照射下，二人發現了一些令他們興奮的事。原來牆角之下，有個保險箱。這一服興奮劑，直把他們剛才那一份恐怖心情也驅走了。

有保險箱在着，自然有貴重的物品或金錢收藏在那裏，這是一般人的心理。雖然胡老頭和麥七知道這裏沒有人居住，他們還是希望有所收穫的。

於是，他們一齊走入房間裏去，由胡老頭動手把保險箱弄開。

保險箱是舊式的，胡老頭很容易就得手。可是，裏面並沒有什麼金錢財物，只有一幅畫。即使如此，也足以令到這兩個小偸歡喜若狂，因爲他們此行的目的本來就是爲了偸畫的。

這麼小小一幅畫，竟然收藏在保險箱之內，珍貴之情可見！

——當時胡老頭和麥七就是這麼想。

畫只有一尺丁方那麼大，七彩繽紛的，有如一團會轉動的雲，又像是火辣辣的太陽，令人看得心裏興奮莫名。

畫的右下角，有香奇才的簽名式，證明是他的珍貴作品之一。

二人在保險箱內再也搜不到什麼，但這已經值得他們忙了一整晚了。

當他們依照原路離去時，剛出到街上，就看見一名巡邏警員，由街口走過來，二人連忙縮進了後巷裏去，躲了起來。

麥七情不自禁地問：「這麼名貴的畫，你猜値上多少錢？」

「香氏的遺作，突然成了搶手貨，如果公開拍賣，相信這一小幅，比起他的任何作品更貴重。但是，你別忘記這是賊贓，我們是見不得光的人，卽使有三成入袋，也上上大吉了。」

警察的步履聲遠去，他們才由黑暗處走出來。

當二人再經過「迷宮」門口的時候，胡老頭不禁吃驚起來。

他問道：「你把那把鎖鎖上的嗎？」

麥七也瞪向門口，莫名其妙地說：「沒有啊！我們剛才一出來，就離遠看見有警察來了，那裏來得及加上一把鎖？」

「我記得，我也沒有。這到底怎麼一回事？」

「是的，我也記得，那把鎖只扣在一邊門的門環之上，並未把兩扇門一起鎖了起來。」

胡老頭打了一個冷顫，不敢再留在那裏。

回到他們的寓所，他們仍是滿腹疑團，對今晚所發生的事，依舊找不出答案。

麥七比較胆小迷信，他一邊把假髮除下，一邊說道：「我眞担心『迷宮』是一間鬼屋。」

「我胡老頭做了二十年小偸，就是未曾見過鬼，你別嚇人。」

「那麼，今晚的怪事，又怎樣解釋？」

「也許是眼花撩亂，也許是忙中有錯。坦白說，做小偸的，總難免有點慌張。科學化的解釋，大概與我們的腦部有關。」

「什麼腦部有關？你越講越遠了。」

「我和你在『迷宮』裏的時候，都給牆壁上的假景撞得頭也昏了，這就可能令我們有點昏亂，有時想錯看錯了，總是難免的。」胡老頭說，「我以爲，還是想想這些名貴東西如何脫手好得多了。」

「專門收購賊贓的魯四死了，魯五也在獄中，我們每次得手的贓物，都是拿去『夜眼俱樂部』兜售的，這一次，當然也不會例外吧？」

「不！這東西太名貴了，不宜讓行家知道，讓我想個更完善的辦法。」

「我以爲不宜到處亂闖，『夜眼俱樂部』有許多手頭上有現金的賊大亨，我們爲安全計，還是向他們出主意好一些。」

胡老頭沒有答他，把那幅油畫鎖進床下底的夾萬裏，才說道：「先睡一覺，有話明天說吧！」

事實上，那一晚他們都睡不闔眼，因爲這可能是他們小偸生涯以來最大的收穫。

翌晨，胡老頭與麥七到他們常到的茶市中去，這裏是名符其實的賊世界。因爲到這兒喝早茶的，要不是小偸扒手，便是刦匪。

胡老頭經過了一晚考慮，決定不把這幅畫交給收購賊贓的人。所以，喝了茶之後，他便找一個買賣字畫的古董商温伯。

温伯也知道胡老頭過去的底子，但胡老頭對他說，他早已洗手不幹了。

「有件事我想請敎你。」胡老頭說，「香奇才的畫，是不是很值錢？」

「你沒有看過報章的報導嗎？」温伯說，「當然值錢，香奇才是個鬼才畫家，他筆下的畫栩栩如生，而且遺作不多，價值自然提高了不少。」

「你猜，一幅丁方一尺左右大的香氏遺作，價值多少呢？」

「畫的面積大小，不是評價的標準，你這說法，分明是外行。」温伯忍不住笑了。「畫的好壞，是有目共睹的，也不到你假冒。」

「如果我手上有這麼一幅畫，你可以替我鑑賞一下麼？」

「什麼？你手上也有香奇才的作品？」

「是的，只有一小幅。」

「不要怪我開罪你才好，我想問問你：那是不是老鼠貨？」

「老鼠貨」就是盜窃得來的意思。

胡老頭笑道：「先替我鑑辨一下，再談來源好不好？」

「好吧！你就給我看看。」

不一會兒，麥七由外面進來。原來他們離開早市茶樓之後，麥七已奉了胡老頭之命，返家把那幅油畫帶到古董店來。

這幅方形的畫，顏色鮮艷奪目，温伯只看了兩眼，就有點興奮莫名。

他說：「這的確是香奇才的眞跡！」

胡老頭和麥七相顧微笑。

胡老頭仍然担心問：「你眞的落足眼力了？」

「告訴你，昨天你來找我我也沒有空呢。」温伯說道，「差不多十幅香氏遺作，買主於投得之後，都帶到這裏來給我鑑賞。我這一輩子，就是在字與畫裏面生活着；無論那一個畫家的畫，只要有一兩幅經我鑑賞過，我就會記得他的筆法和着色的特性。這一幅正是香奇才的大作。」

麥七大喜問：「你以爲價值若干？」

「如果你肯交到拍賣行公開拍賣，我可以保證超過二十萬元。」温伯豎起了二隻手指，「因爲這是我看過的香氏遺作之中，最迷人的一幅。」

温伯的說話，令到胡老頭和麥七都喜形於色。

温伯又問：「你們從那兒弄來的？」

麥七喜極忘形地答：「迷宮裏……」

胡老頭欲加制止，已經來不及了。温伯說道：「我早就想到你們是偸來的，但是，不可能是迷宮吧？那是香生氏前作畫的地方，警方早已搜過了，所有的畫，亦已經給人搬走。如果你說，這是由畢山那班人手中盜來的，我倒還相信。」

胡老頭看見無可隱瞞，也只好說：「温伯，是眞的，我們在迷宮內一個保險箱中偸到的。不過，希望你不要對別人談及這件事。」

「保險箱？」温伯喃喃地說，「也許，這是香氏生前珍藏的吧。」

胡老頭道：「温伯，我知道你對老鼠貨一向沒有興趣，但是，我希望這一次例外，我可以便宜一點賣給你，帮帮忙吧。」

「我活了七十年，就是沒有買過賊贓，但是，不知怎的，我太喜歡這幅畫了。」温伯說着又問：「你們要多少錢才肯賣？」

「剛才你說過，如果公開拍賣，可以賣得二十萬元以上。現在，如果五折，你認爲如何？」胡老頭試探地問道。

「你是說：十萬元麼？」

「是的。就十萬吧！」

「好吧！一言爲定，就賣給我。」

胡老頭和麥七大喜過望，跟温伯握起手來。

可是，温伯又說：「你們等我一等，我要入去看看，有沒有這許多現金。」

温伯說着，轉身走了入去他後面的小小辦公室裏去了。二人心裏一凛，不禁異口同聲的說：「他會不會跑進去打電話報警？」

（未完待續）

過關刀

酆都赴約探嬌花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無影刀」楚雲彪，因恩師「宇內三奇」之一「刀癡」百里發及另二奇「抓癢老人」申屠傑、「酒蟲」饒衞公，突然失踪，而三奇住處，似均曾發生戰鬥情狀，楚雲彪乃急赴金陵，找到師兄「無敵神刀」侚大農，共商找尋三奇下落，詎甫抵侚大農家未幾，侚大農三歲孩子侚一龍突又無故失踪，四出探聽，結果獲知有人曾見一老婦抱一孩童奔出西城門，侚大農立馳往追查，迄夜仍未見侚大農返回，楚雲彪正擬循踪往探，忽有一瞎子到來，說有人命他前來報訊，要侚大農立卽帶白銀萬両往馬鞍山贖取一龍——

楚雲彪問道：「那人是不是指定要侚館主親自送銀子去？」

潘瞎子道：「聽口氣，好像是的。」

楚雲彪道：「他說一定要在後天中午送到馬鞍山麼？」

潘瞎子點頭道：「正是。」

楚雲彪道：「還有沒有說到別的事？」

潘瞎子道：「沒有，倒是小人提醒他說：『你既只限定侚館主一人送去，可知一萬両銀子有多大多重，侚館主一人如何帶得去呢？』他聽了似覺有理，就說可折算爲二十斤黃金，二十斤黃金就不愁帶不動了。」

楚雲彪掏出一塊碎銀塞到潘瞎子的手裏，說道：「多謝你帶話來，這點銀子給你喝茶。」

潘瞎子一怔道：「不不，小人怎好拿你們的銀子？」

嘴裏雖是這樣說，却把銀子揑得很緊。

楚雲彪道：「不必客氣，敝館還有一事要求於你，希望你不要把這事傳揚出去，好麼？」

潘瞎子連連點頭道：「當然！當然！」

楚雲彪道：「好，你請回去吧！」

潘瞎子連聲稱謝，轉身摸索而去。

侚大農的妻子目送潘瞎子走出牆門後，立刻回望楚雲彪焦躁地道：「雲彪叔，你看這怎麼辦？大農不知何時才能回來，而對方又限定後天中午就得把贖金送去，馬鞍山距此也有一天路程，非得趕快出發不可——」

楚雲彪插口道：「嫂子不用着急，小弟願意代替大農師哥把贖金送去！」

侚大農的妻子道：「雲彪叔肯代替大農送去固然甚好，就怕對方不肯……」

楚雲彪冷笑道：「那人的目的既在於一萬両銀子，由誰帶去不是都一樣？」

侚大農的妻子顰眉發愁道：「只怕不是這麼簡單，對方應知你師哥是何許人，他既敢做出這種事，可能是針對你師哥而設下的陰謀，換言之，那人只怕是企圖殺害你師哥！」

楚雲彪道：「若然如此，由小弟前去更好！」

侚大農的妻子道：「要是對方一見去的不是你師哥，不肯現身相見呢？」

楚雲彪默思片刻，微微一笑道：「小弟曾從『抓癢老人申屠傑』學得一門『千面術』，只要身材相若，便能扮成任何人——小弟跟師哥的身材差不多，可以化裝做師哥的模樣去！」

侚大農的妻子道：「好是好，但萬一雲彪叔遭遇意外，你師哥責怪下來——」

楚雲彪又打岔道：「嫂子不必爲小弟担憂，小弟會謹愼應付的。」

侚大農的妻子想了想，說道：「我看這樣吧，我先去準備贖金，雲彪叔則亦去化裝，到天亮時，如你師哥回來，就由他前去，否則便請雲彪叔跑一趟，如何？」

楚雲彪點頭道：「如此亦佳。」

於是，侚大農的妻子入內準備贖金，楚雲彪則

回房改變面貌；他想起需要師哥的一套衣服，便命僕人去找尙大農的妻子，取一套尙大農的衣服，自己隨卽取出了化裝用物，在房中一台銅鏡前坐了下來。」

不久，天破曉了。

他開門走出，尙大農的妻子適時提着一隻沉甸甸的包袱走來；她一眼瞥見業已假扮成丈夫模樣的楚雲彪，神色畧畧一呆，脫口說道：「哦，可眞像啊！」

楚雲彪笑了笑道：「還沒有師哥的消息吧？」

尙大農的妻子道：「可不是，眞不知他追到那裏去了。」

楚雲彪道：「師哥必是認定那老婆子會武功，故一路追趕下去。」

尙大農的妻子道：「如今只好仰仗雲彪叔了，你一切要小心，非有絕對把握，不要和他動手，我不在乎這二十斤黃金，只求一龍平安歸來。」

楚雲彪道：「小弟明白，嫂子請放心好了。」

尙大農的妻子把包着二十斤黃金的包袱交給他，問道：「你還沒吃飯吧？」

楚雲彪道：「不要緊，小弟可在路上吃。」

尙大農的妻子道：「也好，我已叫人備了一匹馬，雲彪叔可騎馬前去，此刻動身，日落之前大概可趕到馬鞍山吧？」

楚雲彪點頭道：「是，如無意外，明日天黑之前小弟便會帶着一龍回來，屆時如不見小弟返回，便表示事情有了變化，那時師哥若已回館，再請他趕去看看。」

語畢，舉步往外走來。

來到練武場上，只見已有一個門徒牽着一匹馬等候在場上，楚雲彪把包袱揹好，一躍上馬，向尙大農的妻子抱拳一禮，隨卽一抖韁索，馳出了金陵武館……

夕陽西下，鬼的世界又將來臨了。

楚雲彪來到了馬鞍山下。

他在一條頗爲寬大的山路前勒住坐騎，舉目四下打量着，暗忖道：「這是進入馬鞍山的正路，由此上山應該不錯……」

四下很靜，靜得可以嗅出一股詭譎的味道！

他微微一笑，沒有猶豫，立卽馳騎踏上山路，不疾不徐的朝山中馳來。

行約一箭之地，便見路旁的一面岩壁上有人寫着如下六個字：「順此山路上山」。

字，入壁三分，分明是用大力金剛指寫成的！

楚雲彪暗暗吸了一口氣，又忖道：「這絕不是普通的綁票勒索，師哥今番是惹上武林高手了！」

他的這種推斷，是十分合理的，因爲一個能用大力金剛指在岩壁上寫字的人，是不屑於幹出這種綁票的下流勾當的。

也就是說：對方綁架尙一龍的目的，絕不在於二十斤黃金，而在於無敵神刀尙大農！對方打算幹掉無敵神刀尙大農。而現在，楚雲彪正以無敵神刀尙大農的面貌上山而來，楚雲彪知道自己可能做了師哥的替死鬼。

但是他並不害怕，他十分敬愛師哥尙大農，卽使眞的替師哥而死，他也不後悔。

他順着山路蜿蜒而上，山路愈來愈狹窄，愈來愈偏僻幽靜。

天色愈來愈黯淡了！

約莫行了一，二里路，只見一面岩壁上，又有人用大力金剛指寫着「右轉，上山徑」五個字。

山路的右邊，是一條環繞山腰的羊腸小徑，異常崎嶇險仄。

楚雲彪翻身下馬，牽着馬走上羊腸小徑。

他的神態十分鎭靜，毫無畏懼遲疑之色，但是他的內心是緊張的，踏上了羊腸小徑，他就開始全神貫注，眼觀四面，耳聽八方，隨時準備應變。

走過了一大段小徑，平安無事。

繞過了一座山彎，也是平安無事。

忽然，眼界大寬。

對面七，八丈外，有一座山洞！

山洞的洞口，很大很圓，中間支撐着木柱，任何人一看卽知那不是天然山洞，而是一座煤礦的入口。

洞外一片荒凉，看上去是一座廢棄了的煤礦。

楚雲彪住足畧畧四顧一眼，才又牽着坐騎向那座煤礦的洞口走去。

這時，天已黑下來了。

他走到洞口，一眼就看到洞口左側的山壁上，又有人在那上面寫下文字。

「放下贖金，入洞找人，尙一龍在洞中百丈深之處！」

楚雲彪不禁發出一聲冷笑，喃喃說道：「放下贖金？入洞找人？哼！如果一龍不在洞中，我豈非人財兩空？」

他突然抬頭揚聲道：「把人帶出來，我就給錢，否則休想！」

聲落不久，驀聞一道暗器破空的嘯音，疾响而至！

「颼！」的一聲，一支羽箭，射落到他跟前，是從對面二十丈外的一座山嶺的密林中射過來的。

箭桿上，綁着一小捲白箋！

楚雲彪冷哼一聲，彎身拔起羽箭，解下箭桿上

的白箋，展開一看，只見白箋上用炭筆寫着如下數十個潦草的字：「尙一龍已兩天未食，且洞中毒蛇極多，要想救他性命，最好趕快進去！」

一個三歲小孩，果眞兩天未吃東西，那的確是極其嚴重之事，而果眞洞中還有毒蛇，那確是非火速入內搶救不可的了！

問題是：尙一龍當眞在洞中麼？

楚雲彪很不相信，他把白箋往地上一扔，又大聲道：「那麼，我要把贖金一起帶入洞中，等救出我兒子，再放下贖金！」

說畢，提下掛在馬鞍上的二十斤黃金，舉步往洞內走入。

「颼！」

又有一支箭射到洞前。

楚雲彪刹住了脚步，慢慢轉回身子，拔起羽箭，解下箭上白箋。

「如你將贖金帶入洞中，便表示無意付欵，這樣我們將不讓你出！」

這倒是一手絕招！

楚雲彪不得不認眞考慮起來。

他仍然不相信尙一龍在洞內，也不相信對方的目的只在二十斤黃金，但是他此行的目的旣然在於解救尙一龍，就不能不相信對方的話，就不能不冒險進入一看；他打算找到尙一龍時，再把贖金放下，而對方要他先放下贖金再行入洞，自然也有其道理，他們怕他救得尙一龍後便不肯交出贖金。

他想了一陣，覺得別無選擇的餘地，於是步出洞外，把贖金放下，說道：「好，我把黃金放在這裏，但是你們須知我尙大農的爲人，要是我在洞內找不到我兒子，我們之間將永遠沒個完！」說完，一掠入洞。

洞中頗爲寬大，但有許多地方都支着木柱，洞頂上的木板均已腐朽，隨時都有坍塌的危險！

楚雲彪奔入洞中二，三丈深，便在一處轉角的洞壁下隱伏下來。

他有勇氣爲尙一龍冒險，却不願白白送死，所以他要先看看對方的行動，假如對方拿了贖金就走，沒有其他加害自己的意圖，便表示對方的目的確在金錢，而尙一龍也一定在洞內，假如對方有堵塞困死自己的行動，便表示對方的目的在殺人，那時自己還來得及衝出去。

是以，他靜靜的蹲伏不動，一眼不瞬的注視着放在洞口的那包黃金。

等着等着，約莫過了頓飯工夫之久，驀見一條人影由洞口上方疾飄而落，探手抓起地上那包贖金，隨卽縱身疾起，飛掠而去。

出現，消失，一眨眼而已！

但是楚雲彪仍然看出對方是個身材魁梧的幪面人，他在對方出現的那一刹那間，眞想撲出追擊，但轉而一想，他忍了下來，因爲他見對方抓着贖金便跑，並無困死自己的意圖，先前的疑慮頓時一掃而光，認定對方的目的確然只在得到贖金，旣然如此，尙一龍一定在洞中不錯，自己應該先入洞將他救出才是。

一念至此，立卽起身向洞中走去。

行入數十步，眼前已是漆黑一團，甚麼也看不見了。

他取出火摺子和帶在身上的幾張紙，將紙揉成紙棒，點燃起來，復舉步行入。

煤礦的洞道，彎彎曲曲，忽大忽小，處處立着支柱，蜘蛛網四處密佈，極是骯髒難行。

深入約三十多丈，就在手中一條紙棒將要燒完之際，楚雲彪突然發現對面五六尺外的洞道上，有一樣極不合理的現象，心頭不禁大大一震！

所謂不合理的現象，卽是五六尺外的那段洞道上，密佈着一大片舊的蜘蛛網！

它像一面巨大的八卦，恰恰掛在洞道中央，將整個洞道堵住，而從網上沾滿灰塵的情形看，可知它張掛在洞道上至少已有半年之久！

這就是使楚雲彪大吃一驚的原因，因爲這面舊的蜘蛛網已說明了尙一龍絕不可能在百丈深的洞穴中，試想對方果眞把尙一龍擄入這座煤礦的洞穴內，那麼眼前這面蜘蛛網就一定會有破損，但眼前這面蜘蛛網却是完好無損的。

楚雲彪一刻也不曾遲疑，轉身便跑，疾如鼠竄般的往洞外奔來。

這時，他手上的紙棒已經燒完，爲了避免撞上洞道上的支柱，只他好一邊跑一邊晃亮火摺子，一面則在心中祈禱，祈求上天多給他一點時間，好讓他平安的逃出洞穴，因爲他預料卽將有不利於自己的事故發生！

果然，他料中了。

就在他奔到距離洞口約僅十一，二丈之際，驀聞洞口處响起「轟！」的一聲震天巨响，洞道上起了一陣顫動，接着是一股怒濤般的，挾帶着硝煙味道的暴風，向他直捲過來！

啊，對方用火藥炸塌了洞口！

楚雲彪倏然刹住脚步，面色一片死灰，整個人都爲之呆住了。

一陣石土崩塌的聲响，持續的响了約一盞茶工夫，才漸漸靜止下來。

然後，楚雲彪感覺到有陣陣風沙撲面而至，他晃亮火摺子一照，看到的只是一片白濛濛的濃烟，

此外甚麼也看不見！

「完了，想不到我楚雲彪今天竟註定要絕命於此……」

他渾身僵硬的倚壁呆立着，一顆心往下直沉，有萬念俱灰之感。

不過，他只呆立了片刻，隨即舉步繼續向洞口走去，他要切實的察着一下洞口的崩塌情形，看有沒有一隙可逃生之路。

向前走了二，三丈，已碰上了一堆散亂的土石，他又晃亮火摺子一看，但見洞道已然消失，眼前是一大塊一大塊的巨石和碎土堵住去路！

看到崩塌的情形，他就知道逃生無望了，因爲他估計被土石堵死的洞道至少有八丈長，而一個被困在洞道中的人，是無法淸除堆積在長達八丈的洞道上的土石的！

怎麼辦呢？

唉！唯一的辦法，就是坐着等死了！

他在身前一顆巨石上坐下，腦海中思緒紛至沓來，他想到了自己過去二十多年來的際遇，其間有悲歡離合，有平淡有絢麗，有値得回憶的歡樂，也有許多痛苦的痕跡，而一切的一切，今後都將不復存在了。

今後，武林中將再也看不到「無影刀楚雲彪」的踪迹，並且沒有一人知道「無影刀楚雲彪」死在這座煤礦的洞道中，師父不知道，師哥也不知道，只有自己一人知道……

而自己，也快要不知道了！

不錯，死亡雖然會帶給人恐懼，但是死了後就甚麼也不知道，不論任何切身的大事，死了後也都與自己無關了！

楚雲彪胡思亂想至此，不禁啞然失笑，喃喃自語道：「問題在於：我會在甚麼時候死去呢？這座煤礦似乎十分寬廣，我不可能立刻窒息而死，而如是餓死，那可要等待七，八天之久……等待七，八天，那太不好過了，我不如現在就自行結束性命，免得飽受死亡的恐懼和挨餓的痛苦！」

自語至此，右手不自覺往腰上探去，握住了刀柄！

「不！我不能自殺，我應該還有一綫生機，當師哥久等不見我回去時，他一定會趕來馬鞍山找尋，說不定他會發現這座煤礦洞口的崩塌情形，而推測出我被困洞中，那時他自然會全力進行施救！」

一想到這一點，他的精神頓時振奮了起來，當即挺身起立，復向洞內走入。

他希望能找到兩樣東西，一是木柴，一是水；木柴，可以用來燃燒照明，水則可以止渴，延續性命！

洞道上的木柴倒是不少，他很快就收集了一大堆，但是却找不到一點水，他一直深入到一百多丈的洞道中，看看洞道仍無盡頭，心中頗爲驚奇，暗忖道：「這座煤礦到底有多深？對面會不會另有出口？也罷，我反正是等死，何不走到盡頭去瞧個究竟？」

主意一定，於是，連忙晃亮火摺子，續向洞內直進。

又走了數丈，忽然發現近前的洞道上，橫着一條長約三尺的白白的東西！

那是蛇麼？

他連忙停住了脚步，一晃手中的火摺子，想看個淸楚，那知火摺子一亮時，却發現那條白白的東西不見了。

唔，必是剛脫皮的蛇，牠見到火光嚇跑了，跑得眞快啊！

思忖方過，火光亦熄了。

而火光一熄，他頓時嚇了一大跳，退步失聲道：「噫！甚麼玩意兒？」

原來，那條白白的東西，又在原處出現了！

他急忙又晃亮火摺子，定睛一瞧，却又發現那條白白的東西再度消失不見。

而當火光熄滅時，赫然又見「牠」橫躺在原地之上！

鬼？

楚雲彪倒抽了一口冷氣，慌忙倒退三步，右腕一翻，撤出了單刀。

只見那條白白的怪物，依然一動不動！

楚雲彪橫刀護胸，驚愕的瞪視着那怪物良久，見牠始終不動一下，於是，慢慢蹲下身子，伸手在地上摸索着，摸到一塊碎石，當即運勁對準那怪物打去。

「拍！」的一聲，碎石正中那怪物的身上，可是那怪物仍然紋風不動！

楚雲彪渾身一陣毛髮豎立，不覺又退了幾步。

他本是不相信鬼怪的，但是前天夜裏在墳場上所見到的事情，動搖了他的信念，他開始覺得這世上可能眞有妖魔鬼怪了。

嘿，我是快要死的人了，還怕甚麼妖魔鬼怪，上去瞧個究竟吧！

他一想到自己是快要死的人，胆氣頓壯，立即抬脚向前跨去。

走上七，八步，在怪物之前停住，俯身運目細視之下，他神色陡地一楞，然後臉上漸漸浮現一抹訝笑，最後則仰頭哈哈大笑起來。

你道他看見了什麼？

說來令人難信，原來地上的「怪物」既非毒蛇，亦非鬼怪，而是一道月光！

一道由洞頂上投射下來的月光！

這實在是他睡覺都不敢夢想之事，在這樣深的煤礦洞穴中，居然還有月光能够投射進來！

他不禁縱聲大笑，笑自己受了「愚弄」，也慶幸自己獲得一綫生機。

是的，既然有這麼一道月光投入洞道，就表示洞頂上有一道裂口，而即使裂口不很大，只要順着裂口往上挖，最後總可挖出去的！

眞是天無絕人之路！

他大笑了一陣後，才仰頭運目上望，隱約看出頭頂上的一大段人工「洞頂」已經沒有了，那縱然是以前挖煤崩塌下來的，它現在的樣子，頗像一段峽谷，斜直而上，愈高愈狹窄，直達山頂。

洞道至上面的裂口，高約五丈，而人若往上攀登，可達到三丈高之處，也就是說，他只須挖大兩丈長的裂口，就可脫困了。

楚雲彪高興極了，立即在就近的洞道上收集了一些木柴，動手生起火來。

未幾，木柴熊熊燃燒起來了。

火光，照亮了一大段洞道，也使上面的裂口看得更淸楚，楚雲彪把單刀咬在嘴上，隨即手脚並用，往上攀登，只一眨眼工夫，便已攀到三丈高的裂口上，而再上面的裂口，已變得十分狹窄，寬僅數寸，不挖是鑽不上去了。

他找了兩條可以墊足的岩磴，穩住身軀，便開始用單刀往上挖鑽。

但只挖了兩下，他就皺眉，因爲情形不如他想像之易，裂口兩邊的狹壁，都是很堅硬的岩石，一刀刺出，只能挖下一小片岩石。

而狹壁長達兩丈，要挖寬兩丈長的狹壁，少說也要費時三日！

楚雲彪頗爲沮喪，但是一想到這是唯一的逃生之路，也就打起精神，很賣力的挖鑽起來。

一口氣挖鑽了兩個時辰，才挖寬了一尺多高，這時他感到既疲困又口渴，只得飄身跳下，在洞道上躺下來。

他很快就睡着了。

一覺醒來，火堆已經熄滅，而投入洞道的一綫「曙光」較前白亮，顯然已是第二天的上午了。

他自地上一躍而起，再度爬上狹壁，揮刀挖鑽起來……

第三天午後，他已挖鑽到一丈六、七尺高的地方，距離山頂，只有三尺餘，已是探手可及。

這時，飢餓再加上體力的消耗，已使他疲倦不堪，他幾乎已無力舉刀，但是求生的慾望，支持着他繼續向上挖，不停的向上挖……

忽然，他高興的叫了一聲！

因爲，他挖到泥土了！

過去的三天中，他挖鑽的盡是堅硬的岩石，而現在，他終於挖到了泥土，這種情形，給他的感受，猶如在沙漠上遇到綠洲！

他頓時精神大振，體力也頓時恢復了不少，手中的單刀也不覺得沉重了。

只一桿烟光景，他就已挖通到山頂了！

他先將單刀拋出，然後爬出狹壁，而上身剛剛爬出狹壁，一雙脚尚在狹壁中時，他就精疲力盡的臥倒下去。

× × ×

又三天後——

楚雲彪回到了金陵武館。

當他跨過金陵武館的大門，被正在練武場上舞棍弄棒的幾個青年發現時，那幾個青年好像見到一個死去又復活過來的人，一下間都驚呆住了。

楚雲彪朝他們點頭笑了笑，舉步走進場中，開口問道：「令師回來了沒有？」

「回來了！」

一個門徒扔下武器，飛也似的奔入館內，通報去了。

須臾，無敵神刀尙大農帶着一臉驚喜之色，疾步而出，迎上楚雲彪，一把握住楚雲彪的雙臂，驚喜而激動地道：「彪弟，你終於回來了，可把愚兄急壞了，你到底遇上了什麼意外？」

楚雲彪雖然險些死在馬鞍山的煤礦中，但是今天平安回到金陵武館，他心中最關切的，仍是尙一龍的安危，也卽是說，他對自己的遭遇已不放在心上，只覺未能救回尙一龍感到莫大的慚愧，所以看見師哥對自己的關懷，他不覺垂頭苦笑道：「師哥，小弟無能，未能救回一龍……」

尙大農搖撼了他一下，歡悅地道：「不，一龍已經平安回來啦！」

楚雲彪神色一呆，繼之又驚又喜的叫道：「眞的？是誰送他回來的？」

尙大農咧嘴笑道：「是愚兄！」

楚雲彪又是一呆，睜大眼睛道：「哦——是師哥您！」

尙大農點頭笑道：「正是，那天愚兄追出金陵城後，一路打聽追趕，第二天黃昏，終於在丹陽湖邊追上那老婆子，把一龍救了回來，可是回到館中，却聽說你帶着二十斤黃金趕往馬鞍山去了，愚兄一聽就知那是有人乘機行騙，立卽動身趕去，希望把你找回來，但是趕到馬鞍山時，找遍了整個馬鞍

山區，却見不到你的一點踪跡——」

楚雲彪挿口問道：「師哥趕到馬鞍山時，是什麼時候？」

尙大農道：「是你由此出發的第二天上午，那時你到達馬鞍山應該有一天一夜了。」

他說到這裏，拉着楚雲彪向廳上走去，說道：「來，咱們到裏面去談！」

師兄弟剛在廳上落座，尙大農的妻子，已抱着尙一龍入廳，楚雲彪連忙起立施禮，滿面慚愧的說道：「嫂子，小弟糊塗，那二十斤黃金，被人騙走了。」

尙大農的妻子緊緊抱着兒子，臉上露出欣慰的笑靨道：「不妨，只要一龍和雲彪叔平安歸來，損失一些錢財，那又算得了什麼呢？」

楚雲彪含恨道：「對方乘機謀財害命，眞是窮兇極惡，小弟一定要設法找到他！」

尙大農問道：「那人是誰？」

楚雲彪搖頭道：「不知道，小弟只見到他一眼，他身材很高大，身手十分不俗……」

當下，就將自己抵達馬鞍山的一切遭遇，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

尙大農愈聽愈驚，神色連變，聽到楚雲彪終於脫出煤礦時，不禁長長透了一口氣，沉掌一拍身邊茶几，霍然起立道：「如此看來，那人不僅要騙取二十斤黃金，同時也想要我的命了？」

楚雲彪點頭道：「不錯，否則他不會預先在洞口上佈置火藥。」

尙大農面部抽搐不止，又驚又怒道：「這眞是怪事，愚兄這些年來自覺未曾與人結怨，何以竟有人要謀害我的性命？」

楚雲彪道：「師哥不妨仔細回想一下，武林中能够用大力金剛指在石壁上寫字的人並不太多。」

尙大農皺眉思索了一會，搖搖頭道：「愚兄眞的想不出是誰！」

楚雲彪道：「小弟認爲那人既然身懷一流絕技，決不肯自甘下流做那行騙勾當，他的目的，確確實實是想殺害師哥，而他與師哥若無仇恨，是不致於下此毒手的。」

尙大農道：「可是，愚兄確實是未曾與人結仇呀！」

楚雲彪咬着嘴唇，重新沉思道：「這就叫人猜不透了……」

尙大農道：「還有一件事也叫人猜不透，卽是那個抱去一龍的老婆子……」

楚雲彪注目問道：「她怎樣？」

尙大農面呈嚴肅道：「她是一個武林高手！」

楚雲彪輕輕一啊道：「既是武林人物，她擄去一龍，必非單純的想拐賣孩子——師哥有沒有和她交談過？」

尙大農搖頭道：「沒有，愚兄發現她時，她正在餵一龍吃東西，愚兄悄悄掩到她身後，一龍先看到我，他喊了一聲爹，那老婆子吃了一驚，立刻就要攬起一龍，愚兄打出一掌將她迫退，她見無法再刼持一龍，縱身便走，落荒逸去，瞧她身法和速度，確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

楚雲彪道：「師哥何不截住她問個明白？」

尙大農道：「當時愚兄見一龍無恙，十分高興，也就無心計較其他，而且她逃得很快，愚兄若帶着一龍追趕，不一定追得上。」

楚雲彪皺緊劍眉道：「奇怪，莫非那老婆子和在馬鞍山出現的那人是同謀？」

尙大農搖搖頭道：「如是同謀，那人應該知道愚兄不可能去馬鞍山，他也就不會在馬鞍山設下那陷阱了！」

楚雲彪忽然心頭一動，目露奇光道：「他們如是同謀，那麼他們想殺害的，可能反是小弟了！」

尙大農一怔道：「是麼？」

楚雲彪點頭道：「是的，他們先擄去一龍，故意在城門引人注意，引誘師哥追去，另一個則隨後託潘瞎子帶口信來，要師哥帶贖金前往馬鞍山救回一龍，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料到小弟一定會冒充師哥前去，所以，他們的目的可能是要收拾小弟之命。」

尙大農訝笑道：「果眞如此，那麼愚兄要反過來問你了——你可曾與人結仇？」

楚雲彪笑道：「小弟行道武林一年餘，管的閒事確然不少，得罪的黑道朋友，自然有一些，不過，就記憶所及，似乎不曾得罪過這樣的兩個武林高手。」

尙大農道：「也許你得罪的是他們的門下或兒子，他們要出面爲門下或兒子報仇。」

楚雲彪道：「若是如此，他們大可直接來找小弟解決，以那人能運出大力金剛指在岩石上寫字的功力來看，那人的身手實在不在小弟之下啊！」

尙大農點點頭道：「不錯，由此可知他們兩人如是同謀，他們想殺害的絕不是你！」

楚雲彪道：「如果他們與那夜在墳場上復活的『女鬼』有關係，那麼，他們便有殺害小弟的理由了！」

尙大農面色微變道：「你這樣想？」

楚雲彪含笑道：「不無可能！那甄賈谷蘭的僞死，必有重大的目的，她和她的同路人如不願秘密外洩，就得設法除去小弟。」

尙大農道：「如所料不差，他們要殺的不止你一人了。」

楚雲彪微微一笑道：「是的，還有師哥您！」

尙大農笑道：「此外，還有愚兄的一百多個門下，他們現在都已知道那『女鬼』扼殺盜墓賊之事了。」

楚雲彪道：「這不是說笑話，師哥最好防着些兒。」

尙大農斂去笑容，點點頭道：「當然，去把她找出來！」

楚雲彪問道：「師哥有何妙策？」

尙大農閃動着精眸，緩緩道：「她雖然扼死了賣棺材的人，但，還有一個人也許知道她的身家來歷……」

楚雲彪問道：「誰？」

尙大農道：「造墓之人！」

楚雲彪豁然道：「不錯，咱們立刻去找那造墓之人問一問！」

尙大農道：「師弟剛脫險回來，且歇一歇再去吧。」

楚雲彪起立道：「不，小弟很好，用不着歇息，倒是這把單刀……」

他拔出懸在腰上的單刀，指着刀尖上彎曲的部份，笑道：「小弟用這把單刀挖鑽岩石，把刀尖弄壞了，應該換一把。」

尙大農道：「愚兄去取一把給你。」

他轉入屋中，捧出一把看模樣甚是名貴的單刀，遞給楚雲彪說道：「你看稱不稱手。」

楚雲彪雙手接過，按卡拔出一看，但見刀長三尺，刀身明亮耀眼，透着一片藍光，刀口鋒利無比，不禁讚道：「這是一口寶刀啊！」

尙大農微笑道：「不錯，是一口吹髮立斷的寶刀！」

楚雲彪手撫寶刀，感慨地道：「師父他老人家的『斬魂十八式』天下無出其右，可是他老人家一生所使用的刀，却都是極之平凡之物。」

尙大農道：「只要刀法奇絕，自不必講究刀之好壞。」

楚雲彪問道：「師哥，你這把寶刀是那裏得來的？」

尙大農道：「去年有一個老人拿來求售的，索價千兩銀子，愚兄見是一口罕見寶刀，就把它買了下來。」

楚雲彪道：「有無取名？」

尙大農道：「沒有，愚兄曾請敎那賣刀老人，他笑着說：『刀就是刀，何必命名？』這話倒是不錯。」

楚雲彪道：「師哥要把這把寶刀送給小弟使用麼？」

尙大農點頭笑道：「是的，愚兄和師父他老人家一樣，用凡刀用慣了，不喜歡使用寶刀！」

楚雲彪笑道：「既如此，小弟生受了。」

他解下舊刀鞘，把寶刀佩上，接着把弄壞的單刀歸入鞘中，捧給尙大農笑道：「這一把，還請師哥替小弟收好。」

尙大農接了過去，訝笑道：「此刀已壞，還留着它幹麼？」

楚雲彪道：「小弟如非靠着這把刀，此刻只怕已困死於煤礦中，所以它是小弟的救命恩物，不能丟棄。」

尙大農哈哈笑道：「師弟對使用過的刀如此有情，應該改個綽號才是！」

楚雲彪呆了呆道：「改什麼綽號？」

尙大農道：「師父他老人家因愛刀而稱『刀痴』，你愛刀之心不在他老人家之下，故可改綽號爲『小刀痴』！」

楚雲彪粲然道：「小弟雖然愛刀，却也對刀深懷戒懼……」

尙大農微笑道：「何以故？」

楚雲彪道：「因爲小弟可以用刀殺人，人亦可用刀殺戒！」

尙大農又哈哈笑道：「對，不論任何兵器，都是一種可怕的兇器！」

楚雲彪道：「咱們走吧。」

尙大農點頭說了聲好，把舊刀交給妻子，囑她妥爲收藏，便與楚雲彪走出武館。

楚雲彪問道：「師哥可知誰是建造『甄賈谷蘭』的墳墓之人？」

尙大農道：「本城造墓之人共有兩個，咱們逐一去問問。」

他領着楚雲彪走過一條大街，然後轉入一條小巷，來到了一座草棚之前。

草棚內，擺着許多大小不等的墓碑和石翁仲，一個赤着胳膊的中年人，正在埋頭雕刻一面墓碑的花紋，鎚聲叮叮，十分悅耳。

尙大農住足含笑招呼道：「老石，你的生意不錯啊！」

那中年人頭一抬，見是尙大農，連忙起身陪笑道：「原來是尙館主，您好！」

尙大農含笑道：「你很忙吧？」

那中年人連連搖頭道：「那裏，最近生意十分清淡，閒着無聊，刻幾面墓碑消遣消遣罷了。」

尙大農笑道：「一城之人，大概只有你和西大

街的老周愁人不死！」

那中年人有些不好意思，咧口憨笑道：「那裏，那裏……」

倘大農道：「那天你做的那座墳墓十分不錯，功夫很細。」

那中年人茫然地問道：「倘館主說的，是哪一座？」

倘大農道：「甄賈谷蘭那一座。」

那中年人想了想，搖頭道：「倘館主弄錯了，在下沒有做過名叫甄賈谷蘭的墳墓。」

倘大農一哦道：「眞的沒有？」

那中年人笑道：「沒有！」

倘大農道：「那麼，一定是老周做的了。」

那中年人道：「大概是吧。」

倘大農點點頭，道：「好，不打擾你了。」

他向楚雲彪一招手，舉步朝巷外走去。

那中年人忽然笑聲道：「倘館主若是想找老周做墳墓，他……」

倘大農應聲道：「怎麼樣？」

那中年人笑道：「他不能替人做墳墓了！」

倘大農停下了脚步，回頭訝然說道：「爲了什麼？」

那中年人道：「他死了！」

倘大農愕然道：「怎麼死的？」

那中年人道：「吊死的！」

倘大農和楚雲彪對望一眼，轉回草棚前，問道：「你不是說笑話吧？」

那中年人正色道：「是眞的，他在三天前忽然吊死在房中！」

倘大農吃驚道：「是自己吊死的麼？」

那中年人啞笑一下，說道：「當然是自己吊死的！」

倘大農道：「他爲什麼要自盡？」

那中年人搖頭道：「沒有一人知道，包括他的妻兒在內！」

倘大農道：「怪事！」

那中年人道：「可不是，無病無痛，日子又過得去，他老婆待他亦不錯，不知道爲了何故，竟上吊了。」

倘大農轉望楚雲彪問道：「要不要去看看？」

楚雲彪默忖有頃，點點頭道：「嗯，去看看也好！」

於是，師兄弟倆走出了小巷，逕向西大街走了過去。

路上，倘大農說道：「他姓周，叫賜福，年紀比剛才那個老石大些，因做工精細，請他造墓的人較多……」

楚雲彪道：「師哥認爲他是自盡的麼？」

倘大農道：「多半不是，他的死，很可能與那賣棺材的相同——是被那『女鬼』扼死的！」

楚雲彪道：「小弟亦是這樣想，而且小弟相信那『女鬼』必是本城之人！」

倘大農聳容道：「何以見得？」

楚雲彪道：「如果那賣棺材的，和造墓的周賜福，不認識『女鬼』的家屬，他們就不必殺人滅口了。」

倘大農點頭道：「唔，有道理，可是……愚兄在此城居住十多年，從未聽過哪一戶人家是武林世家……」

楚雲彪道：「這並不能證明城中沒有武林世家，有許多人總是喜歡深藏不露的。」

兩人邊行邊談，不覺已到西大街周賜福的家門口，只見屋外放着一口棺材，幾個披蔴戴孝的人和幾個法師正在忙上忙下，似是準備出殯了。

楚雲彪却步道：「他們正要出殯，這個時候來查問，只怕不大妥當吧？」

倘大農道：「不妨，愚兄認識他的大兒子周有得，咱們找周有得問一問。」

他走入那 個披蔴戴孝的人中，找到了周有得，便帶他來到楚雲彪面前，一指楚雲彪道：「這是我師弟，無影刀楚雲彪。」

周有得是個二十來歲的少年，他向楚雲彪拱一拱手，旋卽回對倘大農問道：「倘館主，你有何貴幹？」

倘大農道：「聽說令尊尋了短見，那是怎麼一回事？」

周有得感傷的搖了搖頭道：「直到現在，在下也還不明白家父爲何要自尋短見，簡直是毫無道理的！」

倘大農道：「我也覺得很奇怪，令尊爲人老實，一向不飲不賭，日子很過得去，實在沒有尋短見之理……」

周有得道：「正是，死前幾天也沒有一點異狀，那晚睡覺之前，他還向我娘說過幾天後要去找我伯父玩哩！」

倘大農道：「唔，會不會是替人造墓出了什麼差錯？」

周有得面露迷惘道：「那怎麼會？」

倘大農問道：「令尊這個月，替人造了幾座墳墓？」

周有得道：「記得是三座，我通常在『八仙酒樓』睡覺，三五天才回來一次，不大淸楚。」

倘大農道：「三座墳墓中，有沒有一座名叫『

甄賈谷蘭』的？」

周有得不假思索的點頭道：「有的，有一天在下由酒樓回來，正見家父在雕刻『甄賈谷蘭』的墓碑。」

倘大農和楚雲彪對望一眼，面上現出一絲興奮之色，追問道：「死者的家屬是誰？」

周有得搖頭道：「不知道，在下從不過問家父的事情——倘館主問這個幹麼？」

倘大農不答，再問道：「令堂知不知道？」

周有得又搖頭道：「我娘也不可能知道，她除了洗衣燒飯之外，從來不管家父之事。」

倘大農點了點頭，這才解釋道：「我這位師弟，前些天路經城外墳場，偶然發現『甄賈谷蘭』的墳墓被盜墓賊光顧了，因不知『甄賈谷蘭』的家屬是誰，故想來探問一下，以便通知其家屬，前去處理。」

周有得「啊」了一聲，狀甚吃驚。

倘大農接着道：「這也不是什麼大事，你不知道就算了，千萬不要宣揚出去，免得惹來無謂的麻煩。」

周有得道：「改天在下問問看，如知『甄賈谷蘭』的家屬是誰，立刻去通知他們。」

倘大農道：「不，還是先去告訴我的好，令尊是造墓之人，如由你去通知他們，只怕會使他們生疑。」

周有得道：「倘館主說得是，若有消息，在下就先去報告倘館主便了。」

倘大農說道：「好，不打擾你了，你忙你的去吧！」

周有得拱手而去。

倘大農隨與楚雲彪回頭走，並肩緩緩而行，倘大農輕哼一聲道：「看來眞不容易找呢！」

楚雲彪道：「他們是有計劃的行動，自然不容易查出來。」

倘大農道：「明天我下令全體門下深入調查，非得將他們查出來不可！」

楚雲彪問道：「九宮山之行，何時動身？」

倘大農沉吟了一下，反問道：「你看何時動身的好？」

楚雲彪道：「小弟認爲尋找師父的下落，是當務之急，不應遲延……」

倘大農道：「是的，不過去九宮山萬花宮踩探，並不一定能找出師父的下落，說師父爲『八臂魔君邊無界』，『玉面魔女宜雪蘭』，『假聖人杜敬堂』，『殭屍婆孫二娘』四人所害，只是咱們猜測之詞罷了。」

楚雲彪道：「但是在目前，却是唯一的尋人之路。」

倘大農點一點頭道：「那麼，咱們明天動身便了，有關『女鬼』之事，可以暫時擱下，以後再說吧。」

楚雲彪忽然問道：「師哥交友廣不廣？」

倘大農道：「黑白兩道認識幾個人，只是沒有什麼深交——什麼事？」

楚雲彪道：「小弟下山一年餘，經常聽人提起『螳螂派』和『金盾帮』，似乎這兩個帮派的勢力十分强大，但是小弟從未遇見過這兩個帮派的人，也不知這兩個帮派的總壇設立何處？首領是誰？師哥知道麼？」

倘大農面色一動道：「不錯，愚兄也常聽人提及『螳螂派』與『金盾帮』的一些事情，但對這兩個帮派的詳細情形也不大了解，只知道『螳螂派』的掌門人叫『螳螂王』，『金盾帮』的帮主叫『金盾老人』，至於他們究竟姓甚名誰，却是打聽不出來。」

楚雲彪問道：「這兩個人的武功如何？」

倘大農道：「聽說很高，但高到何種程度却不知道，好像兩人都很神秘，不常在人前出現。」

楚雲彪道：「小弟聽到的消息是：螳螂派和金盾帮的人，並不比一般帮派的人多，但個個都是一流高手，因此，聲勢異常强大，隱隱有領袖武林之勢。」

倘大農道：「正是，可惜愚兄不曾會過這兩個帮派的人，無法對證傳言是否屬實。」

楚雲彪道：「聽說螂螳派的人武功家數獨具一格，出手就像一隻螂螳，迅捷無倫，縱跳如飛，而金盾帮的人，武器是一把單刀和一面金色盾牌，刀法據說十分詭奇，只是輕功遠不及螂螳派之人，但因有金盾護身，故螂螳派的人亦討不了好處。」

倘大農道：「愚兄亦是聽人這樣說過，但不知道他們的刀法，較之我們的『斬魂十八式』何者爲優？」

楚雲彪道：「但願有一天能有機會見識見識他們的刀法，但小弟在想，師父和『抓癢老人申屠傑』，『酒虫饒徧公』的神秘失踪，不知與這兩個幫派有無關係？」

倘大農搖搖頭道：「這就不得而知了。」

楚雲彪道：「去九宮山之後，如不能找出師傅的下落，咱們就全力尋訪螳螂派和金盾幫的人，深入查探一番，您看如何？」

倘大農道：「好的！」

他忽然停住脚步，一指街上一家酒樓笑道：「師弟你看，那就是『八仙酒樓』，是金陵城首屈一

指的酒樓，咱們上去喝幾盅如何？」

楚雲彪欣然道：「好，小弟也好久沒上酒樓吃東西了！」

於是，兩人舉步朝八仙酒樓走去。

他們買醉回到金陵武館時，天已黑下來了。

尙大農召集全體門徒，說出明天將與師弟楚雲彪前往九宮山之事，又交代了一些庶務之後，便與楚雲彪進入屋內，各自回房就寢。

翌晨，尙大農與楚雲彪同在飯堂進膳，兩人的行囊都已帶在身邊，準備吃過早膳後卽刻動身……

就在吃飯的時候，尙大農的一個門徒，突然神色驚慌的奔入飯堂，上氣不接下氣的叫嚷道：「師傅！小蠻牛他……他不知爲了何故，竟……竟然上吊了！」

尙大農駭然一震，猛地站起道：「當眞！」

那門徒氣急敗壞地道：「眞的！眞的！他吊死在後……後面柴房內！」

尙大農如風也似的衝出飯堂，朝院後奔去。

楚雲彪及一羣聞訊而至的門徒緊跟在尙大農身後，一行人轉眼奔到院後靠近厨房的一間柴房，蜂湧進入一看，登時個個毛髮豎立，面色蒼白！

一點不錯，小蠻牛懸樑自盡了！

一條繩子結在樑上，下端套着小蠻牛的脖子，雙脚離地三尺，兩眼暴瞪，舌頭吐出，死狀甚是可怕。

尙大農上前摸摸小蠻牛的身子，發覺他的手脚業已冰凉僵硬，一時悲憤得渾身發起抖來，喃喃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是怎麼一回事？」

是的，就連對小蠻牛尙認識不深的楚雲彪，也一眼就看出，小蠻牛絕不是一個會走上自殺之路的人。

大凡以自殺來結束性命之人，大都是性情多愁善感或者是性烈如火之人，而小蠻牛却是一個帶着些憨氣的粗人，像他這種人，不論遇上任何打擊或無法解決的困難，在他的腦中，也絕對生不起自殺的念頭的；然而現在，小蠻牛却無緣無故的懸樑自盡了，他眞是自殺而死的麼？

尙大農一萬個不相信，望着楚雲彪慘笑一聲道：「咱們料對了，他們開始動手了！」

楚雲彪默默望着小蠻牛的屍身，良久之後，才開口道：「他們做得不乾淨……小蠻牛的脚下，應該有一件墊足之物才對……」

尙大農上前抱住小蠻牛的雙腿，說道：「把繩子割斷吧！」

楚雲彪拔出佩刀，割斷了上面的繩子，尙大農便把小蠻牛的屍身放倒，解開他頸上的圈套，含悲長嘆一聲道：「此子原是孤兒，七、八年前，愚兄見他在街上遊蕩，便把他收留下來，養他敎他，一心寄望他有出人頭地的一天，却不料……」

言未已，熱淚滾了下來。

楚雲彪忽然瞥見小蠻牛胸懷內露出一角白箋，心頭一跳，忙道：「師哥請看，他身上有東西！」

尙大農注目一望，也發現了露出衣外的那一角白箋，當卽將它取出，展開一看，只見白箋上寫的是兩行秀麗的墨字，文曰：

「字令無敵神刀尙大農及無影刀楚雲彪知照，限汝二人於下月今日到酆都森羅殿領死，逾期不至，禍延全館，誅盡不赦！地獄公主甄賈谷蘭白」

尙大農讀畢白箋上的文字，面色不禁一變，繼之浮現一抹深沉的冷笑道：「果然是她！」

楚雲彪劍眉緊皺，俊臉上有憤怒也有愧怍，輕輕說道：「小弟不知厲害，引禍入門，連累了師哥，眞是該死！」

尙大農搖頭道：「不，這不是你的錯！」

楚雲彪道：「師哥聽過『地獄公主』這四個字麼？」

尙大農道：「不曾聽過。」

楚雲彪道：「她的僞死，必有重大陰謀，只因秘密被小弟發現，因此她便連續殺人，企圖滅口，手段可眞够狠的！」

尙大農抿抿嘴唇道：「事情可能尙不如此單純，也許師傅等三人的失踪與她有關係！」

楚雲彪問道：「師哥打算怎麼辦？」

尙大農冷冷一笑道：「卽使不爲小蠻牛報仇，也得去領敎一下！」

楚雲彪道：「她文中所說的酆都森羅殿，可是蜀境平都山的酆都？」

尙大農道：「不錯，那是有名的鬼都。」

楚雲彪道：「小弟有個意見……」

尙大農道：「你說吧。」

楚雲彪道：「咱們立刻動身前去，但是必須先遣散館中衆門徒，大嫂和一龍也須離開此地。」

尙大農似乎不甚樂意，沉聲道：「愚兄開設這金陵武館十多年，名氣可不是騙來的，如今爲了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地獄公主』的一封信，就嚇得立刻遣散衆人，這件事一旦傳到江湖上去，豈不被人笑掉大牙？」

楚雲彪道：「但是明槍易敵暗箭難防，萬一咱們未能如期趕到酆都，她若再來生事，豈不連累了無辜？何況遣散門徒只是暫時之計，只要咱們能擒住她，予以剪除，誰敢譏笑師哥？」

尙大農一想有理，點頭道：「也罷，就依你之言行事。」

他站立起來，轉向衆門徒說道：「你們趕快爲小蠻牛辦理後事，但不許把小蠻牛被人殺害的眞相洩漏出去，只僞說他練功不愼，被石担打破頭就是了。」

於是，衆門徒開始着手辦喪事，因小蠻牛年紀尙輕，故未請法師做道場，只抬來一口棺材予以盛殮，再由尙大農親自去衙門向驗屍的團頭打過關節，當日下午就抬出郊外掩埋了事。

然後，尙大農開始遣散衆門徒，並悄悄把妻兒接去城中一個門徒的家裏暫住，只留幾個人看守金陵武館，便於次日淸晨，與楚雲彪各乘一騎，離開了金陵城，取道向西前進。

楚雲彪道：「此去酆都，大約有三千多里路程吧？」

尙大農道：「正是。」

楚雲彪道：「不知能否在一個月之內抵達？」

尙大農道：「如無意外事故發生，大概可以趕到。」

楚雲彪問道：「師哥以前去過酆都沒有？」

尙大農道：「十多年前去過一次。」

楚雲彪道：「所謂森羅殿，是怎麼個情形？」

尙大農道：「它在平都山中，原名酆都觀，建於唐時，宋改爲景德，又名白鶴觀，相傳是漢王方平陰長生得道之處，那裏有座麻姑洞，號『紫府眞仙之居』，不知何時創森羅殿，因誤會爲閻君洞，以爲是地獄之酆都，幽冥之地界。」

楚雲彪又問道：「森羅殿情形是甚麼樣子？」

尙大農道：「看上去像道觀的三淸大殿，也有一點閻王殿的樣子，但久已斷絕香火，罕見人跡，成了一處死氣沉沉的地方。」

楚雲彪道：「到了地頭，咱們可得小心一些，莫中了她的陷阱才好。」

尙大農點點頭道：「當然，她一定在森羅殿中佈下擒殺咱們的詭計……」

楚雲彪道：「擄去一龍的老婆子和引誘小弟去馬鞍山的那人，不知是不是她的部下？」

尙大農沉吟道：「目前還很難斷定，但不管他們有多少人，咱們兄弟總得領敎領敎！」

楚雲彪微微一笑道：「聽師傅說，師哥的『斬魂十八式』已練到出神入化之境，火候之深，已不在他老人家之下了？」

尙大農笑道：「絕無此事，金盾幫人的刀法，愚兄沒見過，不去說他，當今天下，若論刀法，有兩位在愚兄之上。」

楚雲彪問道：「誰？」

尙大農含笑緩緩道：「一位是師傅他老人家，另一位便是你！」

楚雲彪啞笑一下道：「師哥莫說笑，小弟開始練『斬魂十八式』時，師哥已在武林中博得『無敵神刀』的美譽，小弟無論如何是比不上師哥的。」

尙大農道：「不，愚兄相信你的火候必已超過了我，當初師傅收愚兄爲徒時，曾一再表示他要一脈單傳，絕不再收二徒，但後來他老人家却又收了你，你知道這是甚麼原因麼？」

楚雲彪發怔道：「甚麼原因？」

尙大農道：「因爲他老人家發現你的根骨奇佳，資質聰慧遠在愚兄之上，因此破例又收了你，故愚兄相信你在『斬魂十八式』上的造詣，必然已超過了愚兄！」

楚雲彪搖頭笑道：「師哥太高估小弟了。」

尙大農笑道：「愚兄也希望你的造詣超過我，在武林中爭得一席崇高地位，這樣才不辜負師傅他老人家對你的栽培。」

楚雲彪點點頭道：「小弟也希望能不辜負他老人家的厚望，只是江湖上險惡重重，小弟閱歷尙淺，今後還望師哥多多賜敎。」

尙大農道：「說到江湖閱歷，愚兄也是淺得很，因爲愚兄不常外出行走……」

楚雲彪見他面有「感慨」之色，便乘機問道：「師哥爲甚麼要開館授徒？師傅他老人家對師哥的開館授徒，好像不大愉快呢？」

尙大農輕嘆一聲道：「愚兄開館授徒實非得已，因爲……咳！一言以蔽之，卽是兒女情長，英雄氣短！」

楚雲彪笑問道：「此言何解？」

尙大農道：「那年愚兄離開師傅不久，就邂逅了你嫂子夏美鳳，我們一見鍾情，情投意合，便禀明師傅結爲夫婦，不久她便有了身孕，但因有一次與人動手，在劇烈搏鬥中動了胎氣，竟告流產，愚兄覺得不該帶着她行走江湖，便決定在金陵定居下來，而爲了要生活，只得開館授徒，賺些束脩過日子，就這樣一耽十多年，成了一個凡夫俗子……」

楚雲彪道：「這也沒有甚麼不對啊。」

尙大農苦笑道：「但是年輕時候的一番抱負，却因此拋到腦後了！」

語聲微頓，續道：「所以愚兄現在要提醒你注意一下，如果你有着崇尙的抱負，想做些除暴安良的義舉，以後見到美麗的姑娘時，可千萬不要動心，因爲女人是水做的，她會把你的一切溶化掉！」

楚雲彪哈哈大笑起來。

尙大農忽然擧臂一指前方道：「過去不遠，便是墳場，那夜你就是在那片墳場上發現『甄賈谷蘭』死而復活的吧？」

（未完待續）

中原第一劍故事之二

大公神劍

宇文瑤璣・文
董培新・配圖

枯樹囚徒

「中原第一劍」高天弘，突然失踪了。

但「極樂仙童」方元忠和「崑崙神姥」凌五姑兩人前往「芸香宮」的一塲糾紛，尙沒有完。

「崑崙神姥」凌五姑，雖然匆匆交代了「五陰仙后」柳迎春幾句話，方始動身，但因所行乃是那條秘道捷徑，故而仍較「極樂仙童」方元忠先行到達。

「崑崙神姥」現身石林，立卽飛身撲奔「浴香樓」。

可是，當她毫無阻攔的走遍這座三層石樓以後，不禁大失所望。這棟石樓，業已闃無一人。

「崑崙神姥」神目泛射怒光，恨不得一杖將那座石樓搗毀。

龍頭枴杖如同風掃落葉一般，將這座「痴情香妃」婁芸芸用來尋歡作樂，召開無遮大會的石樓內裏陳設，搗毀得乾乾淨淨！

「崑崙神姥」餘怒未息，自那「浴香樓」的第三層樓口，斜斜飛身，矯若飛鳶般掉頭撲向「沉香閣」。

「沉香閣」香霧已沉，好不冷清。

「崑崙神姥」怔得一怔，怒叫一聲，橫杖連斷閣內六根石柱。

一陣「嘩！嘩！」轟响，這座雕刻精美，軒朗雅逸的「沉香閣」，頓時變成了一堆殘瓦廢石。

搗毀「浴香樓」，砸爛「沉香閣」，仍然未能稍減「崑崙神姥」的怒意，白髮豎立，健步如飛的轉向「聚香殿」。

「崑崙神姥」一步踏入「聚香殿」，不禁失聲驚呼……

只見那石殿內的中央，已橫七豎八的躺了七名男女。

在這五男二女之中，崑崙神姥只認得一位。

這一位就是在自己等人第一次來此之時，跟同那位死在「橋陵」之前的紅珠，同時出殿相迎的青衫少女。「崑崙神姥」緊皺雙眉，頓杖訝道：「這丫頭不是婁家妖女的侍婢嗎？怎會也死在此處？」

原來這躺在地上的五男二女，全已氣絕身死。

「崑崙神姥」轉念之間，心中一動。

她迅快的仔細的翻轉那些死去男人，結果，此老發現這些男士，全都是年紀未過五十的武林人物時，不禁搖頭自語道：「沒有這鬼叫化……」

不過；她業已發現，這五名死去的男士，彷彿

都是各大門派的門下弟子。

「崑崙神姥」心中暗自長嘆道：「看來各大門派果眞式微了……」

突然；一條人影，電疾而來——

同時；一聲長笑先自傳到五姑耳中。

「五姑，妳在自說自話什麼呀？不料妳倒比我先到此地呢……」

「極樂仙童」方元忠的話音，在他奔到「崑崙神姥」凌五姑的身前，看清了「崑崙神姥」臉上惋惜的神色時，倏地一頓，詑聲問道：「五姑，妳怎麼了？」

凌五姑搖頭一嘆道：「方大哥，你看這些死去之人，不都是武林各大門派的弟子嗎？」

方元忠小眼一轉哈哈大笑道：「正是，正是！那位身着僧衣的中年和尙，大概就是少林門下！」

「崑崙神姥」點頭低聲道：「武林各大門派眞是越來越沒有出息了……」

「極樂仙童」一怔道：「五姑，妳想這些幹嗎？婁芸芸那小妖女呢？見到沒有？」

「崑崙神姥」突然面現怒容道：「跑了！這妖女精靈得很……」

「跑了？」「極樂仙童」忽地一跳丈許，大叫道：「那怎麼行？……」

「崑崙神姥」目睹此狀，反而失笑道：「方大哥，眞是跑啦……」話音一頓，憤憤的又道：「老身已把妖女的藏污納垢之處，全部搗毀啦！」

「極樂仙童」急得雙手抓頭道：「五姑，咱們一步之差，弄得滿盤皆輸了！」

「崑崙神姥」笑道：「不見得！方大哥，這妖女跑得了今天，總跑不了百歲吧……」

方元忠搖頭道：「五姑，咱們那能等呢……」

「崑崙神姥」點頭道：「老身何嘗不知事在燃眉，不能久等！可是，方大哥，這妖女旣已連巢穴都捨得丟掉，一時之間，她怎會再讓我們尋到……」

方元忠恨恨的跺脚，無奈的問道：「那叫化子呢？」

崑崙神姥搖頭道：「大概跟着這丫頭跑了……」

「極樂仙童」方元忠此時可眞沒了主意。

婁芸芸這一棄墓而逃，可眞把這位武林怪傑給難住了。

「崑崙神姥」眼見方元忠憤急怨恨之色，心中也是大大的不安，只得半勸半開導的笑道：「方大哥，急也沒用啊！我們先去查查各處可好……」

「極樂仙童」聽得陡地雙目一瞪，叫道：「五姑，我們眞糊塗……」

「崑崙神姥」被他說得一怔道：「方大哥，你想起什麼事了……」

「極樂仙童」急急說道：「五姑，孫木公的話妳還記得嗎？」

「崑崙神姥」笑道：「言猶在耳……」

「極樂仙童」冷笑道：「公子的生父，不是囚在此宮嗎？我們怎麼忘記去找一找呢？」

崑崙神姥一聽，原來這麼回事，不禁失笑道：「方大哥，你認爲婁芸芸還把高寒留在此處嗎？」

「這……」「極樂仙童」呆了一呆道：「怎麼？孫木公說謊了嗎？」

「崑崙神姥」笑道：「那倒不一定！但如孫木公並未說謊，只怕婁芸芸這妖女在臨走之時，已將高寒綁架而去了……」

「嗯！」方元忠恍然點頭道：「甚有可能。」話音一頓，突又滿懷希望的笑道：「五姑，說不定這妖女走得太急，來不及帶走高公子生父呢？」

「崑崙神姥」笑道：「方大哥，所依你之見，我們到處查查吧！」

方元忠笑道：「就算聊勝於無，也算心安理得……」說着，當先向左側月門行去。

崑崙神姥枴杖一頓，大步相隨，口中却道：「方大哥，我們先去查查那『浴香樓』的地室吧！」

「極樂仙童」點頭道：「正是要去那兒……」

兩人步履如飛，眨眼之間，已來到「浴香樓」下。

「極樂仙童」老馬識途，依照高天弘開啓那第二間石室之內的石床門戶的手法，啓開秘道，立卽相偕「崑崙神姥」飛身而下。

他在下到三十級之時，停住了那石門自閉的樞紐。他對於機關消息之學，涉獵不廣，因此甚怕石門一閉，無路再出。

兩老進入那婁芸芸專供武林人物尋樂的地下石室之後，毫不考慮的將那二十多間木門逐間震開。

結果跟「崑崙神姥」在樓上所見相同，一個人影都沒有。

「極樂仙童」只氣得哇哇怪叫。

「崑崙神姥」此刻反而沉得住氣了！微微一笑道：「方大哥，這乃是意料中之事啊！我們再去那地窨之中查看一下吧！」

「極樂仙童」冷笑道：「這妖女若被老夫抓到，老夫非把她剝皮不可……」

「崑崙神姥」凌五姑淡淡一笑道：「這妖女果是可惡……」

說話之間，二老已然行至那地窨之前。

「極樂仙童」方元忠仿照高天弘開啓翻板手法，啓動了翻板，這才向「崑崙神姥」招手道：「五姑，妳來踏住此石，待我下去查看……」

「崑崙神姥」道：「方大哥，你就踏住它吧！老身下去豈不一樣……」說罷，不容「極樂仙童」回答，飛身投入翻板之下。

約莫盞茶之久，「崑崙神姥」帶着滿臉失望之色，回到大廳之內。

「極樂仙童」急急道：「五姑，沒有人嗎？」

「崑崙神姥」點頭道：「全都走了……」

「極樂仙童」氣得一掌將身邊的石壁擊成個三尺見方的大洞，口中却恨恨的大罵道：「這個小害人精，老夫不信妳鑽了洞……」

「崑崙神姥」忽然被方元忠這句話說得心中靈光一現，大笑一聲道：「方大哥，老身想起一個地方來了……」

「那兒？」方元忠大喜道：「妳爲什麼早不說呀？」

「崑崙神姥」笑道：「我也才想起來哩！」話音略頓，反問方元忠道：「方大哥，還記得孃孃被我擒來的那檔子事嗎？……」

崑崙神姥話音未落，方元忠已然大叫道：「想起來啦！準是那棵大樹裏的樹洞吧……走啊！」

小腦袋一搖，便已失去了身影。

崑崙神姥看得微微一笑，也自展開身形追去。口中却笑着叫道：「方大哥，你認得路嗎？」

「極樂仙童」疾如箭矢的身形，被凌五姑這句話給拉了回來。「對，五姑，還得由妳引路！」

「崑崙神姥」笑道：「其實要找，方大哥也會找得到的啊！」

她不願傷害這位返老還童的老情人自尊心，所以才會這等回答。

極樂仙童却哈哈一笑道：「得啦！五姑，我可不是年青的我啦……」說笑之間，二老已經出了墓穴。

「崑崙神姥」用手向右側一指道：「那棵大樹，大約離此五里……」頓枴有聲，拔步如飛趕去。

方元忠似是在想着什麼心事，一語不發的緊緊相隨。

以二老脚程，自是轉眼卽已到達。

「崑崙神姥」學着凌孃孃的手法，在樹幹之上輕輕敲了三下。

同時，她那左手也劈空向樹根部位按了兩按——這一按，她才解開了心中的謎團。

敢情這樹根之下，還暗藏着一塊薄薄的與樹幹色調相同的木板；這木板似是按裝在一個極有彈性的機紐之上，掌力下壓，立卽一上一下的彈動……

這時，那離地一丈二三左右處所的樹身之處，已露出一個圓洞。

「崑崙神姥」心中大喜，暗道：「這老兒正在此處啊……」

那株古柏巨幹之上的圓洞一露，立卽探出了那個「崑崙神姥」凌五姑曾經見過的蓬頭老人。

「極樂仙童」方元忠看得大爲奇怪的長笑道：「妙！妙！樹洞爲家，堪稱奇事……」

那探首而出的蓬髮老人，一眼瞥見站在樹下的乃是一位髫齡幼童，和一位白髮皤皤的老嫗，神情不禁一怔。

再聽得方元忠這種話聲，更是心中狐疑不已。

不過，這位蓬髮老人却是極爲高傲，向來目無餘子！武林之中，他一向唯我獨尊，此番只因鬥智不敵，才會被人强迫作嫁，在這樹幹之中，枯守三年。眼看約定期間，只剩十天左右，心情自是顯得有些激動……

「極樂仙童」方元忠長笑之聲甫落，這位蓬髮老人，頓時雙目之內，寒光乍現，沉聲喝道：「小娃兒，妳這等大聲叫鬧，可知老夫不耐嗎？莫惹怒老夫，丟了小命，不大合算……」語音微頓，倏地向「崑崙神姥」笑道：「老婆子，妳是『痴情香妃』的什麼人？老夫株守此洞三年，就從來沒有見過香妃差妳來過哩……」

方元忠被這蓬髮老人喝得忍不住再度拍手發笑。「崑崙神姥」却在對方說完之後，冷冷一笑道：「左榮作，是你出來說話，還是讓老身入內？」

「崑崙神姥」因爲記得凌孃孃曾說這位蓬髮老人乃是「蓬萊刀客」左榮作，所以才有以先聲奪人，指名訕笑。

果然；這位蓬髮老人聞言，大出意料的混身一震。

那烱烱有神的小眼，頓告瞇在一起，怒道：「老婆子，連婁芸芸對老夫都不敢指名道姓，妳是什麼東西？竟敢如此放肆，直呼老夫姓氏？」

「崑崙神姥」又是冷冷一笑。

不過，「極樂仙童」方元忠却搶先叫道：「喂，小子，你出不出來？成天累月的躲在樹窟洞裏過日子，三年下來，『蓬萊刀客』豈不變成縮頭烏龜了嗎？」

方元忠這一罵，可把這位目空一世的「化外八奇」之一，「蓬萊刀客」左榮作只氣得蓬髮蝟立，雙目電睜。

「極樂仙童」話音甫歇，「蓬萊刀客」已冷笑一聲道：「小娃兒，你是自尋死路……」

探出半個身軀，揚手一掌，向方元忠拍來。

「極樂仙童」方元忠怎會把「化外八奇」看在眼中？

「蓬萊刀客」一掌擊來，勁力有如山湧而至，

但他却依然拍手怪笑，對這足可裂石開山的掌力，視如無睹。

「蓬萊刀客」掌力一發，眼見「極樂仙童」方元忠依然糊裏糊塗，拍手大笑，心中大大高興，脫口叫道：「小娃兒，你這一輩子只能笑這一次啦：……」突然，一股絕大的潛力，從旁襲來，「蓬萊刀客」左榮作，那等强勁的掌力，竟被擊得歪出八尺以外。

「砰！」地面之上，立即被左榮作的掌力，擊成丈許深坑。

「崑崙神姥」適時冷笑道：「不見得！左榮作，當心風大，閃了你的舌頭……」

原來「崑崙神姥」不顧「極樂仙童」露出眞像，說不定就會把這個什麼「化外八奇」之一的「蓬萊刀客」眞的嚇成縮頭烏龜，那就反而僨事。

因此，凌五姑枴杖一揮，發出「太乙神罡」將左榮作掌力撞開。

「蓬萊刀客」左榮作，可已驚得雙目大睜。

暗自忖思，以自己的掌力而言，「痴情香妃」婁芸芸尙不敢稍攖其鋭，這老婆子是誰？枴杖一揮，就將自己掌力撞開八尺？

經此一來，左榮作不禁心中暗自發毛，但是，自己乃名列「化外八奇」的武林一流奇人，這口惡氣，又怎能强忍得下？

「崑崙神姥」語音甫停，「蓬萊刀客」立即冷喝道：「老婆子，看妳出手，好像不是無名之輩，婁芸芸有妳這等帮手，倒眞令老夫大出意外！」

「崑崙神姥」聞言冷笑道：「左榮作，你出來不出？倘若……」

「極樂仙童」方元忠忽然揷口叫道：「小子，再不出來，老夫可要放火燒你這縮頭龜啦……」

「蓬萊刀客」聞言心中一驚。

同時，却又令他幾乎失聲大笑。

「極樂仙童」方元忠的口氣，和他那神態，簡直不相稱得很。

左榮作心想：你自己這點年紀，正是被人稱作小子之時，却又反過來稱呼別人小子，并還自稱老夫，眞是天下少有……

不過，他却眞怕這位髫齡童子所說的放火……

因爲一旦這巨柏起火，對方再守住樹下，不許自己退出，自己只有退入地下的墓穴之中，而這座墓穴，據自己所知，乃是一座極小的墓穴，而且僅只一條進出之路，設在巨柏之上，這一來，自己豈不要困死墓內了嗎？

轉念至此，「蓬萊刀客」嘿嘿一笑道：「小娃兒，老夫出來會會你們有何不可……」話音未已，人已騰身而出！

「極樂仙童」方元忠看着「蓬萊刀客」左榮作，那比自己此時還要矮上五六寸的身軀，不禁失笑道：「矮小子，你怎麼越來越矮了？比——」

「崑崙神姥」忽然怒喝一聲，打斷了方元忠要說之話，向左榮作冷笑道：「左榮作，你爲何存身這座巨柏樹洞之內？快說！」

「崑崙神姥」看見「蓬萊刀客」業已自樹中躍出，但她仍怕方大哥一會漏口，嚇得他拚死不肯說出實話，而致誤事，這才脫口喝問。

實則，她這一問，倒問出了極大的破綻！

「蓬萊刀客」在「崑崙神姥」話落之後，不禁呆了一呆！心想：怎麼，她們不是婁芸芸手下？那……「蓬萊刀客」左榮作，心念一轉，冷冷笑道：「老婆子，妳原來不是『芸香宮』之人呀，老夫險些上了妳們大當！」

「崑崙神姥」聞言微微一呆，暗暗自罵糊塗。

但此刻如再辯解，也就不可能再騙出「蓬萊刀客」任何口風了！

「極樂仙童」方元忠這時朗聲一笑，罵道：「矮小子，姓婁的妖女能請得動『崑崙神姥』凌五姑嗎？你小子也不睜開狗眼看看，還虧得你是什麼『化外八奇』中的人物呢！」

「蓬萊刀客」左榮作，被「極樂仙童」罵得不但是直發楞，而且還驚得狂睜兩眼，打量着「崑崙神姥」駭然道：「妳……妳……老是……凌……五姑？」

「崑崙神姥」冷笑道：「不像嗎？」

「蓬萊刀客」左榮作，傲氣大斂的搖頭道：「老夫！」他似是發覺這「老夫」兩字，在這位遠在六十年前即已名揚武林的怪傑面前，大是不妥，話音甫出，立即又改口道：「你老若果眞是凌老前輩，左榮作委實自覺有眼無珠得很……」

「崑崙神姥」又是冷冷一笑道：「左榮作，你以爲老身是冒充別人字號嗎？」

「蓬萊刀客」突然發笑道：「左榮作未作此想；但也不會僅聽一面之辭……」

「崑崙神姥」白眉閃動，微泛怒意道：「老身還要給你提出什麼證明嗎？……」

左榮作接口笑道：「不敢……」

「崑崙神姥」冷哼一聲，龍頭拐杖倏地一頓，大笑道：「左榮作，聽說你等自稱『化外八奇』之人，每人都有一手過人的絕學，你這一身所長，是什麼功力？」

「蓬萊刀客」聞言，先是一怔，繼而恍然一笑道：「左榮作是以一身『太陰空罡』和『太陰寒抓』在『化外八奇』之中，博得些許微名……」

「崑崙神姥」冷笑道：「左榮作，你且運足十二成『太陰寒抓』向老身一擊如何？」

「蓬萊刀客」左榮作聞言，蓬髮之下的面色，變了幾變！

他深知自己這「太陰寒抓」的威力，一擊之下，沸水立可成冰，震力之强，足能使百煉精鋼，變成韲粉！

「崑崙神姥」竟想以血肉之軀，獨受自己一掌，這老婆兒若非太過狂妄，就是已然發瘋！

不過；左榮作心中却是暗喜！

他已蘊藏殺機，滿想一掌擊斃「崑崙神姥」！

但左榮作甚爲精靈，沉思之餘，故意搖頭道：「凌前輩不知左榮作『太陰寒抓』威力，出此豪語，使人欽佩，不過左榮作却不願傷害不肯還手之人的譏誚……」

「崑崙神姥」怪笑一聲，截斷「蓬萊刀客」話音道：「左榮作，你少在老身面前弄什麼詭計！諒你這幾手『太陰』功力，只怕還動不了老身一根白髮！」

「蓬萊刀客」聞言，心中大喜，表面却故作大怒之色，冷笑道：「凌前輩這般藐視左榮作，左榮作只好勉力一試……」

話音一落，立即暗聚十二成「太陰」功力，高舉雙手，緩緩走到「崑崙神姥」身前三尺之處！

「崑崙神姥」神態從容的笑道：「左榮作，你如不出全力，老身可就要叫你嚐嚐拐杖滋味了！」

「蓬萊刀客」左榮作冷冷一笑道：「左榮作遵命……」

倏見他雙手屈指如鉤，逕向「崑崙神姥」一拍一抓！

十縷形如實質的白氣，電疾般射向「崑崙神姥」凌五姑！

「極樂仙童」方元忠想不到「蓬萊刀客」左榮作的「太陰寒抓」果已練至化境，寒煞之炁，已能凝如實質，不禁心中暗暗一驚！

「崑崙神姥」也似微感一怔，失聲道：「左榮作，你果然有點邪門……」

說話同時，「崑崙神姥」玄門絕學「太乙神罡」驀然運起！

「蓬萊刀客」左榮作十二成眞力所聚的「太陰寒抓」，已使十丈之內，變成一座冰窖，寒毒之炁，幾使天地變色！

然而；左榮作的臉上，却也如同寒冰一般，僵得木無表情！

往日「太陰寒抓」一出，無物不摧無人不傷！

今天却不然！

那罩在自己「太陰寒抓」之下的「崑崙神姥」凌五姑，竟然神色自若的望着自己冷笑，自己那麼兇毒的「寒煞」，果眞未動此老一根白髮！

「蓬萊刀客」驚得幾乎拔足欲遁……

這時；「崑崙神姥」淡淡一笑道：「左榮作，你信得過老身是誰了嗎？」

「蓬萊刀客」左榮作神情慘淡的雙手連揮，散去「太陰寒抓」功力，搖頭長長一嘆道：「凌前輩功力之高，委實是左榮作生平僅見……」

驀地，左榮作目光一轉，話音一頓，駭然叫道：「小娃兒，你沒有退開嗎？」

「極樂仙童」立身之處，也在「蓬萊刀客」左榮作「太陰寒抓」的威力籠罩之中，左榮作以爲這位小小幼童，如不退去，必得先行傷在自己「太陰寒抓」的威力之下！

不料他目光微轉之際，發現這髫齡童子依然含笑靜立，這一驚比他未會傷及「崑崙神姥」之事，何止超過千百倍呢？

「極樂仙童」方元忠應聲大笑道：「矮小子，老夫爲什麼要退？你這點功力，算起來只能勉强算是老夫的徒孫輩的玩藝，老夫豈會害怕？」

「蓬萊刀客」被方元忠笑罵得凜駭至極，他做夢也想不到，連這位小小的童子，居然也不怕自己獨步武林的「太陰寒抓」！

他懷疑自己是不是武功大退？

否則；就是自己時運不佳，才會……他忍不住心中暗自嘆道：「人倒了霉，難道連武功也變成假的了！……」

「極樂仙童」方元忠目睹「蓬萊刀客」沉吟不語，不禁又是哈哈大笑道：「矮小子，你們那什麼『化外八奇』四字，委實太以自吹自擂過甚！就冲着這手把式，那裏當得上什麼絕學？只不過是一個『吹』字而已！」

「蓬萊刀客」左榮作沉吟良久，雖然對這位童子來歷，大感震駭，但被方元忠兩番奚落，也不禁心中有氣；但他懍於「崑崙神姥」的武功，又不敢發作，只好狠狠的瞪向方元忠道：「小娃兒，你好狂的口氣，不怕被『化外八奇』之中的朋友們聽到之後，要了你的小命嗎？」

「極樂仙童」聽得怪笑道：「矮小子，你不就是『化外八奇』之一嗎？你此刻早已就聽到了啊！可惜……」他突然畧帶幾分稚氣的搖頭道：「矮小子，你只怕不敢要老夫的小命呢！」

「蓬萊刀客」左榮作老臉之上忽地現出愧色！

他被「極樂仙童」問得無言以對……

幸而「崑崙神姥」冷冷一笑道：「左榮作，老身有幾句話要向你請敎！」

「崑崙神姥」這一問正是有心替左榮作解圍！

她此刻仍然不想暴露方大哥身份而多費唇舌！因爲方元忠這等神奇的返老還童之事，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說完！

「蓬萊刀客」左榮作對「崑崙神姥」的這時出聲發問，心中大大感謝！不然他眞不知道應該如何來向方元忠解釋了！因之，在「崑崙神姥」話音甫落之際，立卽應道：「凌前輩請說……」

「崑崙神姥」目光一寒，喝道：「左榮作，你爲何隱身這株巨柏之內？」

「蓬萊刀客」搖頭一嘆道：「榮作雖然找不到靈山勝境，參修上乘武學，但也不會窮極無聊得將自己隱在這非人所居的巨柏之內！」

「崑崙神姥」冷笑道：「既是不願隱居巨柏之內，爲何又在其中住了三年？」

「蓬萊刀客」恨聲道：「左榮作乃是被人暗中算計，迫得在此三年！」

「極樂仙童」聽得拍手笑道：「妙！妙！『化外八奇』居然也有被人算計之日呀……」

「蓬萊刀客」瞪了方元忠一眼道：「老夫爲人尙屬光明磊落，怎會像這些自命爲泱泱上國衣冠的中原人物，動不動就以詭計算人！」

「崑崙神姥」接口道：「左榮作，你被何人暗算了？」

「蓬萊刀客」恨道：「婁芸芸！」

「極樂仙童」方元忠應聲大笑道：「果然是這個妖女……」

「崑崙神姥」也自一笑道：「左榮作，那妖女逼你在此三年，爲了何故？」

「蓬萊刀客」怒道：「這丫頭叫左榮作替他當了三年看守人犯的家丁！」

「哦？」方元忠大叫一聲道：「那人犯是誰？在那裏？是藏在這樹幹之中嗎……」

他這一連串的問題，問得左榮作微微一怔！

「崑崙神姥」也連聲笑道：「左榮作，你可知道那妖女爲何要你替他看守人犯？」

「蓬萊刀客」搖頭道：「大概是因爲左榮作足以力拒强敵吧！」

「崑崙神姥」接口問道：「那人犯是誰？是否就在此樹之中？」

她知道方大哥一迭連聲的詢問左榮作之語，左榮作未曾作答，說不定就會引起這位老情人的怒火，因此立卽接口相詢！

「蓬萊刀客」又是搖頭道：「人犯是誰？恕左榮作無法作答……」

「爲什麼？」方元忠小眼一翻，顯然對左榮作此語大大不滿，「你這小子是不是想耍賴？」

「蓬萊刀客」面色一沉道：「小娃兒，你說話可得客氣些……」

「崑崙神姥」連忙一笑道：「左榮作，你是認不得這位妖女所囚的人是誰？」

「蓬萊刀客」點頭道：「正是如此！而且，左榮作也懶得詢問！」

「崑崙神姥」笑道：「你們三年共處一樹之內，你就從來不曾問過此人嗎？」

「沒有！」左榮作搖頭道：「這丫頭太以可惡，因此左榮作足足生了三年悶氣！」

方元忠張口大笑道：「活該！」

「崑崙神姥」微一皺眉喝道：「左榮作，你們這三年之中，誰來照應你等飲食？」

「蓬萊刀客」道：「婁芸芸！」

「是那妖女手下之人按日送來嗎？」「崑崙神姥」問。

「不……」「蓬萊刀客」忽然長嘆一聲道：「這丫頭每隔五天，才差人送來一些乾脯和饅頭，這等食物，當日吃來倒還不錯，但到第四五天，委實難以下嚥……想來令人恨恨不已！」

「崑崙神姥」笑道：「這位人犯尙在樹幹之中麼？」

「蓬萊刀客」聞言點頭道：「在……」

「極樂仙童」忽地大喝一聲道：「矮小子，快把這人給叫出來！」

「蓬萊刀客」聽得心神大震，暗忖：「他們是衝着這人犯來的嗎？這事情要糟……」

「蓬萊刀客」一直認爲以自己的武功，替婁芸芸看管三年犯人，定然不會有錯，他想起了三年之前，自己爲了要向「痴情香妃」婁芸芸借用一顆具有奇毒的「毒珠」，去至北海冰原，誘殺一條奇寒絕毒的「冰蛟」，婁芸芸提出了一個條件，要自己與她在「芸香宮」互以「寒陰」一派的武學，在「沉香閣」畔，較量一場「池水凝冰」的玄功，自己若能獲勝，則「毒珠」照借，自己如果失敗，則要替她當上三年看守人犯的家丁，除非被人刦走，否則，「毒珠」照借，自己覺得此舉委實佔了極大便宜，故而一口答應！怎知婁芸芸暗中弄鬼，使自己「池水凝冰」玄功差了她足足一籌，迫得只好替婁芸芸看守三年人犯；且等三年期滿，借到「毒珠」之後，再與婁芸芸算帳！怎料在這期限只剩十日之時，會來了「崑崙神姥」這等高手，打起人犯的主意來呢？

刹那之間，「蓬萊刀客」獲取「毒珠」之心，已經涼了半截……

「極樂仙童」眼見左榮作被自己喝得皺眉沉吟

，半晌不語，不禁怒道：「矮小子，你聽到老夫的話了嗎？」

「蓬萊刀客」左榮作驀地一驚，雙目寒光一現，冷冷應道：「老夫聽到了！」

「極樂仙童」方元忠怒喝道：「既是聽到，爲何不去？」

「蓬萊刀客」冷笑道：「小娃兒，你無權命令老夫……」

方元忠雙目一瞪，氣得正要破口大罵，忽見「崑崙神姥」凌五姑連連以目示意，阻止自己發言，只得强忍怒意，冷哼一聲！

「崑崙神姥」這時笑道：「左榮作，你是否不敢叫出那名人犯？」

左榮作支吾道：「這……」

「崑崙神姥」緊緊逼問道：「左榮作，你是否武功不如那名人犯？」

「蓬萊刀客」雙目一睜，搖頭道：「此人一身武功已失……」

「崑崙神姥」聞言一驚，但却長聲大笑道：「左榮作，你定是極爲怕那妖女了……」

「蓬萊刀客」陡地冷笑道：「左榮作豈會怕這等後生晚輩呢？只是不屑與她計較而已！」

「崑崙神姥」搖頭道：「左榮作，你這回可說錯了！」

「蓬萊刀客」一怔道：「凌前輩此言何指？」

「崑崙神姥」笑道：「婁子濤的女兒，算不得你左榮作的後生晚輩！」

「蓬萊刀客」聽得蓬首連搖道：「婁子濤在武林之中班輩固高，但左榮作比他那女兒却大了幾十歲呢！」

「崑崙神姥」笑道：「武林班輩豈可以年齡而論？左榮作，你這等忠心爲婁家妖女看守人犯，必然有了什麼把柄揑在對方手中了吧？」

左榮作怪笑一聲道：「左榮作未做傷天害理之事，婁芸芸何能挾制於我？」

「那你……」「崑崙神姥」故作沉吟道：「左榮作，你到算得上言行如一之人了！」

「蓬萊刀客」似是被「崑崙神姥」稱讚得大爲高興的笑道：「多謝前輩誇獎，左榮作一生之中，就是講究的不肯失信於人……」

「崑崙神姥」揚眉一笑道：「左榮作，老身今天要把那人犯喚出，你可願意？」

「蓬萊刀客」一怔道：「這個……」

「崑崙神姥」緊緊逼問道：「不願嗎？」

「蓬萊刀客」搖頭道：「左榮作不願作食言背信之人，凌前輩定可見諒吧！」

他對於凌五姑倒眞是不敢硬言相拒，只好以不肯失信於人來難倒對方！

「崑崙神姥」豈會被他那話堵住？淡淡一笑道：「左榮作，老身只是叫你將人犯喚出，如果人犯在你手下均無法走脫，諒他也不會在老身眼下溜走吧！」

「蓬萊刀客」聞言，不禁心中尋思着道：「這老婆子打的什麼主意呢？難道她不是想刦走這個人犯麼？……」突然地蓬頭一揚，笑問道：「凌前輩是只想見見這名人犯而已？」

「崑崙神姥」心中暗笑，「爲了公子，老身只好騙他一次了！」神目一亮，點頭道：「正是！老身想見見這個被囚之人是誰？竟會令這個丫頭費了如許心機，逼得『化外八奇』之中的人物，來替她看守！」

「蓬萊刀客」聽得老臉發燒訕訕答道：「如果凌前輩只是看看此人，左榮作願意喚他出來……」

「崑崙神姥」微笑道：「老身正是只想見識見識……」

「蓬萊刀客」心中明白，以「崑崙神姥」的武功，要奪走這名人犯，委實易如反掌，不如索性放得漂亮一點，將這人犯喚出，或許這老婆婆礙於武林名望，不會太過於令自己難堪哩！

「蓬萊刀客」轉念至此，立卽聳肩一笑，大步向那巨柏走去！

「極樂仙童」方元忠此時早已暗聚「元乾眞炁」，雙目烱烱地逼視着「蓬萊刀客」左榮作背影，只要左榮作稍存妄動之念，六丈之內，必得慘被「乾元眞炁」所聚的「元陽指力」洞胸而過！

此時，「蓬萊刀客」左榮作已停身巨柏之前！

「崑崙神姥」雙眉帶煞，嘴噙冷笑……她跟「極樂仙童」方元忠有着同樣的心意，左榮作如敢弄鬼，龍頭拐杖一舉，左榮作卽無倖理！

不過；左榮作並未弄鬼！

他停身巨柏之前，重重的連扣樹幹，逼氣成音，向高高的樹幹小洞之內，朗聲大叫說道：「樹裏的老朋友，快快出來透口涼氣……」

「極樂仙童」與「崑崙神姥」此刻已目光同時移向那樹幹之上的小洞，一瞬不瞬的靜待那位人犯出現！

隔了半晌，方始聽得樹幹之內傳來一陣嗦嗦聲響……

接着，現出了一張鬚髮糾結，臉色蒼白的五十多歲的老人面孔！

這老人看上去憔悴已極！

他那一雙枯瘦的手指，吃力的抓在洞口樹幹之上，神態漠然，却又畧現出幾分詫異的眼光，打量

着「極樂仙童」和「崑崙神姥」！

左榮作適時大聲說道：「老朋友，你要不要出來？」

憔悴的老人，落寞的搖了搖頭，細弱的答道：「不必……」

「蓬萊刀客」左榮作笑道：「老朋友，老夫三年之期，只剩十天了，想不到在這僅十天之時，會有人找來此間，要看看你這位老朋友呢！」

憔悴的老人目光呆滯的轉動，低聲道：「老朽那裏還有朋友？老朋友是想取笑老朽嗎？」

「蓬萊刀客」哈哈一笑，指着二老道：「喏，這兩位就是要來看你的哩！」

憔悴老人再度打量二老一眼，茫然一笑道：「老朽認不得他們……」

「極樂仙童」方元忠突然高聲叫道：「矮小子，爲何不將這位朋友請出樹洞？」

「崑崙神姥」幾乎也在方元忠說話的同時，笑道：「左榮作，把這位朋友請下來吧！」

「蓬萊刀客」眉頭一皺，却又放聲笑道：「老朋友，老夫請你出洞如何？」

憔悴老人蓬頭亂搖道：「不必，不必，老朽實在無力爬出此洞……」

「蓬萊刀客」陡地飛身而起，雙手攀住樹洞笑道：「老朋友，老夫說過抱你出洞哩……」

話音一落，倏地右手一抄，硬將老人托出洞外，縱落地上！

太陰神煞

「極樂仙童」在老人落地之後，發現這位老人的面容雖是憔悴不堪，人也瘦得骨格如豺，但身材修長，氣概不凡！

想見未被婁芸芸囚禁之前，必是修偉頎碩，儀表清逸的武林健者！

這憔悴老人落地之後，身軀幌了兩幌，有氣無力的說道：「老朋友，你這是何苦呢……」他話音無力，說了這句以後，頓了一頓方始又道：「老朽跟這兩位並不相識啊……」

「蓬萊刀客」哈哈一笑道：「老朋友，這位老婆婆在武林之中，班輩名望甚高，她老人家既要見你，老夫怎敢不遵？」

「崑崙神姥」此時軒眉一笑道：「左榮作，老身要問問這位朋友幾句……」

「蓬萊刀客」聞言怔了一怔，「崑崙神姥」已緩步走到這位身軀頎長的憔悴老人身前，低聲問道：「閣下被婁芸芸囚在此處多久了？」

憔悴老人長眉倏皺，兩眼轉了半天，搖頭道：「半生歲月，難以切記……」

「崑崙神姥」白眉畧動，笑道：「閣下與婁芸芸有何仇恨？值得這丫頭這等囚禁於你？」

憔悴的老人忽地目光一亮，但倏又神情黯淡的搖頭一嘆道：「是恩是怨？在下更不復記憶……」

「崑崙神姥」聽得心中微動，沉聲說道：「老身是西崑崙星宿海畔凌五姑，武林人送給老身一個名號叫『崑崙神姥』，閣下曾否聽說過？」

憔悴老人聞言，那一雙神情本極木然的雙目，陡地暴睜！

他皺着眉，臉上現出一絲驚訝之色，自語般喃喃說道：「『崑崙神姥』？妳是前輩高人啊……」

「崑崙神姥」接口笑道：「閣下既知老身名號，想必也是武林道上大有名望的朋友了！」

憔悴的老人那糾結的蓬髮，倏而顫動，他似是被「崑崙神姥」凌五姑這句「武林道上的朋友」，觸發了昔日豪情！

但是，他此刻武功已失，比一個普通的人更爲脆弱，縱有昔日豪情，也不過悃恩瞶瞶，徒呼荷荷而已！

他目光閃了一閃，依然搖頭一嘆道：「敗軍之將，階下之囚，夫復有何名望可言……」

「崑崙神姥」不等憔悴老人說完，迅快的笑道：「閣下大名能否告知老身？」

憔悴的老人搖頭道：「廿年不知此身何屬？姓名早已忘懷了……」

「崑崙神姥」同情的一嘆道：「閣下被婁芸芸囚禁了廿年了麼？眞够長了……」

憔悴老人忽然一震，詫道：「神姥怎麼知道我已被囚了廿年了？」

「崑崙神姥」笑道：「閣下自己說的話，你忘了嗎？」

憔悴的老人呆了一呆，道：「不錯，婁芸芸已囚禁了我二十年，二十年來，我被隔絕在這株古柏樹幹之內的地洞之中，不知天時早晚，倒也過得無憂無慮……」

突然，這憔悴的老人仰天哈哈狂笑……

這一陣狂笑，直笑到眼淚流出，方始止住！

「崑崙神姥」微一皺眉道：「閣下好像頗能安於清苦，逆來順受……」

憔悴的老人忽地又是一陣無力的大笑，說道：「不錯，逆來順受，安於清苦……」話音忽然一頓，那一對亮亮的眼眶之內，滿含着淚水，嘆道：「人生又有多少順境可期啊……」

「崑崙神姥」等三人似是被他這幾聲痛苦的大笑，感染得有些蒼涼，一時之間竟也默然無語……

良久——

「崑崙神姥」長嘆聲道：「閣下心中想必蘊藏了極多痛苦，才會這等狂笑當哭，自甘作賤……」

「極樂仙童」方元忠陡然接口道：「朋友，你心中如有什麼痛苦，何妨盡情說出，老夫等人也許可以替你出個主意，助你脫困……」

「極樂仙童」話音一頓，「蓬萊刀客」已濃眉倏皺！

「小子存心不良……」左榮作心中暗罵不已！

那憔悴老人在二老話音一落之際，忽地長嘆搖頭，低聲說道：「遲了，遲了，那丫頭手段太狠，太……狠……」

頃刻之間，話音已變成了低泣一般不可卒聽！

「崑崙神姥」皺眉道：「婁家丫頭在你身上做了什麼手脚嗎？」

憔悴的老人乏力的點了點頭！

「蓬萊刀客」忽地大聲道：「婁芸芸以家傳手法，廢了他的武功……」

「崑崙神姥」聞言一楞！

「極樂仙童」方元忠不禁失聲大叫道：「什麼？那妖女是以婁子淸的『九陰』手法，廢去他的武功嗎？」

憔悴老人凄然一笑道：「婁芸芸正是以『九陰絕脉制穴』手法，使我受了廿年九陰穿穴之痛，武功逐漸喪失……」

「好毒的丫頭！」方元忠忽地怪喝一聲道：「朋友，你的大名，可否見告？老夫……」

方元忠話未說完，「蓬萊刀客」已冷冷喝道：「小娃兒，你少廢話可好？」

「極樂仙童」兩眼一瞪，怒道：「矮小子，你少管閑事最好！」

「蓬萊刀客」面現殺機，怒道：「小娃兒，老夫責之所在，怎會是管閑事……」

「極樂仙童」方元忠針鋒相對的喝道：「老夫受人所托，更是責無旁貸，矮小子，你如不乖乖的給老夫站在一旁，當心老夫令你哭笑不得……」

「蓬萊刀客」聽得火冒三丈，也顧不得「崑崙神姥」在側，惡念頓生，飛身而起，揚掌拍向「極樂仙童」！

「樂極仙童」見狀狂笑一聲，倏然屈指一彈，口中喝道：「矮小子，你當眞要自討苦吃，也怨不得老夫以大壓小了……」

眼看「蓬萊刀客」的掌力，已然逼近「極樂仙童」方元忠，而「極樂仙童」方元忠的「元陽指力」也破空迎來之際……

「崑崙神姥」陡然拐杖一揮，發出一陣石破天驚的勁風，盤向兩人掌力指勁！

同時，「崑崙神姥」笑喝道：「方大哥，別一時不忍，壞了大事啊……」

「極樂仙童」聞言，哈哈一笑，說道：「依妳，依妳，只是便宜了這矮小子了……」笑語之間，方元忠已將發出的指勁收了回來！

這種能將指力練到收發由心的地步，委實不是武功已臻化境之人，是絕對無法做到的！

憔悴的老人武功雖失，但仍是一位極其識貨的大行家，眼見這位小小頑童，竟具這等驚世駭俗的功力，不禁心中大爲震動！

此時，「崑崙神姥」杖上眞力，已將「蓬萊刀客」的掌力卸去，而且，餘波所至，將「蓬萊刀客」飛撲的身形，逼得斜退兩步！

「蓬萊刀客」乃是狂怒之下出手，自是未曾看出「極樂仙童」方元忠屈指一彈的強弱，眼見「崑崙神姥」挿手其間，不禁心中大爲不忿。

身形甫自站穩，立卽冷冷說道：「凌前輩恃技驕人，左榮作心中實是不服……」

「崑崙神姥」呵呵笑道：「左榮作，你要想打，且等老身與這位朋友談話之後，你們再行放手一搏，而且老身決不偏理如何？」

「蓬萊刀客」恨恨應道：「左榮作就依前輩之言，且讓小娃兒多活一刻……」

方元忠聞言拍手大笑道：「好！好！矮小子，待會兒看誰先死吧……」

「崑崙神姥」此時不顧方元忠滋事，連忙向那憔悴老人道：「閣下武功果然是『九陰絕脉制穴』手法所廢嗎？」

憔悴老人凄然一嘆道：「正是……」

「崑崙神姥」忽然正色道：「閣下這身武功既然是毀在『九陰絕脉制穴』手法之下，老身担保可以治療閣下，並還給閣下一身武功，尙請閣下告知姓名爲是！」

憔悴的老人聽得呆了一呆！半晌方始搖頭不信的說道：「凌神姥這番盛意，委實令我感激……」

話音一頓，只見他混身震悸的長長一嘆，又道：「只是妖女手法太過奥妙，恢復武功之望，今生今世，我也不敢再存奢望……」

「崑崙神姥」笑道：「閣下太過看得起那妖女了！不是老身狂言，縱然是『九幽冥帝』婁子淸重生，以他獨步天下的『九陰』功力，傷了閣下，老身依然可以手到傷除，還給閣下一身功力，何況這妖女的五成功力？」

「崑崙神姥」話音頓了一頓，又道：「老身坦誠相對，閣下千萬不要自誤！」

憔悴的老人楞了一楞，皺眉道：「神姥此來，

是否受人所托……」

「崑崙神姥」淡淡一笑道：「不錯！」

憔悴的老人忽地淒然一笑道：「神姥心中是否已經想及在下是誰了？」

「崑崙神姥」搖頭道：「老身行事，向來不願事先猜測……」

她這句違心之言，說得連自己也大感慚愧！

憔悴的老人一怔道：「神姥受了何人所托，能否予以見告？」

「崑崙神姥」本想責備對方爲何不先行報出自己姓名反到詢問別人？但轉念一想，立卽笑道：「老身乃是被門下弟子所逼，非得來此一查不可……」

憔悴的老人微感失望的無力問道：「神姥弟子芳名，可以……」

「崑崙神姥」笑道：「老身這名弟子，乃是帶藝投師，名叫嚴瓊──」

「嚴瓊？嚴大姐……」憔悴的老人陡地混身巨震，神色大變！

「崑崙神姥」心中已然猜出十之七八，大爲高與，但口中却失聲道：「閣下果然認得老身劣徒嗎？這……」

憔悴的老人忽然悲愴的低泣道：「嚴大姐沒有忘記我！她也不會忘記我的……我……」

突然，這老人雙手掩面，竟然痛哭失聲了！

「極樂仙童」方元忠在這老人每次說話之時，都是全神貫注的觀看，他發覺這老人的氣質好生熟悉！

但是，他自己知道他與這五十多歲的人是素昧平生！因爲他僅在南海隱居，卽已超過六十年了！六十年未入中原，這位五十歲的憔悴老人，他當然不曾見過！

方元忠不解的沉思甚久，此刻一聽這憔悴的老人自言自語，忽地心中一動，恍然大悟了！

他果然就是自己要找的人……他的那種氣質，是留傳在高天弘的身上啊！

「極樂仙童」轉念及此，立卽大笑道：「朋友，你姓不姓高？」

那憔悴的老人掩面的雙手忽然驚得落了下來！

他老淚縱橫的蹙容之外，加上了一層惶惑駭然的驚慄！

他呆呆的望着這位功力絕世的頑童，心中思潮波動不已！

這頑童是誰？他怎會知道自己姓名？

二十年未脫囚禁，武林中怎會出了一位這高功力的童子？因爲以這位童子功力之高，比之自己昔年授業恩師「空靈二老」中的「寒山神翁」石三公，似是還要有過之而無不及啊！

童子如此，童子之師豈非成了大羅金仙了嗎？

憔悴的老人越想越不解！越不解就越爲驚駭！

因之，他也忘了回答「極樂仙童」的問話！

「極樂仙童」細眉一皺，再度叫道：「朋友，你怎麼不答老夫所問呢？你到底姓不姓高？」

憔悴的老人沉思中被「極樂仙童」這再度喝叫驚醒，蓬首一抬，兩眼半似茫茫，半似清醒的輕輕點點頭道：「我姓高……姓高……」

忽然，這老人仰天長長的噓了一口氣，咬牙出力的又道：「二十年來，我沒有提過一句姓氏，想不到今天却又重提此姓，眞是睽違已久，陌生如路人……」

「崑崙神姥」聞言，深深的掬出一份同情，幾乎愴然淚下！

「極樂仙童」却在狂喜之下，三度大叫道：「你眞的姓高嗎？朋友，你一定是『大公劍客』高寒了……」

「極樂仙童」此言一出，那憔悴的老人條告臉色大變！

負手在旁的「蓬萊刀客」左榮作也驚得失聲叫道：「什麼？你……你……就是失踪二十年的『大公劍客』……」

憔悴的老人抬起那破舊的褐色衣袖，拭去眼中淚光，又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他像是要借着這拭淚和嘆息，來緩和一下自己的激動之情！

他的動作很慢！而且像是非常吃力！半晌，方始放下衣袖，自嘲諷的低聲道：「不錯！高寒……高寒……我就是……高……寒……」

「極樂仙童」聞言，幾乎高與得要跳了起來！叫道：「找到了！五姑，我們找到了……公子！老奴果然未辱所命啊……」

「崑崙神姥」笑道：「方大哥，公子的尊大人雖已找到，但是，高大俠這一身失去的功力，可得要方大哥費心恢復了！」

「極樂仙童」拍手笑道：「當然！婁子清的手法，除了老夫，還有何人能治？想不到婁老怪昔日與老夫打出來的交情，今天却代老夫派上了用場……」說罷，更是長笑不已！

這時，那位「蓬萊刀客」左榮作可在一旁驚呆了！

「崑崙神姥」這等顚顚倒倒的口稱一位十四五歲的頑童做大哥，這已經够奇的了！而這位小小頑童居然自誇爲年前已僻武林的「九幽冥帝」婁子清的獨門手法，除了他無人可治，寧非更奇？

尤其是這小小頑童還口稱自己與「九幽冥帝」

婁子清乃是打出來的交情，這已不止是奇，而是怪！怪得有些令人莫測高深！

倘如這頑童所說不假，則這小小頑童豈不是老成了精了嗎？……

「蓬萊刀客」尋思至此，頓感大大不妙！

因爲他跟這小小頑童還有一場過節未曾交代！自己是否能够鬥得過這先前被自己所低估了的頑童，他已然毫無信心……

就在「蓬萊刀客」尋思未已之際，那憔悴的老人「大公劍客」高寒已淒然笑道：「神姥，嚴大姐現在何處啊！她也來到橋山了嗎？……」

「崑崙神姥」笑道：「老身這個劣徒，因爲要在西崑崙照顧一位閨中好友的重病，所以未能與老身同來此間……」

「大公劍客」高寒忽地惶然急問道：「神姥，嚴大姐照顧的病友，妳老可知是誰？」

「崑崙神姥」點頭道：「知道，她的好友乃是高大俠的夫人……」

「啊──玉萍……」大公劍客高寒憔悴的臉上，淚珠奪眶而出，聲音嘶啞的喊着：「凌神姥，她病……得……很……重……嗎？」

「崑崙神姥」呵呵笑道：「高大俠，心病的輕重，最難衡量啊……」

「大公劍客」高寒聞言頓足哽咽地道：「心病……心病……玉萍……我……我……使妳……失望……了……」

突然，「極樂仙童」怪叫一聲道：「高老弟，你沒有使方玉萍失望！」

「大公劍客」高寒怔得一怔，茫然道：「你，你……見過她……」

「極樂仙童」大笑道：「何止見過！老夫與她同在南海盤桓了一年呢？」

「哦？」大公劍客高寒更爲茫然了！

「崑崙神姥」這時笑道：「高大俠，當年你闖蕩江湖之時，可曾聽說過一位成名甚久的武林怪傑『南天一劍』方元忠？」

大公劍客高寒乏力的點頭改了稱呼的答道：「晚輩聽說過，方大俠一生所爲晚輩景仰無已……」

「崑崙神姥」微微一笑道：「高大俠，你見過『南天一劍』嗎？」

大公劍客高寒搖頭一嘆道：「晚輩其生也晚，未曾得睹一代高人尊容……」

「崑崙神姥」笑道：「高大俠願否見此老？」

大公劍客高寒一怔，低聲道：「晚輩出世之日，方大俠已仙逝十年，神姥此言，實叫晚輩好生難解！」

「崑崙神姥」笑道：「方元忠並未仙逝呢！他只是遁世隱居了六十年而已！」

「哦？」

「眞的嗎？」

「大公劍客」高寒，「蓬萊刀客」左榮作，幾乎同時脫口驚呼！

「崑崙神姥」笑顧「極樂仙童」，向「大公劍客」大笑道：「高大俠，這位頑童就是『南天一劍』方元忠……」

話音一落，「大公劍客」高寒陡地精神一振！

「蓬萊刀客」左榮作却嚇出了一身冷汗，心中發毛的暗道：「我的天，這小子原來是那個老怪物呀……怪不得那麼威猛的『太陰寒抓』他竟夷然不懼呢……」

「大公劍客」高寒所以精神一振，是他開始相信了「崑崙神姥」凌五姑所說，自己這一身失去的武功，當眞恢復有望了！

「南天一劍」與「九幽冥帝」的故事，武林之中，人人耳熟能詳！

而且，「南天一劍」的「乾元神功」，正是「九陰神功」的尅星，被「九陰神功」所傷，也唯有「乾元神功」高絕之人可救！

所以，「大公劍客」高寒在聞言之後，精神一振！

但是，他仍然有些不解的失望道：「神姥，他……方前輩如未仙去，應是年高百歲以上的高齡，怎會竟是十四五歲的幼童呢……」

「崑崙神姥」笑道：「方大哥得遇仙緣，故而返老還童，高大俠，你被婁家丫頭以『九陰絕脈制穴』之法所傷，方大哥的『乾天神功』正可替你治癒！」

「大公劍客」高寒知道像「崑崙神姥」凌五姑這等武林之中的奇絕之士，定然不會謊言騙人，聞言之後，立卽舉步維艱的走到方元忠身前，拜倒在地！「晚輩高寒，叩見方前輩……」

「極樂仙童」防不到高寒竟會有此大禮相拜，窘得面孔通紅，雙手抓住「大公劍客」高寒，硬將他托了起來，笑道：「使不得，高老弟，你這一拜可眞要折殺老夫了……」

「大公劍客」高寒被方元忠挾持得拜不下去，只好低聲道：「老前輩絕世高人，高寒理應大禮參拜……」

「極樂仙童」搖頭道：「不成，高老弟，你可知道，你那位公子，乃是老夫的主人嗎？」

「哦？」大公劍客聽得楞楞的半晌方道：「玉萍……她……」

「極樂仙童」笑道：「令正在你離去之後，生

下一子，取名天弘，而今已足足廿歲了……」

「大公劍客」高寒忽然又是老淚縱橫的喜極長嘆道：「天……眞難爲了玉萍……」

「崑崙神姥」笑道：「高大俠，你的福氣不小啊……」

「大公劍客」高寒愴然一笑道：「神姥，晚輩眞是愧對玉萍……」話音一頓，他突然想起「極樂仙童」口稱高天弘乃是他的主人，不禁詫異地向「極樂仙童」道：「老前輩，天弘這孩子怎麼這般無禮？竟然要委曲你老作爲……」

他突然覺得以「南天一劍」的威望，怎能稱之爲僕從呢！因而，話到口邊，立卽覺得說不下去！

方元忠聞言剛自一笑，「崑崙神姥」已接口道：「高大俠，這可是方大哥自己願意的事，不但是方大哥自願作爲令郞的琴童，連老身也自願追隨令郞左右，行走江湖了呢！」

「大公劍客」高寒聽得越發不安了！

「罪過！罪過！」他吃力的連聲說道：「兩位前輩這等寵慣這孩子，叫晚輩於心何忍……」

「崑崙神姥」笑道：「高大俠，這事乃是老身與方大哥自願，你大可不必心中不安，何況方大哥所以這麼做，乃是爲了報答令郞的恩師……」

「大公劍客」高寒倏感心神一震，問道：「神姥，犬子恩師是那位武林前輩？」

「極樂仙童」方元忠接口道：「空門第一奇俠忘我聖僧……」

「哦——」顯然，高天弘乃是忘我聖僧傳人的事，令高寒驚喜至極了！

「極樂仙童」又道：「老夫身受聖僧十次活命之恩，聖僧已是仙凡之體，老夫終此一生，也將無法報答，所以只好屈身爲奴，替聖僧弟子盡力盡心了！」

「大公劍客」高寒驚喜不置的搖頭道：「晚輩認爲不妥……」

「極樂仙童」笑道：「不必，不必，高老弟，武林之中，不乏各交各的先例，老夫只爲令郞作爲琴童，老夫與你則不拘這等主僕之限，稱你一聲老弟可好？」

「不……」高寒不安的搖頭道：「晚輩怎敢這等高攀……」

「崑崙神姥」一旁笑道：「高大俠，老身乃是爲了方大哥，自願陪同令郞行走江湖，所以你也不必心中不安……」

「大公劍客」高寒慘淡的笑了一笑道：「方前輩對晚輩的稱呼，晚輩未便相强，但晚輩對方前輩的稱呼，却是萬萬不可改口的——」

「極樂仙童」適時笑道：「好吧！隨你……」

「大公劍客」高寒淡淡一笑道：「多謝方前輩成全晚輩了……」話音一頓，又向「崑崙神姥」道：「神姥，妳老旣是嚴大姐的恩師，不啻就是高寒的師門長輩，高寒斗胆，改口稱呼妳一聲老嬸嬸如何？」

「崑崙神姥」呵呵一笑道：「好吧！萍兒也這麼喚我呢！」

「大公劍客」高寒聞言，大喜笑道：「嬸嬸請受侄兒一拜！」說着，便已埋頭拜了下去！

「崑崙神姥」知道如不身受，高寒一定不肯，只好含笑道：「寒兒，老身身受了……」

「大公劍客」高寒拜了三拜，竟是毫不費力的站了起來！

這又使得高寒大大一怔！

「人逢喜事精神爽！」想不到自己平日違走路都極感吃力，今天竟能在跪伏三拜之後，迅快的起來，眞是大出意料之外！

此刻，「極樂仙童」忽地一笑道：「高老弟，你爲何發怔，是不是因體力已然强壯了不少？」

「大公劍客」高寒正是爲此發怔，方元忠這般一問，倒問得他心中一動，恍然微笑的說道：「是你老在暗中助了晚輩了吧？」

方元忠笑道：「老弟，妖女的『絕脈斷穴』手法，已被老夫替你解了！」

「哦！」大公劍客高寒聞言感激萬狀的謝道：「老前輩對晚輩太厚……」

方元忠呵呵大笑道：「脈穴受斷雖解，但要恢復功力，倘得要費一番手脚呢，且等……」

話音未已，高寒已搶着說道：「老前輩不必費心了，晚輩些許武功，復與不復，毫無所謂，若是因此煩瀆老前輩太多，晚輩定將永遠不安……」

方元忠笑道：「老弟，你眞是豁達得很呢！其實你那一身武功並未被廢，只不過因爲身受『九陰絕脈斷穴』之殃，眞炁難聚，才會功力大退，此時脈穴被制之處，均經老夫以『乾元神功』解去，縱然老夫不以『乾元』『少陽』兩股眞力相助於你，半年之後，你那武功也就自行恢復……」

「大公劍客」高寒笑謝道：「晚輩經二十年幽禁之災，早已看淡了武林中名利之爭，武功旣能自行恢復，你老就容晚輩自行恢復吧！」

方元忠無可奈何的一笑道：「老弟這等堅持，老夫也不便勉强了！」

「大公劍客」高寒此刻那蒼白的晚上，已逐漸現出血色，昔日那種過度疲乏的感覺，業已消逝得淨盡！

方元忠話音甫畢，高寒已應聲笑道：「晚輩對

你老這番好心，定將永矢不忘——」話音畧頓，又道：「老前輩，晚輩犬子，現在何處？」

「極樂仙童」笑道：「令郞因爲聽說老弟被囚未死，一時之間激動太過，已被老夫點了睡穴，留在『軒轅寢宮』之內酣睡！」

「大公劍客」高寒一臉急迫之色道：「老前輩，晚輩可以去看他嗎？」

「極樂仙童」大笑道：「老夫與五姑來此，就是爲了接你前去……」

突然，「蓬萊刀客」大聲叫道：「老朋友——高兄，你可不能走啊……」

「大公劍客」高寒聞言一怔道：「左兄爲何不許在下離去呢？」

「蓬萊刀客」發急道：「高兄，老夫與那婁家丫頭訂有三年之約，高兄，你如此刻離去，老夫如何向那丫頭交代？」

「大公劍客」高寒乃是一位血性中人，雖然自己已被婁芸芸囚了二十年，但他仍然被「蓬萊刀客」這句話說得猶豫不安！

這時，方元忠忽然冷笑道：「左矮子，老夫曾經跟你訂有約會，咱們先交待這場過節如何？」

「蓬萊刀客」左榮作，自從得知這小小童子眞是「南天一劍」方元忠以後，早就不敢提起這個約訂了！

方元忠突然於此時提出，不禁令他心中狂跳不已！打麼？準定要敗！不打麼？自己雖可全身而退，但這份顏面又如何下得去？

他沉吟有頃，突然悶悶答道：「方元忠，左榮作願領教尊駕高招！」

「極樂仙童」呵呵笑道：「不壞，左矮子，你還有點兒骨氣……」話音一頓，忽地冷冷喝道：「老夫有話說明在先，以你的武功與老夫相較，委實相差太遠，老夫倘若出手，你小子準定沒命……」

「蓬萊刀客」聽得心中大大不服道：「不見得……」方元忠裝作未曾聽見，繼續說道：「所以，老夫願意挨打，假若你小子在三招之內，不能將老夫移動分毫，你小子就得認輸！」

「蓬萊刀客」聞言，心想：這到是莫大的便宜，立卽口中答道：「左榮作同意尊駕說法，但這三招武功，可有限數？」

「極樂仙童」冷冷一笑道：「任聽尊意，毫無限制！」

「蓬萊刀客」大喜過望，口中却沉聲道：「尊駕甚狂……」

方元忠忽然大笑道：「矮小子，咱們還有個條件，附帶加上可好？」

「蓬萊刀客」聞言一驚，只道方元忠要變卦，忙道：「什麼條件？是不是尊駕覺得你所訂的挨打之法太過吃虧了嗎？」

「蓬萊刀客」這等說法，乃是想拿話緊扣方元忠，迫令對方不便更改！

其實，「蓬萊刀客」此舉根本多餘！

「極樂仙童」冷冷一笑道：「老夫要加的條件很簡單，如果你勝了，除老夫聽憑處置之外，高老弟也收留在此間不走！」

「蓬萊刀客」眼珠一轉，微覺放心的笑道：「反之呢？尊駕有何要求？」

「極樂仙童」哈哈一笑道：「小子，你這眼神不正，打的什麼主意？老夫問問你，如果你小子敗了，你準備怎麼辦呢！」

「蓬萊刀客」被方元忠笑得心中大驚！

他可沒有方元忠那麼大方！故意含糊的答道：「左榮作自信不會失敗哩！」

「極樂仙童」聽得冷哼一聲道：「小子，你到臭美呢！老夫認爲你小子輸定啦……」

「蓬萊刀客」心中轉念不停，方元忠話音一落，他竟然不再提到自己如果失敗，將接受何等處置之言，搶着故意怒喝道：「尊駕小心了……」

舉手一掌，直向「極樂仙童」胸前揚來！

這一掌勁道之强，確實驚人，掌未到，勁風已然壓體……。

「極樂仙童」自然知道「蓬萊刀客」是在弄鬼，但他却不爲意的呵呵一笑，對他鑿向自己胸前的一掌，視若無睹的說道：「小子，你如果失敗了，老夫不但要帶走高老弟，並且還要你小子自動廢去『太陰寒抓』武功……」

「砰——」方元忠說話之間，「蓬萊刀客」勁力如山的一掌，已然實實在在的鑿向方元忠心口部位……

巨震聲中，一條人影應掌倒翻八尺……

就在這條人影倒翻而出之際，「極樂仙童」的大笑之聲已自蕩漾不止！「矮小子，滋味如何？」

此時，那位心懷詭計的「蓬萊刀客」左榮作，正坐在八尺之外的地上，左手抓着右拳，臉色灰敗，冷汗如泉的發出了呻吟之聲！

而且，在這麼眨眼之間，他那隻右掌已腫得老大……「極樂仙童」的大笑之聲，他雖聽在耳中，但却無力回答！

他此刻正在運轉「太陰寒煞」之氣，妄圖醫治右拳那股炙熱如火的疼痛！

「極樂仙童」笑聲一歛，忽地冷冷喝道：「左榮作，老夫未爲已甚，你心中自必清楚！高老弟已

隨老夫等離去，你如果不服，回去治好傷勢，再找老夫便了……」

「崑崙神姥」此時也冷冷一笑道：「左榮作，找不到方大哥，找到老身也是一樣！」

說罷，龍頭拐杖一頓，低聲向「大公劍客」高寒道：「寒兒，我們走吧……」

「大公劍客」高寒此刻却是甚爲抱歉的看了那位與自己相處三載的老朋友一眼，畧一抱拳道：「左兄，爲了在下，使你受過，在下心中甚是不安……但在下思子心切，不得不先行離去，尙望左兄見諒……」

「蓬萊刀客」這時已疼得面色慘白，痛苦不堪，聞言雖是心中怒極，却也不敢說話，只能怨恨的看着高寒瞪眼！

「大公劍客」高寒低嘆一聲，跟在「崑崙神姥」身後走去！

「極樂仙童」方元忠向那疼極，恨極，氣極的「蓬萊刀客」呵呵一笑，大聲喝道：「左榮作，老夫還沒廢去你的『太陰寒抓』呢！你急什麼……」

說話之間，竟然舉步向「蓬萊刀客」走去！

「蓬萊刀客」眼見「極樂仙童」向自己走來，當然是要廢去自己絕毒的「太陰寒抓」武功，不禁急得只有絕望的閉目一嘆！

心想：「完了！我左榮作這一輩子也無法再在武林之中走動了……」

他雙目雖閉，但仍能覺察到方元忠已站在自己身前！

他陡然心中一酸，兩眼眼角之處，擠出了一絲淚光……

他感覺到自己有如俎上之肉！方元忠正是那持刀屠夫，可以任意宰割自己……

此刻，方元忠的右手，正緩緩的按向左榮作的右肩！

左榮作茫然若喪的長長一嘆！

他強自忍耐着這份武林中最大的悲哀！絕望的接受這卽將來臨的悲慘命運……

突然，方元忠的五指，搭上了「蓬萊刀客」肩頭！

「蓬萊刀客」混身一震……

可是，他感到惑然不解……

因爲，方元忠的指力之上，滲出五縷熱流，自「肩井穴」攻入了自己的右臂，自己那隻腫脹疼痛難當的右手，片刻之間，痛苦全失！

這簡直是個天大的意外！

「蓬萊刀客」楞楞的睜開兩眼……

「極樂仙童」方元忠一面含笑，注視着他，一面說道：「矮小子，還疼嗎？」

「蓬萊刀客」搖了搖頭，他此刻心中充滿了一種怪異的情緒……

「極樂仙童」呵呵一笑道：「矮小子，老夫怎會跟你們這些淺薄之人一般見識？你這隻右手，本當任其廢去，但老夫覺得你小子往日並無大惡，所以——」

方元忠話音微微一頓，搖頭道：「老夫特地網開一面，饒了你小子，今後是禍是福，那可就在你小子的今後所作所爲了！」

「蓬萊刀客」此時痛苦已失，緩緩的站起身來，大爲激動的說道：「老……前……輩……你……」他是太過激動，眞是說不出話來，只是雙手抱拳，長揖不已……

「極樂仙童」揮手一笑道：「矮小子，見到婁家妖女，就說老夫把她的人犯救走了！她如果要找你的麻煩，你不妨讓她直接尋找老夫便了……」

話音至此，頓了一頓，兩隻小眼一翻，含有深意的朗聲一笑道：「矮小子，你委曲了三年，也該出去透透空氣了……」說到最後一句之時，人已遠出十丈以外！

「蓬萊刀客」聽得大大一怔！心道：「可不？委曲三年……三年……」他陡地長嘆一聲，恨恨的大聲怒道：「都是這妖女害的老夫……老夫這口寃氣，少不得找妳算……帳……」

蓬髮戟立，雙眼暴睜，大袖一揮，掉頭直向「芸香宮」奔去。

「蓬萊刀客」這時心中充滿對婁芸芸的憤恨！

他飛快的要去找到這妖女，爲了三年委曲，也爲了那顆關係自己修習更深的「太陰寒罡」功力的「毒珠」……

「極樂仙童」方元忠，此時展開身形，追向「崑崙神姥」和「大公劍客」高寒！

他一邊趕，一邊心中冷笑道：「左榮作呀，左榮作！你小子怎知道老夫這『一石二鳥』之計的高明……」想到這點，他忍不住高興的邊跑邊笑！口中還不斷嘀咕道：「矮小子，看你跟妖女去拚個你死我活吧……」

「崑崙神姥」凌五姑深知「大公劍客」高寒功力未復，不能施展輕身脚法趕路，自是走的很慢，慢得比常人行路，快不了多少！

方元忠也不過眨眼之間，就將兩人趕上！

此老因爲對自己這一石二鳥之計，極爲得意，在趕上兩人之後，立卽大聲的將此事經過說出！

「大公劍客」高寒聞言極爲欽佩的笑道：「老前輩此計，果是高明得很……」

「極樂仙童」被高寒恭維得混身舒暢，大笑道

：「不敢當！不敢當！老夫只是讓他們先打個兩敗俱傷而已……」

「崑崙神姥」却微微一笑道：「方大哥，你別得意，只怕你此計使得並無用處！」

「極樂仙童」正在高興頭上，聞言大大一怔，趕前一步，叫道：「五姑，妳……你看出什麼破綻了？我……」

「崑崙神姥」笑道：「方大哥，如果老身沒有猜錯，『蓬萊刀客』左榮作這一輩子也別想能够找到婁家妖女！」

「爲什麼？」方元忠不信的搖頭道：「以左榮作之能，應該找得到她！」

「崑崙神姥」搖頭道：「左榮作在武功之上，可能勝過婁家妖女一籌，半籌！但若論及心計之上，則左榮作望塵莫及……」

「極樂仙童」笑道：「這倒不假——」

「崑崙神姥」淡淡笑道：「婁家妖女旣已棄置『芸香宮』於不用，必是遷到更爲隱秘之所，左榮作那矮小子，又怎能找得到她？」

「對！對！」方元忠抓頭道：「五姑，我當時只是想要他們兩人自相火併，倒沒想到這一點……」

「崑崙神姥」又是一笑，低聲說道：「方大哥，你此計眼前雖無用，但日後可能還會收到桑榆之效！」

這時，「大公劍客」高寒畧爲喘息的笑道：「正是！凌大嬸說得對！『蓬萊刀客』左榮作此刻可能會窮天涯海角之地，到處尋找婁芸芸，使婁芸芸不得安身……」

他在一陣急行之下，已是大感體力不繼，是以說出話來，就得中氣不足，喘息不已！

「極樂仙童」聽得眉頭大皺，低聲道：「高老弟，你是否有些支持不下去了？」

「大公劍客」高寒強自咬牙，搖頭道：「不！晚輩可以支持……」

說話之間，高寒額際已然現出冷汗！

「崑崙神姥」看得甚是不忍，笑道：「寒兒，你就讓方大哥扶着你吧……」

「大公劍客」高寒還待推辭，「極樂仙童」已伸手把住他的右腕，笑道：「老弟，你身軀過高，老夫只能拉着你的手呢……走吧——」

「大公劍客」高寒在方元忠指力加上腕脈之際，立感一股熱流，順着血脈，疾行逆入，自己那疲乏之感，頓時消失！

他感激的看看這位貌若幼童的長輩，低聲一嘆道：「晚輩父子，委實沒齒難報你老大德……」

「極樂仙童」呵呵大笑道：「老弟，你要是再有這等客套之言，就顯得不够誠意啦……」

閒談之間，三人脚下已加快了速度！

「大公劍客」高寒在「極樂仙童」方元忠扶持之下，體力大旺，居然舉步如飛，毫不吃力！

盞茶不到，三人業已回到「軒轅寢宮」的那道暗門入口！

「崑崙神姥」拉起那道鐵門，三人立卽魚貫而下！

容得三人進入那座客廳之後，驀感眼前光景大變！

「大公劍客」高寒因爲初來，除了覺得這座墓穴之中的客廳，收拾得極爲雅緻之外，到還沒有什麼不安！

「崑崙神姥」及「極樂仙童」却是在看清客廳之中景象之後，心中狂震不已！

看來此間被柳迎春用作起居的客廳，此時不但闃無一人，而且還隱隱的透露出一股說不出的凄涼意味！

在那長長的石案前沿，此時正飄蕩着一幅黃綾血書！

「極樂仙童」方元忠電疾飄身，一把抓過那幅黃綾血書！

當他低着頭看了兩句，頓時臉色大變，驚叫一聲道：「五姑！不好了……」

（以下轉入第壹一四頁）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之五十二

魏力・文
培新・圖

生死碧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木蘭花追踪至大富島，但在找到了杜三之後，還未來得及向杜三詢問，杜三便被人暗殺，木蘭花立電請高翔帶同許多警員，把整個大富島包圍搜索，但仍不能找到殺死杜三的兇手，此時她想到了自己所犯的錯漏，忙叫高翔派兩名女警官，跟同她再次前往杜大姑家中——

小處着手　大功告成【大結局】

木蘭花拍了很久，才聽得裏面有人問道：「誰啊？」

木蘭花道：「是我，我從大富島來。」

木蘭花是在杜大姑的口中，才知道杜三在什麼地方的，木蘭花也早已懷疑，讓她知道杜三在大富島，是兇手故意的安排，現在這一點懷疑，已經證實了！

而木蘭花也知道，杜大姑一定不知道她到了大富島之後，杜三會死，兇手一定用什麼謊話，騙信了杜大姑照他的話去做。

所以，這時木蘭花才冒認自己是大富島來的，只有那樣，杜大姑才會毫不懷疑地開門。

果然，門立時打了開來，屋中亮着黯淡的燈光，而當杜大姑看到站在門外的是木蘭花和兩個女警官時，她整個人都僵住了！

木蘭花望着杜大姑，似笑非笑地道：「想不到吧，我的確是從大富島來的，我在那裏躭了一整天，已看到了你的兄弟！」

杜大姑的臉色，在昏黃的燈光下，變得一片慘白，她的口唇在發着抖，一句話也講不出來。木蘭花道：「而且，杜三死了！」

當木蘭花講出了「杜三死了」這四個字之際，杜大姑的臉色，更白得像是塗上了一層粉一樣，她掙扎了好一會，才道：「你……騙我！」

木蘭花向那兩個女警官一指，道：「這兩個警官，可以爲我證明，而且等一會，你還必需到殮房去認屍，因爲你是杜三的親人！」

杜大姑尖聲叫了起來道：「是誰殺了杜三？」

木蘭花冷冷地道：「那應該問你，你和杜三曾經合謀做過一件事，欺騙警方的高主任，這件事，不是杜三的主意，是誰的主意？」

杜大姑的額上在冒着汗，當她聽得木蘭花那樣講的時候，她雙眼之中，充滿了驚恐的神色，她道：「我……我是不是要坐監？」

木蘭花立時說道：「那可要看你究竟做了些什麼。」

杜大姑哭了起來，她一面哭，一面道：「我……我實在沒有做什麼，我……只不過幫他在一層樓中，帶着一個女孩，講了幾句說話，他要我說的是，如果有一個警官和他一起來的話，就要在警官面前，說是住在那層樓中的，並且還有一間房間，是租給一個老頭子的。」

杜大姑斷斷續續地說着，木蘭花耐心地傾聽，並不打斷她的話頭，等到她停下來時，木蘭花才道：「那是什麼人的主意？」

杜大姑哭得更傷心了，她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貪他給我的那隻金戒指，就照他所說的話去做了，我也不知道他那麼做，是想作什麼的。」

木蘭花皺着眉，道：「那麼，他在大富島的事呢？」

杜大姑漸漸止住了哭聲，但是仍然抽噎着，她道：「後來，他又將給了我的戒指騙了回去，我在他再叫我到大富島去時，當然不去了，他從來也沒有給過我什麼好處，只給我添麻煩，我……是不是要坐監？」

木蘭花嘆了一聲，她實在沒有理由懷疑杜大姑的話，她之所以嘆息，是因爲一條很重要的線索，到這裏，又無法繼續下去了！

木蘭花先安慰了杜大姑一句，道：「你不必怕，只要你真的沒有做過什麼壞事，是不會坐監的，現在，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杜大姑抹了抹淚，抬起頭來，望着木蘭花。

木蘭花也懷着最後的希望，發出了她的問題，她道：「有一個人叫葉全，他經常和杜三來往的，你可曾見過這個人？」

杜大姑呆了一會，才搖了搖頭，道：「葉全？不，我沒有聽到過這個人。」

木蘭花又嘆了一聲，她已經不抱着什麼希望了，因爲杜大姑看來什麼也不知道，她完全是被杜三愚弄的，但是她還是問道：「當你在那層樓中的時候，你未曾看到杜三和什麼人見過面？」

杜大姑道：「我在那裏，住了一天……對了，有一個人，曾來找過杜三，我聽得杜三叫他做葉先生的！」

木蘭花喜出望外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你告訴我，你一定要好好地想一下，然後告訴我！」

杜大姑道：「那次，那個人一來，杜三就和他鬼鬼祟祟，進了房間，講了一回，那人就走了，那

人的樣子，我……看得不是十分清楚……」

接着，杜大姑便形容起那個「葉先生」的樣子來，雖然她的形容很粗糙，但是木蘭花也已經可以知道，她說的那個人是葉安，或是葉全。

葉安和葉全是雙生子，這一點可以說已得到證明了，因爲葉安遠在加拿大，未必會和杜三認識，和杜三合謀的是葉全。

但從杜大姑口中形容出來，葉全的樣子，却是和葉安一樣的，那麼，他們兩個人，豈不是相貌相似的雙生子麼？

證明了這一點，木蘭花進一步懷疑的，死在大酒店中的不是葉安，而是葉全，也更有根據了，葉安不會在完美的犯罪已經成功之後死去。

葉安是在加拿大指揮整件犯罪案子的，罪案的前一半，由葉全和杜三實行，然後，葉安來到了本市，實行罪案的下一半。

而整件罪案的下一半，除了吞沒玉商的財產之外，還包括了殺死所有的同黨來滅口，葉全被殺，杜三被殺，杜大姑只怕也要被殺……

木蘭花眉心打着結，一層一層向下想着，當她想到杜大姑的要被殺之際，她的心中，陡地一動，剎那之間，她覺得自己已經捕捉到一些什麼了，但是究竟捕捉到了一些什麼呢？木蘭花還不能具體地說出來，照兇手行事的機密情形來看，杜大姑是一定也在被殺的名單之內的，但是爲什麼，杜大姑還未曾遇險呢？

那是爲了什麼？是兇手未及對杜大姑下手，還是兇手殺害杜大姑的計劃，有了變更？

當木蘭花想到這裏的時候，突然之間，她的心中，陡地一亮，杜三壞到連給了杜大姑的金戒指，都要討了回去，他自然不會叫杜大姑到大富島去享福，叫杜大姑到大富島去，決不是杜三的主意，而是兇手的主意：兇手的目的是將杜大姑引到大富島去，可以將杜大姑和杜三，一起殺死！

但是杜大姑却沒有到大富島去！

因爲杜大姑傷透了心，不肯再去和杜三見面，所以兇手的計劃，就有了變更，不能將他們姐弟兩人，一起殺死，只好先殺了杜三再說了！

當木蘭花想到了這一點的時候，她眉心的結，已漸漸鬆了開來，她的口角，也漸漸泛起了一個微笑，因爲所有的問題，她都已經想通了！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安慰了杜大姑幾句，就和兩個女警，離開了杜大姑的住所，她知道杜大姑是不會再有事的，因爲她已知道兇手是什麼人了！

她而且可以肯定，兇手今天晚上，一定仍在大富島上，以爲他自己的犯罪設計，安排得天衣無縫，萬無一失。自然，這樣絕滅人性的兇手，遲早是要殺害杜大姑的，但不是今晚。

然而，過了今晚之後，他却再也沒有能力行兇了！

當木蘭花和那兩個女警，走過陋巷的時候，她的心情，實在是說不出來的輕鬆，在經過了多日來的茫無頭緒，多次來的失敗，不知多少次絞盡腦汁的思索而毫無結果之後，忽然得到了結論，她心情的愉快，是可想而知的，她到了警局，和在大富島的高翔通了無線電話。

高翔在一聽到了木蘭花的聲音之後，他講話的聲調，是無精打采地，他道：「搜索還在進行，可是一點結果也沒有。」

木蘭花壓低了聲音，道：「使用耳筒，我有極機密的話要對你說。」

等了一會，木蘭花得到了高翔的回答：「說吧，現在你說的話，只有我一個人聽得到。」

木蘭花道：「你可以停止搜索了，我也要好好休息一下，你也疲倦了，聽我的話，什麼也不要想，好好地睡上一會。」

高翔苦笑道：「我怎麼睡得着？」

木蘭花笑道：「如果我告訴你，我已經知道了誰是兇手呢？」

高翔大喜道：「誰？」

「現在我不能告訴你。」木蘭花說，「但是兇手一定走不了，明天一早我就來，那時，我可以演一齣好戲，給你看看。」

高翔忙道：「哦，蘭花，別賣關子好不好！」

木蘭花却笑道：「不行，我要是講給你聽了，對整件案子，大爲不利，再見！」

高翔呆了片刻，聲音極其無可奈何，道：「明天見。」

木蘭花放下了電話，離開了警局。

× × ×

木蘭花回到家中，安妮已經睡了。

但是木蘭花在安妮的床前，看了一看，就知道安妮是在裝睡，她笑道：「安妮，起來，我已經找到兇手是什麼人了！」

木蘭花的話才一說完，安妮已經一骨碌地跳了起來，道：「兇手是什麼人？」

木蘭花道：「這句話其實是多餘的，兇手自然是葉安，葉安葉全和杜三三個人，不，還要加上那瞎老僕，他們四人合謀的，但現在只剩下了葉安一個人！」

安妮眨着眼，咬着手指，道：「不錯。」

木蘭花坐了下來，道：「整件案子的經過是那樣，葉安、葉全兩兄弟，從小就在玉商的家中長大

，但一則由於玉商的孤僻成性，二則，由於他眼見兩兄弟不長進，所以在他們的少年時代，就給玉商趕了出去。」

安妮點頭道：「可能是如此。」

木蘭花十分有信心地道：「一定是如此。」

安妮又道：「以後呢？」

木蘭花道：「以後的情形是，葉安和葉全，在外面混得很不好，玉商雖然有錢，但絕對不肯接濟他們，是以他們只好參加了犯罪份子的行列！」

安妮點着頭。

木蘭花又道：「那樣，一幌過了好多年，葉安到了加拿大，葉全還留在本市，在葉安未曾到加拿大之前，他們兩兄弟學會了精妙的化裝技巧，他們一定也藉此行騙過許多次，只不過由於事先他們都有精密的安排，所以才沒有被發覺而已。」

安妮點着頭，她對木蘭花的敘述，找不出任何細小的破綻來。

木蘭花又道：「葉安到了加拿大之後，也混得並不好，他居住的地方很冷僻，他的生活很單調，幾乎沒有任何娛樂，我猜想，在那幾年之中，他唯一的娛樂，大約就是設計這件罪案！」

木蘭花講到這裏，畧頓了一頓，才又道：「葉安可以說是本世紀的犯罪天才，他所設計出來的罪案，幾乎是沒有破綻的！」

安妮問道：「你已經知道了他的一切計劃？」

「到現在爲止。只是推測，但是明天你就有機會印證我的推測是不是對。葉安的第一步計劃是要他的弟弟葉全，盡量不和外人接觸，只揀一個主要的助手來往，葉全顯然完全聽了他的話，葉全所揀的那個助手，就是無業遊民杜三。」

安妮聽得完全入了神。

木蘭花又道：「然後，葉安就又和他的叔叔聯絡——這種聯絡，我相信是通過了葉全進行的，葉安要他的叔叔，不論對什麼人，絕口不提有葉全其人。」

「那樣有什麼作用呢？」安妮問。

「作用太大了，那樣，當一連串的案子發生之後，警方根本找不到誰是兇手，兇手像是一個既存在而又不存在的人，我們就曾經陷入這樣的困境之中！」

安妮點着頭，案子的經過情形，他是知道的。

木蘭花笑道：「終於，機會來了，於是，玉商就成了第一個被害者。」

「玉商！」安妮吃驚地叫道：「他不是死於心臟病猝發的麼？」

「但現在我可以肯定，玉商也是被謀殺的，殺害他的是瞎老僕，自然由葉全授意和供給毒藥，那一定是一種可以使心臟發生痲痺，使得毒發之後，和心臟病發作死亡無疑的毒藥，而他們一直在等待着的機會，就是玉商的外出，瞎老僕在玉商外出之前，找機會下了毒，好令得玉商，倒斃街頭！

「但是，玉商的外出，却是去求售那價值連城的翡翠船的，這是一個意外，但葉安知道了這一個意外之後，便又立即增訂了計劃，這才有和玉商接觸過的人，一一遇害的事發生，兇手自然是葉全和杜三兩人。」

「慢一慢！」安妮說，「你的說法不對了，玉商帶着價值連城的翡翠船去求售一事，根本沒有人知道，只有珠寶公司和警方知道。」

「不，瞎老僕是知道的，你想，玉商只和瞎老僕在一間屋子中，他不能不和人說話，而瞎老僕是他唯一說話的對象，他的一切，瞎老僕一定知道得很清楚，自然也知道他有一艘那樣的翡翠船！」

安妮咬着指甲，她找出來的疑問，已經給木蘭花解釋得很清楚了。

木蘭花笑了笑，道：「安妮，你的心思很慎密，我很高興，葉安命令葉全，將所有一切和玉商接觸過的人全殺死，然後，葉全，杜三和杜大姑開始進行那個騙局，將翡翠船騙到了手！

「當偷到了翡翠船之後，葉全就進行計劃的第三步，殺死了他的叔叔。」

安妮吸了一口氣，道：「葉安眞狠毒！」

「狠毒的還在後頭呢，當瞎老僕死了之後，葉安就回本市來了，他以遺產的承繼人身份出現，當一切事情發生之際，他遠在加拿大，當然是一點嫌疑也沒有的，眞可以說再巧妙也沒有了！」

安妮嘆道：「的確是够巧妙了！」

木蘭花搖了搖頭，道：「不，還不够巧妙，葉安是聰明絕頂的人，他自然知道，在一連串死亡之後，他是唯一的得益人，警方對他，不能不懷疑，於是，他實行了他第四步計劃，他使他『自己』死亡！」

安妮吸了一口氣。

「當然他是不會他自己眞的死亡，他自己，只不過是利用巧妙的化裝術，隱藏了起來，換句話說，他殺死了他的弟弟葉全，葉全和葉安是雙生子，面目相同，誰也分不出來，葉全一死，警方以爲葉安死了，自然不再追查，那就一了百了了，他謀殺葉全的方法很巧妙，葉全一定曾逼着他快快分贓，於是，他要葉全先假充他到大酒店去享受幾天，而他却在葉全喜歡喝的薄荷酒中，下了劇毒，毒死了葉全！」

安妮嘆了一聲，道：「葉全雖然該死，但是葉

安的手段也太毒辣了！」

木蘭花繼續敘述着，道：「到了這一地步，葉安的計劃，已經接近完成了，而且，他早已替自己找到了一個極妙的隱藏方式，憑着他巧妙的化裝術，他可以完全以另一個人的姿態出現，生活，過了幾年，到根本沒有人一再記得這件事時，他就可以離開本市，逍遙法外了，但是，他却還必需進行兩樁最後的謀殺！」

「兩樁？」

「是的，杜三和杜大姑。」

安妮吸了口氣道：「他要一個活口也不留！」

「是的，那就是他的計劃的周密之處，他要一個人也不留下，他先安排杜三，躲在大富島酒店中，然後，又想使杜大姑也到大富島去，他要將杜氏姐弟，一起殺死在大富島！」

安妮眞是够好耐心的了，她直到現在，才問了出來，道：「那麼，破綻在什麼地方呢，是什麼使你知道了他隱藏的身份的呢？」

木蘭花道：「整件案子的經過，你是全知道的了，現在，我再將我今晚和杜大姑的談話，對你說一說！」

木蘭花詳細地向安妮敘述起剛才和杜大姑談話的情形來，安妮也知道，木蘭花是要考驗她的推理能力，是以她一面咬着手指，一面用心地聽着。

木蘭花講完了之後，略停了一停，才道：「就那樣，我想到了誰是兇手，想到了葉安用什麼身份巧妙地隱藏着，安妮，你只要好好想一想，也會明白的。」

安妮不出聲，眉心打着結。木蘭花也不出聲，房間中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木蘭花望着安妮，在看她臉上神情的變化，看她是不是有了頭緒。

各位親愛的讀者，作者寫「女黑俠木蘭花故事」已經是五十二集，也是最後一集了。在撰寫每一集故事之際，總竭力在推理上，安排合理的路線，絕不作情理之外，突然其來的安排，「生死碧玉」故事，更是安排得極其愼密，各位讀者，看到這裏，也不妨掩卷一想，葉安是以什麼身份隱藏着，破綻實在是很明顯的。

破綻眞的是很明顯的，木蘭花知道，安妮已經想到了，因爲，她看到安妮眉心的結，在漸漸散了開來，而在她的口角上，浮起了一個笑容來。

× × ×

上午九時，直昇機身映着朝陽，閃閃生光，飛到了大富島的上空，略一盤旋，便降落在大富島酒店前的空地之上。機才停下，高翔就從酒店的階上，走了下來，叫道：「蘭花！」

木蘭花和安妮，從直昇機中走了下來，她們兩人，都是精神煥發，和高翔憔悴的神情相比，成了强烈的對照。

高翔昨晚，自然睡得不好，因爲他一晚都在苦苦思索着兇手究竟是以什麼樣的身份隱藏着，但是他却未曾想得出來。

當然，那並不是因爲高翔的推理能力差，而是他不知道木蘭花再找杜大姑見面時的對話，如果他知道了，他也一定想得出來的。

一看到木蘭花和安妮下了直昇機，他忙迎了上去，又叫道：「蘭花，你——」

木蘭花打斷了他的話頭，道：「你別心急，來，我們進去再說！」

高翔陪着木蘭花和安妮，一起走進了酒店，酒店的管理員，在櫃枱後，打着呵欠，招呼了木蘭花一聲，木蘭花微笑地和他點了點頭。

木蘭花和高翔向餐廳走去，酒店的管理員跟了上來，道：「高主任，還要多久啊，你看，現在我們簡直不能做生意了！」

高翔望着木蘭花，木蘭花在笑道：「警方找不到人，自然會收隊的！」

酒店管理員仍像是滿腹牢騷一樣，咕嚕着走了開去。警方仍然借酒店的餐廳作爲臨時的指揮所，高翔等三人走進了餐廳，木蘭花便道：「高翔，你命人守在餐廳口，不准任何人接近。」

高翔照木蘭花的話吩咐了之後，着急地道：「兇手在哪裏？」

木蘭花道：「那還得你動動腦筋，我先將昨天和杜大姑會面的一切經過告訴你。一

高翔低嘆了一聲，道：「你說。」

木蘭花又將那短短的會晤，說了一遍，高翔立時道：「兇手想在大富島，殺害杜大姑和杜三，杜三並沒有叫他姐姐來！」

木蘭花道：「當然，杜三連給了杜大姑的戒指都拿了回來，怎會叫杜大姑來享福。」

高翔皺着眉道：「我早就料想過，杜三不會有那麼好心腸，可是，杜大姑的確是接到過杜三的口信，叫他到大富島來的，帶這個口信的，是酒店的管理員——等一等，等一等！」

高翔的語氣中，充滿了興奮，他的聲調也急促了許多，他道：「而那管理員，却說是杜三叫他去送口信的，蘭花，他就是——」

木蘭花平靜地道：「照我們的推理，大富島酒店的管理員就是葉安，這個職位，以前可能是葉全，他利用同樣的化裝，代替了葉全，現在，是証明我們的推理是不是正確的時候了！」

高翔立時走到了門口，打開門來，揚聲叫了那管理員一聲，道：「請你進來我有幾句話要問你，請你和我們合作。」

那管理員一面向餐廳走了過來，一面道：「我知道的已經說了，還有什麼好講的！」

高翔那臉上掛着眞正的笑容，他心情的輕鬆，是可想而知的，當那管理員來到了他身邊的時候，他伸手搭住了對方的肩頭，像是很親熱的樣子，然後，和他一起向前，走了過來。

當他們一起來到了木蘭花身前時，高翔才道：「是的，你已經告訴了我們很多，但是，你還沒有告訴我們，加拿大的風光如何！」

這一句話，令得那管理員直跳了起來，而高翔也在那時，突然扭轉了他的手腕，那管理員尖聲叫了起來，道：「你們幹什麼？」

木蘭花早已一伸手，她的手按在對方的額上，高翔則抓住了管理員的雙手，於是，眞相開始揭露了，木蘭花在那管理員的臉上，慢慢地揭下了一層極薄的，肉色的，纖維性的面具來。

而當那層面具被揭下來了之後，那個管理員，就是他們熟悉的葉安，只不過他們所熟悉的葉安，臉色從來未曾那麼蒼白過。

高翔已取出了手銬，推葉安坐在一張椅子上，將他和椅子銬在一起。

葉安低着頭，一句話也不說，過了好久，他才喃喃地道：「你們沒有法子發現我的，你們實在是沒有法子發現我的。」

木蘭花冷冷地道：「可是我們發現你了！」

葉安倏地抬起頭來，道：「好，我一切都承認了，但是首先請先告訴我，破綻在什麼地方？」

「你不該假冒杜三的名義，叫杜大姑到大富島來。」高翔說，「那是你的一個大錯誤！」

「那有什麼錯？」葉安不服地道：「杜三有了錢，總要照顧一下他姐姐的。」

「你想得不錯。」木蘭花說，「但是你不知道一件事實，杜三在要他姐姐幫忙騙高翔的時候，曾送了她一隻金戒指，後來，他又將那戒指，搶了回去，你想，杜大姑怎麼還肯來，而這樣的人，又怎會照顧他的姐姐？」

葉安的臉色是死灰色的，他發出極其苦澀的笑容來，道：「那我怎麼知道，葉全怎麼找了一個這樣下流的人，眞該死。」

木蘭花冷冷地道：「或許，是物以類聚吧！」

葉安又低下頭，身子在發着抖。

在酒店管理員的房間中，警方人員幾乎沒有費什麼工夫，就找到了那隻價值連城的碧玉船，和大量的現鈔，那是葉安從銀行提出來的。

葉安被解回警局，方局長也來了，親自參加對葉安的盤問，葉安將一切經過，詳詳細細地說了出來，安妮只是望着木蘭花。

因爲葉安所說的一切經過，和她昨晚聽到木蘭花分析推理的，幾乎完全一樣！那實在使得安妮對木蘭花感到由衷的佩服。

那艘碧玉船，在幾天之後，送到博物院，作公開的陳列，自然，警備森嚴，有着最完善的防盜設備，穆秀珍也直到這時，才看到了那艘碧玉船，爲了那艘碧玉船，以前是不是有人命賠上，誰也不知道，但就在葉安的犯罪計劃下，就死了十一個人——被判死的葉安在內！

有人說，凡是奇珍異寶，總伴隨着十分不祥的際遇，或許也有點道理的。

（完）

三期完奇情武俠中篇

劍士雄風（中）

盧令·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一怒殺龍手」祖驚虹，得拜天驕子爲師，得傳衣鉢，在天驕子逝世後的第三年，他初闖江湖，便屠殺了威震黑道的「莽龍」寇勇，從此聲名大噪，不久，因在荒山爲狼群所困，得落日牧塲塲主「迴風舞柳劍」商翼拯救，乃隨商翼在牧塲棲身，不圖因貪戀美色，竟與商翼愛妾嬛娘私奔，在金陵隱居下來，三年後，驚聞商翼探知他的下落，前來尋仇，這日，祖驚虹正悶悶不樂的在綢莊門外閒眺，突有六星堂的六名歹徒到來勒索，祖不忿其所爲，拔劍殺其三人，驚動六星堂孫秀，張豪到來問罪——

劍號屠龍武士羨　人稱殺手鬼神驚

張豪失笑道：「你少担心，花妹子呷醋的本領雖然蠻不錯，對你可不致兇到那裏去，便縱讓她看破，充其量也不過說說罵罵，抓你回家悶上幾天，問題倒是，這柄劍尙在姓祖的手裏！」

孫秀振衣道：「我方要見識他劍上的本領！」

張豪道：「那倒不必，常言道得好，割鷄焉用牛刀，何不就讓小弟代勞？」

孫秀笑道：「我也早知你悶久了，非要鬆鬆筋骨不可，像這賣氣力的事，我也與你爭，豈非呆子？倒要看你那柄快刀又快了多少。」

他兩人說說笑笑，旁若無人，簡直就不將祖驚虹放在眼內，祖驚虹也不見動怒，只是冷笑！

說到刀，「快刀」張豪便連眼也笑了，接道：「你要想知道我這柄刀又快了多少，還不容易，這姓祖的舖子裏多的是櫈子，何不就要張來，好得小弟先試試刀鋒利鈍，也好敎這姓祖的眼裏分明，免得措手不及，死不瞑目！」

孫秀連連點頭，但話尙未出口，祖驚虹已別轉過頭，吩咐道：「替這使快刀的拿張櫈子來！」

那抓着櫈子的一衆店伴幾乎齊都應聲跨出。

祖驚虹揮手止住，道：「小楞子，你來！」

那叫小楞子的店伴隨應道：「好，好，我來！」大踏步走了上去，他人不過十七八歲年紀，呆裏呆氣的，但混身肌肉却節節賁起，顯然就是幹慣了

粗活，兩臂膂力當然也就不少。

張豪冷眼瞥見那小楞子，臉上更見得色，衝着小楞子笑道：「你就將櫈子朝我擲過來，越是用力越好！」

小楞子瞪眼道：「那是你要的，櫈子傷着你時可怪不得我！」

張豪放聲笑道：「傷着我？就憑你這塊材料？哈哈，你莫要笑死我！」

小楞子幾乎沒跳起來，氣促促的道：「你……你敢看輕我！」

張豪招手笑道：「來！用力擲過來！」

小楞子怒道：「好，我就擲死你！」奮起雙臂，掄櫈過頂，一聲暴喝，就望張豪迎頭擲了過去！

他含怒出手，用的力當然也不少，「呼」的木櫈破空，其急竟也如電。

剎那，木櫈已飛至張豪身前，「刷」的突分兩爿，當中寒芒一閃，却也只是一閃便歛去，那兩爿破櫈亦立時左右飛出。

再看張豪，那柄緬刀仍是好好的插在他腰帶上，但他那右手却已握住了刀柄，電光石火的剎那，他竟已拔刀在手，一刀將那飛來的櫈子劈爲兩爿，又再插了回去，像這樣的刀法，亦不可謂不快了。

也不過剎那，那左右分飛的兩爿破櫈已「噗噗」的掉了下來，先後倒也分明，左邊的那半爿顯然比右邊的那半爿小些，所以飛得也遠些，着地時也慢些，發出的聲響也輕些！

祖鶩虹看在眼中，聽入耳裏，嘴角冷笑更濃，忖道：「快刀也不過如此……」

要知他這一刀雖則快得要命，火候顯然還差了半分，時間、部位、眼力都未能拿揑得恰到好處，刀上力道分佈亦未能均勻，所以劈開來的那兩爿櫈子亦是邊大邊小，但他刀上火候若是眞的無懈可擊，他這柄刀也就用不着空刄無鞘了，他連刀鞘也不用，可不就是爲了使拔刀時拔得快些。

這邊祖鶩虹動念未已，那邊六星堂一衆漢子已拍手叫了起來，道：「五爺使的好快刀！」

也不知是否早已約好，說的居然字字不差，時間也拿揑得恰到好處。

張豪好不得意，睨着祖鶩虹笑道：「如何？」

祖鶩虹冷應道：「這也算得是快刀麼？」

張豪滿臉笑容立時僵在那裏，他狠狠的瞪住祖鶩虹，好半晌，突喝道：「好哇，那你就照樣來一手給我看，若是你要得出，我……我……」

他連「我」兩聲，突然住口不語！

祖鶩虹也實在太鎭定了，他那種鎭定，遠非普通人能够裝得出來，那要解釋，只有兩個原因，一是他亦做得到，那在他來說根本就不是什麼值得驚訝的事，否則除非他就是瘋子，但他會是瘋子麼？

「他會是瘋子麼？」張豪心裏暗問，原要說的話立時便嚥了回去，他塊頭大，說起話來粗聲粗氣的，看來很是魯莽，但倒粗中有細。

那知他才一住口，祖鶩虹便緊接問道：「你又待怎樣？」

「我……」張豪掙起臉龐，沉吟着突喝道：「我賭你五百兩銀子！」

祖鶩虹冷笑道：「五百兩銀子？」

張豪加重語氣道：「是五百兩銀子！」

話聲未了，祖鶩虹突然放聲笑了起來，張豪不其怔了怔，怒道：「笑什麼！」

祖鶩虹笑聲陡歛，道：「你賭的倒好，輸了就只輸五百兩銀子，但我若是輸了，豈止五百兩銀子而已，恐怕連劍，連命也得輸掉，那你的五百兩銀子未免太值錢了！」

張豪悶哼道：「那你想賭什麼？」

祖鶩虹斬釘截鐵的道：「要賭，賭命！」

張豪眼旁的肌肉猛可幾下抽搐，踩了踩脚，厲聲道：「好，我就跟你賭命！」

祖鶩虹也輕喝了聲好，道：「那我先將劍插回鞘裏，免得說我取巧，佔了你的便宜！」腕肘縮後，緩緩將左掌長劍插回鞘去。

他愈顯得從容不迫，便愈見得他莫測高深。

旁邊數十道目光不由齊落到他身上。

他插好了劍，鬆開了手，從身側的店伴手裏取過了張櫈子，轉對張豪道：「誰來？」

張豪半轉過身，目光斜從右落，在他右側那灰衣漢子會意，乾咳兩聲，舉步走出。

祖鶩虹看也不看，口喝道：「接穩！」右掌陡揚，櫈子脫手飛了過去。

那灰衣漢子喝聲：「來得好！」抬手便接住。

祖鶩虹也根本就沒用力，只是隨手拋出。

那灰衣漢子接住了櫈子，兩手抓穩，就手抖了抖，誰都當他是斟酌着那櫈子多少斤兩，那知他抖了抖，突然便甩手向祖鶩虹奮力擲了過去。

櫈子脫手擲出，他才喝聲道：「看櫈！」

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好陰險，好狡猾！

而他是練家子出身，所用的力道，比起小楞子當然也就只强不弱，所取的部位當然也就更令人防不勝防！

但可惜他算計的不是別人，是祖鶩虹！

眼看那櫈子便要砸實，電光石火的剎那，突然嗤嗤的分成了四塊，激飛了出去，當中就只是寒芒一閃，再閃！

寒芒乍歛，那四塊破櫈亦「噗」的齊齊墮地，

幾乎分不出先後，四塊破櫈驟看來更是分不出多少，墮地聲也彷彿就只是那麼一下。

再看祖鶩虹，劍仍在鞘，兩手下垂，就像是根本沒有作過什麼舉動，旁邊數十道目光，瞬也不瞬，雖都看得出，想像得到，他曾經拔過劍，但那柄劍如何拔法，甚至用的是右手抑或左手，都無人看得出來！

話雖說木櫈擋失了視綫，但祖鶩虹的劍法亦未免太快了，手眼部位無不見功夫，力道的均勻，時間拿揑的準確，更已到了無懈可擊的地步。

那灰衣漢子木櫈擲出，還來不及回手，這下更就那麼凝在半空，忘了收回手去，他人也已呆住。

旁邊衆人亦不禁齊齊聳然動容，驚呼失聲，「金鈎」孫秀雖未至於驚呼，臉色却已凝重如鐵，那眼目就瞬也不瞬的緊瞪在地上那四塊破櫈上。

張豪雖未作聲，但眼已幾乎直了。

好半晌，誰都沒有說話，氣氛已凝住，就只剩下那濃重的呼吸聲單調地此起彼落。

風又吹過，吹起了對街那滿地紅葉。

兩片落葉，飄下了枝頭，迎着風，滾動着，滾動着，好不容易才落到了地上。

祖鶩虹那銳利如劍的目光，終於亦落到了張豪身上，他淡淡的吁了口氣忽問道：「比你如何？」

張豪混身陡震，眼旁的肌肉幾乎全都抽搐起來，幾經艱難，才從口裏吐出了聲：「好……」

祖鶩虹再問道：「那你是認輸了？」

張豪欲語還休，額上直淌冷汗。

祖鶩虹接道：「你既是認輸，那還等什麼？」

張豪臉色鐵青，突喝道：「你胡說什麼！」

祖鶩虹毫不理會，接着又道：「言出必行，方是好漢，莫非，說過什麼，你早已忘了？」

「我……我……」張豪不禁漲紅了臉，倏的嘶聲狂吼道：「要命容易，只問我這柄刀肯不肯！」右掌暴翻，緬刀突撤手裏，虛空便是兩刀交錯劏出，刀刄嘶風，刀光森冷，寒人心魄！

祖鶩虹冷笑道：「出爾反爾，果然不出我所料，但縱然你食言，我却語出如山，勢在必行，非要取你性命不可！」

張豪獰笑道：「請，請便！」

祖鶩虹道：「莫道我不知，你本北綠林的劇盜，刀下殺人如麻，原就死不足惜，我便是殺你，亦無愧於心！」

張豪怒道：「那來這許多廢話！」

祖鶩虹道：「然則，恕不客氣！」半步跨出。

那邊孫秀忽喝道：「朋友何必欺人太甚！」

祖鶩虹道：「便欺人太甚又如何！」

孫秀厲聲道：「那兄弟少不免亦要獻醜了！」

祖鶩虹目光閃動，道：「想羣毆麼？」

孫秀道：「隨便你怎樣說！」

祖鶩虹道：「那也好，省得我多費口舌！」

孫秀道：「口出狂言，不怕風閃了舌頭麼！」

祖鶩虹冷笑不語，孫秀亦自冷笑，兩掌突反抄，肩肘陡振，鴛鴦雙鈎齊飛分撒左右，脚亦起步！

祖鶩虹突叱道：「要動手，外邊去。」

孫秀冷笑道：「你硬要出外邊死，亦無不可！」脚尖點地，身形倏起，直竄長街。

張豪更不猶豫，聳肩提身，緊接着躍了過去。

那衆灰衣漢子亦不甘後人，七首長刀紛紛出手，但脚下却不見移動半分。

祖鶩虹却連望也懶望，冷笑道：「不怕死的祇管出手！」就從容不迫的緩步從那衆漢子身旁走過，相距咫尺，那衆漢子只須探手，刀便可以劈到祖鶩虹身上，但却竟無人敢動手。

直走到孫秀兩人身前七尺，祖鶩虹方才收住脚步，口喝道：「請！」左掌身側抹落，斜搭劍柄！「錚」的劍已出鞘，他左掌拔劍，劍就握在左掌！

孫秀兩人這才知道祖鶩虹用的是左手劍，孫秀目光陡亮，忽問道：「朋友姓祖，使的又是左手劍，敢問與那『一怒殺龍手』祖鶩虹是什麼關係？」

祖鶩虹淡淡的道：「問來作甚？」

孫秀道：「咱們只怕傷了鶩虹兄的朋友！」

祖鶩虹禁不住放聲笑道：「祖鶩虹半生英雄，又豈會與屑小稱兄道弟！」

孫秀怒笑道：「罵得好，罵得好，但便縱祖鶩虹親來，咱們也未必放在心上，讓你三分，你莫要三分顏色便當大紅！」

祖鶩虹輕叱道：「動手便動手，少廢話！」

孫秀厲喝道：「那恕不客氣！」身形突展，筆直欺上，雙鈎齊飛，左截胸膛，右劈肩頭！

祖鶩虹恍如未見，但孫秀雙鈎方至，他左掌長劍便亦展，連擋兩鈎，劍鋒一引，乘隙搶上，急削孫秀胸腹。

孫秀那反應倒也敏捷，左鈎下沉，錚的封住削來的劍勢，脚下陡滑，人已颼的疾從祖鶩虹身側掠過，右掌金鈎隨從左脅下穿出，反劃祖鶩虹腰背。

也幾乎同時，張豪身形亦起，刀隨身出，夾着匹練也似刀光，衝着祖鶩虹當頭便劈。

雖是前後受敵，祖鶩虹臉上却無驚色，冷笑聲中，人已從鈎鋒下閃出，左掌長劍疾翻，錚的擋開張豪劈來緬刀，就勢貼着刀鋒劃落，飛削右腕。

張豪手急眼快，急挫腕收刀，半步退出。

祖鶩虹劍勢亦歛，但隨又刺出，直迫張豪胸膛

，抖手便是三劍，其快無比。

張豪心頭微凜，手下更不敢怠慢，緬刀急展，連環七刀，護住胸膛，但見刀光閃爍，刀風激盪，祖鷲虹刺來三劍，竟全被他硬硬封住。

祖鷲虹三劍刺盡，劍勢又變，腕底透勁，劍鋒突地扭轉，斜取張豪小腹。

張豪刀已走老，要沉下封截已是來不及，失鷩急退，祖鷲虹也不緊迫，他身後孫秀已乘隙掩上。

他人方掩上，雙鈎便展，鈎帶金虹，齊齊遞出，左取下盤，右奔腦際。

鈎是鴛鴦，分掌左右，雖則式分兩式，力道亦分成兩股，攻不能極兇，手亦不能極穩，可是此消彼長，動靜雙生，攻守兼備，却是極盡變化的能事，出手亦更令人防不勝防！

但物極必反，利生，害亦必起，變化愈巧，鈎勢便愈不能離軌，左虛右必實，左實右必虛，若是左右俱虛或俱實，便成死式，只因爲鈎勢俱虛，防守雖有餘，攻敵便難免不足，俱實，則攻勢雖兇，守勢必弱，一擊不中，爲敵反擊，回救時勢必爲時已晚！

孫秀左右雙鈎此際却全都是傾力發出，只求傷敵，不求護己，這不是他鈎法與衆不同，也不是他不懂那虛實的道理，只是此際他並非雙拳，而是四手，有恃無恐，便反常規！

那怕他雙鈎不能傷敵，張豪那邊的緬刀亦是必相應出手，便縱鈎走老，回救時力有未逮，祖鷲虹亦無暇傷他！

而他雙鈎并展，分取上下，祖鷲虹掌中劍縱然再快，也斷無法同時連擋兩劍，他若是不擋，便得閃避，閃避得來，先機便失！

祖鷲虹也的確無法同時連擋兩鈎，但憑他的身手，化解來勢，亦非難事，他耳聽風聲，腰已下沉，膝亦半曲，脚下稍移，他便可讓開下盤削來的金鈎，左手劍斜抹，不難就將奔往腰際那鈎封出外門，乘勢滑上，劍取孫秀胸膛，但他動念未已，眼旁已瞥見刀光，那是張豪舞刀欺了過來，原是利於他形勢立時扭轉，刀鈎相反已威脅到了他的安全！他也無暇多想，當機立斷，脚下陡蹬，身形疾展，讓開鈎勢，飄風也似橫移出三尺，他人讓開，張豪緬刀亦劈下，刀鋒堪堪貼衣擦過！

孫秀兩人也早知不會如此輕易便傷着祖鷲虹，一擊不中，兵刃便已翻起，雙鈎斜走偏鋒，單刀直取中門，鈎如飛虹，刀似匹練，緊緊追住祖鷲虹的身形，剎那便是七鈎二十三刀！

祖鷲虹三尺橫移，人便已疾轉半身，刀光鈎影，隨即入眼，但來勢雖兇，他却未動容，脚踩七星，劍走輕盈，三尺青鋒，圈點刺挑，抽撤截削，繞身飛旋，劍形緊扣身法，人如蝶舞鶯飛，劍似飛花落葉，可封則封，應閃則閃，就穿插在鷩雷駭電也似的鈎光劍影裏！

他忙裏閃避，已失先機，原就非落下風不可，但張豪孫秀的本領實在遠不如他，鈎刀携手更尙屬首次，並非早有默契，本已如此，是以此消未能彼長，攻守亦未能兼生，鈎光刀影裏立時便見空隙！

祖鷲虹身手不比尋常，目力又是何等銳利，臨敵的經驗又是何等豐富，空隙入眼，便已瞭然於胸，十來招擋過，他已穩住了身形，脚不用再旁移，身亦不用側閃！

他身形已穩，剩下來的攻勢當然輕而易舉的便接了下去！

孫秀兩人亦非呆子，那會不知厲害，越打越鷩心，目光也愈見落索，胆氣一餒，手底立時打了折扣，最後幾式，勢子更弱！

祖鷲虹劍上却更見功夫，化解得也更見從容不迫！

孫秀的第八鈎尙未出手，張豪的二十四刀方見展動，祖鷲虹掌中青鋒已經奪隙穿入，直取張豪眼目，張豪亦不可謂不快的了，劍光入眼，他已倒退半步，猛挫腕收刀，硬硬扭轉刀鋒，反撩祖鷲虹左手手腕！

那知祖鷲虹劍勢雖急，却是虛式，張豪刀才扭轉，他劍已撤回，突從旁挑起，連擋孫秀旁邊削來兩鈎，劍鋒急引，就勢迫上，飛取眉心！

孫秀心頭震動，更不敢猶豫，半身突矮，藏頭縮胸，上讓劍勢，下翻雙鈎，左右交錯，左鈎斜敲劍鋒，右鈎却倒截祖鷲虹腰腹！

他這兩鈎連消帶打，又乘勢將對方兵刃迫在外門，若換是別人，此際便得傷在他鈎下，但可惜他碰着的不是別人，是祖鷲虹！

他雙鈎方展，祖鷲虹那刺出的劍便已硬硬頓住，他的劍術本就是以靈巧見勝，以狠辣傳名，劍若是要靈巧，便得留下三分眞力，只因爲傾力而發，劍勢不難便走老，但劍若是要狠辣，那便得非傾全力不可，否則，靈活有餘，狠辣便嫌不足，這必然的道理，他又豈會不懂，是以，要非已有充份的把握，他掌中的劍就絕不會傾盡全力，他若是傾盡全力，那對方無疑就非死不可了！

而他若是傾盡全力，劍就絕無可能半途頓住，既能頓住，那腕底是必然留着幾分力道未發！

此際來說，他本就沒把握立致孫秀於死地，劍上當然就留着餘力，目光所及，明知刺出的劍已傷不到孫秀分毫，又豈會讓劍勢走老！

他劍勢方頓，孫秀左鈎已然迫至！

鈎鋒反鎖，眼看便要鎖住劍鋒，但鈎式尙未遞滿，祖鷲虹左手肘腕已沉，劍隨滑出鈎口，斜裏倒捲，便迎上了孫秀右手金鈎，「錚」的震開鈎鋒，乘勢一抖一送，又再刺出！

孫秀身形雖已半矮，但祖鷲虹劍已下沉，立時又够上了尺寸，取的仍是孫秀的眉心！

孫秀人已半矮，膝亦半曲，左右騰挪固然不便，俯身閃避更無可能，兩手雙鈎臂力已盡，新力未生，亦是擋無可擋，眼看便得傷在劍上，但他倉猝間仍不失鎮定，脚下陡滑，人已斜斜臥倒地上，也堪堪來得及讓開刺來劍鋒！

他身形倒地，閃避更難，祖鷲虹若是扭轉劍鋒，他是必無倖理，但祖鷲虹並未緊接扭轉劍鋒，那左手陡抖，劍突倒撤，人隨錯步旋身，劍隨身轉，嗤的反削，也恰好封住張豪乘隙削上的緬刀！

他這邊才封住張豪的緬刀，地上孫秀已然展開地趟刀的身法，肘肩脚膝齊齊着力，就地滾至祖鷲虹脚彎，半身突起，雙鈎齊翻，疾注腰背勾落！

祖鷲虹耳聽風聲，身已旁移，但他怎也想不到孫秀鈎勢雖然凌厲，目的却不傷人，而只在勾住他身後長衫的下擺，他身形飛靈巧幻，但身上的衣衫却並無感覺，長衫的下擺雖也緊扣着他的身形，少不免亦稍慢半分！

他藝高人胆大，與人交手，從來不管衣衫如何，只因爲衣衫對他並無多少影响，也因爲時至今日爲止他尙未遇着令他非要抄起長衫下擺不可的對手，先刻他雖然抄起長衫前擺，亦不過好讓胡二痲子他們看淸楚他腰上已帶了劍，當然也就不會刻意將後擺也抄了起來，不想這下就教他吃虧！

他人才從旁移出，孫秀雙鈎亦已遞至，雖然追不及他的身形，但却已趕上了他那長衫的下擺！

孫秀更不猶疑，雙鈎暴長，「金鈎點頭」，嗤嗤的兩截鈎尖已然勾住了祖鷲虹長衫的後擺，腕肘接往內翻，雙鈎打閃，鈎鋒向上，就勢突往下捺！

他雙鈎鈎鋒若不打閃，下捺必然裂衣削出，等如白費，但此際鈎鋒向上，便可着力！那長衫的下擺雖已及履，可是，鈎尖勾住的地方並非長衫的邊緣，裂口距地盈尺，當然不會無從着力，而鈎鋒扭轉，逆手下捺，雖則力道亦衰，但那長衫仍不由被扯了下去！

祖鷲虹冷不提防，脚步頓起踉蹌，劍勢亦亂！

張豪那邊看得眞切，心知機不可失，也不用孫秀提點，颼的欺上，緬刀穿入劍圈，當頭便劈！

刀快如風，分明就已傾盡全力，若換是別人，身形被制，劍勢已亂，這刀劈下，那顆頭顱便非搬家不可！但祖鷲虹，好祖鷲虹！生死俄頃，心仍不亂，脚步踉蹌未已，他左脚已然提起，右膝却曲了下去，那半身突矮，就以右脚爲軸，腰肩齊使力，借勢旋身，自左往右，疾轉了出去！

他身形下矮，長衫下擺便亦着地，孫秀的雙鈎已無法牽制着他的身形，他那左手的劍亦緊隨身轉，左手使劍，身自左往右轉出，劍當然亦領先！

他那身才轉出小半，左手的劍已將長衫的後擺削了下來！

也就在那剎那，緬刀已然削下，但畢竟慢了半分，鋒利的刀尖嗤的劃破了祖鷲虹右臂的衣袖，却已然無法傷他分毫，幸好他及時轉了出去，否則縱然保得住頭顱，少不免亦要賣去半條右臂！

衣袖裂開，刀上的寒氣立時亦透到了臂上，祖鷲虹不由亦暗揑了把冷汗，身形却不猶豫，膝陡直，人已起身，劍隨從下挑起，迎着張豪，急如奔流，倏的湧出！

張豪刀盡全力劈出，要撤回時當然亦費力得很，他刀才收起，劍光便已入目，脫口鷩呼，掄刀急擋，但刀勢才展出小半，鷩呼也方出口，劍已從他咽喉刺入，後頸穿出！

他人立時如遭雷殛，混身陡震，右手緬刀勉强抬起幾寸，便又筆直落下，但五指却仍緊緊的握住了刀柄，那頭雖未垂下，眼珠已幾乎突了出來，想必心裏寃得很，那也就難怪死也不放下刀來了！

祖鷲虹劍刺便收，殷紅已極的鮮血頓時箭也似的標出了張豪的咽喉，他人亦倒下，却隨被祖鷲虹那右手劈胸抓住，祖鷲虹半身再轉，腕底透勁，就將張豪疾向那方從地上彈起的孫秀送了過去，左掌利劍接展，就勢從張豪身旁刺出！

孫秀人方彈起，雙鈎便分，裂帛聲響，鈎上勾住的那半截衣衫立分兩爿，他也無暇再甩下，左右鈎疾翻，便待交搭護住胸門，但勁風已然壓體！

孫秀不意張豪已身亡，冷眼瞥見他咽喉濺血的疾壓了過來，不由心胆俱喪，脫口失聲，身形展動，往右急閃！他那視綫已破張豪的屍身擋住，完全就看不到祖鷲虹的動作，可是，仍本能的料知祖鷲虹必會乘隙出劍，那也是他累積得來的經驗！

但倉猝間他却忘了祖鷲虹使的是左手劍，習慣性的向右閃出！

使左手的人本來就絕無僅有，孫秀今日是倒足了霉頭才遇着，過去他所遇着的可全都是右手使劍的人，就因此，倉猝間下意識的便向右閃！

若是右手劍，劍取的必然是他的左方，但左手劍却是截然逈異！

他倉猝向右閃出，雖則讓開了張豪那壓下來的屍身，但左邊胸膛却已迎上了劍鋒！

張豪那屍身砰聲倒地的同時，祖鷲虹左掌的劍

亦噗的刺入了孫秀的胸膛，隨扭轉手腕，劍鋒打閃，橫裏削出！

孫秀那胸膛立時自左至右嗤的裂出了一道血口，一股血瀑狂噴而出，慘呼一聲，雙鈎嗆啷墮地，他人一幌再幌，亦倒了下去！

祖驚虹左掌的劍却挑了起來，劍鋒映日，閃閃生光，眩人眼目，但他那眸子却連瞬也不瞬，就凝在閃亮的劍鋒上！

他握劍的手已不再顫抖，可是，眼瞳褪下了懾人的神彩，換上了一抹淡淡的哀愁。

殺人的滋味，在他來說，畢竟是苦澀的！

再看旁邊六星堂一衆，這下都已臉無人色，發愣的怔在那裏，但也祗是怔了一怔，突然像見了鬼的，失聲驚呼起來！

驚呼未絕，人已脚底抹油，疾轉過身，望街那邊便發足狂奔，有兩個握着匕首也扔了。

祖驚虹應聲回首，突喝道：「誰也不許走！」

他叫不許走，衆人却走得更快，只恨爹媽生少兩隻脚，居然還有人遙應了一聲：「不走的是孫子！」祖驚虹見喝止不住，不禁怒形於色，口裏喝了聲：「好！」兩脚疾點，身形突然冲天拔起，就勢折腰、拋肩、踢脚、提身，「燕子三抄水」，立見身形！

他乍起又落，乍落又起，連提三個起落，人已從衆人頭上掠過，再飛尋丈，斜斜瀉下！

他人方着地，那衆漢子便亦差不多走至，他悶哼了聲，又再喝道：「誰也不許走！」

聲如霹靂，直震得人耳朶嗡嗡作響，那一衆冷不提防，頓時混身陡震，匆忙裏抬首望去，見祖驚虹赫然已攔住去路，此驚更是非同小可，下意識急收住脚步，收不住脚的，差點便摔倒地上！

也不知是否走得過急，臉色俱都已蒼白如死，但走在最先那漢子却恃着脚長，走得比誰都快，霍然便想轉身後跑，那知他半身方轉，祖驚虹已連人帶劍迫了過去！

他尙來不及閃避，甚至聲也未出，便已被祖驚虹那閃電也似的劍封住了咽喉。

劍噗的從頸後穿出，鮮血飛激！

祖驚虹身形亦止，兩脚外分，悍然直立，厲叱道：「站住！」

那一衆觸目驚心，不等祖驚虹說完，兩條脚亦早已像給鐵釘釘住了似的，動也不動，但足踝對上却簌簌的抖了起來。那軟骨頭的差點兒便跪到了地上。口裏失聲道：「祖爺饒命！」

祖驚虹冷冷的道：「誰若再走，此人便是個榜樣！」

衆人不由得又震了震，那像是頭兒的隨躬身囁嚅着道：「祖爺有話請吩咐……」

祖驚虹望也不望，仰首道：「要走，死的也帶走！」

衆人不由得暗鬆了口氣，連聲應是。

祖驚虹語聲稍頓，又道：「再者，你們回報『笑裏藏刀』賈杰知道，明天拂曉，姓祖的定必登門造訪，叫他早作準備，姓祖的言出必行，他若是男子漢，最好便少弄心機！」

語聲乍落，腕肘便縮，劍颯地撤回。那漢子的屍身失去支持，立時倒了下去。祖驚虹就勢在屍身上拭去劍上的血漬，插返劍鞘。隨揮了揮手道：「去幹你們的，回過頭來，再見你們，那便莫怪我心狠手辣了！」說着他人已轉過半身，舉起脚步。

那一衆豈敢怠慢，祖驚虹才走步，已有人走上去，扛起地上的屍身，其餘的忙亦奔回繡錦莊門外，奔得比馬還快。

祖驚虹也不回繡錦莊，就踏着長街的青石板，頭也不回的默默走前去。

這條路，也就是他回家的路，他的家，就在路的前頭，不遠，但也不近。

他的脚步，很重很重，長街的青石板也幾乎被他踏了下去，但他的心頭，更重！

絢爛的陽光，照着長街青石板，也照在祖驚虹的背上，青石板已然在發滾，他的心頭也在發滾。

「好！就先毀了你這害人的六星堂。」他沉吟着，咬了咬牙眼瞳裏突然抹上了一層朦朧的光彩。

那是殺機，濃重的殺機！

秋已深，雖則晌午，日已西移。

莊院風簷投下來影子，亦已移到了石階之上。

那不過是一幢普通的莊院，毫不起眼，誰也不會注意到它，更就不會料到這莊院的主人竟是當年傲笑江湖，無人敢攖其鋒的祖殺手！

石階上投影眼看着緩緩的伸長，半分又半分。

街的那邊，終於走來了祖驚虹。

望見家門，他那脚步更見沉重。往日，他總覺得很快便會回到家裏。但今日，這條路對他來說，却是那麼的長。

好不容易來到了門外，他忽的停了脚步，抬起頭細意打量這莊院的風簷、門戶。他恍惚已忘了這原就是他的家。

他那眼瞳裏閃爍着陌生的光芒，他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竟會對自己的家生出了陌生感覺。

但他畢竟還是踏上了石階，敲開了家門。

開門的是李老頭，那已足足替祖驚虹幹了三年多的李老頭，他見祖驚虹已足足見了三年多。他往日所見到的祖驚虹雖則衣飾極其樸素，但總是整整

齊齊的。踏出家門時如是，返回家時亦如是。不像今日，他不知道祖驚虹的衣衫怎會損爛。他只知道必然已發生了事，他也看得出祖驚虹有此異樣，但他沒有問，什麼也沒有問。祖驚虹那混身透着殺氣已然封住了他的嗓音，他人也就怔住了。

祖驚虹也沒有說話，只是默默的走了入去。

這莊院雖是普普通通，但地方也已不少，前後兩進外，還有個植滿了花草的院子，但這不少的地方却就住了五人，那是祖驚虹和嬛娘夫婦，看門兼打雜的李老頭，掌廚的張嫂侍候嬛娘的丫環小香。

莊院是別人送的，但侍候的人却非要自己掏腰包不可。祖驚虹也就只僱得起這許多。

李老頭怔了怔，忙掩上門戶。

廚那邊傳來了飯菜的香氣來，張嫂想必仍在忙着。

廳裏頭丫頭方在擺開了桌椅，嬛娘呢？

嬛娘諒來還在房內，她又忙着什麼？梳粧？晝寢？……祖驚虹沉吟着不覺已舉步踏入院內。

若換是別人，想必先去換過衣衫，但祖驚虹却不。他本就不慣隱瞞。

他那沉重的脚步早已變得輕盈，只怕驚動了嬛娘，這當年殺人如喫豆腐的祖殺手，居然會變得如此體貼溫柔，那亦實在很難得的了。

但溫柔體貼對女人來說，未必個個都管用的，猶其是像嬛娘這種出身於青樓，又年輕又漂亮的女人。這溫柔體貼對她來說根本已失去了價值，只因爲她見着的男人無不對她遷就無不對她體貼溫柔。她甚至認爲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其實，不管男人對女人，抑或女人對男人，還是不要太遷就的好。太遷就了，不難便會使對方生出不外如是的感覺。

雖然，那或者會例外。但畢竟少見。太容易得來的東西，人們總是很少會重視的。

就譬如鯪魚，若不是多骨，是必亦失色得多。更還有誰人對牠再細意咀嚼呢？

祖驚虹對於劍雖然懂得很多，對於女人畢竟懂得很少。

劍與感情，本就對立。調情聖手絕不會成爲出色的劍客，出色的劍客亦絕不會成爲調情聖手。

他脚步輕盈，走來更不慢。

不多時，他已來到門外，房門閉着，緊緊地閉着，房裏頭却透出了香氣，濃郁的香氣。

那是粉香，寶香齋的粉香。他的鼻子本就很靈，何況今早才嗅過，當然分辨得很清楚。

「嬛娘莫非又梳粧了？」祖驚虹心裏暗忖，禁不住苦笑着搖了搖頭。然後，他再又舉起了步，踏上兩尺，緩緩抬起了右手，便待去敲門，但那手尙未觸及門戶，突然凝在半空，他人亦退出半步，眼瞳裏已閃出疑惑的神色。

那粉未免太香了，香得甚至刺鼻。

粉若是不香，固然難討人歡喜，但太香了，少不免便教人生出俗氣的感覺。寶香齋的粉若是那麼香法，恐怕早就關門了，更談不上著名燕京什麼了。但那却的確是寶香齋的粉香。

那要解釋，除非就是花粉散滿了房裏，否則，無論如何是不會那麼香的。

祖驚虹知道得很清楚，嬛娘很會化粧，更懂得什麼時候化粧，就因爲她懂得什麼時候化粧，要不是特別的日子，她絕不會在飯前也來費費心機，也就因爲她很會化粧，她向來只是輕描淡抹絕不會成斤成兩的往臉上掃。當然就更不會將粉撒滿房裏。

那必是發生了事！祖驚虹會意地點了點頭，凝着的手突然暴長，蓬的猛擊在門上，他人却借勢又退出了半步。

那兩扇門並未拴上橫門，立時應手打開，拍拍的齊撞在門後，又彈了回來。

祖驚虹聽的眞切，知道門後沒人躲着，兩步踏上。右手再翻，重又將彈上的門戶推開。

門推開，香氣更濃……那盒寶香齋的花粉赫然就凌亂的散落在地上。盒子亦倒覆在粉中，只有那盒蓋仍是好好的放在妝枱上，而房裏其他的東西亦是整整齊齊的。分明就是嬛娘在欣賞那盒寶香齋的花粉時，突然發生了變故！

房裏頭更渺無人跡，寂靜如死嬛娘那裏去了？

祖驚虹此驚非同小可。肩頭微聳，他人已躍入房中，刷地突轉半身，目光亦隨着轉了過去，但門左右角落並無人影，更不見異樣的地方。他再也忍不住了，失聲呼叫道：「嬛娘！嬛娘……」

語聲未已，床那邊突然傳來了兩聲冷笑，隨聽得嬛娘哀呼道：「驚虹……」

祖驚虹霍然回首，却只見床帳低垂，裏頭人影綽約。男人若發覺自己的妻子和不知底細的人同在床上，心裏頭會是什麼滋味，實在已用不着多說了。刹那間他只覺得頭皮發炸，氣息欲絕。左手抖抬，已然握住了劍柄，脫口道：「嬛娘你……」

下面的說話，居然接不上來。

嬛娘沒再作聲，但方才冷笑那人却接口道：「她很好……」

聲音又冷、又硬，尖銳得好比祖驚虹那口利劍，但總還分辨得出那是女人的聲音。

祖驚虹頓時放心不少，輕叱道：「什麼人？」

那女人冷笑道：「教你分明！」

語聲陡落，寒芒突然從帳裏飛出，裂帛聲響。

那兩道帳子幾乎同時嗤嗤的齊頂斷了下來。

祖驚虹凝眼望去，只見床上幷坐着兩個女人。左邊的是嬛娘。她混身不住發抖，臉色蒼白如死，楚楚可憐，却絲毫不顯得她難看，反教人頓生憐惜。她身旁就坐着那個女人。人約莫三十左右，臉上居然抹着粉，厚厚的粉，刮下來怕也有半斤。

她雖然與嬛娘幷坐着，但肩頭已到了嬛娘的耳端。人當然比嬛娘高了不少，也胖得多。那條腰幾乎等於嬛娘的兩倍。

她身上穿了套紅色的衣褲。那紅，紅得令人驚心動魄，但竟還綉着暗花。暗花更紅，紅得發紫。小的比指甲還要小。大的却比拳頭還要大。有的像牡丹有的像綉球。驟眼看起來，居然有好幾十種。目光銳利如祖驚虹，霎時也分辨不出那許多。只覺得眼花，想是花多眼亂。

這活寶的臉上也花得很，長長短短的縱橫交錯着好幾十道疤痕。脂粉雖然厚薄不勻，亦掩蓋不住了那許多。

她不跟嬛娘幷坐倒還好。幷坐在那裏，便有了比較，越發叫人不敢恭維。

她也不止腰身兩倍於嬛娘，就是眉毛、鼻子，也不例外，嘴唇又闊又厚，還塗得紅紅的，教人看了，少不免有不寒而慄的感覺。

臉龐寬闊如她，那雙眼想來亦不會小，却已被滿臉肥肉擠剩了一條縫隙。但水汪汪的，居然還有幾分嫵媚。

她的左手掩着嬛娘的口，右手却握住了柄閃亮的長劍，軟不着力如帳子，也輕易被她削了下來，這口劍想必亦鋒利得很。

這口劍此刻也就橫在她的胸前，劍鋒離嬛娘頷下近得可以，那就難怪祖驚虹動也不敢再動了。

帳子斷下，嬛娘那剪水雙瞳便張開，瞬也不瞬的望着祖驚虹。眼裏充滿了驚慌，祖驚虹看得分明，却仍不敢妄動，他知道身手再快也絕對快不過那活寶右手的利劍，那怕身形方動，嬛娘便得濺血劍下。

他從不肯作毫無把握的冒險，猶其是在女人面前，更何況他連這女人是什麼來路也未清楚。

那女人也望着祖驚虹，却不住的冷笑。

她不笑還好，不住的笑，臉上的肌肉便不住的牽動，抹着的脂粉也不住的簌簌地落了下來。

祖驚虹實在不忍卒看，却又不能移開目光，心裏頭也不知是什麼滋味，可是哭笑不得。

幸好這活寶笑得並不久，她才頓住了笑聲，便陰森森的衝着祖驚虹道：「好！好！你很聰明，很聰明，不用我吩咐便乖乖的站着不動。否則我這口劍少不免便會替你娘子的臉頰添上兩朵血花了。」

她口裏說着，目光亦移到了嬛娘的嬌靨上，那水汪汪的眼瞳裏赫然透着强烈的妒意！

祖驚虹看在眼裏，心頭不禁怦然震動。

沒有比妒忌更容易惹起女人的殺機了，也只有女人才會對漂亮的女人毫不憐惜的狠起心腸！

要想知道女人脾氣，只要看她穿的衣衫便可以猜得八九分，眼前這活寶穿得簡直就活像隻辣椒，火辣辣的辣椒！

火辣辣的辣椒不錯刺激得人混身熱血沸騰，如處炭火旁邊，但也辣得要命，吃不消的人，還是少碰的好。

這辣椒也似的女人說過的話當然也就必會做到，而且她說要添兩朵就絕不會少添半朵。

嬛娘那嬌靨若是被劍添上兩朵血淋淋的花會變成什麼樣子，祖驚虹眞還不敢想像，他也就更不敢妄動了。那女人頓了頓，忽又說道：「你可知我是誰？」

祖驚虹搖着頭道：「不知，正要請敎！」

那女人道：「我就是孫秀那渾家花無容！」

祖驚虹禁不住脫口失呼道：「母夜叉！」

花無容雙眉立時飛起，斷喝道：「住口！」

祖驚虹果然住口，那心頭却暗叫苦也，要知花無容與他互不認識，突然造訪，想必就是已知道孫秀死在他劍下，搶先來制住他的家人迫他就範，他若是就範倒還罷了，否則嬛娘恐怕便是凶多吉少！

他忖思着，額上不由冒出了冷汗！

花無容喝住了祖驚虹，便又道：「你也莫要對我隱瞞什麼，我知道得很淸楚，很淸楚，你就是那『一怒殺龍手』祖驚虹！」

祖驚虹眞吃了驚，失聲道：「你……」

花無容截口道：「江湖朋友不時都奇怪，落日牧場的祖殺手怎麼三年來完全不見聲息，原來咱們的祖殺手窩裏反，偷了人家的小老婆，那就難怪要躲起來了。」

祖驚虹眼旁的肌肉不由得抽搐起來，忍不住問道：「你怎知道？」

花無容桀桀笑道：「人說你如何了得，不想亦胡塗得很，你這娘子若是不說，誰還知道？」

祖驚虹目光轉向嬛娘，嬛娘也望着他，花無容雖已鬆開了掩着她那櫻唇的手，她仍沒作聲，祖驚虹也不說話。但彼此的意思已在眼中交流，祖驚虹不用再問已知道嬛娘是迫不得已，他也不在乎，他已無須在乎！

花無容見祖驚虹沒作聲，又道：「你這娘子雖然漂亮得很，但紅顏禍水，絕色的佳人往往更甚於穿腸毒酒，你還是小心點好。」

祖驚虹苦笑道：「小心什麼？」

花無容道：「她遲早總會出賣你的。」

祖驚虹輕輕的吁了口氣，道：「若換是別人，想來她也不會說的。」

花無容那目光不其亮了起來道：「原來你也知我本領，落在我手中，本就沒有問不出來的話，像我這樣的人，也本就不多！」

祖驚虹點着頭道：「的確不多，七尺昂藏，勇如孫秀，見了你也心裏發慌，我這娘子弱質纖纖，那能不怕……」他話口未完，花無容已喝截道：「住口，我們夫婦相敬如賓，你小子少挑撥離間！」

祖驚虹連忙道：「不敢不敢！」

花無容道：「那就饒你這趟，不過，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回去我也得好好的問一問那匹夫，若是他饒舌，今夜少不免要他到池邊看金魚！」

祖驚虹不由暗歎了口氣，原來這隻辣椒動不輒就要丈夫到池邊看金魚，那也就難怪孫秀畏妻如虎了。

他對於拈花惹草的人本來就無甚好感，但這下亦不由覺得孫秀很可憐，值得原諒，他娶着的這隻辣椒實在太辣了，幸好帮忙宰了他，不然，他今夜還得嘗嘗這辣椒的滋味……想到這裏，祖驚虹心頭不禁一動，暗忖道：「莫非，這辣椒尙未知道孫秀經已伏屍街頭？那她找到這裏來，又爲了什麼？」

他動念方已，花無容已道：「好，閒話少說，該說說來意了，想你也心急知道。」

祖驚虹點着頭說道：「洗耳恭聽，請說！」

花無容恨恨的接道：「先刻，那匹夫悄悄的約了張豪那小子溜了出去，只道我不知，也不想他是什麼材料，那能瞞得過我這雙慧眼，張豪那小子誰都知道已是壞透入骨，有他同去，就絕不會是什麼好事，我也不揭穿他，就追躡身後，且看他走去那兒胡混！」

祖驚虹不由又暗歎了口氣，孫秀走起路也提心吊胆，眞也不無道理，但畢竟還是不够小心！

很奇怪，女人雖知道男人若是想偸嘴，要禁也禁不來，相反的，越是要禁止便越是要去，但，却不知道，男人所以偸嘴，總是被迫的多，家裏若是安得住，胡思亂想的可能是必亦少，這辣椒未免就兇了點，那就難怪孫秀寧可偸偸摸摸，也要冒險偸出去了。

花無容接着又道：「不想他們才來到你那兒，便跟你起了衝突，我雖不知道你們爲什麼會發生衝突，但看到你用的劍，我便知道是口名劍，看到你的出手，我便知道他們不可能是你的對手，少不免要吃吃苦頭，但你這口劍實在教人動心，所以我特別從附近的人家問出了你的姓名，住的地方，倘使他們制住了你，那你當然便不會有命回家，這口劍也自會送到我手上，否則，你遲早必會回家的，那我就只好在你家裏動動腦筋了，不想我無意闖入這裏，便被你這顧影自憐的娘子從鏡裏發覺，她居然抬出你的名頭來嚇我，也可眞嚇了我一驚，却也幸好知道你原來就是名動江湖的祖殺手，否則，也來暗算你，胡裏胡塗的搬掉了腦袋，教我如何死得眼閉！」

祖驚虹不由又再歎了口氣，這隻辣椒原來還是沒有心的，爲了口劍，竟連丈夫的生死也不顧了。

花無容再接下去道：「既然知道你就是祖驚虹，當然也就不能硬來了，那只好委屈委屈你這弱質纖纖的娘子……」

祖驚虹急截道：「你尙未說出來意呢。」

花無容道：「這就說了，據知你是絕代名劍天驕子弟子，那用的想必是天驕子的屠龍劍了？」

祖驚虹也不否認：「那不錯，就是屠龍劍！」

花無容沉吟着道：「天驕子的劍術絕代無雙，這屠龍劍聽說亦是非同小可，不知可否借與我見識見識？」

祖驚虹淡淡道：「借是廢話，想你也不是慣說花言巧語的人，那何不直說？」

花無容點着頭道：「知我者祖殺手也，那我也就不客氣了，這口劍就送與我如何？」

祖驚虹道：「能够不送麼。」

花無容桀桀笑道：「劍在你手，送與不送在你，但可莫忘了你這娘子在我手中，我這口劍雖然不如屠龍劍利，但在你這娘子的臉頰上添兩朵花總是可以的，你若是不喜歡花，那我先切掉她的鼻子亦無不可！」

祖驚虹那握劍的左手不由得震了震，花無容右手長劍亦同時往後縮了縮，道：「你若以爲我殺起人來會手慢，那你便錯了，最好你便不要妄動，但你若是不怕後悔的話，也不妨試試到底誰快！」

她右手長劍往後縮了縮，劍鋒便幾乎碰着嬛娘的頸子，劍上砭骨的寒氣直使得嬛娘接連打了兩個寒噤，忍不住脫口驚呼道：「驚虹……」

祖驚虹握劍的手頓時應聲鬆開，眼神已亂！

花無容手裏的劍亦移開，道：「你那口劍雖是師門重寶，但畢竟是身外物，丟了可以找過，不似枕邊人的難求，當然，這枕邊人你已不在乎，那又自當別論！」語聲末了，嬛娘那剪水雙瞳突然褪去了驚駭的神色，疑惑的望着祖驚虹。

祖驚虹苦笑了笑，眼神更見混亂，那胸膛不住的上下波動，心情的激動可想得知。

花無容冷眼旁觀，突說道：「人說祖殺手快人

快語，敢作敢為，今日一見，方知不外如是！」

祖鷲虹咬了咬牙，道：「劍不過身外物，好的劍術，也不在乎劍的優劣……」

花無容悶哼道：「說得好，論劍術，我的確不如你祖殺手多多，非要口好劍助威不可！」

祖鷲虹忙道：「莫要誤會，那麼說不過表明這口劍對我的劍術並無影響，所以躊躇不決，不過這劍上尚留恩師手澤，未忍遽棄！」

花無容冷笑道：「如今可想通了？」

祖鷲虹嗯的微喟道：「問題只在敎我怎相信你取得了劍便將人交還？」

花無容不假思索，道：「這個容易，你我分別退到牆角及窗旁，然後，我先將你這娘子推往房門外，你也隨將劍連帶劍鞘朝我拋來，那，顧得奪劍脫身，就勢必無法再傷你這娘子，但，你最好不要多心，牆角離房門口遠不如窗旁的近，你若是妄動，我仍來得及先斃了你這弱質纖纖的小娘子！」

祖鷲虹也不假思索，道：「好！」舉起脚步，緩緩往牆角那邊移去。

花無容亦挾着嬛娘離床移往窗口，她後發却先至，到了窗旁，祖鷲虹也才走出了三分二許，距離果然遠得多。

只等祖鷲虹移到牆角，花無容便喝道：「姓祖的，先解下劍，請！」

祖鷲虹應聲解下了劍，道：「還要怎樣？」

花無容點頭道：「就這許多，你可要小心，我這邊推出你那娘子三步遠近，你的劍仍不拋出，那便莫怪我掌中利劍無情了！」

祖鷲虹道：「早已小心，請！」

花無容喝聲：「好！」左手斜翻，反控住了嬛娘的肩膀，就往門外送出！

嬛娘那第三步方起，祖鷲虹手裏的劍亦脫手望花無容那邊拋了過去！

嬛娘就像是隻受驚的小老鼠，走得很急，她出了門口花無容才將那口劍接到手裏，却不是隨着越窗逃走，也不去理會嬛娘，兩手陡錯，左手接過的屠龍劍突告右手，原握在右手的那口劍亦同時交到了左手上！

她左右兩劍互易，身形亦展，反向祖鷲虹那邊欺了過去！

祖鷲虹不其變色道：「你待作甚！」

花無容恍如未聽入耳，右手陡抖，屠龍劍錚的脫鞘，那劍鞘嗆啷的墮在她脚旁，她却連望也懶望，目光就凝在那屠龍劍匹練也似的劍鋒上，那眼神已被劍光所奪！

祖鷲虹半步跨出，又再喝道：「你待作甚！」

花無容從容不迫的抬起了目光，左手劍低垂不變，右手屠龍劍却緊隨目光抬起，就指着祖鷲虹陰森森的道：「你還不明白麼？」

說話出口，她那水汪汪的雙瞳突然透出了怨毒已極的光芒，那屠龍劍雖則銳利，却竟不如她目光的銳利，若說目光也能殺人，祖鷲虹此際恐已身首異處！

祖鷲虹目光入眼，心頭亦不由怦然震動，脫口問道：「明白什麼？」

花無容恨恨的道：「你以為不要劍就可以了事？沒這簡單，劍要，命也要！」

祖鷲虹恍然道：「原來你目的在殺我！」

花無容道：「你早就該明白了！」

祖鷲虹苦笑道：「莫非你已知道？」

花無容道：「黑道不成就無貞婦！」

祖鷲虹怔了怔，仰首不語，花無容凄然接道：

「孫秀與我青梅竹馬時便私許終身，說是海可枯，石可爛，金鏃可朽，盟不可壞，生為同室親，死為同穴鬼，又是並出師門，雙走武林道，豈是尋常夫婦可比！」

祖鷲虹這才明白像孫秀這樣的人為什麼會要捧了隻辣椒回家，原來是幼時嬉笑惹下今日的憂愁！指腹為婚，本來就可笑得很，青梅竹馬便訂終身，也不見得就是聰明！

這畢竟是懂事後的事，何必緊張呢。

花無容語聲稍頓，再又道：「他縱然時傷我心，好歹也是我夫婿，你殺了他，就得償命！」

祖鷲虹疑惑的忽道：「那你當時何不出來？」

花無容道：「他兩人雙鈎單刀且非你敵手，遠處下風，便多我亦是無用，何況人在遠處，欲救已不及，那……」

祖鷲虹截道：「那該說的你先刻已說過了。」

花無容獰笑道：「說過的理當不贅，目下要知的倒是你已手無寸鐵，人已處身牆角，如何能避得過我這左右雙劍連環交擊！」

祖鷲虹道：「你要知道還不容易，請！」

語聲平淡，他人雖是身處險境，但神態却仍是從容不迫的，顯得若無其事，別的且不說，單就這份鎮定已够驚人了。

花無容心頭微凜，手心不覺已滲出冷汗，但五指控劍更緊，口裏却冷哼道：「名家風範，畢竟非同凡响！」

祖鷲虹淡淡的道：「過獎！」

花無容詭異的笑了笑，道：「但望你那身手也非同凡响，否則，你那娘子便遭殃了，可知我為什麼輕易讓她離開？」

祖鷲虹皺眉道：「請問……」

花無容放聲笑道：「這你也想不出麼？還不是就因為她纖纖弱質，用不着担心她能走到那裏去，只要殺了你，對付她還不容易？」

祖鷲虹驀然變色道：「莫非你要斬盡殺絕？」

花無容厲聲道：「此宅上下，鷄犬不留！」

祖鷲虹倏的歎了口氣，道：「你不該說出來的，你不說出來，我手底下必然不會放盡，甚或還會讓你三分，你說出來，豈非就是敎我非全力拼命不可？」

花無容不由得怔在那裏，祖鷲虹接道：「銳卒不攻，强而避之，如今，你最好還是將劍放下，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花無容頓時怒形於色，破聲道：「放……」

祖鷲虹突截道：「怒而撓之，亂而取之，這簡單的道理莫非你也不懂？何必動怒？」

他叫何必動怒，花無容心頭更氣，突喝道：「你償命來！」颼的連人帶劍欺上，左手劍斜封，右手屠龍劍却迅急如電，直迫祖鷲虹胸膛！

莫看她痴肥臃腫，身形展動開來，竟好比流水行雲，輕捷矯活，那左右雙劍雖則都長及三尺六，但在她使來，比別人手中的七首可還要靈巧！

劍鋒未至，劍氣已然迫人眉睫，這隻辣椒的劍法不想居然也是辛辣無比！

祖鷲虹手無寸鐵，人又處身牆角，當真是擋無可擋，避無可避，不過，他的身手也當真是不比尋常，神色更是鎮定，驟眼看來直似未覺，但劍鋒方至，他人已往上拔起，捨此外亦別無他途！

花無容也知祖鷲虹必會如此閃避，未等劍勢走老，便已倒撤，身形突亦拔起，右手隨扭轉劍鋒，斜斜抹上，左手劍接翻，橫裏急削！

左右雙飛，劍勢尤其驚人，那怕祖鷲虹借勢從她頭上掠過抑或直瀉落地，也非傷在劍下不可！

可是，祖鷲虹的身形變化更是出人意表，他既不借勢翻出，也不瀉落原地，人才拔起丈高，左右脚突然斜裏雙飛，兩手亦翻，就以手脚抵住牆角的土壁，蜘蛛也似的虛空懸了起來！

花無容左右雙劍立時齊齊走空，她人也機靈，猛吸了口氣，身形疾往下沉，直瀉落地！

祖鷲虹也自鬆了手脚，疾往下沉了下去！

花無容耳聽風聲，不待眼裏分明，脚才沾地，便又展開，倒踩七星步，兩劍雙飛，劍光繚繞，連環七劍，繞身飛旋！

那知祖鷲虹身才沉下，雙脚便縮，右掌靴邊抹落，再翻起時，手裏已然多了一柄七首！

他那雙脚上縮，身形亦不由得半空凝了一凝，花無容雙劍却是並無凝滯，不其便够不上尺寸，祖鷲虹那身形尚未落下，她七劍已然盡展！

劍勢再又走空，饒是花無容再勇悍，心裏頭亦不由生出了怯意，但手底却仍不慢，兩手雙飛，又是三劍刺出！

她身手雖然很快，但七劍刺盡，舊力已衰，新力未出，再來三劍，少不免亦有了空隙，無法緊緊接上！

祖鷲虹居高臨下，自是看得眞切，這空隙只是短短的刹那，但在他來說已是足够有餘，他脚尖方着地，身形便已從旁閃出，讓開花無容那當先刺出的劍！

他靴筒裏的七首已然撤出，又已找住了空隙，要擋花無容的劍固然不成問題，但花無容兩手雙飛，却是右先左後，當先刺出的就是那柄屠龍劍，屠龍劍利可斷玉，他心知肚明，單薄如七首，更擋無可擋，若是明知故犯，豈非呆子？

他從旁閃出，便迎上了花無容的第二劍，那是花無容的左手劍，劍雖劍，也只是尋常的劍，他更不猶豫，右手突翻，七首斜飛，迎住劍勢！

錚的七首已然敲開劍鋒，他手腕又翻，七首借勢將劍從下托起，身形接展，颼的從劍底下矮身竄了出去！

花無容第三劍頓時走空，她又是驚又是怒，頭也不回，右肘陡挫，扭轉手腕，劍突倒撤，疾從左脅下穿出，反刺祖鷲虹後背！

她人未轉身，只是聽聲辨位，但出手的刁狠，快準，便是當年那女殺手辛十三娘，想來也亦不過如是！

可惜她遇着的不是別人，是祖鷲虹，她出手雖快，比起祖鷲虹仍慢了半分，已無法追及祖鷲虹的身形，她的身手亦不可謂不快的了，劍方刺空，左脚便已外旋，左手暴長，劍隨身轉，霍地一劍倒削而出！

祖鷲虹也已轉過了身，劍光入眼，他人又旁移半步，七首突翻，斜封劍勢！

那七首才貼劍身，他腕底便亦透勁，叮的將劍震出外門，手隨又翻起，斜裏陡抖，七首突然脫手飛出！

幾乎同時，花無容右手屠龍劍已然扭轉，「弱燕驚投懷」，劍走偏鋒，倒削而下！

也幾乎同時，祖鷲虹已然騰身暴起，劍堪堪劃至，嗤的剖開了他胸膛的衣襟，却已無法傷他分毫！而他那柄七首連火光閃爍下凌空墮落的燭火火蕊也能隨手一刀削斷，花無容能够避得過麼？

花無容甚至連撤劍的念頭也尚未來得及閃過，那七首閃亮的寒芒已然入目，她失聲驚呼未絕，七首已入咽喉！

她臉上的肌肉刹那全都抽搐起來，嘴角外裂，唇邊已然滲出了血絲，那雙睛怒突，就瞬也不瞬的瞪着祖驚虹！

祖驚虹也已穩住了脚步，他亦是望着花無容，嘴角咧着笑，帶惋惜的苦笑！

花無容滿頭冷汗紛落，身形兩幌，眼看便要倒下，她那右手突翻，屠龍劍支地，勉强又穩住了身形，左手陡抖，突地將劍棄去，騰出的手掌反握住了咽喉上嵌着的匕首！

祖驚虹動也不動，就只是冷冷的望着！

花無容那身子已然起了顫抖，腕肘陡錯，霍地奮力將咽喉上的匕首拔了出來！

血，箭也似的標出了她的咽喉，她那蹩着的氣亦吐了出來，狂吼着揚起支地的屠龍劍猛向祖驚虹衝了過去！

祖驚虹仍是動也不動，他知道花無容是無法衝得過來的，只因爲血標出了她的咽喉，她混身的氣力是必亦隨血流盡！

不過彈指工夫，花無容便已衝至，但舉起的屠龍劍尚未落下，她人已先倒了下去！

她那笨重的身子蓬的仆倒地上，滾了兩滾，便不見再動，她人已氣絕身亡！

祖驚虹輕歎了口氣，微喟道：「梧桐相待老，鴛鴦會雙死，貞婦貴殉夫，捨生亦如此……」

語聲未了，房門口倏的人影閃動，祖驚虹霍然回首，却只見嬛娘低着頭走了入來，他怔了怔，無意識的道：「嬛娘，是你……」

嬛娘幽幽的道：「是我，你沒傷着？」

祖驚虹道：「沒傷着，你該走遠點兒……」

「她若是殺得了你，想還會放過我麼？走遠？憑我又能走得了多遠？」嬛娘說着抬起了頭，那剪水的雙瞳突然汨汨的滾下了兩顆晶瑩的珠淚。

祖驚虹心裏好生難過，走上去扶住了嬛娘的肩頭，道：「都是我不好，害你受這許多虛驚。」

嬛娘凄然搖了搖頭，忽問道：「你爲什麼跟他們起了衝突？」

祖驚虹道：「不爲什麼，是他們太跋扈！」

嬛娘轉問道：「你殺了很多人？」

祖驚虹道：「不多，連這女人在內，才只是七個。」

嬛娘眼也直了，脫口道：「你還說不多？」

祖驚虹嗯的應道：「明天拂曉，六星堂決鬥時，恐怕數倍於此數！」

嬛娘不由失驚道：「什麼？明天你還要去？」

祖驚虹苦笑道：「不去不成！」

嬛娘急問道：「爲什麼？你說爲什麼？」

祖驚虹長長的吁了口氣道：「只爲了是我約他們！」

嬛娘霍然抬首道：「是你約他們？」

祖驚虹微微頷首，嬛娘幾乎沒跳起來，跌足道：「他們那裏開罪了你，要你非殺人不可？」

祖驚虹微喟道：「開罪我是小事，也莫說我已忍無可忍，就說他們跋扈橫行這許多年，秦淮河兩岸無不被受其苦，所以無人敢過問，只是惹不起他們，但坐以待命，總非辦法，若再無人挺身而出，恐怕更多的人會毁在他們手上，更何况，我欲罷不能，又更何况，商翼快要到來，此時我再不管，便想管恐怕也不成了！」

嬛娘凄然道：「難道你這就叫做俠義爲懷？就叫做鋤强扶弱？……」話未說完，她的眼淚，已然流下，突然轉過半身，奔上前去，伏倒在床上哭了起來。

祖驚虹那目光不由得又混亂了起來，他沒動，也沒作聲，他不知該做什麼，亦不知該說什麼。

嬛娘見祖驚虹不理會，哭得更傷心，雙手突然用力搥床，哽聲道：「你就只知道爲別人，爲什麼不想想自己，不想想我？」

祖驚虹沉聲歎道：「嬛娘，你……」

你什麼他尚未來得及說，嬛娘已嘶聲叫了起來，道：「你連自己的妻子也保不了，說什麼別人，說什麼俠義……」

祖驚虹那身子立時起顫抖，脚步也已搖搖不穩，他沒作聲，就只苦痛的搖了搖頭。

嬛娘也知道自己說的實在太重了，忙收住了口，也收住了哭聲，緩緩從床上爬起身子，回過頭囁嚅着道：「我……我可不是有意的……」

祖驚虹苦笑着點了點頭道：「我知道。」

嬛娘舉起衣袖，拭了拭眼淚，道：「你也累了，坐下來，讓我給你倒杯茶。」

祖驚虹又點了點頭，嘴角又咧出了笑意，那笑裏畢竟已褪去了苦澀的意味……

青樓的女子都會煑茶，嬛娘更是出類拔萃，她煑出來的茶，便再挑剔的人，都不會不說好。

想當年，爲了要喝到她煑出來的茶，也不知費盡了多少人的心機。

祖驚虹也應該值得驕傲，這三年多來，也就只得他才嚐到嬛娘煑出來的茶，他雖已嚐了三年多，但時至今日，却未生過絲毫的厭倦。

好茶，那的確是好茶！

茶從彫壺裏斟出，斟入那精緻的碧綠杯子裏。

祖驚虹低下頭，輕啜了兩口，那蹙起的眉頭便已展開，滿腔的不愉快似已被這茶洗濾乾淨。

嬛娘就怔怔的望着他，眼裏充滿了凄涼，充滿

了幽怨，充滿了愛，也充滿了恨！

誰也不知道她心裏想着什麼，誰也不知道……

× × ×

日落又黃昏，絢爛的殘霞，染紅了西邊天際。

歸鴉陣陣，噪過了城樓，「迴風舞柳劍」商翼與「飛狐」沈天星兩騎終於亦帶着僕僕風塵先後馳入了城裏。

晚風更急，吹斷了天邊的殘霞，却吹不斷商翼心頭的蕭索。

殘霞如血，商翼那虎眸亦被滿腔熱血激成了血紅，他緊緊的揑住了雙拳，指節已揑的隱隱發白。

地頭也到了，祖驚虹嬛娘兩人還會遠嗎？

不！絕不！他的右手不覺已移到了腰帶旁邊！

前行不遠，沈天星突然勒住了馬頭，說道：「商爺，再過便是烏衣巷了。」

商翼嗯的亦勒住了韁繩，目光更見蕭索，微喟道：「舊時王謝堂前的燕子，已飛入了尋常百姓家，朱雀橋邊盡是閒花野草，烏衣巷又能怎樣？夕陽照裏，聽秋風訴說興亡，滿目凄凉，惹人惆悵，如此而已，看又如何？不看又如何？」

沈天星垂首道：「商爺性情中人，難怪有此感慨，但可知當年那王謝故居，今日已成爲『六星堂』的據地？」

商翼詫異道：「六星堂？什麼六星堂？」

沈天星會意道：「商爺久不出牧場，或許不知，但可曾聽說過『笑裏藏刀』賈杰此人？」

商翼想了想，道：「畧有所聞。」

沈天星接道：「此人也就是六星堂的瓢把子，勢力所及，秦淮河兩岸酒樓茶館乃至歌台舞榭莫不被受控制，無人敢攖其鋒！」

商翼道：「跳樑小醜，不想也敢據地稱雄！」

沈天星道：「商爺有所不知，這賈杰據說原是出身豪門，與官家多少不無關係，是以儘管跋扈橫行，也無人敢出頭干頂，其次，這六星堂除了他姓賈的自己，尚招攬了五個黑道高手，此亦堂之所以名爲六星，聲勢端的嚇人！」

商翼忽問道：「那五個黑道高手？」

沈天星道：「三手狼賴秋煌，一陣風粉彪，金鈎孫秀，快刀張豪，母夜叉花無容！」

商翼道：「都是小脚色，那當得高手兩字！」

沈天星笑着應道：「商爺名震江湖，技驚南北，當然不會將之放在心上，但那在常人眼中看來，都已是非同小可！」

商翼亦自笑道：「那亦不無道理，你突然說起這六星堂想不無因，且說來聽聽。」

沈天星怪道：「商爺不覺得異樣麼？」

沈天星道：「咱們一路走來，都是熙熙攘攘的，車如流水馬如龍，行人絡繹不斷，不愧是金陵繁華地，但到了這裏，商爺你看！」駢指如刀，自左至右，水平遞來。

商翼這才留意到身外環境，却只見這長街兩旁的店舖民房全都關上了門戶，偶然有人從街上走過，也都是急急脚的，生像走遲半步，便會大禍臨頭似的，不禁詫異道：「的確不類尋常，這又爲了什麼？」

沈天星沉吟着道：「六星堂就近咫尺，諒來與它不無關係！」

「是亦未可知，你倒也謹慎小心！」

沈天星忙道：「商爺只是心有所思，不曾在意，這等小事，也祗有天星才會放在眼內。」

商翼道：「視小事如大事，方更小心，視大事如小事，可覘作用，心不細則處事不周，心不定則臨事必怯，牧場交托於你，可謂得人，此去便縱濺血七步，死亦無憾！」

沈天星垂首道：「商爺言重！」

商翼揮了揮手，道：「走！」便待放馬奔出，那知沈天星忽叫道：「商爺，走不得！」

商翼霍然回首，問道：「怎地走不得？」

沈天星道：「這裏再過便是六星堂，堂口不時派人逡巡左右，平日遇着帶劍帶刀的，亦要截下盤問，此刻若眞的是發生了事，咱們走過，豈非自討麻煩？」

商翼仰天笑道：「小小麻煩，又何足懼。天星，不成你也怕惹麻煩，怕了這夥跳樑小醜？」

沈天星陪笑道：「若換是往日，天星歡喜還來不及，但此刻却不能不有所避忌，要知六星堂在這兒畢竟非比普通，咱們若是跟它出了麻煩，恐非片刻間可以了事，也勢必全城哄動，別的倒不怕，只怕漏了風聲，那商爺便枉費此行了。」

商翼恍然道：「原來如此，想他好兇也是條好漢，諒來不至於連面對現實的勇氣也沒有！」

沈天星道：「他若是眞有勇氣面對現實，事情也早就解決了，何須待至三年後的今日？」

商翼輕歎道：「那也不錯！」

沈天星語氣更重，接道：「經一事，長一智，這次他讓商爺找着倒還罷了，否則，鴻飛冥冥，此後恐怕更無處追尋！」

商翼連連點頭道：「那麼，依你意見……」

沈天星道：「三年商爺也等了，又何必在乎短短一天半天，依天星愚見，不妨找處地方歇下，先打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然後再說其他……」

商翼甩手道：「好主意，這半日僕僕風塵，馬固已倦，人豈不然，也應該歇歇了……」

話口未完，街左邊就在他們馬旁不遠的那間旱做「福來」的客棧突然依呀的打開了門，兩個店小二跟着伸頭出來，招呼道：「爺們可是要投店？」

沈天星應聲問道：「你們還做生意麼？」

「那有不做生意的道理，請請！快請！」兩個店小二說着，飛步走了過來，左邊的較高，右邊的較矮。

商翼兩人亦自滾鞍下馬，沈天星拉過韁繩，隨吩咐道：「洗刷乾淨，多加些草料！」

那較高的連聲知道，接過韁繩，矮的忙將商翼沈天星兩人引入店裏。

待得人馬全部入了客棧，兩個店小二忙又關上門戶，那較高的將馬匹牽往馬廐，矮的亦自將商翼兩人請入了飯堂。

沈天星人方坐下，便自呼道：「小二！」

那小二忙道：「小人在此，要什麼請吩咐。」

沈天星轉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那小二道：「小人張三，人叫快嘴張三。」

沈天星頷首道：「原來是快嘴張三張老兒。」

快嘴張三眞有點受寵若驚，那頭幾乎栽到了地上，連聲道：「不敢當，不敢當……」

沈天星揮手止住，道：「這兒顯得很不尋常，敢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張三搖頭道：「客人外來，還是不知的好。」

沈天星道：「就因爲外來才非知不可，否則，如何知所趨避麻煩，你就與咱們說說。」

這張三的嘴本來就快得很，聽得說更不怠慢，道：「既然那麼吩咐到，小人也就只好多口了，其實這也眞够驚人的，到過金陵的人誰不知道這兒的六星堂是何等煊赫威風，莫說那頭兒，就堂裏的弟兒，已教人側目，平日招搖過市，意氣風發，當眞是避之則吉，誰敢說半句不是，他們也滿以爲無人敢過問，氣燄可不得了，那知，床下底劈柴，遲早撞板，今日畢竟倒足了霉頭，栽到了家！」

沈天星接問道：「是誰如此斗胆敢捋虎鬚？」

張三道：「繡錦綢緞莊的老闆祖二！」

沈天星聳然動容，商翼亦自禁不住失聲道：「繡錦莊的祖二？」

張三奇怪道：「客人莫非與他認識？」

商翼嘴唇顫動，欲語還休，沈天星却已搖頭道：「不認識，你且說下去。」

張三接道：「這祖老闆出了名的是老實人，生意做得公平，待人接物更不在話下，像他這樣的人，會與人家爭執才是怪事，想必是那六星堂的弟兄強橫無理，迫得他忍無可忍，才會出此辣手，不想他看來軟手軟脚，劍居然使得蠻不錯，六星堂的來四個剎翻了兩雙，那頭兒快刀張豪，金鈎孫秀連袂出手，也是直着走過來，橫着抬回去，你說厲害不厲害，他還聲言拂曉登門造訪，要會會那當家的呢，那叫六星堂的人怎能不緊張？」

沈天星恍然道：「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那也就難怪六星堂附近的人家都關門閉戶了。」

張三連連點頭道：「可不是……」

語聲未了，店門突地砰砰的給人擂得震天價響，快嘴張三冷不防被打斷話柄，好生懊惱，喝問道：「什麼人亂擂門！」

「六星堂來的，開門！快開門！要不門也拆了你的！」那應聲霹靂也似，震人心魄。

快嘴張三不由得面色也變了，他尙未來得及說什麼，那掌櫃的已叫起來道：「快，快去開門！」

張三立時奔馬也似的奔了出去……

門打開，五個帶刀的灰衣漢子便衝了入來，當先的那個滿臉橫肉，嘴上參差不齊的蓄着短短的鬚子，長相好不嚇人，他兩步跨入，老鷹抓小雞的劈胸便將張三抓了起來，氣呼呼的道：「好哇，快嘴的，『什麼人亂擂門』，喝，好神氣，敢情連咱小鬚子的賬也不賣了！」

張三牙關格格打震，勉強應道：「豈敢豈敢，小人要知是鬚子兄光臨，早就迎出門外了。」

小鬚子呸的一聲道：「快嘴的，你憑什麼與鬚子稱兄道弟，堂裏的四爺五爺不幸遇難，那空下來的兩張椅子說不定就有鬚子的份兒，你以後說話招呼，最好放小心點！」

張三連聲道：「小人知道……」

小鬚子這才鬆開手，瞪眼道：「弟兄們說方才看到兩個帶刀劍的到了這兒，可是眞的？」

張三好不容易鬆過口氣，忙點頭應是。小鬚子又喝問道：「人在那裏！」

「在這裏！」商翼那邊突應道。

十道目光立時循聲射了過去，小鬚子隨又跨上兩步，上上下下的朝商翼兩人打量了好幾眼，道：「就是你們！」

商翼不徐不疾的道：「就是咱們！」

小鬚子轉問道：「那兒來的？」

商翼道：「來處來的！」

小鬚子悶哼道：「答得好，那，來此何事？」

商翼道：「與你何干！又憑什麼要告訴你！」

小鬚子把手一捋，捋得那鬚子瑟瑟作響，道：「好哇，六星堂的弟兄你也敢蔑視！」

商翼道：「諒你亦不過是六星堂的小頭目！」

小鬚子可怒了，厲聲道：「小頭目又怎樣，對付你這老甲魚，就小頭目也够你瞧了！」

商翼冷笑道：「倒要見識見識！」

小鬚子氣得混身打跌，怒道：「好狂的口氣，敢情你就是那祖什麼二的同黨？」

商翼道：「你便要認爲亦無不可！」

小鬚子悶哼道：「管你是與不是，無論如何，也得要你隨咱們回堂裏走走！」

商翼冷笑道：「幹什麼？」

小鬚子沉聲道：「聽咱們頭兒發落！」

商翼道：「不去又如何？」

小鬚子獰笑道：「那便是默認你倆與那姓祖的多有少關係，存心來壞咱們六星堂的買賣衣食，那咱們也就只好不客氣了！」

商翼道：「不客氣又如何？」

「教你知道厲害！」小鬚子口裏說着，右手抹落，斜裏一甩，腰刀嗆啷出鞘，旁邊四人亦不打慢，跟着紛紛撤下腰際長刀！

商翼冷笑一聲，道：「要用強麼！」

「可是怕了！」小鬚子「霍霍」的揮着刀道：「老甲魚，勸你還是隨咱們走走，否則，嘿嘿嘿！咱鬚子便不用刀，就拿醋缽的拳頭往你招呼兩下，也管教你腦袋開花，紅的白的都綻將出來！」

商翼仰天打了兩個哈哈，道：「你這嚇唬別人可以，嚇唬我，休想休想，回與你那頭兒知道，要見我，容易，到這兒來！」

小鬚子怒喝道：「去你的，就憑你這糟老頭兒也配咱們頭兒奔波跋涉，簡直笑話，我再問你，到底你去不去，說。」

商翼冷笑不語，小鬚子好生懊惱，道：「好，好！你不去，你眞要後悔！」

商翼仍不作聲，只是冷笑，小鬚子眞有點莫測高深，但想到堂口就近咫尺，再望望左右四個弟兄，胆氣立時又壯起來，暴聲喝道：「你硬要不識抬舉，那也沒有辦法，咱們就早拿下你這祖什麼二的同黨，好教姓祖的曉得六星堂的手段！」

語聲陡落，五個齊舉起脚步，迫了過去！

他們平日肆無忌憚，橫行已慣，滿以爲人多就好辦事，那曉得什麼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也就不曾將商翼兩人放在心上。

商翼目光閃動，突喝道：「站住！」

那五人冷不提防，下意識齊地停住了脚步。

商翼厲聲接道：「要命的就快滾出去，不然，莫怪商某人心狠手辣，劍下無情！」

小鬚子亦自厲聲道：「諒你亦沒有多少本領，居然敢胆口出狂言，糟老頭兒，祗管將你那壓箱底的功夫搬出來，怕你的就不是六星堂的弟兄！」語聲一頓，倏的轉過半身，吆喝道：「壞人買賣衣食，如殺人父母妻子，兒郎們，併肩子上，好歹放倒這厮！」

衆人逕自發聲吆喝，脚步加快，疾欺了上去！

沈天星冷眼旁觀，右手下移，握住了刀柄！

商翼剎那眼中殺機畢露，臉色陡沉，霍地敞開前襟，兩檔二十四柄「迴風舞柳劍」，立時露了出來！

沈天星目光及處，握着刀柄的手便垂了下來，只因爲他清楚商翼的「迴風舞柳劍」例不虛發，已用不着他再出手了。

眼看着那一衆便要踏上石階，商翼雙手倏的翻起，左二右三，指縫裏已然扣住了五口短劍！

那一衆却仍不知死活，剎那已踏上石階！

商翼眼裏分明，喝聲：「着！」兩手雙飛，五口「迴風舞柳劍」突化飛虹，脫手飛出！

利刃嘶風，聲如裂帛，摧人心魄！

寒芒瞬息入眼，那一衆不禁聳然失色，揚刀急擋，但刀勢才展出小半，劍光已入咽喉，五個人霎時倒下了兩雙！

那小鬚子不愧是頭目的脚色，馬馬虎虎的倒也有幾下子，長刀展動開來也比那四個快得多，間不容髮間居然被他用刀將那飛取咽喉的「迴風舞柳劍」擋了開去，但他人已嚇出了一身冷汗，方要鬆過口氣，那知，氣尙未鬆透，那被他擋了出去的「迴風柳劍」突然弧形折返，勢子非止未衰，相反更急更勁，所奔的角度更奇詭！

小鬚子當眞做夢也想不到會有此一着，再要閃避封擋時那還來得及，驚呼未絕，劍已從他眉心插入，直沒入柄！

劍上寒氣，透入心脾，他那身子不其而連打了兩個冷顫，指掌乍鬆，長刀嗆啷墮地，他人也倒了下去！

借力使力，生生不息，這也就是「迴風舞柳劍」之所以爲「迴風舞柳劍」！

沈天星看得眞切，方待拍手叫好，那知目光過處，突見門外人影閃動，他不假思索，雙脚點地，身形暴起，穿堂而出，兩個起落，已翻過了客棧的圍牆，隱沒不見！

不過剎那，圍牆外突然響起兩聲驚呼，兩條帶刀的灰衣漢子緊接越牆飛入，扎手扎脚的，分明就是硬硬的給人抓住抛了入來！

也幾乎同時，沈天星亦自在牆頭出現，他那身形祗是在牆頭上凝了一凝，便自飄身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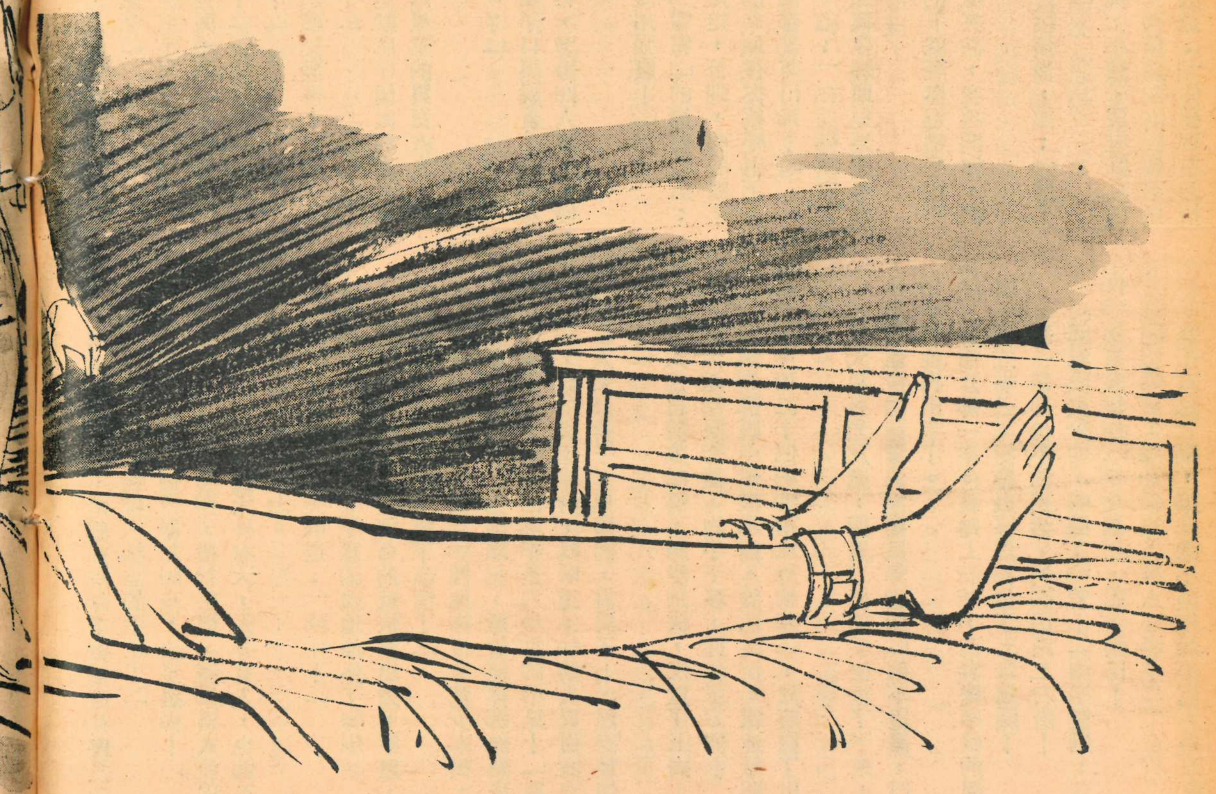
那兩條灰衣漢子凌空未落，沈天星已然落到了地上，身形着地又起，右手斜抹，長刀出鞘，刷刷兩刀，左右劈出！

刀光有如匹練，暴閃即至，那兩條漢子凌空未落的身形猛可一震，洒下半空血雨！（下期續完）

美人局故事之八

龍驥·文
培新·圖

橫掃美人局（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呂奇、小竹秀子和胡姬，應徵西班牙影片公司招考臨時職、演員，混入攝影隊，跟隨導演羅塞往血河古堡拍攝實地外景，第一晚，胡姬與呂奇的身份被X夫人懷疑，幸獲菲國派赴血河島潛伏的露妮莎暗中化解，暫時渡過難關，呂奇以時機危迫，決用彈射炸藥炸燬血河島敷設的雷達網和天線，露妮莎奉令往地牢拯救羅江與林娜，在地室中，露妮莎制服了伊露，奪了她的高壓靜電發射器，按下電鈕，把羅江與林娜放出，適在此時，呂奇已經發動攻擊，羅江向露妮莎要過那支奪自伊露的特殊武器——

初傳戰訊

呂奇夾帶了十枚「彈射炸藥」，此刻已用了九枚，留下一枚，那是準備在萬不得已時和X夫人同歸於盡的。

那九枚「彈射炸藥」除了最先彈射出去的那一枚落空之外，其餘八枚都發揮了無比的威力。那棵人造大王椰炸成數截，只剩下底部的鋼筋支架；那一幢平頂混凝土建築物也炸塌了一半。

强烈的爆炸引起了大火，古堡的警報器嗚嗚長鳴，屬於那位爵士夫人的男女手下全部參與了救火的工作。

正在拍戲的男女演，職員，一個個嚇得魂飛天外。自然，呂奇，胡姬，小竹秀子等三個人是例外的。

胡姬一個疾跑來到呂奇身邊，低聲說：「S1號，我該向你道賀。」

呂奇冷冷地說：「A1號，妳此刻向我道賀未免太早了。」這時，小竹秀子走過來以訝異的語氣說：「呂奇！這是你幹的嗎？」

呂奇向她吩咐說：「七號！妳到我房裏去等着，一有羅江的消息就來告訴我。」

小竹秀子點了點頭，飛快地離開了現場。

「呂奇，」胡姬說：「現在可以使用無綫電通話器與貴支部的A長官聯絡了吧！」

「稍待一會兒。」

「等待甚麼？」

「我要先確定古堡內電子系統是否已破壞。」

這時，大導演羅塞走了過來，緊張地問道：「魯尼柯！是怎麼回事？」

呂奇語氣冷冷地回答：「爆炸。」

「我知道是爆炸，是怎麼會發生的呢？」

「請去問那位爵士夫人。」

羅塞猛力抓住了呂奇的肩膀，搖幌着說：「魯尼柯！你知道些甚麼，請告訴我呀！」

「我只知道一件事。」

「甚麼？」

「古堡的確很神秘。」

「胡姬，」羅塞一把抓住她的手，惶急地說：「走！我們馬上離開這兒。」

胡姬甩脫他的手，冷笑着說：「大導演！你似乎該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難道要我們在這兒等死？」

胡姬沉聲說：「讓我明顯地告訴你吧！爵士夫人不會讓任何人離開這兒的。」

「爲甚麼？」

「因爲你所率領的外景隊爲她帶來敵人。」

羅塞以異樣的目光凝視着他們，喃喃地說：「敵人？是……是……？」

呂奇冷聲接口說：「羅塞先生！將你所率領的人聚集在金牛廳中不要亂動，否則我不保障你們的生命。」

「你……你究竟是誰？」

「一個維護人類安全的特種工作人員。」

這時，小竹秀子和露妮莎同時跑了過來。

呂奇連忙問道：「露妮莎，怎麼樣？」

露妮莎氣喘吁吁地說：「羅江和林娜脫險，古堡總管伊露可能已被大火燒死。」

「羅江和林娜呢？」

小竹秀子搶着回答說：「他們在你的房裏，羅江手裏有一支『高壓靜電發射器』，足以保護他自己。」

「七號！」呂奇下達命令說：「快些與卡托基地的A長官連絡，請求作緊急支援。」

「是！」小竹秀子立刻拿出了藏在胸罩之間的袖珍無綫電通話器。

突然，四面八方同時傳來了一個嘹亮而又憤怒的女人聲音：「呂奇！我知道你已來到了島上，方才的爆炸就是你的傑作。限你在一分鐘之內出面和我談判，否則，這個小峯就要自動炸燬了。」

那就是X夫人的聲音，從許多具不同方向的擴聲器中傳出，使人聽來覺得格外恐怖。

X夫人只說了這幾句話，聲音又沉寂了。

胡姬低聲問道：「S1號，怎麼辦？」

呂奇沉吟了一陣說：「我去見她。」

「不妥當吧？」胡姬以猶疑的語氣說。同時將目光凝注在呂奇的面上，顯然想從他的神情間斷出他決定前去會見X夫人的動機。

呂奇却在注視露妮莎，他突然發覺露妮莎在東張西望，神情有異。於是，走到她身旁輕聲問道：「妳在看甚麼？」

露妮莎神情緊張地說：「古堡內遍設『閉路電視』，我們在這沒有掩蔽的地方聚集商議，恐怕早已落入X夫人眼裏了。」

「露妮莎，」呂奇拍了拍她的肩頭，說：「別担心！電子系統已被炸燬，『閉路電視』也一定失效了。」

「哦——」露妮莎流露出一絲苦笑。「我大概是太緊張了。」

「呂奇，」小竹秀子適時提醒他：「三十秒鐘過去了。」

「我知道。」呂奇鎮定地說：「妳們快回到寢室去，情況緊急時，通知羅塞帶領他的演，職員也回到寢室中去避難。燈光器材箱內，有好幾十支手電筒，其實那是手榴彈和烟幕彈，負隅頑抗，應該可以支持一陣。七號按預定計劃，和A長官緊急連絡。」

他說完之後，立刻向古堡的最深處走去。

露妮莎叫住他：「呂奇，等一等。」

「有甚麼事？」

「我陪你去。」

「由我一個人去好了。」

「你方才不是說，要我陪你去的嗎？」

「現在不需要了，妳是我們之中唯一熟悉古堡情況的人，他們需要妳，而且，貴部的首長還需要妳提供一份完整的報告呢！」呂奇的語氣十分鎮定，說完之後，就疾步向X夫人的臥室跑去。

古堡內的男男女女來回穿梭，顯得異常忙碌，但是沒有一個人去攔阻呂奇。

露妮莎一直目送着呂奇的背影消失了之後，才向胡姬問道：「妳知道呂奇爲何要決定去見X夫人嗎？」

胡姬反問道：「他將原因告訴過妳了嗎？」

「嗯！」露妮莎點了點頭。「他已決定和X夫人同歸於盡。」

小竹秀子疾聲道：「這是笨法子，妳爲甚麼不攔阻他？」

「小姐！」露妮莎冷冷地說：「如果有人攔阻妳，不讓妳勇於赴死，慷慨成仁，妳願意嗎？呂奇作了最正確的選擇，讓我們爲他默禱吧！」

胡姬也有一些因呂奇行將成仁而憂傷，不過，她也很瞭解目前的處境和肩頭的責任。於是振作起精神說：「我們趕快退守到寢室裏去吧！請露妮莎小姐到金牛廳中去通知羅塞，教他的人也趕快集中到寢室裏來。」

五分鐘以後，外景隊的男女演，職員已轉移到寢室之中。

緊接着，另一批男女也到了，一望可知，他們是X夫人的幹部，每個人手裏都有槍，其中還有好幾挺輕型機關槍。

他們將寢室的前後左右包圍住，然後有一個大漢高喊道：「交出J．A．S．的頭目呂奇，否則就將你們全部格殺。」

屋內的人自然聽到了。

胡姬深爲奇怪地說道：「呂奇不是前去見X夫人了嗎？」

「是呀！」露妮莎也有些想不通。「難道X夫人還沒有告訴她的部下嗎？」

「我有一個主意……」胡姬打了一個手勢，又

附在露妮莎耳邊低語一陣。

半分鐘之後，寢室的大門打開，露妮莎出現在門口，不過，羅江手裏的「高壓靜電發射器」却抵在她的腰上。看起來她似乎已喪失了行動的自由。

她高喊着說：「我是爵士夫人的菲文秘書。」

那個發號施令的大漢問道：「露妮莎小姐！妳怎麼跟他們混在一起的。」

「我喪失自由了，你沒有看見我的腰上抵着一支特種武器嗎？」

「轉告他們，要J．A．S．的小頭目呂奇和夫人面對面地談判，否則他們全部都要被殺。」

「呂奇已經去見夫人了。」

「沒有。到現在爲止，夫人還沒有見到他。」

「我親眼看見他去的。」

那大漢拿起一個袖珍通話器喁喁細語，顯然在和X夫人連絡，電子系統雖遭破壞，這些小型無綫電通話器仍然可以發揮作用。

「露妮莎小姐，」那大漢惡狠狠地說：「妳在帮他們說謊。呂奇沒有去見夫人，到現在爲止，沒有一個人見到他。」

他說完之後，揚手一揮，那些男女幹部緩慢地向寢室逼進。

胡姬突然大叫一聲：「快臥倒。」

露妮莎和羅江二人立刻仆倒在地，胡姬雙臂連揚，兩支手電筒型的炸彈脫手飛出，只聽轟然三聲巨响，瀰漫起一陣烟硝。

「砰砰砰砰」……對方也展開了密集的射擊。

在露妮莎和攻擊者打交道時，胡姬已暗中告訴所有的人各找掩蔽，因此這一陣密集的彈雨還沒有造成傷害。然而對方的傷亡却是非常地慘重。烟硝過後，可以看見地上屍駭狼藉。

胡姬就臥在門邊，在她的身旁堆滿了無數的手電筒型炸彈，目光炯炯地監視着屋外的攻擊者。

「砰砰！砰砰！」斷斷續續的槍聲仍在响着，對方在作漫無目標的射擊。

「露妮莎，」胡姬悄聲說：「X夫人還沒有見到呂奇，那麼他到那裏去了？」

「奇怪？」露妮莎緊緊地皺着眉頭說。

「是不是X夫人另有詭計？」

「很難說。」

「秀子！」胡姬回頭向小竹秀子叫，小竹秀子正在忙着搬運手電筒型的炸彈。「呂奇身上有通話器嗎？」

「應該有的。」

「那麼，他爲甚麼不和我們連絡呢？」

「小心！」露妮莎突然叫了一聲。「他們慢慢地爬過來了。」

胡姬抬頭望去，看見有十來個人已經爬到距離寢室門口只有三十碼的地方。

「砰砰砰砰……」槍聲如一長串爆竹般响起。那十來個爬行的攻擊者突然彈跳起來，一面開槍，一面藉着密集的彈雨掩護，衝了過來。

胡姬早有準備，一連丟出去三枚炸彈。在强烈的爆炸聲中，又是血肉橫飛。

這一陣爆炸，總算暫時將對方的攻勢遏阻了。

「露妮莎，」胡姬問道：「妳知道古堡內有多少男女幹部嗎？」

「大概有二百多人。」

「那麼多嗎？」胡姬吃驚地說，「一波接一波的攻擊，我們總有彈盡的時候。」

小竹秀子已經將所有的手電筒型的炸彈堆集在門口，她清點一下，說：「A1號，還有三十三枚炸彈。」

「都搬來了嗎？」胡姬問道。

「都在這裏了。」

「那麼，趕快向貴支部的A長官求援。」

「是。」小竹秀子走到一個角落裏，取出了無綫電通話機。

「砰砰砰砰……」對方又展開了攻擊。

「轟……轟……」胡姬投出炸彈還以顏色，遏阻對方的攻勢。

在這一場驚天動地的浴血苦戰之中，只聞小竹秀子以嘹亮的聲音一遍又一遍地呼叫着：「血河呼叫卡托……血河呼叫卡托……」

當「血河」島上爆炸聲响起的時候，就已經驚動了在卡托基地的A長官。他連忙拿着望遠鏡，走出了氣象測候所，向遠遠的「血河」島觀察。

這時，小島上空已經昇起了一股濃烟。從那股濃烟的面積推測，他可以估計出「血河」島上已經發生了巨大的爆炸。他自然了解這是他手下得力的幹部S1號呂奇的傑作。

方玉琪也跟着跑了出來。她緊張地問：「長官，這是呂奇幹的嗎？」

A長官點點頭說：「我想是的。」

「那麼，他豈不是已經與那個狂人機構的一批狂人同歸於盡嗎？」方玉琪顯得憂心忡忡地說。

「應該不會吧！」A長官雖然如此說，然而從他的語氣中却可以聽得出來他並沒有多大的把握。

「長官！你認爲呂奇是在極爲順利的情況之下，展開爆炸工作的嗎？」

「很可能。因爲他是一個遵守命令的好幹員，總部曾經來過訓令，要他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救羅江和林娜出險，因爲唯有他們兩人才能够將『美人局

』那個狂人集團以及集團的首領X夫人詳加描述，有了他們的報告，才能够向世人作一個明確交待。如果這個任務沒有達成，呂奇是絕對不會輕舉妄動的。」

他們談到這裏，守候在電訊室裏的崔一貞也跑出來，神情緊張地嚷道：「長官！方才菲方情報部門留守在『三寶顏』的觀察站來了報告。他們以儀器測量『血河』島上發生了九次爆炸。每一次爆炸的威力約莫相當二十磅TNT。」

「他們測得很準。」A長官語氣喃喃。「呂奇帶去了十枚『彈射炸藥』，每枚炸彈中所裝塡的三硝甘油的份量恰等於二十磅TNT的威力。不過，我却奇怪呂奇爲什麼還留下了一個『彈射炸藥』沒有使用。」

方玉琪皺緊了眉頭說：「長官！我猜想呂奇可能已經救出了羅江和林娜，所以才展開了破壞動行。至於他爲什麼留下一枚『彈射炸藥』沒有使用，我猜可能是X夫人還沒有就範。」

「對了！」崔一貞突然大叫一聲。「我們得回去守候着通話機。既然他們已經明目張胆地展開了爆炸行動，我想，緊接着他們也就會向我們連絡求援了。」

一語提醒，三個人又連忙返回了屋內。他們將通話機的旋鈕扭開，調整好週率。可是，擴聲器只傳來了吱吱的磁場音响，沒有一絲兒呼叫。

三個人凝聲屏息等了約莫三分，小竹秀子嘹亮而又惶急的聲音終於傳出來：「『血河』呼叫『卡托』；『血河』呼叫『卡托』！」

「這裏是『卡托』！」A長官連忙回答，「妳是七號嗎？」

「是的。方才S1號已經施放了『彈射炸藥』，將古堡中的電子設備，雷達網和無綫電台的天綫全部炸毀了。」

「羅江和林娜怎麼樣？」A長官緊張地問。

小竹秀子回答說：「他們已經脫險了，而且，在此以前，X夫人爲了玩弄一項詭計，將他們的腦波又換了回來。因此，他們是安然無恙的。」

「那太好了。呂奇呢？」

「方才X夫人曾經擴播，要呂奇和她當面去談判，呂奇已經去了。」

「噢！」A長官吃了一驚，同時情不自禁地將目光向站在他左右的方玉琪崔一貞掃了一眼。

方玉琪搶着說：「七號！S1號是打算和X夫人同歸於盡嗎？」

只聽小竹秀子語氣憂傷地說：「如果萬不得已，S1號是打算如此做的。」

A長官恐怕他們談論下去會影响情緒。於是，向方玉琪打了一個制止的手勢，然後接着問道：「七號！島上的情形如何？」

「現在我們和外景隊的演，職員聚集在寢室裏面，外面正有『美人局』的狂人羣在展開猛烈的攻擊。不過，我們這兒還有三十幾枚手榴彈，看情形可以抵擋半個小時在右。」

「好！妳們儘量地抵抗。我和九號，二十一號馬上就駕快艇到島上來支援妳們。」

「長官！希望你們快點來。」

「七號！將無綫電關閉吧！」A長官說完之後，也將面前無綫電通話器的旋鈕關上。然後轉頭對崔一貞說：「二十一號！趕快向菲方情報部門連絡，要他們將那一艘特製的快艇駛到這裏來。」

「是的。」崔一貞匆匆地往電訊室跑去。

× × ×

就在小竹秀子和A長官通話連絡一瞬間，寢室外面的一羣狂人又展開了兩次嚴厲的攻擊，雖然對方的攻擊都被胡姬和羅江扔出去的手榴彈所遏住，但是，他們的彈藥又消耗了不少。

當槍聲靜止，對方作暫時停歇時，胡姬高聲說：「S七號！請妳清點一下，看看我們還剩下多少手榴彈。」

小竹秀子目光一瞥之下，就已經算清了數目，回答道：「還剩下十七枚手榴彈和四枚烟幕彈。」

胡姬目光仍然望着距離寢室約莫三十碼外隨時都可能蠢動的狂人羣，語氣喃喃地說：「不知道A長官他們什麼時候可以趕來？」

「以我計算，最少也要在半個小時以後。」小竹秀子說：「對方傷亡甚重，在這半個小時之內大概也不可能展開猛烈的攻擊了。」

羅江插口問道：「七號，A長官沒有告訴妳，只是由本單位的同志前來救援，還是有菲方的情報部門協助呢？」

小竹秀子搖搖頭說：「菲方情報人員是絕不可能出面的，大概只有靠我們自己的力量了。」

「那麼，我們的兵力如何？」

「羅江！」小竹秀子語氣黯然地說：「你可能還沒有了解到實際情況。A長官身邊只有S九號和S二十一號。連他在內，也只不過三個人而已。」

「他們將怎樣來到島上呢？」

「可能是乘坐快艇。」

羅江皺着眉頭說：「現在才五點多鐘，離天黑的時間還早。他們如果乘坐快艇，公然地鼓浪而來，恐怕不等登陸，在海面上就要被『美人局』摧毀了。」

「這倒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胡姬也表示了

意見。「呂奇方才雖然以『彈射炸藥』毀滅了古堡內的電子系統，但是並沒有削弱這兒的防衞力量。我們可以想像得到，X夫人除了在古堡內遍設陷阱之外，在海岸綫也一定佈滿了堅強的防衞陣地。A長官他們一來，豈不是自投羅網嗎？」

羅江已經知道了胡姬的身份，所以用請示的語氣問道：「A1號！我能否請求妳，派給我一個任務？」

「什麼任務？」

羅江語氣沉重地說：「我和林娜在對抗『美人局』的這一連戰鬥之中，不但沒有什麼貢献，反而爲J·A·S·增加了不少麻煩。雖然我們已被組織除名，目前來說只是一個平民的身份。然而實際上我和林娜仍然是和J·A·S·這個單位共存亡的。我們似乎應該爭取最後一個表現的機會。」

「羅江！你想幹什麼？」胡姬問這句話的時候，眞想回頭來看一看羅江臉上那種虔敬的神色。可是，她却仍要監視距離只有三十碼左右的敵人。因此，她的雙眼仍然凝視着寢室外面。

「A1號！在沒有菲方情報部門大量的援助之下，A長官僅僅帶領S九號和S二十一號前來接應我們，可說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行動。我現在手裏還有一支『高壓靜電發射器』，在『美人局』一些秘密而又犀利的武器當中，這是最厲害的一種。如果我再携帶一枚烟幕彈和兩枚手榴彈，同林娜闖出古堡的前門，打通一條安全走廊，接應A長官他們登陸，情況也許就有改變了。」

小竹秀子插口說：「羅江！這樣，太危險了吧！我們在這兒固守，已經是岌岌可危。如果離開這間屋子，一無掩蔽，隨時都遭到阻擊的可能。」

羅江語氣泰然地說：「七號！妳的說法很對。不過，任何一件工作都是具有危險性的。如果我和林娜衝出去的時候，遭到殺害，這證明在古堡的前面有强大的防衞力量，妳還可以及時通知A長官，阻止他們前來島上的行動。他們是三個人，我和林娜祗有兩個人，能够少犧牲一個，也就是多保持了一分打擊『美人局』的力量啊！」

小竹秀子不便再表示意見，她方才說這一番話，也不過是對同事情感所使然。在這兒，A1號胡姬是階級最高的幹部，羅江的建議是否可行，該由胡姬來決定。

胡姬半晌無語，顯然是在思考這個問題，約莫三分鐘之後，她才問道：「七號！林娜現在的情況如何？」

小竹秀子回答說：「我看她的情況還很正常，只是精神稍微萎頓了一點……」

不待她說完，羅江就搶着說：「林娜雖然在J·A·S·這個部門裏很少出過外勤任務。然而她却是一個很具有鬥智的幹部。她現在是和露莎妮在寢室的另一處担任戒備巡邏的任務，不是表現得很好嗎？」

「羅江！」胡姬語氣凝重地說：「你的建議很對，而我也覺得確有冒險的必要。否則，A長官的援救行動不但不能够發揮效用，反而會遭到無情的打擊，不過，我却有一點顧慮。」

羅江連忙問道：「A1號！妳有什麼顧慮呢？請說吧。」

「你和林娜目前是平民身份，我怎麼能够決定讓你們兩個人去做這種冒險的事情呢？」

「這種顧慮是多餘的。A1號！事不宜遲，請求妳批准我們立刻展開行動。」

「好吧！」胡姬終於下了決定。「寢室另一端雖然沒有攻擊，但是也一定有火力封住那一邊出路。你和林娜不能公然離開這兒，想辦法找個窗口，悄然潛出。手榴彈和烟幕彈你們不妨多帶幾個。」

「不！」羅江勇氣百倍地說：「我只要帶兩枚手榴彈和一枚烟幕彈就可以，其它的還留在這裏，讓你們用來遏阻對方猛烈的攻勢。」

小竹秀子從身上取出一具短程袖珍通話器，交到羅江的手裏，畧顯激動地說：「羅江！祝你和林娜好運，我希望很快地就藉着這一具通話器聽到佳音。」

羅江重重地在她的肩頭上拍了一下，微笑着離開。

林娜和露妮莎守着這棟長型寢室的另一個出口處。那兒雙門閉着，她們完全靠鎖孔向外窺視，每個人手裏都握着一枚手榴彈，却始終沒有使用的機會。

羅江來到了她們的身邊。低聲問道：「情況如何？」

林娜回過頭來，看了他一眼答道：「一點動靜也沒有。看樣子，他們將攻擊力量通統集中到那一邊了。」

「很好。」羅江點點頭，然後將目光望向露妮莎，輕聲說：「露妮莎小姐！這裏的監視工作要交妳一個人負責了。」

露妮莎訝然問道：「你們要上那兒去？」

「我們的長官率領了一個援隊，馬上要乘快艇從海上而來。海灘處想必有堅强的防衞力量。現在我和林娜要出奇制勝地爲我們的支援隊打開一條安全走廊，去接應他們登陸。」

露妮莎連連地搖着頭說：「不行呀，你們一離開這間屋子，就完全暴露了，隨時都有被傷害的可

能。」

林娜見羅江豪氣干雲，也不禁勇氣百倍，緊緊地抓住羅江的手，同時神情恭然地向露妮莎說：「露妮莎小姐！謝謝妳的關心。我和羅江能够担當這一個冒險的任務，眞使我們太高興了。妳放心！我們一定會安全地達到任務的。」

羅江也不再多說話，拉着林娜離開了她原來監視的崗位。兩人的手裏都抓了一枚手榴彈。羅江還拿了一枚烟幕彈，將拉鎖的套環套在中指上，和林娜進入了一間寢室。

這間屋子裏聚集了好幾個電影公司的演，職員。他們似乎都已嚇破了胆，一個個躲藏在床鋪底下哆嗦不住。

羅江走到窗邊，撩開窗簾，向外打量着情勢：窗外是一片樹林，沒有看到一個人影，這顯然是一個很好的出口。於是，他緩緩地將玻璃窗推起，向林娜低聲說：「妳先跳出去，一着地之後，立刻向樹林中急滾。妳放心！一旦發現狙擊，我就會將烟幕彈打出去。」

林娜點了點頭。可是，當她兩手撐在窗檽上，準備縱身跳出之際，却又提出了反問：「羅江！爲什麼不先將烟幕彈扔出去，我們再跳出窗外呢？」

「林娜！如果妳在呂奇面前問出這句話，一定會被他笑掉大牙。我們先扔出烟幕彈，然後藉烟幕掩蔽，縱身躍出，對我們來說自然是安全的。不過，烟幕却告訴敵人，把這個地方圍了起來，我們雖然安全地跳了出去，又能發揮什麼作用呢？」

林娜恍然大悟地說：「確有道理，我們單位裏一直都以爲呂奇是最了不起的幹員，其實在我的心目中，你和他是不相上下的。」

「謝謝妳的褒獎。」羅江笑着說，「呂奇的確是我們S級幹部的領導者，他的表現太卓越了。現在，妳向外跳吧！」

林娜雙手在窗檽上用力一撐，兩脚也上了窗台，身體靈巧得像一隻蚱蜢似地突然彈跳了出去。

羅江將手裏的烟幕彈作出了投擲姿勢。可是，直到林娜隱入樹林之中，都沒有發現一絲動靜。於是他也很快地縱身跳出，滾到了林娜的身邊。

由於這排房屋是長型的，所以那一批聚集在一處以猛烈火力攻擊的狂人羣，被房屋阻住了視綫，自然不會發現羅江和林娜的行動。而且其它方面也沒有一個人影。這種情況雖然有點反常，却也不能遽以判斷說是有什麼詭計和陷阱在等待他們。因此，羅江和林娜在原地匍伏着，等待了一分鐘之後，就緩慢地爬了起來，弓着身子以樹林爲掩護，緩緩地向古堡正門右側的峭壁走去。

他們佝僂着身子緩慢地前進了一百碼左右，突然又聽到了一陣密集的槍聲，其中也有六响手榴彈的爆炸，顯然那一批狂人羣又展開了一次猛烈的攻擊。

從槍聲猝然停止的情況看來，這一次攻擊又被胡姬所扔出的手榴彈遏阻了。

兩人停下來喘息一陣，羅江却在機警地打探地形，林娜輕聲問道：「羅江！寢室那邊還可以支持多久？」

「大概還可以支持兩次攻擊。」

「怎麼呢？」

「因爲她們只剩下十一枚手榴彈了。」

沉默了一陣，林娜又問道：「A長官眞的要來嗎？」

「他在無綫電通話器中是這樣告訴S七號的。事實上，他也非來不可。他的大部份幹部已經困在『血河』島上，而且已經明目張胆地向狂人集團揭開了戰爭的序幕，他怎麼能够在一海之隔的三寶顏袖手不顧呢？」

「羅江，A長官在展開行動之前是不是還有準備工作要做？」

羅江搖搖頭說：「這可就難以猜想了。」

「你看！」林娜伸出手，向海面上指了一指。「三寶顏遙遙在望，然而海面上却沒有發現一艘快艇是鼓浪向這裏來的。這邊情形非常危險，A長官想必料到，怎麼還遲遲沒有展開行動呢？」

羅江沉吟了一陣，才說：「這裏的爆炸行動，也許不是A長官所預料的。當然，他要準備交通工具，也許還要和菲方的情報人員連絡一下。關於這一點，我們不必去多加考慮，我們只要設法佔據一個安全的登陸點，讓他們能够順利地登陸，我們的任務也就達到了。」

林娜左右看了一眼，小心翼翼地問道：「羅江，你心中有了主意嗎？」

羅江點點頭說：「我已經想過了。我們現在要到海邊去，只有兩條路。一條就是沿峭壁而下，其實這條路是走不通的，別說我們沒有爬山的工具，即使有，當我們沿着繩索下降時，也毫無問題會成爲敵人的槍靶。所以就只有走另外一條路了。」

「另外一條如何走法？」

「林娜！妳看見了左邊那一條鋪砌着整齊石階的山道嗎？」

「看見了。你想從那兒下去嗎？」

「那似乎是唯一的途徑。」

「羅江！那兒不會有人把守嗎？」

「當然有，妳將脚墊起來，就可以看見順着這條石階的山道，中間有三個關卡。雖然沒有看見人，但是却可以想像得到，一定在一個隱密的處所埋伏着守衛人員……」

不待他說完，林娜就迫不急待地問道：「那麼，我們怎麼樣才能够安全地走下去呢？」

羅江抬起一隻手來，輕緩地撫着她的面頰，語氣柔和地說：「林娜，這需要妳去冒險了。」

「羅江！別用這種語氣對我說話。我們曾經進過禮堂，你是我的丈夫，你有權教我作任何事。以我們過去在J・A・S・的階級而言，你是S2號，你更有權指揮我。現在，請你下達命令吧！」

羅江神色一正，語氣嚴肅地說：「林娜，妳現在就堂而皇之地走下山去。步子要慢，目的是引誘對方的守衛人員出現。據我知道，這種『高壓靜電發射器』的有效射程是三十碼。那麼，我就會匍伏在地上，以這個距離跟着妳……」

不等他說完，林娜就接口說：「我明白了。你是想將守衛人員引出來之後，再用那種犀利的武器制伏他們，對嗎？」

「是的。」

「羅江！你可曾想到，當我們在第一個關卡得手之後，也許第二個關卡和第三個關卡的守衛人員就發覺了。」

羅江搖搖頭說：「不會的。每一個關卡的鐵門都是緊閉着。而且這種『高壓靜電發射器』並不會發出音响。由於那道鐵門擋住了視綫，我們在第一個關卡處的行動，是不會被下面另外兩個關卡的人所發覺的。」

林娜仔細地看了一看，然後點點頭說：「好吧！我去了。你千萬小心一點！」

林娜說完之後，將手裏的手榴彈交給羅江，然後整整鬢邊散髮，像是要去赴一個約會似地從容走出密茂的樹林，緩緩地順着整齊的石階，一步一步地向山下走去。

羅江算好了距離，匍伏在地上，以雙膝和兩隻手臂的拐肘處支撐在地上，緩緩地爬行。

如果沒有意外，他們這一個行動是應該可以成功的。

彈盡受困

五點二十五分，一艘表面上像是普通漁船，而內中却有特殊裝置的輕型快艇，悄然無聲地駛到了漁船前的沙灘上。

這艘快艇剛一停住，就有兩個鬈髮黑膚的菲籍大漢，從艇上跳了下來。涉水登岸，疾步向氣象測候所跑去。

方玉琪在測候所的門口觀望，一見快艇駛到，就立刻報告了A長官。

A長官剛迎到門口，那兩個菲籍大漢已經跑到了他的面前，其中一個向裏面揮了揮手，以純正的英語說：「長官，請到裏面講話。」

於是，四個人又回到了臨時作爲A長官的指揮所的那間小屋。

進入屋內，彼此都沒有心情寒暄。方才那個向A長官打招呼的菲籍大漢就開口說：「長官！你决定立刻採取行動嗎？」

A長官毫不考慮地點一點頭說：「是的。本支部有五位幹部在古堡內，正陷入浴血苦戰中，情況非常危急。如不及時的趕往救援，後果一定不堪設想。」

「長官！」那個菲籍大漢語氣低沉地說：「當我們接到你的請求之後，曾經向總部請示過。碍於許多難言的顧忌，本部實在沒有辦法可以公然地支持你……」

不待他說完，A長官就接口說：「請不必解釋，本人對這一點非常諒解。貴部在技術方面給予援助，我們已經感激不盡了。」

「長官！請聽我告訴你一件事，也只是十幾分鐘之前，我們才知道總部在一年之前，就已經派了一名幹練的女工作人員潛伏在那位佛萊爵士夫人的身邊。我猜想她一定和貴支部的幹部取得了聯繫，因爲昨天總部已經給了她的訓令，教她盡力支援，在她的掩護之下，也許貴支部的同仁們一時還沒有太大的危險。」

「噢！」A長官臉上浮現了一絲驚訝的表情。「那麼，目前貴部是否和她連絡過了呢？」

「據總部說，那位女同志並沒有携帶無綫電通訊器材，因爲她是佛萊爵士夫人的菲文秘書，所以本部都是利用古堡中現有的通訊設備和她保持聯繫的。」

A長官沉吟了一陣，才又問道：「貴部的意思是認爲我們現在就展開救援行動不太適當嗎？」

對方點了點頭說：「是的。天黑之前，你們如果駕駛這艘快艇鼓浪前去，在數浬之外就會被島上發現行踪。雖然我們在快艇的前端，安裝了兩挺二十五米厘口徑的機關砲，但是根據判斷，你們絕對難以順利登陸的。」

A長官轉過頭去，看了看窗外的天色，喃喃地說：「天黑最少要到七點半鐘以後，還有兩個小時，我眞担心他們支持不住。」

方玉琪插口說：「長官！方才七號沒有提到古堡之內有人接應他們嗎？」

「沒有。」

「那麽，現在我們何不再跟七號連絡一次，問問那邊的情況。」

「好吧！」A長官一面說，一面就走到那一架無綫電通話器的前面。打開了旋鈕，對準週率，拿起麥克風，連聲呼叫：「『卡托』呼叫『血河』，請講活！」

「七號！我是A長官。古堡內有沒有一位菲律賓籍的小姐和妳們取得了聯繫。」

「有的。」小竹秀子很快地回答。「那位露妮莎小姐是X夫人的菲文秘書。據她說，她是在一年之前由菲方情報總部安排潛伏進去的。長官需要和她通話嗎？」

「七號！她和妳們在一起嗎？」

「是的。她因爲救援羅江和林娜，而殺死了古堡的總管。根據判斷，她的身份業已暴露了，所以她和我們連結在一起。」

「等一等，」A長官說了之後，立刻用一隻手捂住了麥克風，向那位菲方的情報人員說：「貴部的那位工作人員，既已暴露了身份，就已經沒有掩護的作用了。我們的救援計劃，恐怕不能夠再延遲了。」

那位菲方情報總部的人員皺緊了眉頭，沉吟良久，然後低聲說道：「長官！你再問問那邊的情形吧！」

於是，A長官又鬆開了捂住麥克風的手，問道：「七號！妳們那邊情況如何？」

「我們現在還剩下十一枚手榴彈，情況可說非常危險。不過，對方由於傷亡太重，已經有八分鐘沒有展開攻擊。看起來，現在的情況比方才要好得多了。但是却不能肯定冗長的沉寂是對方停止了攻勢，也許這也是X夫人在暗中玩弄什麽花樣的一種跡象。」

「呂奇有消息嗎？」

「當X夫人廣播要他前去談判時，他立刻就去了。可是，當他離開不久之後，對方立刻就展開了攻擊，而且有半個鐘頭之久，對方的攻擊，都沒有鬆懈過。從這一點看來，呂奇似乎沒有和X夫人碰面。」

「七號，是不是他和X夫人的談判決裂了？」

「我想不是的。他離去半分鐘之後，對方就展開了攻擊。即使談判決裂，也不會那麽快，而且他身上還帶了一枚手榴彈。如果談判決裂的話，他一定會和X夫人同歸於盡的。」

A長官低頭沉思了一陣，又問道：「七號！呂奇和妳有連絡嗎？」

「沒有，因爲他身上並沒有帶着通話器。」

「奇怪！」A長官喃喃自語地說：「他又到那裏去了呢？」

「長官！我們也是這樣想。不過我深信，呂奇一定有他的主意。也許他在暗中等候機會，要設法一舉擒伏那位神秘而又殘酷的X夫人。」

「七號！妳們可以看得見圍在妳們四周的敵人嗎？」

「看得見。數目好像越來越少了。在我們的面前，將近堆積了五十具以上的屍首。現在已經九分鐘沒有攻擊行動了。先前都是每隔三分鐘要攻擊一次的，但是到現在對方還沒有再攻擊的跡象。」

「七號！妳估計一下，妳們可支持到天黑以後嗎？」

「很難說。長官！你們什麽時候來？」

「我們本來打算立刻採取行動，可是菲方情報部的人員建議我們，如果在天黑以後再行動的話，也許會有更好的效果。我只是担心妳們是否能够守到那個時候。」

「長官！我報告你一件事情。羅江和林娜自動請求，要到海灘上爲你們打開一條安全走廊，同時佔據一個良好的登陸地點。」

「噢！」A長官臉上立刻浮現了驚喜的神色。「他們這項行動展開了多久？」

「將近二十分鐘了。」

「有消息嗎？」

「還沒有，我給了一具短程通話器給羅江。當他完成部署之後，他會與我連絡的。」

A長官語氣猶豫地說：「二十分鐘還沒有消息，會不會……？」

小竹秀子很快地接口說：「不會的。長官應該了解羅江的機智，即使他和林娜遭到了不幸，或者是功敗垂成時，他也會將那個壞消息，利用無線電通話器通知我的。」

「好！」A長官拿定了主意，堅定有力地說：「七號！我們的通話器隨時開放着，等待妳們進一步的報告。如果羅江和林娜成功的話，我就帶領九號和二十一號，立刻趕到『血河』島上來接應妳們。萬一失敗，那我們只有將這一個行動延遲到天黑以後，希望妳們能够盡力地支撑住局面。」

「遵命！」雖然雙方互不見面，小竹秀子的語氣仍然非常恭敬。

「七號！通話關閉。」當A長官將無綫電通話器上的旋鈕關閉時，他的額頭上已經冒出了一大串的汗珠，可以想見他的心情是如何的緊張。

那位一直在旁聆聽他們對話的菲方情報人員這時也緩緩地吁了一口長氣，必恭必敬地說：「長官！預祝你們成功。」

A長官並沒有去向他道謝，目光望着窗外明亮的天色，語氣喃喃地說道：「但願天快一點黑下來吧！」

× × ×

然而，「血河」島上却發生了異變。

小竹秀子正在和胡姬研判情況，看看運用什麽方法，才能支持到天黑，突然，有一個大漢手舉一塊木牌，向寢室的門口走來。

胡姬手中抓了一枚手榴彈，嚴密地監視着對方的行動。那大漢在距離十碼處停下，同時將手中舉着的木牌翻了過來，原來木牌的背面貼着一張以英文書寫的通告。

胡姬向身邊的小竹秀子低聲說：「S七號！小心戒備，讓我抬高身子看看木牌上寫些什麽。」

時雖近黃昏，光綫却很明亮。胡姬緩慢地站起身子向那木牌看去，只見那木牌上寫着：

「貴單位之S1號幹員呂奇已成俘虜，如不棄械投降，即先殺呂奇，再引發埋藏寢室地下之炸彈，使你們粉身碎骨。如不是顧慮西班牙『國家影片公司』外景隊數十演、職員之生命，地下炸彈早已爆炸矣，希勿自誤誤人是幸，限閱通告後，三分鐘之內決定。　X夫人謹告」

胡姬閱後大驚，小竹秀子也看到了。二人重又爬伏在地上，側過頭來，面面相覷，一時說不出話來。

小竹秀子先開口道：「A1號，X夫人所說是實嗎？」

胡姬沒有回答她的問題，却反問道：「呂奇離開我們多久？」

「已有兩個小時了。」

「呂奇的行動，有四種情況可能發生。一、他說服了X夫人投降……」

小竹秀子插口說：「那是不可能的事。」

胡姬道：「二、談判決裂時，呂奇和X夫人同歸於盡。」

「我們並沒有聽到爆炸聲。」

「三、呂奇生擒了X夫人。」

「果眞那樣，戰局早已結束了。」

「那麽，只有第四種情況了。呂奇不幸落進了X夫人的圈套。」

「A1號，呂奇絕不甘心束手被俘的，他一定會勇敢地使用身邊的那枚手榴彈。」

「S七號！妳忽畧了一個問題。當呂奇被俘時，由於見到X夫人不在現場，他就不會輕易地使用那枚手榴彈。等他見到X夫人想使用時，那枚手榴彈已經先一步被X夫人的黨羽所搜走了。」

「那麽……」

「S七號！這件事，不但關係着呂奇的生命，也關係着整個任務，茲事體大，妳趕快去請示A長官吧。」

小竹秀子連忙扭開無綫電通話器開始呼叫。

A長官的回聲，立刻傳來。「七號嗎？情況如何？」

「呂奇被俘，X夫人迫降。」

「哦——」從這一聲長長的呼叫中，可以想見A長官吃驚的程度。

「長官！對方限令三分鐘之內回答，否則就要先殺害呂奇……」

A長官不待她說完就搶着問道：「羅江和林娜有消息沒有？」

「沒有。」

「七號，」A長官立刻下達命令：「依照對方的指示投降，我會盡力設法來援救你們。噢！對了，將羅江持有的那具短程通話器的週率告訴我。」

「一六〇兆赫。」

「好！在投降之前，將妳身上所攜帶的通話器銷毀，以免發生意外。」

「遵命。」

這時，那個手舉木牌的大漢正要回身走去。胡姬已聽到了A長官所下達的指示，於是站起來大喊道：「站住！我們投降了。」

那大漢高喊着說：「高舉雙手，一個一個慢慢地走出來。」

小竹秀子已經將通話器放在地上，一連幾脚，踏得破爛不堪，橫脚一掃，踢到一個陰暗的角落裏去了。

這一幢長條型的房屋雖然長達三十碼有餘，由於胡姬的聲音很大，在另一端担任戒備的露妮莎，也已經聽到了。她匆忙地趕過來問道：「爲什麽要投降？」

胡姬疾聲說：「呂奇被俘，X夫人以此爲要脅。而且，她還聲言，這屋子的地下埋有炸彈。」

露妮莎驚慌地說：「呂奇眞的被俘了嗎？」

「根據各種跡象判斷，可能是眞的。」

露妮莎皺緊眉頭沉吟一陣，又問道：「二位帶了自殺藥丸嗎？」

胡姬搖搖頭說：「沒有。本單位非正式情報機構，也不虞洩漏機密，所以不許可如此作。難道妳準備吞下毒藥……」

她說到這裏又停止了，似乎不忍說出以下「自殺」那兩個字。

露妮莎苦笑着說：「X夫人陰險異常，我們投降之後不知會遭受到什麽痛苦。」

小竹秀子拍拍她的肩頭說：「務必忍耐，我們的長官會盡力設法援救我們的。」

「我先走了。」胡姬率先高舉雙手走了出去。接着是小竹秀子，然後是露妮莎。

他們一露面，立即有十數個大漢持槍圍過來。對方並沒有問起羅江和林娜，也許還不知道他們二人已被露妮莎救出來了。

他們被押進一幢陰暗的屋子，靠牆壁處有一排椅子，頭頂上一排熠亮的水銀燈，別無陳設。

那些男人粗鹵地搜遍了她們的全身，直到滿意爲止。三人都是受過嚴格訓練的，並未因對方的毛手毛脚而感到惱怒。她們深知，目前最重要的是保持鎭靜，那才是求生之道。

搜身已畢，大漢們紛紛退去，只留下兩個持槍的大漢，虎視眈眈地監視着她們。

露妮莎以唇語，對着胡姬說道：「這裏是實驗室。」

胡姬也以唇語問道：「那一類實驗？」

「不知道，我從來不曾來過。」

「保持鎭定。」胡姬以唇語告訴露妮莎，又轉頭向小竹秀子說了一遍。

步履响動，古堡女主人——佛萊爵士夫人走了進來。

露妮莎向她們二人打了一個眼色，似乎在暗示她們——重要的人物出現了。

「坐下！」佛萊爵士夫人揚了揚手，態度顯得十分平和。

三人默然無語地在那一排椅子上坐下。

「露妮莎秘書。」佛萊爵士夫人目光盯着她，語氣突然森冷起來，「原來妳也是J・A・S・的一份子。」

「不，」露妮莎連連搖頭，顯然想使對方摸不着頭緒。「我只是很愛尊尼柯，所以，才陪他在一起。」

「尊尼柯！妳爲什麼不說他是J・A・S・的助手，S1號呂奇？」

「呂奇？我不知道啊！」

「妳們最好說老實話，呂奇到那兒去了？」

胡姬反問道：「夫人！妳不是說，呂奇已經被妳俘擄了嗎？」

「那是逼迫妳們投降的一種手段。」

三個人不禁相互看了一眼，雖然她們都有一些懊喪，却又有一股慶幸之情油然而生；因爲呂奇目前還是安全的。

「不要自找苦吃，」佛萊爵士夫人語氣嚴厲地說：「快些說出呂奇現在何處？」

「夫人！」胡姬冷冷地說：「妳這句話問得很不高明。」

「請解釋。」

「如果我們知道呂奇的情況，豈會上妳的當而棄械投降？」

爵士夫人不禁神色一楞，半晌，她才又問道：「那麼，妳們應該知道他暗中在施展什麼陰謀。」

「夫人，」小竹秀子回答說：「他是遵命前去和妳談判的啊！」

「我一直沒有見到他的人。」

「那麼……」小竹秀子故意皺緊了眉頭。「……是否被妳的手下亂槍殺了呢？」

「哼！我敢打賭，如果這個島上所有的人都必須死亡的話，他一定是死得最遲的一個。」說到這裏，她將目光盯在露妮莎的面上。「那麼，妳們將伊露總管如何處置了？」

露妮莎搖搖頭說：「我們都沒有見過她。」

爵士夫人沉聲說：「妳們不要以爲電子系統被破壞，我就沒有方法處置妳們。如果沒有令我滿意的答覆，妳們立刻就會變成畜類。」

她說着，就在壁上摸索一陣。嘩啦聲中，牆壁滑開，出現了另外一間屋子。

那間屋子裏有十幾張外科用的手術枱，其中四張枱子上綁着一頭非洲虎，一頭灰毛狼，還有兩頭野豬。牠們四脚被縛，動彈不得，却發出咻咻的嘶吼聲。

爵士夫人此刻的面色難堪已極，咬牙切齒地說：「想必妳們早就知道我是一個傑出的外科醫師。我可以在半個小時之內，將妳們的腦子和這些畜類的腦子相互移植。據我猜想，J・A・S・的後援在天黑之後就會來到島上。那時，妳們已變成一頭虎，一匹狼和一頭野豬。一定會將那批前來援救妳們的伙伴活嚥下去。」

三個人的臉色突變了，並非她們不够鎭定，而是面前這個狂人的說法太駭人聽聞了。

胡姬吸了一口長氣，强持鎭定地說：「我能稱妳一聲X夫人嗎？」

「X不過是一個代號，我仍然希望妳稱我爲爵士夫人。」

「爵士夫人！」胡姬語氣委婉地說：「妳如此胡作非爲，可曾考慮到後果？」

「妳用不着來嚇唬我。坦白地告訴妳們，佛萊爵士就是在我的手術枱上死去的。」

「哦！」三個人不約而同地發出一聲驚呼。

「我要使我的丈夫成爲全世界最傑出的男人，爲了使他有勇氣，將虎胆移植在他身上；將一些智慧甚高的男子腦中的『思索細胞』移植在他腦中，

使他變爲全世界最聰明的人；我又爲他移植運動員的肌肉，使他强壯；並爲他移植海狗身上的某一根腺體……」

胡姬接口說：「妳的構想不錯，可惜妳的手術失敗了。」

「我從來沒有失敗過。」

「然而，妳的丈夫却死在外科手術枱上。」

「是我殺死他的。」

「爲什麼？」

「當他成爲最傑出的一個男人時，他突然覺得我是多麼地微不足道。他要去找一個美麗超過我，智慧也超過我的女人作他的妻子。」

「夫人！這是妳自己一手造成的後果。」

「我愛他，絕不容許別的女人去佔有他，所以我殺死他。」說到這裏，她的聲音變得冷酷已極。「自己心愛的丈夫被我殺死了，我就不會珍惜別人的生命，更不會考慮到什麼不良的後果。」

「夫人……」

「少說廢話！」佛萊爵士夫人打斷了胡姬的話，「說出呂奇的下落，說出伊露總管的下落。」

胡姬三人，異口同聲地說道：「我們是的確不知道。」

「來人！」她狂喊了一聲。

六個身高體壯，穿着白色制服的女郎，走了進來。

佛萊爵士夫人擺擺手說：「將她們綁上手術枱，作好手術前的準備工作。」

胡姬向小竹秀子和露妮莎二人打了一個眼色。因爲目前已到了不亡命一拚是絕對不行的情況了。

她們正要動手，每個人的後腦處都捱了一下重擊，那彷彿是一柄橡皮搥的敲擊。

一陣頭暈目眩，她們都昏迷在椅子上了。

二名白衣女郎抬着一個，將她們放了上手術枱；並且綑綁了她們的手脚。

這時，一個穿着短裙，腰繫金屬腰帶，手拿機關槍的女郎走了進來。大聲報告：「夫人！我們在地下室發現伊露總管的屍骸，已經燒焦了。」

「噢！找到呂奇了嗎？」

「遍尋不獲。」

「羅江和林娜呢？」

「不見了。」

「甚麼？……」

「囚室的門打開了，未發現他們的人。」

「加緊搜索。」佛萊爵士夫人大聲地說。再轉過身子，向那六名白衣女郎吩咐道：「將我的手術衣及手套消毒準備妥當，五分鐘以後，就開始移植手術。」

「是！」六名白衣女郎必恭必敬地答應。

佛萊爵士夫人却已疾步走了出去。

援兵登陸

六時二十分——

夕陽已墜下了海平綫，海面也由金黃轉爲湛藍，白色的海鷗在找尋棲息的岩洞，出海的漁船也在紛紛歸航。一個美好的良夜又將降臨人間。

一切都在羅江的預料之中，他和林娜配合得天衣無縫，順利地解決了古堡前三道關卡的守衛人員。由於林娜的鎭定，以及那一支「高壓靜電發射器」之助，整個過程都是有驚無險的。

現在他們已來到了海邊。對面就是燈光已明的三寶顏。雖然海邊佈滿了礁石，羅江却依然認爲這裏是一個良好的登陸點。他們端着鹵獲的機關槍將海邊地區又搜索了一遍，二人才相偎着在一處岩縫中蹲了下來。

「林娜！」羅江輕聲說：「看樣子我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林娜端起了槍，目光向四下掃視，語氣急促地說：「羅江，你快些和七號連絡吧！」

羅江拿出那具短程通話器，扭開鍵鈕，連聲呼叫：「羅江呼叫S七號，羅江呼叫S七號……」

他連續呼叫了十幾次，都沒有得到一絲回答。

林娜不禁將目光收回來，盯在他的臉上，訝異地說：「羅江，怎麼回事？」

「沒有回應。」

「會不會是……？」

羅江似乎知道林娜要作何種猜疑，連忙搶着說：「她們還有十一枚手榴彈，彈藥未盡絕不可能有什麼不測。我們離開之後不曾聽到過一响槍聲。」

「那麼，呼叫得不到回應，又是什麼原因？」

「可能是對方的通話器壞了，」羅江懊喪地說，「這是唯一的原因。」

「壞了？」林娜搖着頭，喃喃地說：「不可能吧！」

「別去胡猜了，」羅江拍拍林娜的肩頭，目光望着海面。「天色漸暗了，A長官他們也許就要來啦！」

說到這裏，羅江手中的通話器裏，突然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卡托呼叫S2號，卡托呼叫S2號……」

林娜面露喜色，壓低了聲音說：「聽！這是A長官的呼叫聲。」

當林娜一開口，羅江就將傳聲麥克風用手蓋住

了。他搖搖頭說：「不是A長官。」

「是他。」林娜肯定地說：「我在他的辦公室作過機要秘書，聽慣了他說英語的那種腔調。羅江，趕快回答他。」

羅江依然連連搖頭說：「不是他。」

「羅江，你不信任我的判斷？」

「我信。」

「那麼……」

「即使是A長官，我也不能回答，因爲我不是S2號。」

「羅江！」林娜的語氣柔和了一些。「你明明知道A長官是在呼叫你，而你却故意如此說，莫非是有意在報復？」

「報復？」羅江像是吃了一驚。

「因爲我們的不名譽解職，使你感到難堪。所以你現在……」

羅江低吼着說：「林娜，不要說下去了！」

他用手蓋住了麥克風，然而A長官的呼叫聲却不斷地從揚聲器內傳出：「卡托呼叫S2號，請回答……卡托呼叫S15號，請回答……」

林娜抓住機會，用力扭住了羅江的手腕，疾聲說：「羅江，A長官在呼叫我，你不能再阻止我的回答吧！」

羅江鬆開了手，通話器到了林娜的手裏。

「這裏是S15號。」林娜對着麥克風大叫。

「哦！林娜嗎？我是A長官。」A長官的聲音顯得非常興奮。「羅江呢？」

「在我身邊。」

「呼叫許久沒有得到回應，眞使我爲你們担心。現在情況如何？」

「我們已消滅了古堡正前面的大部份防衛力量，佔領了一處海灘，以三寶顏的碼頭爲準，我們約莫在十點半至十一點鐘方向。」

「太好了！」A長官說：「你們看見海上有許多歸航的漁船嗎？我們就是其中的一艘，距妳所說的方位，只不過二浬左右。」

羅江已在觀看，這時輕聲說：「林娜！就目力所及，沒有一艘是向這裏駛來的。」

「長官！」林娜說：「就目力所見，還沒有發覺任何一艘船是向這裏駛來的啊！」

「林娜，我們是船頭對着三寶顏，以倒車航行的，恐怕過早引起島上的注意。」

「不必如此掩飾行跡了。」林娜語氣急躁地說：「我們和A1號及S7號中斷了連繫，據猜測，她們的情況可能很糟。」

「林娜！鎭定地聽我說，由於呂奇被俘，她們已被迫而投降了。」

「甚麼！」羅江搶過了通話器，大嚷道：「呂奇被俘了？」

「是的。」A長官語氣沉重地說：「當X夫人以呂奇的生命相脅，逼迫A1號和S7號投降時，她們曾經向我請示，是我要她們這樣作的。」

「這分明是X夫的詭計，呂奇永遠不會被他們俘去的。」

「羅江！你現在看見我們的船了嗎？」

羅江抬頭望去，果然看見一艘漁船已經遠離了歸航的漁船羣，距離小島只有一浬左右，由於船首對着三寶顏，誰也不想到這艘小漁船的目的地是「血河」小島，以倒車作正歸航行也只有A長官才想得出來。

「長官！」羅江問道：「小船的最高時速是多少？」

「八十浬！」A長官說：「連大轉彎的時間在內，大概一分鐘後，就可以衝到小島前，卽使島上有一尊巨炮在向我們瞄準，恐怕也來不及調轉角度哩！」

「長官！」羅江語氣有力地說：「開始吧！我和林娜掩護你。」

海上那一艘經過僞裝改造的快艇突然來了一百度的大轉彎，如離弦疾矢般向島上衝了過來。濺起的水花將整個船艇都淹蓋住。

羅江默數着距離，一千碼，五百碼，三百碼……二百碼。

海邊礁石處處，如星羅棋佈。駕駛者是S21號崔一貞。她選中一條勉強可以通過的縫隙，穿了進來。

「卡察」一响，連岩縫間藏身的羅江和林娜都聽見了；船底擦着了海底的礁石，擱住了。

只見A長官，方玉琪，崔一貞三個人，手端機槍，跳下了快艇。水深達到他們的腰際。

突然，一陣「噠噠噠噠……」的機槍聲在羅江和林娜藏身處的岩石頂端响起，海面上激起一陣水花。

三個人立刻隱身到星羅棋佈的岩石後面。若在平地，他們還可以弓着身子全力衝刺，然而，在水沒及腰的情況下，一旦遭遇狙擊，就難以順利登陸了。

羅江連忙對準通話器呼叫道：「長官！有人受傷嗎？」

過了半分鐘之久，才聽到A長官回答的聲音：「還好，只有九號的左臂受到輕微的擦傷。」

「長官！你們暫時潛伏別動，我去解決那挺機槍。」

「小心點。」

羅江將通話器揹在肩上，拍了拍林娜的面頰說：「爲我默禱。」

「不！讓我去。」

「攀登岩石，我比你內行。而且我也很會使用這種『高壓靜電發射器』。妳就在這兒別動。」

當他們選擇這兒藏身時，曾將岩石的情況打量過；高約五十公尺，不算險峻；而且羅江當時判斷，頂端也不可能有埋伏，但是他的判斷却錯誤了。不過，他也有些奇怪，既有埋伏，因何未發現他和林娜呢？

羅江決定從背面攀登上去，根據猜想，岩石頂端的人此刻一定是注意着A長官他們幾個人的。

這是一種火層岩，頗似經過修砌的階梯，羅江攀登起來並不困難，很快地就到了頂端。

他突然發現頂端有一個經過人工開鑿的氣口，而且他還聽到了微弱的話聲。說的是菲律賓語。

「五號！我們來搜索羅江和林娜的行踪，却想不到有意外的發現。」

「七號！就這樣僵持住嗎？」

「你有什麼意見？」

「你守在這兒，不讓對方登岸，待我去報告夫人。」

「好！就這麼辦。」

在他們談話之間，羅江已來到那個氣口的旁邊向內窺探。原來岩石的頂端有一個二公尺見方的空間，類似軍事戰場上的掩體。裏面有兩個男人，各端一挺機關槍，從前面的射口伸出去瞄準着海上。

其中一個人正要轉回頭，羅江已經暗中取出了「高壓靜電發射器」。那二人遭到電殛時，身子猛地一震，然後倒在他上抽搐着死去。

羅江在岩石頂端搜尋了約莫一分鐘，也沒有發現出入口，當他費盡力氣，從那個小小的氣口爬進去後，才恍然大悟，原來岩山中間已經挖掘了一條孔道，由石階直下底層，毫無疑問，這條孔道是直達堡內的。

羅江打開通話器，開始呼叫：「長官！狙擊手已消滅，爲安全計，最好先由一個人試探登陸。」

「OK！」A長官愉快地回答。

接着，崔一貞緩緩地自礁石後面出現，涉水登岸。

沒有再發生狙擊。五分鐘後，三個人都安全登陸了。

這時，羅江又對準麥克風叫道：「長官！你們四個人一起爬到岩石頂端來吧！」

「爲什麼？」A長官提出了質問。

「我找到了一條直達堡內的捷徑。」

× × ×

佛萊爵士夫人已經換上了白色的手術制服，套了橡皮手套。她看上去的確像一個傑出的外科醫生；然而，由她的狂妄行徑看來，誰也不能否認她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狂人。

另外六名白衣女郞顯然也完成了準備，眼看一場駭人聽聞的人獸相互移植腦細胞的外科手術就要開始了。

「痲醉藥劑。」佛萊爵士夫人伸出了手。

一名白衣女郞將一管注滿藥液的針筒交到她的手裏。

綑綁在手術枱上的胡姬等三人業已甦醒過來。胡姬勉力歪過頭去看看腕錶，時間是六時四十五分，A長官的援救行動也許已經展開，如果能盡量拖延時間，也許還有挽轉之機。

於是，她高聲叫道：「X夫人……」

「我方才就說過了，寧願妳稱我爲爵士夫人。」她一面說，一面手拿針筒，向胡姬走過去。

「爵士夫人！」胡姬改了口。「我不知道妳現在對呂奇還有沒有興趣？」

「我對他永遠有興趣，因爲他是一個可愛的敵人。」

「那麼，我告訴妳，呂奇在什麼地方。」

「快說！」佛萊爵士夫人眼睛裏射出奇異的光芒。

「請妳將手裏的注射器放在一邊，」胡姬故意流露出畏懼的神色。「否則會使我不安。」

佛萊爵士夫人面色一沉，冷叱道：「妳是在拖延時間嗎？」

「眞的。我知道他在何處。」

「那麼就快說，」佛萊爵士夫人將針尖壓在胡姬的腕脈上。「我不想多費唇舌。」

「他在妳臥室的床上。」

佛萊爵士夫人突然放聲大笑。

「妳應該回臥室中去看看，以証虛實。」胡姬仍抱着最後的希望。「如果我說的是實話，妳就應該立刻停止這項反人性的移植手術。」

「妳的心機白費了。」佛萊爵士夫人語氣森冷地說：「如果呂奇眞在我的臥房中，當我將移植手術作完之後，他仍然在那裏；如果妳說謊，我也不必空跑一趟。妳還是安份地作我的試驗品吧！」

她的左手用力地按住了胡姬的手臂，準備注射痲醉藥劑。突然……

「羅江和林娜抓到了。」外面傳來一聲大吼。

佛萊爵士夫人暫時停止了爲胡姬注射痲醉藥劑的工作，站直了身子，沉聲說：「帶進來！我正好

缺少一個試驗品，就由林娜來補充吧！」

她一聲令下，立刻就有三個端槍的大漢將羅江和林娜押了進來。

佛萊爵士夫人嘿嘿笑道：「你們來到我的島上，還想跑得掉麼？……」

她一語未完，原來站在門口守衞的兩個執槍大漢突然發出一聲大叫，手中的槍也落到了地上。

原來這三個押解羅江和林娜的人，是A長官，方玉琪，崔一貞喬扮的。他們審視了環境之後，立刻展開了突擊行動。

「不要動！」方玉琪低喝一聲，槍口對準佛萊爵士夫人。

羅江則雙足猛力一彈，飛身向佛萊爵士夫人撲去。

由於羅江前撲，擋住了方玉琪的槍口，反而使佛萊爵士夫人沒有顧忌。她身子一矮，行動非常矯捷地鑽到了胡姬躺着的那張手術枱下。雖然手術枱有白布低垂，暫時遮掩了她的行迹，但也不是永久的藏身之所啊！

羅江已相繼跟到，然而當他撩起手術枱邊低垂的白布時，却不禁低呼了一聲。原來地上出現了一個整齊的方洞，而佛萊爵士夫人却不見了。她已經從地道逃走，是可以想見的。

崔一貞將那六名白衣女郞逼於一角，方玉琪則端槍守在門口，林娜忙於解去胡姬她們三個人手脚上的繩索。A長官迅速地來到羅江身邊，疾聲問道：「X夫人逃走了嗎？」

「逃走了。」羅江沮喪地說。突然，他用力一頓脚，咬牙切齒地說：「我去追她。」

A長官一把拉住了他，搖搖頭說：「羅江，不要逞匹夫之勇，窮寇莫追，你難道不明白這個道理嗎？」

「長官！她是『美人局』的首腦，也是危害全人類的元兇啊！」

A長官拍着羅江的肩頭說：「別激動！她是逃不掉的。」

這時，胡姬，小竹秀子以及露妮莎都已恢復了行動自由。胡姬引見露妮莎和A長官相互認識。

A長官握着她的手，說：「露妮莎小姐！妳較爲明瞭此間的情況，『美人局』的武力，還殘餘多少？」

露妮莎略想了一想，才回答說：「如果電子系統事先沒有被呂奇破壞，島上的防禦力量，是非常驚人的。目前，他們死傷甚重，恐怕已是一蹶不振了。」

A長官指着手術枱下的地道出入口說：「妳知道這條地道通往何處嗎？」

「不知道。」

「X夫人必定安排了緊急情況中的逃生裝置，妳知道嗎？」

「她有一架直昇機和一艘小型潛艇。但是現在她已無法使用了。」

「爲什麼？」A長官緊張地問。

「電子系統遭到了澈底的破壞，她無法乘纜車到達直昇機停放之處，也無法進入水中的『潛艇碼頭』。那些設計都是電子操縱的。」

A長官沉吟了一陣，又問道：「X夫人平時曾經將某一個地點，或者某一幢房屋視爲絕對機密，而不讓別人接近嗎？」

露妮莎的目光突然明亮起來，疾聲說：「有的！有的……」

「別緊張，慢慢說。」

「在她的臥室旁邊有一間小房間，那間房子沒有一扇窗戶，房門終日深鎖，除她之外，再無第二個人到那兒去過。」

A長官點了點頭，然後吩咐說：「七號，九號，二十一號以及林娜，由本人領導，掃蕩『美人局』的殘餘武力。A1號和羅江，請隨露妮莎小姐進行搜捕X夫人的工作。開始行動。」

羅江走到露妮莎身邊，輕聲說：「妳猜得到呂奇在耍什麼詭計嗎？」

「誰知道！」露妮莎說。

胡姬表示了她的意見：「也許呂奇在守株待兎吧！」

投懷送抱

露妮莎知道有一間在佛萊爵士夫人心目中認爲非常重要的屋子；A長官也判定她逃離這間實驗室之後，很可能會回到那間秘密的小屋子去。但他們都猜不透那間屋子裏究竟藏着什麼隱秘。

他們永遠也猜不到，那間屋子裏只不過藏着一些人像雕塑；而且每一座雕像，都是根據J・A・S・最傑出的幹員S1號呂奇的模樣塑造的。

佛萊爵士夫人從地道中遁走以後，就來到了這裏。她先擰開了一盞乾電池的照明燈，然後在暗壁中摸索着拿出了一支左輪，對準呂奇模樣的雕像一陣狂射。

「砰砰砰砰砰砰」一連六槍，將六具雕像的頭顱都擊碎了。

但是，這間屋子還有無數座或坐、或立的呂奇雕像，如果，她只是以槍擊雕像來洩忿的話，顯然沒有達到目的。除非她拿來一挺機關槍，並帶來好

幾個彈匣，否則這許多雕像是無法毀盡的。

佛萊爵士夫人在一連射出六槍之後，原來像要噴火的目光突然冷了下來。神情廢然地丟棄了手裏的左輪，木然而立。突然，她奔向一座雕像，緊緊地摟抱住，將面頰貼了上去。

然而，無生命的雕像是冰冷的，也是毫無反應的，因此，又使得佛萊爵士夫人怒火昇騰。她用力一推，那座站立的雕像砰然摔倒。

她連番地手脚並舉；無數的雕像倒了下去。雕像實在太多，當她一連推倒十幾座之後，她又喘吁着停了下來。

還有無數尊呂奇的雕像環繞着她，它們原是毫無表情的。此刻在佛萊爵士夫人看來，那些冷然的面孔上却出現了嘲笑的神色。

因而，她憤怒已極；她想毀掉那些完好的雕像，但她已經力竭，幾乎連抬手的力量都沒有。

幾乎停息了三分鐘之久，她才向一座站着的呂奇雕像走過去。在昏暗的燈光下，那座雕像看起來栩栩如生。佛萊爵士夫人努力在搜索記憶，她却想不起來這座雕像是在什麼時候雕塑的；更想不透自己何以將呂奇的神態捕捉得那樣透澈。

她的心情開始激動起來，閉上了眼睛，張開雙臂，用力地摟住了那座雕像。

那座雕像不但栩栩如生，還給予她一種溫暖而又柔軟的感覺；更奇妙的事接着發生了，雕像的兩隻手竟然揚起來將佛萊爵士夫人反抱住了。

原來這座雕像是活人裝扮的，毫無疑問就是呂奇本人了。

照常情說，佛萊爵士夫人應該說是非常吃驚的。但她却表現得非帶冷靜。她的擁抱沒有鬆開，也沒有想掙脫對方懷抱的迹象，只是以淡淡的語氣說：「想不到我的雕塑像竟然復活了。」

呂奇爲什麼會到這兒來呢？他不是要去和X夫人面對面談判的嗎？

原來他早預料到對方召他談判只是一個陷阱，於是採用潛行的方法來到X夫人的臥室；他曾隨露妮莎來過，自然是輕車熟路。

却想不到X夫人不在臥室之中，他無意中闖進了這間小屋。當他看見那些雕像之後，雖很震驚，却也使他想到了藏身妙法。現在，那位經過多少追逐而又不可得的X夫人終於自動地投入了懷抱。

他沒有太多的喜悅，更不敢表現過多的狂態，也以淡淡的語氣說：「是X夫人嗎？」

「請稱呼我爵士夫人。」她的語氣很鎭定。

「那麼，我就稱妳一聲爵士夫人吧！我現在要告訴妳一句話：妳的行爲，危害全人類，業已被捕了。」

「是的，你成功了。現在讓我摸摸你的結實胸膛。」她的一隻手緩緩地移到呂奇的胸前，接着說：「你感覺得到嗎？有一把犀利的小刀是從何而來的呢？」

呂奇自然感覺到了，暗中也吃了一驚，他明明看見對方手中沒有武器，這把犀利的小刀是從何而來的呢？

佛萊爵士夫人又說：「別吃驚，這把小刀只有一寸長，却有無比的殺人威力，因爲刀尖上淬過劇毒，只要刺進你的皮膚，你就無救，這把刀平時藏在我戴着的寶石戒子裏，所以你疏忽了。」

呂奇竭力保持鎭定地說：「夫人！我在毒發之前，仍然可以扼死妳。」

「別說這些，我不願傷害你。」

「那麼，就該收起這把有毒的小刀。」

「可是我又不願被捕。」

「那麼，我該怎麼辦？」

「放開你的手。」

呂奇沒有把握確信一個狂人所說的話，只得很馴服地將雙手垂下。

佛萊爵士夫人又低吼着說：「慢慢轉過身去，希望你不要逼迫我作出我不願作的事。」

呂奇依然沒有反抗，緩緩地轉過身去。

「我現在已將這枚有毒的小刀拿在手中，你稍一轉動，我就會擲中你的身體，你最好不要存下僥倖之心。」

「夫人！逃吧！這是妳最後一個機會了。」呂奇雖然如此說，而他心中也以同樣的話在告訴自己。因此，他的耳朵却靈敏地在注意佛萊爵士夫人的脚步聲。當他確定對方已距他較遠時，突地一個旋轉，身子一矮，響起了槍聲怒吼。原來他方才在X夫人的臥房中順勢拿了一支槍。

他是憑藉對方的脚步聲瞄準的，却想不到對方已走下了另一條地道。子彈也就沒有射中目標。

「砰」！他又射出一彈，彷彿已射中了對方的肩胛骨。槍聲響後，佛萊爵士夫人很快就在地道的入口處消失了。因此呂奇也不敢肯定對方是否確已負傷。房門砰然打開，露妮莎率先衝了進來。她驚呼道：「哦！呂奇，你在這兒。」

呂奇疾聲問道：「情況如何？」

「古堡已被我們控制，貴支部的援兵也到了。見到佛萊爵士夫人了嗎？」

「她從地道中逃走了，我要追她。」

「呂奇，我陪你一起去。」

呂奇語氣嚴厲地說：「任何人也不准跟來。」

（以下轉入第一〇一頁）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千人塚

高皋・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杜子陵爲甘雯暗算，陷身牢籠，燕燕拯救杜子陵，下令分頭追往武林盟總舵，她則與厲青青一路，道上爲掩敵人耳目，乃喬裝爲一雙中年夫婦，一日至小漁村，投宿在一漁家中，詎這漁人正是武林盟的分堂主，燕燕與厲青青無異自投羅網，被那分堂主發動機關，摔落地牢之中，不料她兩人却因禍得福，在地牢中無意間觸動一處機關，那機關竟是三十六個銅製僧人，各向她倆打出一招，這無異使得她倆意外地獲得一種罕絕武功，翌日，她倆乘有人送飯之際殺出地牢，立意要盡殺武林盟的人——

赤松山再陷孽緣

其實所謂逢人便殺，也不過殺了五個小嘍囉而已，監堂的主要人物，一個也沒有在內。

厲青青不甘就這麼便宜了他們，燕燕却婉勸道：「甘雯越去越遠了，待救了陵哥哥，再找他們算賬不遲。」

厲青青無可奈何，只好隨着燕燕向北狂馳，她們一口氣馳出二十餘里，一條蜿蜒而來的官道，已然遙遙在望。

燕燕忽地脚下一窒道：「青妹妹，妳聽……」

厲青青微一凝神道：「有人打鬥，咱們要不要去瞧瞧？」

燕燕道：「說不定是陵哥哥，咱們走。」

打鬥之聲，來自左前方的山區，她倆馳臨鬥場，便一眼看出並無甘雯及杜子陵在內，不過雙方打鬥之人，却與她們大有關連。

一方是以一禪大師爲首的五祖寺僧侶，另一面是武林盟的部屬，本地監堂堂主正在參加惡鬥，總算解開了他們何以失踪之謎。

在鬥場一側，坐着三十餘名勁裝疾服的大漢，他們每人的頭上都揷着一隻紅色的羽毛，看起來十分美觀。

那三十餘人之中，只有一個身着蔴衣的老者，頭上沒有羽毛，燕燕認識他正是一簑烟雨萬里寒。

燕燕牽着厲青青，來到萬里寒身前襝衽一禮道

：「侄女燕燕見過萬伯伯。」

萬里寒啊了一聲道：「原來是燕丫頭，妳爹呢？他躲到那裏去了？」

燕燕道：「家父母現在香溪口，萬伯伯：你老人家可曾見到陵哥哥？」

萬里寒一怔道：「陵哥哥？誰是陵哥哥？」

燕燕嬌靨一紅道：「除了杜子陵還有誰，你老人家把他帶入波譎雲詭的江湖就不管他了！」

萬里寒呆了一呆，迅即仰天一陣大笑道：「燕丫頭，妳是責備伯伯來了！這麼說，那小子與妳們燕家不是沾親也是帶故了，伯伯怎麼壓根兒就不曉得？」燕燕道：「路見不平，說幾句公道話，也不行麼？」

萬里寒哈哈一陣大笑道：「行，行，不過伯伯要警告妳，姓杜的小子欠伯伯一條命債，下次見面伯伯就要討他回來，天下少年多的是，妳如是要選女婿，千萬不能選上姓杜的！」

燕燕撇撇嘴道：「伯伯不要把話說得太滿，要殺他只怕不太容易！」

萬里寒哼了一聲道：「妳知道他的武功跟誰學的？」

燕燕道：「侄女當然知道，可是伯伯敢斷定他不另有遇獲？」

「哦，快告訴伯伯。」

「他跌進了火泉谷，巧獲地靈玄功，當代無出其右。」

「有這等事？看來伯伯要多費一番手脚了。」

「還有呢……」

「還有什麼？」

「還有嘛，侄女不方便說。」

「有什麼不方便？說吧，伯伯不怪妳就是。」

「他還有一個師父。」

「哦，是那一位高人？」

「在當今武林之中，伯伯惹不起的是誰？」

「是妳爹，是嗎？哼，縱然雙燕聯手，伯伯也不見得準落下風！」

「這個侄女知道，不過他的師父不是家父，而且家父母聯手對付他的師父，一定討不了好去。」

萬里寒心頭一震道：「妳說他的師父是……」

「裘馬王孫公孫前輩。」

「是他！」

「怎樣？伯伯。」

「伯伯確非公孫老兒之敵，看來只好放那小子一馬了！」

爭名好勝，是武林中的通病，萬里寒名列當代幾個絕頂高手之一，竟肯當衆自承不是裘馬王孫之敵，這一份胸襟，實非常人所及。

燕燕後悔不該以言詞相迫，亟歉然一禮道：「伯伯請恕侄女出言無狀，其實公孫前輩對伯伯也是極爲推崇的。」

萬里寒豪放打了一個哈哈道：「燕丫頭不要替伯伯臉上貼金，還是先說說那小子吧。」

燕燕面色一慘道：「陵哥哥被姓甘的女人擄去了，侄女與青妹妹一路追趕……」

萬里寒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鬚髮怒張的大吼一聲道：「妳是說那什麼武林盟主甘雯，她敢擄我那小子！走，伯伯去剝她的皮！」

萬里寒能夠不計名位，却無法忍受杜子陵被擄的不幸消息，足見這位生性怪癖的老人，對杜子陵的情感是何等深厚了。

原來坐於萬里寒身側的老者，此時咳了一聲道：「萬兄不要着急，咱們先將事情弄淸楚，那姓甘的還怕她逃到天外不成！」

萬里寒一咳道：「我忘了替你們介紹了，這位是紅毛島主蒼舒，燕丫頭過來見過。」

燕燕襝衽一禮道：「晚輩燕燕，叩見前輩。」

赤羽蒼舒頷首一笑道：「燕姑娘不必多禮，那位姑娘是妳的同伴吧？」

燕燕又替厲青青引見了這兩位當代高人，妙目一轉，道：「兩位伯伯是在看熱鬧麼？怎麼不出手替他們排解排解？」

萬里寒道：「咱們與他們雙方都無過節，所以不想多惹是非。」

燕燕道：「但搏鬥的雙方，與陵哥哥却大有淵源！」

萬里寒精神一震道：「眞的麼？燕丫頭，說給伯伯聽聽。」

燕燕道：「這般五祖寺的和尙，曾聽信甘雯的蠱惑，到江湖上找陵哥哥的晦氣……」

萬里寒哼了一聲道：「這些賊和尙好大的胆量，待我給他們一點教訓！」

他說話之間就待奔出，但被燕燕一把拉着道：「使不得，萬伯伯！侄女的話還沒有說完呢！」

萬里寒道：「妳明明知道伯伯的性急，偏要把一件事分兩截來說，怎麼天下的女人都是這麼婆婆媽媽的！」

燕燕微微一笑道：「你老自己不聽完還來抱怨別人，現在還要不要侄女說了？」

萬里寒哈哈一笑道：「好啦，就算伯伯不對，你說吧。」

燕燕道：「後來經陵哥哥揭穿甘雯的陰謀，黃梅五祖寺，及嶗山上淸宮的釋道兩派，全都幡然悔誤，各自率領門下，返回他們的居處！」

萬里寒道：「總算他們見機得早，否則伯伯決不饒過他們。」

燕燕道：「現在武林盟圍攻五祖寺的僧侶，顯然與他們不願助桀爲虐有關，咱們既然碰上，怎能置之不顧！」

萬里寒道：「好，咱們就幫助那些和尙的一臂之力。」

赤羽蒼舒道：「兄弟也正好舒散一下筋骨，咱們上。」

鬥場中武林盟的屬下，本已佔盡上風，半道裏忽然殺出一個程咬金，他們自然立陷劣勢。

厲青青第一個奔向武林盟汊湖監堂堂主，長劍以疾風驟雨之勢，一路橫斬直劈，她將沿途所受的窩囊氣，一古腦發洩在那位倒楣的堂主身上。

殭屍門的武功別走蹊徑，那堂主的武功雖是不俗，在久戰力疲之下，無力阻擋厲青青的攻勢，三十招不到，就被厲青青一劍刺中要害，慘呼着倒了下去。

萬里寒及蒼舒不談，紅毛島的三十餘名武士，每一個都有一身驚人的功力，他們像沃湯潑雪，橫掃全場，不到頓飯時間，武林盟已無一倖存。

五祖寺的掌門人一禪大師單掌一立向萬里寒及蒼舒打了一個問訊道：「阿彌陀佛，敝寺能夠獲得兩位老施主拔刀相助，貧僧應該感謝我佛慈悲。」

萬里寒哼了一聲道：「咱們賣命的功勞，你大和尙一齊記到你們佛祖的賬上去了，哼……」

一禪大師面色一正道：「施主心中有佛，成功何必自居。」

萬里寒哈哈一笑道：「不管萬某心中有沒有佛，相戲之言，大師不要見怪。」

一禪大師道：「貧僧豈敢。」

燕燕截口道：「請問大師，可知道武林盟主甘雯的行踪麼？」

一禪大師道：「貧僧在返寺途中，一路遭受甘盟主派人截擊，身經大小五次拚鬥，從未見到甘盟主現身。」

萬里寒道：「甘雯可能還在回華山的途中，咱們不必再躭擱了。」

於是，他們別過了一禪大師，經安陸，直向華山馳去。

× × ×

浙江金華赤松山，是武林盟的分壇之一，甘雯在陝鄂途中，佈下了許多陷穽，讓杜子陵的朋友去上當，她却輕車簡從，悄悄的奔到赤松分壇來了。

積寶觀，是赤松山區馳名的建築，甘雯攆走了觀中的道士，改作武林盟東南的分壇，她的香巢，則築在十餘里外的雙龍洞中。

雙龍洞，是聞名金華的名勝之一，自鐵甕入洞，秉炬可行入地底，洞中有池淸冽寬廣，碧波蕩漾，如是泛舟其中，令人有着如遊太虛幻境的感覺。

雙龍洞有上下二洞，洞徑變怪開闔，奇詭無窮，縱以八陣圖相比，也難以含蓋它那鬼斧神工的天然怪異，再經甘雯加以人工佈置，雙龍洞遂成爲一個奇詭萬端的天然迷陣，除了甘雯以及她的幾個心腹，誰也無法任意出入。

洞中無日夜，在壁上寶珠的光華，將它造成一片迷離境界。

杜子陵，這位胸懷大志，以武林安危爲己任的少年英豪，此時却劍眉雙皺，孤零零的斜依在石筍之間，他雙目圓睜，蘊藏着一股熊熊怒火，但面頰之上，却是一片無可奈何的神色。

他被甘雯暗施毒手，封閉武功，此時仰人鼻息，成了廢人一個，他呆呆地瞅着那些千姿百態的石乳，在回味着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前塵。

「公子！你好悠閒囉……」

一聲輕笑，走來一個雲鬢霧環，綽約多姿的紫衣麗人，她輕悄悄地依在杜子陵的身邊，俏臉上是一副令人莫測高深的笑意。

她是甘盟主的四名貼身侍女之一，芳名携雲，年齡才祇一十七歲。

百媚、千嬌、携雲、握雨，這四名侍女，不僅風姿如畫，還有一身十分高明的武功。

最令人畏懼的，是她們擅於毒沙暗器。一把毒沙，廣被一丈方圓的範圍，四人聯手，縱然千軍萬馬，也無法阻擋她們的攻勢。

可惜在耳染目濡之下，她們全都染上了一些惡習，舉手投足之際，多少總要帶着一股妖氣。

携雲是四名女侍中最年輕，最美麗的一個，所染惡習，也不如其餘三女之深。

杜子陵依然看不慣携雲那搔首弄姿的迷人媚態，鼻中濃哼一聲道：「什麼事？」

「喲，怎麼啦？公子！咱們聊聊不行麼？」

「在下無暇奉陪。」杜子陵身形一轉，逕向石筍間緩緩走去。

携雲粉頰微變，潔白的貝齒，狠狠咬着下唇，目光盯着杜子陵的背影，冷冷道：「公子既然無暇，小婢怎敢勉强，回來吧，咱們盟主有請。」

杜子陵哼了一聲道：「姑娘請。」

携雲不再出聲，她蓮步輕移，轉身疾走，直向一處極端神秘的後洞奔去。

後洞不僅戒備森嚴，而且機關遍備，除了甘雯派人帶領，任誰也難以擅越雷池半步。

在一間綉簾深垂的石室之前，携雲停下了脚步

她回頭向杜子陵瞧了一眼，再向室門道：「稟盟主，杜公子到。」

「進來。」

携雲掀起綉簾，道：「請進吧，杜公子。」

杜子陵被携來赤松山已有數日，這才第一次見到甘旻，當他踏入石室，目光所及不由暗暗一懍。

他的師父裘馬王孫，是一個懂得享受，而又十分富有之人，但這間石室的陳設，幾乎比裘馬王孫豪華幾分。

甘旻嫣然一笑，扶着身旁的一位侍女，盈盈起立，像一個弱不禁風的紅樓閨秀一般，她向杜子陵瞥了一眼，道：「請坐，陵哥哥，小妹這幾天太忙，照顧不週之處，請你不要怪我。」

杜子陵淡淡道：「杜某不過是一個階下之囚罷了，盟主毋須如此客套。」

甘旻揮手叫侍女全部退出，粉臂一伸，挽着杜子陵道：「陵哥哥！你當眞要將小妹當外人麼？」

杜子陵道：「薰蕕不同器，冰炭不同爐，杜某實在無可奈何！」

「唉，人生數十年，不過是曇花一現，陵哥哥爲什麼不把握現實！」

「杜某愚蠢得很。」

「你不是愚蠢，是太過固執了，答應我陵哥哥！甘旻是你的妻子，咱們夫妻合作……」

「稱霸武林，茶毒江湖，是麼？」

「稱霸武林有什麼不好，難道你就甘心貧賤麼？至於……咳，一將成名萬骨枯，任何一個立功立業之人，都難免要犧牲別人的，因此，所謂茶毒江湖，不過是見仁見智而已。」

「哈哈……盟主果然見識不凡，杜某算得增加了一次見聞……」

「這麼說你還是不願合作的了？」

「武林盟人材濟濟，已囊括了武林的精英，有沒有杜某，對盟主霸業似乎毫無影響了。」

一抹殺光，在甘旻的雙目中一閃而逝，她目光一轉，嬌笑一聲道：「咱們衡山一別，幌眼就是數載，你可知道小妹對你的思念，是何等的深切？」

話不投機，立即換上兒女柔情，這位名震當代武林盟主，心機深沉得十分驚人。

但一聲冷哼，杜子陵報以輕蔑一瞥道：「盟主這般說法，杜某實在消受不起，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吧，盟主如果想利用杜某，只怕會枉費心機！」

甘旻神色一變，自恨不得一掌拍出，但她終於嘆息一聲道：「你不諒解我，必是因爲我封閉了你的武功，我說過，這是爲了你好，事久見人心，日後你必會知道的。」

語音一頓道：「携雲，送杜公子回去歇息。」

携雲應聲奔入，帶着杜子陵返回他的住處，這位嬌態撩人的俏女郎，拋給她一瞥耐人尋味的眼神道：「公子，不讓我坐坐麼？」

杜子陵冷冷道：「娘娘忘了在下的身份了！」

携雲嬌軀一震道：「小婢不敢。」

杜子陵愕然道：「怎麼啦？姑娘，在武林盟中，囚徒的身份這麼崇高麼？」

携雲呆了一呆，迅即長長一嘆道：「原來如此，公子幾乎嚇壞我了。」

杜子陵詫然道：「什麼事使姑娘如此害怕？」

携雲道：「還不是爲了公子你的身份！」

「我說過，我只是一個囚徒。」

「但公子可以一變而爲我的主人！」

「妳以爲可能麼？」

「我知道不可能，才想跟公子談談。」

「談什麼？姑娘請說。」

「咱們盟主忍耐力十分有限……」

「杜某沒有將生死之事放在心上。」

「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公子應該考慮它的代價。」

「姑娘金石之言，在下十分感激，但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在下焉有選擇的餘地。」

「如果小婢爲公子借箸代籌……」

「願聞高見。」

「公子不妨答允主盟的要求……」

「這個……在下礙難遵辦。」

「咳，公子，你聽我說。」

「在下在洗耳恭聽。」

「五日之內，八公山少山主應白衣前來拜訪咱們的盟主，傳說那位少山主美如宋玉，武功不凡，但心性狠毒，還是一個色中餓鬼，那時咱們的盟主只怕要全力應付那位少山主，而無法分心旁顧。」

「那應白衣是毒梟應瑞的子侄吧？」

「不錯，毒梟應瑞，是八公山主禿龍應祥的胞弟。」

「那應白衣來到之後呢？」

「咱們就可以趁人不備，相機逃離……」

「什麼？姑娘也別作打算麼？」

「公子認爲小婢應該忍受強言歡笑，形同娼妓的生活？」

「這個……在下決無此意，只是……」

「也許公子認爲咱們交淺言深吧，其實小婢與甘旻仇深似海，營救公子脫險，是想仰仗公子之力，爲小婢報復毀家之仇而已。」

「哦，姑娘是……」

「小婢姓官，名叫細柳，是羊城人氏。」

「羊城城主官白湖，姑娘必然認識的了。」

「那是家父。」一頓接道：「兩年前的一個夜晚，甘旻夜襲羊城，除了家父家兄及師兄常楓，全家三十餘口，被她劍劍誅絕，小婢雖能倖免一死，但却接受着生不如死的煎熬……」

這位嬌小玲瓏，媚態橫生的紫衣姑娘，竟然一反常態，哭得像淚人兒一般。

驀地，一陣細碎的脚步聲遙遙傳來，官細柳芳心一震道：「公子，有人來了，快脫……」

杜子陵微一遲疑之間，她已像風捲殘雲似的，脫得寸縷無存，一副活色生香，美得令人意亂情迷的胴體，毫無保留在他眼前展露着。自然，他不是一個毫無經驗的毛頭小夥子，見過不少此等風流陣仗，但以幸運得太過突然，一時間有點難以適應。

官細柳見狀大急，顫聲說道：「救救我……公子……」

杜子陵心知不如此必難解決眼前的危機，只好儘可能的速度，除去全身的衣履，雙手一抱，溫香滿懷，身軀一側，便已滾落錦榻之上了。

杜子陵的本意，不過是想假鳳虛凰而渡過這個難關罷了，但那脚步聲及窗而止，分明是在窗外窺看。

演秘戲，是不足爲外人道的，偏偏明知有旁觀者，他又不得不扮演下去，那份尷尬之情，幾乎要找一個地洞鑽將下去。

最可恨的是那位官細柳，她似乎想扮得逼眞一點，因而使出了混身解數……

杜子陵像一葉孤舟，在巨浪顚簸中，失去了自主之力，他暗暗嘆息一聲，這才體會到拒絕誘惑，是如何的艱難，於是……

「好一場精彩的演出，小婢……嘻，嘻，算是開了一次眼界，不過，雨露均沾，見者有份，不反對吧？小妹子。」

微風輕拂，一條碧綠人影已隨着話聲穿窗而入，觀戲者想做演員，他們這場戲只好就此收場了。

「大姊，是妳……」

官細柳那嬌紅欲滴的粉頸，印上了一抹緋紅，她匆匆着上衣衫，嬌羞模樣實在我見猶憐。

「是我，不歡迎？小妹子。」

這位綠衣女郎，是甘旻的四名貼身侍女之首，芳名百媚，她在對官細柳說話，但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珠，却始終在杜子陵的身上打轉。

官細柳着好衣衫，羞澀的一笑道：「小妹怎敢不歡迎大姊，只是他……」

百媚櫻唇撇撇道：「他怎麼樣是他的事，小妹子，飽人不知餓人飢，妳還是在一邊待一會吧。」

杜子陵見百媚那副潑辣像，心頭大起反感，所謂世風日下，人慾橫流，一個十幾歲的大姑娘，竟然無恥到這般地步，因而劍眉一挑，冷冷道：「在下要歇息了，只怕沒有那麼便宜！」

官細柳急道：「請大姊原諒，他……咳，實在需要一點休息。」

百媚嬌叱一聲道：「逗起姑奶奶的火來了，不見眞章，哼，休想！」

官細柳附着百媚的耳根道：「知道她與盟主的關係嗎？大姊，他此一身傲骨，盟主還要讓他三分，大姊千萬不能硬來。」

百媚一怔道：「妳就不怕我稟告盟主？」

官細柳一笑道：「只要兩廂情願，盟主不會怪罪的，大姊如果當眞有意，包在小妹身上就是，今天還請大姊包含一點。」

百媚瞟了杜子陵一眼道：「說話要不兌現，可小心大姊剝你的皮，哼！」柳腰一折，返身疾掠而去。

官細柳掩好窗門，重新向杜子陵襝衽一禮道：「公子！」

「哼……」

「適才之事，情非得已……」

「我知道，姑娘請吧。」

「唉，細柳幼蒙庭訓，並非低三下四之人。」

「姑娘品行高下，在下無意過問。」

「小婢殘花敗柳，自然配公子不上，但小不忍則亂大謀，適才玷污公子，只是權宜之計。」

「那麼姑娘還有什麼要交待的？」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小婢置身虎穴，每有朝不保夕的感受，因此，小婢想將洞底秘道，及機關設伏之處告訴公子，縱然小婢遭到不測，公子也可單獨逃離。」

杜子陵暗悔，自己實在太過衝動了，看來官細柳之言，絕不會有什麼虛假，遂歉然一笑道：「姑娘請說。」

官細柳口講筆述，將進出之路，設伏之處，一一爲杜子陵評細說明，直到他全部瞭解，她才滿意的一笑離去。

一晃三日，杜子陵幾乎度日如年，百媚雖然沒有再來纏鬧，但也見不到官細柳的踪跡，直到午夜時分，門上才傳來兩响剝啄之聲。

「誰？」

「是細柳，公子快開門。」

杜子陵拔開門栓，官細柳立即閃身而入，看她那副沉重的神色，像是有什麼大事故一般。

「有什麼事麼？姑娘。」

官細柳先將門栓插上，才面色一肅道：「明日

午後，八公山少山主就要到達，是禍是福，就看明天夜晚了。」

杜子陵道：「姑娘是說咱們明晚逃離？」

官細柳道：「明晚有一個盛大宴會，公子可能被邀參加，趁他們狂歡之際，公子可以相機脫離，小婢就在此處相候，最遲不能超過三鼓。」

杜子陵道：「好，但有兩點，要請姑娘預先準備。」

官細柳道：「公子請吩咐。」

杜子陵道：「第一，請準備一點易容的藥物，及兩套破舊服裝，咱們如不易容改扮，只怕難以逃過武林盟的攔截，第二，在下的兩件兵刃，天狼寒及寒烟簑均被甘旻取去，姑娘能否替在下盜出？」

官細柳道：「我知道存放之處，這倒不是什麼困難之事，公子歇息吧，咱們明晚再見。」

次日午後，八公山少山主應白衣，果然準時到達，爲了招待這位以使毒出名的八公山少山主，甘旻舉行了一項盛大的宴會，官細柳猜的不錯，杜子陵果然應邀參加。

在一間極爲寬大的石室之中，按梅花形擺着五桌酒席，人數不算太多，但每一位都是跺跺腳江湖震動的人物。最令人詫異的，是武林盟應該屬於江湖排難解紛的俠義組織，但武林盟主的座上佳賓，却找不出一個名門正派的白道中人。

武林盟主甘旻，坐於中間一席的主位，第一客位是應白衣，第二客位就是杜子陵，還有四名老者，除了金戈竺憶，另三人是吊客司普，血指惲隆，及魔刀鄒恆仁等。

近四十名主客，幾乎無一不是成名江湖數十年的黑道巨擘，只有主人甘旻，及八公山少山主應白衣，與神情沒落的杜子陵爲年少之人。

甘旻是當代武林盟主，應白衣除了藉乃父餘蔭，一身功力，也堪稱宇內知名，只有一個杜子陵，才是眞正的無名之輩。

在排湖，金戈竺憶曾經吃過杜子陵的苦頭，他冷眼向杜子陵一瞥，閃過一絲毒恨之色，待酒過三巡，他急地舉杯一笑道：「咱們盟主色冠四海，藝壓當代，小老兒借花獻佛，爲咱們美麗的盟主同乾一杯。」

這位名列當代絕頂高人之一的金戈竺憶，說起話來竟是這麼不倫不類，色冠四海，居然成了對盟主的祝賀之詞！

然而，他的贊譽，却引起了共鳴，話音甫落，立即掀起一片乾杯之聲。當眞是臭味相逐，物以類聚了。

惟一例外的是杜子陵，他不僅依舊傲然靜坐，面頰之上，還顯出一片鄙夷之色。

所謂人老成精，杜子陵的不隨流俗，正中了金戈竺憶的計算，他仰天一個哈哈道：「咱們甘盟主八方景仰，宇內歸心，杜子陵却停杯不飲，獨違衆意，是看不起咱們這般朋友了！」

杜子陵冷冷道：「在下不善飲酒，閣下何必強人所難！」

語音一頓，接道：「像閣下這等名震江湖的高人，竟然心存鬼蜮，語帶挑撥，難免令人有着見面不如聞名之感。」

金戈竺憶面色一變道：「小老兒不與你一般見識，但你語出傷衆，只怕有人容你不得！」

應白衣果然推杯而起道：「竺前輩說的不錯，尊駕這般目中無人，必然身負絕世武功，應某拋磚引玉，向尊駕領教領教。」

杜子陵緩緩立起道：「出招吧，閣下，杜某接着就是。」

應白衣道聲「好」，右臂一提，正待一掌拍出，但甘旻却嬌聲道：「慢一點，少山主。」

應白衣一怔道：「盟主有什麼指教？」

甘旻道：「少山主家學淵源，宇內難有匹敵，杜少俠豈是少山主的對手！」

杜子陵冷哼一聲道：「不見得，杜某也難以相信。」

甘旻咳了一聲道：「好死不如惡活，陵哥哥何必這般執拗！」

應白衣不遠千里，來拜訪甘盟主，雖說爲了查明毒梟應瑞的死因，實則醉翁之意不在酒，說穿了還不是想一親芳澤而來。

他第一個接受金戈竺憶的挑撥，還不是有點酵素作用，現在甘旻一聲陵哥哥無異是火上加油，一片凌厲的殺機，在他那眉梢眼角之間昇了起來。

此人身材修長，面目姣好，除了一副陰森之氣，比當年的洛羽毫不遜色，他存了殺害杜子陵之心，又感到甘旻的語氣頗爲離奇，因而詢問道：「盟主對姓杜的如此關心，倒使應某大感意外！」

甘旻嫣然一笑道：「應兄不要誤會，小妹所以如此，是因爲杜少俠已然失去武功。」

應白衣一怔道：「此話當眞？」

甘旻道：「他的武功是被小妹所封閉，自然是眞的了。」

應白衣道：「原來是這樣的。」話音未落，已然向着杜子陵連點三指，杜子陵身軀一震，豆大的汗珠，立即由額際冒了出來。

他暗中運功一試，感到眞氣泉湧，功力已復，但腹胸之間，却殘留着一股陰寒之氣，一旦運用眞力，可能發生意想不到的惡果。

可是那凝功以待的應白衣，決不會讓他獲得充份的時間，他只得掏出師門秘寶石蓮散，匆匆吃了一撮，道：「爲了報答閣下，杜某讓你三招。」

應白衣冷叱一聲道：「找死。」抖手一掌，橫拍而出，只見勁風怒捲，暗勁如山，像一柄萬鈞鐵杵，猛向杜子陵的頭撞去。

杜子陵微微一哂，單掌平胸豎立，向左右輕輕一震，應白衣那鐵杵似的掌力，如同被鋼刀削成無數的細絲，分由兩側穿了過去。

單掌輕輕一搖，就能化解一記無堅不摧的掌力，不僅應白衣心頭狂震，在場的黑道巨擘，也無不神色大變。惟一例外的是甘旻，她沒收了杜子陵的天狼寒，自然知道他一身武學，是得自當代第一高人裘馬王孫了。此時他武功盡復，在場之人，任誰也無法在單打獨鬥中獲勝於他，化解應白衣的掌力，那又算得了什麼？

甘旻的面色，也不是全然無動於衷的，她目光流轉，神色數變，像是置身於極端複雜的處境之中，有着一股無所適從的感覺。

不過，八公山的少山主決不是個簡單的人物，他雖然震駭於杜子陵的武功，並無半點怯懼之色。

一聲長嘯，應白衣向前跨進了三步，五指一攏，挺臂急揮，一片陰慘慘的柔風，像蛛網般向杜子陵罩來，當他的手掌將要觸及杜子陵的胸膛的刹那之間，五指陡地一崩，像似五隻鋒利的短劍，一齊向杜子陵的胸口扎去。

他這一記絕招，名叫「龍爪神鎚」，是八公山的不傳之秘，在武林中名頭極响，縱然像金戈竺憶這等頂兒尖兒的人物，也不敢等閑視之。

因爲他五指一攏，已聚集全身功力，彈指並射之際，一丈以內均可洞金爍石，威力之強，眞個無與倫比。應白衣爲了表現自己的武功，以期獲得美人的青睞，竟不惜對一個功力初復的人，施展這一招曠代絕藝。而且他心存奸詐，直待五指將要觸及杜子陵的胸衣，才陡地施展。

在如此接近的距離，是銅打鐵澆之人，也難免會肢離破碎，何況一個血肉之軀！

一招擊出，他飄身急退，陰慘慘的面頰之上，昇起一股得意之色，他這副狂妄的神態，確也不算過份，除了對方是大羅金仙，誰能逃得了他這致命的一擊？

但……

「閣下，這是第二招了。」

應白衣心神一顫，他幾乎認爲這一聲不是人類所發，當他循聲一瞥，原本蒼白的臉色更形慘白了，誰說不是杜子陵呢？他不是藍衫飄飄，好端端站在那裏？整個石室靜得落針可聞，人們在盡量的摒着呼吸，但無法忍住他們的心臟跳躍。

「怎麼啦？閣下！還有一招。」

「好，老子成全你。」

一聲怒吼之中，應白衣展開了一陣狂風式的攻擊，這個人丟的太大了，他情願同歸於盡，也要挽回這丟人現眼的恥辱。何況，他曾經在杜子陵的身上做了手脚，一經拚鬬，說不定會使杜子陵的暗傷提前暴發！

因此，他每出一招，無不使盡全力，而所指之處，又是攻其必救，搏鬬之烈堪稱江湖罕見。轉眼已過百招，杜子陵的暗傷，果有趨向惡劣之勢。它在胸腹之間蠢然欲動，流轉的眞氣因而受了阻礙。

杜子陵暗暗一懍，他心知道再鬥下去，後果必是一個悲慘的結局。他牙齦一咬，猝然雙掌齊出，一引一分，右脚向前一滑，左脚以電光石火般的速度一脚踢出，一記「鐵翼雙飛」，正好踢在應白衣的腰眼之上。

轟的一聲巨响，這位不可一世的少山主，跌出一丈以外，血水洒滿一地，已暈了過去，這一脚之力，實在太過沉重了。

拚鬥結束了，杜子陵也同樣面色慘白而且脚步虛浮，搖搖欲倒，這場勝利，他得來確屬不容易。

於是，他雙拳一抱道：「在下僥倖獲勝，體力已感不支，各位多喝兩杯，恕在下無力奉陪。」語音一落，便返身回居住奔去。

在一側侍候的官細柳趁機向甘旻禀道：「禀盟主，杜少俠內傷看來不輕，小婢要不要去照應他一下？」

在甘旻許可下，官細柳奔入杜子陵的居處，這位遭遇悲慘的小姑娘，像一頭受到了太多的驚駭，她掩上房門，怯生生的瞧看着運功療傷的杜子陵，雙目緊緊的向他盯着，半晌沒有眨動一下眼皮。

逐漸地，她的視綫模糊了，淚溢眼眶，像珍珠似的在一顆一顆的滾落。

良久，杜子陵運功醒來，他瞧到了官細柳，不由一怔道：「妳怎麼啦？官姑娘。」

官細柳迅即抹去眼淚，歉然一笑道：「適才駭死人了，小婢幾乎不敢再看下去。」

杜子陵一躍而起，握着她的一雙柔荑道：「怕什麼，我不是好好的麼。」

「是的，但那位應少山主功力眞箇驚人。」

「不是他功力驚人，是他狠毒的心計。」

「小婢不懂……」

「除了身受其害的，誰也不會明白，妳當然不懂了。」

「公子言中有物，必是別有所見？」

「不錯，我中了他的暗算！」

「啊，什麼時候？我怎麼會一點沒有看出。」

「他替我解開穴道的同時，又點傷了我的太陰脾經。」

「唉，此人心胸太過陰惡了，你不要緊吧？」

「我還撐得住，東西呢，得手了沒有？」

官細柳點點頭，由錦榻之下取出一個包裹，除了衣物銀兩，還有易容的藥物。

另外一個長形小包，是杜子陵的兩件兵刃，她捧給杜子陵道：「咱們開始，好麼？」

杜子陵道聲好，他們立即動手改裝，扮成一對乞丐，一老一少，扮得維妙維肖。然後由官細柳領頭，避過許多驚險的埋伏才進到地底的秘道之內。

官細柳嬌吁一聲，鬆了一口氣道：「公子！咱們的運道還算不壞……」

「哼，我看也不見得怎樣的好……」

這一聲冷哼，來得極爲突然，連漠視生死，豪放無倫的杜子陵也爲之一呆，官細柳更是花容失色，一頭鑽進了杜子陵的懷抱。這是意想不到的，自然脚下一窒，無法再向前行了。

「你是誰？」

杜子陵先定了心來，向對方來了一聲喝問，同時解開包裹，悄悄取出天狼寨凝功以待。

「我是誰你不知道麼？好一個忘恩負義的薄情人！過來，小妹子，此人過河抽板，必是依靠不得。」官細柳已聽出攔阻去路的，正是她的四名侍女之首的大姊百媚，遂和聲哀告道：「大姊！小妹情非得已……」

「哦，必然有一篇動聽的大道理了。」

「小妹身懷毀家之恨，大姊是知道的。」

「不錯，我知道，這似乎與情非得已拉不上牽連！」

「强言歡笑，去伺候仇人，小妹焉能心甘？」

「那麼妳早該走了，爲什麼要等到今日？」

「當今之世，能够威武不屈，反抗她的又有幾人？小妹如果要自己行動，不儘難以報復家門血仇，只怕逃至天涯海角，也無法保得一條蟻命。」

「妳認爲杜子陵就能够替妳復仇，並保得妳的小命麼？」

「小妹別無選擇……」

「我說過，姓杜的是靠不住的，妳知道他的過去麼？哼，風流自命，到處留情，女人不過是他的玩物罷了，依靠他倒不如一死來得乾淨。」

杜子陵估不到這位百媚姑娘，竟對自己如此侮蔑，不由怒叱一聲道：「杜某頂天立地，豈是姑娘所說那麼不堪之人……」

百媚冷嗤一聲道：「你當然不會承認的了，我問你，你爲什麼對自己的妻子臨危不顧？哼，單憑此點已是罪無可恕，以後拈花惹草，玩女人玩到蠻夷之區去了，還要我替你一一宣佈麼？大情人。」

杜子陵淡淡一笑道：「姑娘既是堅持己見，在下也不願多作辯白。」

百媚咭咭一笑道：「聽到了麼？小妹子，妳太年輕了，容易上壞人的當，來，跟姊姊回去吧。」

官細柳毅然道：「謝謝大姊的好意，但小妹心意已決！」

百媚怒哼一聲道：「小妹子，我可是在爲妳着想，再要不知好歹，姊姊就顧不得姊妹之情了。」

官細柳道：「大姊的好意，小妹十分感激，還望大姊好人做到底，放咱們過去……」

百媚道：「大姊幾時說話不算的了，小妹子，妳就死了這條心吧。」

（未完待續）

橫掃美人局【下】

（本文承自第92頁）

說完之後，他以最快的動作跟進了那條地道。

地道中很黑，甚麼也看不見，呂奇以手摸着石壁，緩緩前進。

雖然他知道對方除了那把有毒的小刀之外，再也沒有其它武器，他仍然十分小心。

前行約莫五百碼之後，已來到出口，外面是一遍不見天日的灌木叢，柯枝密茂，幾乎無路可通。

呂奇判斷這可能是小島的背後。

他低頭看到了血漬，這證明佛萊爵士夫人確已中槍負傷。於是，他循着血漬前進。唯一的希望是，對方不要用那把淬有劇毒的小刀自殺。

進入灌木叢中約五十碼，那裏有一塊約十碼見方的草坪。佛萊爵士夫人背靠一棵樹幹，坐在地上，血漬從她的左肩處涔涔流出。

呂奇在距離她十碼之處站定，目光盯着她，以柔和的語氣說：「夫人，跟我走吧！」

「呂奇，」她語氣幽幽地說道：「你不該追來的。」

「那是我的職責。」

「你一定要逮捕我嗎？」

「是的。」

「我一生中從不求人，現在却要向你提出一個請求。」

「能力所及，我一定答應。」

「讓我一個人在這兒靜靜地死去。」

呂奇搖搖頭說：「對不起！我不能答應。」

佛萊爵士夫人的眼睛裏突然投射出怨恨的光芒。一瞬間，她的神色又改變了。深深地嘆了口氣：「唉！我認輸了。能再容許我提出一個請求嗎？」

「請說。」

「讓我靜靜地作一次禱告。」

「禱告！」呂奇不禁一楞。「我並不是要殺死妳啊！」

「你不殺死我，別人却要殺死我。」她以乞憐的目光望着他，「你是如此吝嗇嗎？」

「夫人！妳信神？」

「是的。」

「那麼，祈求神保佑妳吧！」

佛萊爵士夫人雙手掩面，似在喃喃低語。約莫過了一分鐘之久，她的雙手緩緩後移。當她的面部顯露出來，兩手已移到頸後時，呂奇突然看到金光一閃，雖然天色已黯，他仍然看得十分清楚。

他心中剛閃亮警告的紅燈，還沒有採取什麼戒備的行動時，佛萊爵士夫人手中那支小小的金槍已經發出了一聲怒吼。

呂奇的身體像風車般一連打了幾個旋轉，同時像瘋狂般射出了槍內的子彈。其中有三彈穿透了佛萊爵士夫人的心房。

她感覺得到心臟突然加速地狂跳，然後又遽然停止，視綫也逐漸模糊。在她最後的知覺中，彷彿聽見有人在狂喊着呂奇的名字。

外一章

曼谷，聖誕的前夕。

湄南河上游那個林園中燈火通明，人聲喧嘩。

這裏並不是在開聖誕舞會；而是J·A·S·的同仁們在作惜別聚餐。妄想征服全人類的狂人集團「美人局」已被殲滅；因而針對它而設置的J·A·S·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此刻，却有一個人獨自徘徊在村間小道上，彷彿若有所思。他——就是本書的主人翁呂奇先生。

突然，他的身邊又多了一個人。她——也是本書的主要人物差麗姝小姐。

呂奇執着她的手，誠摯地說：「差麗姝！感謝妳這一個多月來一直伴在我的病榻之側。」

差麗姝嫵媚地一笑，低聲說：「呂奇，別說這些。我問你，對將來有何打算？」

「打算？」呂奇似乎有些迷惘。

「你領到了十萬美金的退休金，那不是一筆小數目。我深信你一定可以作有效的運用。」

「我打算用那筆錢來作旅費。」

「旅費！」現在輪到差麗姝迷惘了。

「我要用那筆錢去週遊世界。」

「好主意！」差麗姝眉飛色舞地說：「我那五萬美金也投資進去，如何！」

「妳唯恐我十萬美金不够用嗎？」

差麗姝雙手像水蛇般環上了呂奇的頸項，低聲說：「呂奇，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除非你嫌棄我是一個殘破之軀，不配作你的遊伴。」

這可使呂奇爲難了。他不願將他的壯志消耗在女性柔情的臂彎裏，但是他又不忍峻拒差麗姝的情意。五十多天的病榻相伴，就足以使他刻骨銘心了。他是絕不嫌棄她的；正因爲如此，差麗姝才用這句話套上了他。見他沉吟不語，差麗姝又說：「呂奇，如果你拒絕，也請明白地告訴我。」

「差麗姝，……」

「呂奇，」她黯然地鬆開了纏住他頸項的雙手。「我實在太不自量了，你的遊伴應該是個玉潔冰清的少女，絕不是我。」

「差麗姝，妳比任何女性都要純潔。」

「那麼……」差麗姝回嗔爲喜，痴痴地望着他。「只要你不嫌棄我的軀體殘破，你就沒有理由拒絕我，即使你拒絕，我也不會放過你。」

呂奇臉上浮現了驚疑之色，接着，他無可奈何地搖搖頭說：「差麗姝，我眞拿妳沒有辦法，容許我去向A長官辭行嗎？」

差麗姝欣然地點着頭說：「當然可以。我在這兒等你。今晚我們就動身，頭一站先到星嘉坡。」

呂奇在她的頰上輕輕地吻了一下，柔聲說：「好！妳在這兒等我，如果我有什麼地方開罪了妳，希望妳不要恨我。」

「呂奇，你怎麼說這種話？在我的心目中，你是全世界最完美的男人。」

呂奇笑了一笑，匆促地離開。這時，差麗姝的心中充滿了甜蜜。

一分鐘之後，她聽到了一陣引擎的怒吼聲。呂奇駕着他那輛紅色小跑車疾馳而至。只聽他在車上揮手叫道：「差麗姝，非常抱歉，我不能帶妳同行，妳答應過不記恨我的。」

紅色的影子由差麗姝的面前一掠而過，將她的美夢也劃破了。她氣得連連跺脚說：「呂奇，你就是跑到天邊，我也要追到你。」（美人局故事完）

美人局故事已完，J·A·S·也已宣告解散。然而呂奇的故事却沒有完，他是一個富有傳奇性的人物，自然就有許多傳奇性的故事發生在他身上了。請看——「遊俠呂奇故事」。

香車劫

魔中俠續篇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當世第一的「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在至尊宮前，與鬼王谷少主陶安純結下樑子，技懾陶安純與其屬下四鬼吏，傲允不日單身獨闖鬼王谷，事後，雲小眉堅欲偕行，南宮逸奇乃携之同往，循陶安純所說途徑找到鬼王谷，在大門外，鬼王谷的黑白雙無常現身阻路，南宮逸奇以閃電手法震傷黑無常而進入大門，至第二重門，又有三黑衣人持鑌鐵棍攔路，南宮逸奇又以奇快絕倫的手法抓住中間黑衣人的鑌鐵棍，另兩名黑衣人立從左右悄沒聲息的向南宮逸奇攻到。



神威凜凜　力戰五鬼王

南宮逸奇一見另兩名黑衣人的「鑌鐵棍」威猛無比地分自左右砸掃而來，立時不由劍眉倏挑，口中發出了一聲輕哂不屑的冷哼，身形微側，右掌依然緊抓着那名爲首的黑衣人的「鑌鐵棍」未鬆，左掌疾掠，飛快如電地直抓攔腰掃來的那根鑌鐵棍！

三名黑衣人的「鑌鐵棍」均皆粗逾兒臂，長丈一，重六十斤有零，加上三人都有一身深厚不俗的功力，爲當今江湖一流高手，是以無論是一砸一掃之力，全都強猛無比，至少有六七百斤的力道！

南宮逸奇他眞是藝高人胆大，竟敢兩手同時分抓兩名江湖一流高手這等沉重的「鑌鐵棍」。

然而，他如不是胸有成竹，怎敢？

何況另外還有一根「鑌鐵棍」勢如「泰山壓頂」一般當頭砸下，他兩手分抓着這兩根「鑌鐵棍」，對於頭頂上的那一根又怎麼辦？如何躲閃？……

當然，南宮逸奇他有他的辦法，他有他令人意想不到，令人心驚胆顫的克敵制勝之道，否則，他就不配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當代第一了！

筆下寫來十分緩慢，當時的實際情形可是快如電光石火，就在他出掌如電地直抓攔腰掃來的那根「鑌鐵棍」的同時，口中陡地一聲朗然大喝，右臂猛一用力，竟將那名爲首的黑衣人連棍帶人舉了起來，直朝那向他當頭砸下的「鑌鐵棍」迎了上去。

那名爲首的黑衣人，其「鑌鐵棍」雖被南宮逸

奇抓住，但因未受南宮逸奇以內功眞力迫震，是以雙手仍舊緊握着未放，并且意圖奮力奪脫南宮逸奇的掌握！

本來也是闖蕩江湖之人，兵刄可說就是性命，尤其是面對高手強敵之際，手中沒有了兵刄，性命也就等於丢了一半，在這種道理，在眼前的這種情形之下，他如何能輕易鬆手放開這根「鑌鐵棍」。

當然，他做夢也料想不到，南宮逸奇會突然來上這一手，拿他連人帶棍的迎向那根砸下的「鑌鐵棍」！

變起倉促，他想鬆手已自無及，頓時不由心胆俱裂！

至於那名以「鑌鐵棍」猛朝南宮逸奇砸下的黑衣人，眼見南宮逸奇右掌未鬆，左掌又抓向那根橫掃到的「鑌鐵棍」，而竟置他這根「鑌鐵棍」不理，心頭不禁大爲暗喜之際，忽見南宮逸奇突將他的老大連棍帶人舉起，猛朝他下砸的鐵棍迎來，心中不由駭然大驚！

在這等情形下，他雖然很想立刻收住「鑌鐵棍」的下砸之勢，但是，却已力不從心，不能了！

因爲凡事有利必有害，使用重兵刄與敵動手搏戰時，雖然很佔便宜，但是也有害處。

佔便宜的便是重兵刄能使敵人心存顧忌，不敢硬接硬拚，和自己的兵刄碰觸，而自己却可利用敵人的這種顧忌弱點，大刀闊斧的向敵人展開猛攻，毫無顧忌的硬封硬擋敵人兵刄的攻勢！

其害處，則是招勢發出便難收止，根本無力收遏得住！

蓋因一棍發出之力，如果有五百斤的力道，但要想收住這一棍時，則非有千斤以上之力不能！

因此，那名黑衣人在心頭駭然大驚，而又無力收止得住鐵棍下砸的情勢之下，只得猛力一偏棍勢，以避免砸在他的老大的身上！

只聽「噹！」的一聲暴响，那名鐵棍下砸的黑衣人口中不由發出了一聲悶哼，手中「鑌鐵棍」被震得高揚五尺，幾乎脫手，身軀一幌，踉蹌後退了三大步，雙手虎口一陣劇痛，已全被震裂，鮮血汨汨流出！

那名爲首的黑衣人，在身軀突被南宮逸奇連棍舉得離地騰空飛起，心驚胆裂時，他爲了保命，已顧不得一切地雙手一鬆，放開了鐵棍，因此，在兩根鐵棍接實的同時，他身軀已飄落在三丈以外。

他身形落地，雖然并未受到絲毫的損傷，但已驚出了一身冷汗。

就在此際，那名以「鑌鐵棍」橫掃南宮逸奇腰間的黑衣人，突然發出了一聲撼山震岳般的大喝，雙手緊握着「鑌鐵棍」一端，運足了十成內功眞力，猛地往回一奪！原來他那「鑌鐵棍」另一端已經落在南宮逸奇的掌中，被南宮逸奇抓住。

他雖是運足了十成內功眞力猛地往回一奪，可是，情形却好比那蜻蜓撼柱般，不要說是奪回鐵棍了，南宮逸奇的身形連幌也未幌動一下，一隻左手握着鐵棍的另一端，神色從容洒脫依舊。

那爲首的黑衣人和那雙掌虎口均被震裂了的黑衣人目睹這等情形，心中全都不禁暗吸了口冷氣！

的確，南宮逸奇這種功力實在太驚人，太以駭人聽聞了！

驀聽南宮逸奇冷聲一笑，道：「我此來只是赴約，并不想隨便傷人，所以手下也留了情，三位都是智者，希望三位別徒自逞強迫我，自找苦吃！」

話聲中，左手一鬆，放開了「鑌鐵棍」，同時將右手中得自那名爲首的黑衣人的「鑌鐵棍」隨手往地上一挿，和雲小眉邁步向內走去。

他雖是隨手往地上一挿，但是那根丈一長的「鑌鐵棍」，竟然裂石深入地下三尺有多！

三名黑衣人呆呆地望着南宮逸奇和雲小眉向內走去的背影，既未出手攔阻，也未發聲說話，竟好像傻了般地怔立着。

越往裏行，攔阻之人的武學功力雖然越高，但是，并無人能是南宮逸奇的手下三招之敵，想攔阻住南宮逸奇，那就更是談也不用談了！

於是，南宮逸奇和雲小眉十分容易而輕鬆地接連着又通過了五道攔阻之人，也就是說，那黑無常所言之九關，南宮逸奇已經通過了七關，只剩下八九兩關了。

八九兩關一通過，南宮逸奇便可到達那氣勢頗爲雄偉的「鬼王谷」大廳，見到那「鬼王谷谷主」了。連闖七關，雲小眉始終站在一邊作着壁上觀，沒有動過手，雖然，她芳心中早就躍躍欲試，但因一直都是南宮逸奇在前搶了先着，而且沒有一關之人在南宮逸奇手下走過三招以上，她根本無法挿得上手。

因此，她覺得「鬼王谷」的這些人太膿包，太沒有用了！因此，她芳心中不禁大爲失望！

其實，雲小眉她又怎知，這并不是「鬼王谷」的人太膿包，太沒有用，而是她這位師哥南宮逸奇的一身所學功力實在太高了，「鬼王谷」的這些屬下，雖然大都不是南宮逸奇手下三招之敵，可是，若然現身江湖，却無一不是一流高手，無一不可成爲威鎭一方的人物！

通過七關，繼續前行中，雲小眉心念忽然一動，脚下倏地緊跨兩步，走在南宮逸奇的前面，笑說道：「師哥，你該看看我的了。」

南宮逸奇突聞此語不禁微微一怔！但是心念電閃間，也就立刻明白了雲小眉的心意，道：「小眉，妳不甘寂寞了麼！」

雲小眉輕聲一笑道：「威風都給你一個人出盡了，難道不該讓點兒給我麼！」

南宮逸奇深知這位小師妹的心性，向來就像一頭「小野馬」般是不甘寂寞好勝的，於是，遂笑說道：「如此，這最後的八九兩關我都讓給妳就是，不過，妳得小心點兒，不可過於輕敵才行！」

雲小眉秀眉微微一揚，笑道：「你只管放心看着好了，我決不會得替你丢臉的！」

南宮逸奇點頭笑了笑沒有再說話，隨在雲小眉身後向前走去。

突然，一聲冷喝倏起，發自右側一處黯黑中，喝道：「站住！」

聲落人現，兩條瘦長的人影，身形有如鬼魅般地飄閃了出來，併肩攔立在前面丈餘之處。

這兩人年紀均約五十六七上下，身穿一件齊膝的黑布短袍，露着四條又黑又瘦毛茸茸的小腿，脚上同是一雙蔴草鞋，身高足有八尺，但却瘦得像兩根竹竿。四道目光灼灼，閃動之間，隱泛綠芒，臉色陰沉沉的，帶着一股子令人心凜的森森寒意。那副兩腮瘦削無肉，眼眶深陷的長像，簡直像兩具由棺材爬出來的殭屍，令人見而頭皮子發炸，渾身直冒冷氣！

南宮逸奇一見兩人這副相貌穿着，不由暗皺了皺眉頭，心念電閃之間，陡地想起了兩人的出身來歷。

爲了提高雲小眉的警覺，他故意揚聲哈哈一笑道：「眞想不到，名震蠻彊的『蠻彊雙瘦』，竟然在這『鬼王谷』中成了『鬼王谷』的屬下……」

他話未說完，「蠻彊雙瘦」老大伍百簡已陰聲一笑道：「娃兒見聞不差，竟然識得老夫，既知老夫兄弟威名，還不趕快束手就縛，難道還要老夫兄弟動手不成！」

雲小眉秀眉倏地一挑，她可不管什麼「蠻彊雙瘦」雙胖，不待南宮逸奇答話，陡地一聲清叱，身形一幌，白衣飄閃間雙掌分朝「蠻彊雙瘦」拍去！

老大伍百簡一聲冷喝道：「娃兒找死！」

雙掌疾出，硬迎雲小眉拍來掌力！

「蠻彊雙瘦」似乎自恃身份，不願以二對一，是以在老大伍百簡聲發冷喝出掌的同時，老二伍百強竟挪身斜退了八尺。

「砰砰！」兩聲震响中，伍百簡身形一幌後退了三步，雲小眉雖也身形一幌，但只微退了半步。

顯然，雲小眉的所學功力，要比伍百簡強了半籌！

這一來，伍百簡臉色不禁倏地一變，雙目陡瞪，綠芒暴射地喝問道：「娃兒叫什麼名字？」

雲小眉冷冷地道：「少爺名叫雲小眉。」

伍百簡道：「師承何人門下？」

雲小眉道：「少爺的師承憑你還不配問。」

伍百簡怒聲道：「娃兒實在大胆該死，竟敢對老夫如此……」

雲小眉冷聲截口道：「瘦老鬼少發狂言，勝了少爺再說好了，接掌！」

話落，倏又出掌直朝伍百簡當胸拍去！

伍百簡適才硬接雲小眉一掌，當場被震退了三步，雖然明知自己功力可能畧遜對方半籌，但是，他又怎肯示弱！

須知「蠻彊雙瘦」雖非什麼武林正道俠義之士，但也并不是江湖大惡之徒，只不過是性情較爲孤僻暴戾，行事作爲只憑一時情之好惡，不多攷慮是非黑白而已。

舉凡這種人的心性，大都十分桀傲不馴，不易服人得很，但是，如果一旦心服了某人之後，那可是一生不渝，永遠不變！

雲小眉一掌拍出，伍百簡雖明知不宜硬接，但他心中那股桀傲不馴的好強之氣，却令他不甘閃避地一聲冷喝道：「老夫豈會怕你娃兒！」

喝聲中，閃電出掌迎上。

「砰！」的一聲震响，雲小眉嬌軀一幌，後退了一大步，可是，伍百簡這一回竟被震退了五步之多，而且被震得胸中氣血翻騰！

他連忙暗暗深吸了氣，運功平抑住翻騰的氣血，嘿嘿一笑道：「娃兒，你確實不差得很，難怪你敢對老夫無禮……」

身形倏然前欺，喝道：「娃兒，接招！」

雙掌電出，右掌五指箕張微曲，抓向雲小眉的左肩，左掌橫拍雲小眉右肋！

雲小眉秀眉微挑，左手疾抬，斜拍伍百簡的右腕，右手中指突出，點向伍百簡的左掌心！

南宮逸奇一見雲小眉右手中指突出，已知她要施展什麼武功，連忙揚聲喊道：「小眉，『震禪指』用不得，趕快變招！」

雲小眉右手中指已出，勁力將發，聞喊，芳心不由倏然一驚，立時有所警悟地中指一偏，改點爲劃，斜劃伍百簡的腕脈！

原來這「震禪指」乃佛門上乘絕學，專破人體內眞氣，只要一被這種指力點中，渾身立時如遭雷殛，眞氣立破，終身成爲一個廢人，因此，佛影聖僧於傳授「震禪指」之時，曾嚴肅的告誡過師兄妹二人，對方若非深仇大敵，若非十惡不赦的惡徒，

絕對不許妄用「震禪指」力！

雲小眉因爲好功求勝心切，一時忘了「震禪指」的厲害，是以未加攷慮的施展了出來，幸而南宮逸奇在旁適時揚聲阻止了她。

可是伍百簡對「震禪指」三字，却是入耳既驚且喜，雲小眉中指方自變招改點爲劃，伍百簡已快逾閃電地縮手撤招，飄身暴退八尺。

雲小眉口中驀地一聲清叱，正要閃身跟踪追撲時，伍百簡竟然連忙搖手說道：「小友且慢動手，老朽有話請教。」

由「娃兒」而改稱「小友」，由自稱「老夫」而改作「老朽」，語氣何其如此前倨後恭，變得客氣起來？

以「蠻疆雙瘦」那桀傲不馴的爲人性情，怎會有此現象？這實在令人感覺奇怪而意外得很！

南宮逸奇不禁頗爲詫異地深望了伍百簡一眼，心中在暗自猜忖，伍百簡爲何有此轉變？其用意是甚麼？……

但是，雲小眉見聞也淺，她並不知道「蠻疆雙瘦」的爲人性情，根本不理會伍百簡的客氣，神色冷冷地道：「你有什麼話你說吧！」

伍百簡輕咳一聲，神色正肅地問道：「小友身懷佛門絕學『震禪指』功？」

雲小眉微微一揚，道：「不錯，怎樣？」

伍百簡忽地轉首朝立在一邊的乃弟伍百强望了一眼，接着又輕咳了一聲，望着雲小眉道：「老朽請問小友的師承？」

雲小眉冷冷地道：「你不配問。」

伍百簡臉色微微一變，旋卽忍耐地皺了皺眉頭，又道：「老朽因有事求助，尙請小友賜告。」

南宮逸奇突然朗聲接口說道：「兩位眸隱綠芒，顯然身懷『地府陰功』，兩位是『地府三陰神君』的傳人麼？」

伍百簡那張瘦削無肉的臉上突然掠現一片驚容地答道：「老人家是老朽兄弟的師祖。」

南宮逸奇輕「哦」了一聲道：「那麼令師是？……」

伍百簡道：「家師人稱『地府秀士』。」

南宮逸奇又輕「哦」了一聲，問道：「令師祖仍然居住在地府中麼？」

伍百簡神色忽然微微一黯，道：「家師祖他老人家已經仙逝多年，地府也已經毀於天災。」

南宮逸奇說道：「地府是毀於地極之火的突發麼？」

「是的。」伍百簡點點頭，雙目突射驚異之色地問道：「閣下曾經到過地府麼？」

南宮逸奇搖頭道：「我從未去過。」

伍百簡不禁大爲詫異地道：「那麼閣下怎知家師祖的號諱，又怎知地府之毀於天災便是毀於地極之火的突發的呢？」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是家師告訴我的，因爲地府位於地極之火之上，你一說地府已經毀於天災，所以我便猜想到可能是毀於地極之火的突發了！」伍百簡目光倏然一凝，問道：「閣下師承是？……」南宮逸奇含笑反問道：「你聽令師祖提說過『震禪指』的來歷沒有？」

但伍百簡雙目突閃異采地道：「這麼說，閣下當是老菩薩的再傳弟子了！」

南宮逸奇搖頭道：「不是再傳，是嫡傳。」

這時，伍百强已跨步過來和伍百簡併肩站立在一起，兄弟兩人的臉色上驀現驚喜無比之色地，身形同時一躬，便要彎腰俯身拜行大禮。

南宮逸奇一見連忙抬手暗發神功托住了伍百簡兄弟的身子，搖手笑說道：「兩位千萬不可行大禮，我年齡還不及兩位的一半，兩位行此大禮，豈不要折煞了我麼！」

但伍百簡因爲南宮逸奇是他師祖同輩，也是師祖生平最尊敬的「聖僧」的傳人，論輩份南宮逸奇比他高了一輩。他雖然誠心要以晚輩之禮拜見，但因被南宮逸奇暗以神功托住身子，不容他們兄弟下拜，無可奈何，只好作罷地躬身說道：「師叔既如此說，晚輩兄弟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說罷，師兄弟兩人一齊站直了身子，但伍百簡接着又肅容說道：「請恕晚輩兄弟失禮，師叔號諱上下如何稱呼？尙請賜示。」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伍老哥這『師叔』的稱呼，我可實在不敢當，令師祖和家師雖有交往，情誼不薄，但是你我大可不必拘泥於俗禮，不妨以平輩論交，以後便請改去這種稱呼，這樣既可免得拘束，也比較方便！」

「這個……」伍百簡遲疑地道：「晚輩兄弟怎敢……」

南宮逸奇正容接口道：「伍老哥無須拘於俗禮虛套，不然的話，以後我就只有儘量避開二位，不和二位見面了。」

語音一頓又起，接道：「我雙姓南宮名逸奇，也就是當世武林衆所指爲『魔』的『魅影拘魂玉書生』。」

伍百簡兄弟聽得心頭都不禁猛然一震！四目大瞪地的瞪視着南宮逸奇，怔怔地發了傻，也發了呆！這眞是伍百簡伍百强兄弟再也想不到的事，當世武林共指爲「魔」的「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竟是佛門「聖僧」的弟子傳人！

南宮逸奇一見二人發呆發傻的神情，不由微微

一笑，接着又道：「很感意外吧？」

伍百强兄弟同時一搖頭，道：「這實在很出老朽意外！」

伍百强一直未曾開口說話，此時却也忍不住好奇地，目光突然一凝，望着南宮逸奇問道：「南宮兄弟，那江湖傳說兄弟已經遇害之事，都是謠傳空氣麼？」

南宮逸奇搖頭道：「那並不是謠傳空氣，事實上當時我的確已身受內外重傷被埋入土中，只不過是半個時辰之後，便有人開了墓，救了我。」

話鋒忽地一轉，目注伍百簡問道：「伍老哥適才曾說有事相求我雲師弟，但不知何事？伍老哥不妨直說出來好了。」

伍百簡畧微遲疑了一下，道：「家師練功不愼走火入魔，因而導致下半身血脈淤塞，自腰以下僵硬不能行動，是以……」

南宮逸奇聞聽至此，心中明白了，道：「伍老哥想請求我雲師弟以『震禪指』力替令師打通下半身淤塞僵硬的經脈，是麼？」

伍百簡點頭道：「是的，老朽是想請求雲兄弟替家師解此危難！」

原來「震禪指」力雖然專破人身眞氣，但也能打通人體內淤塞的經脈，治愈肢體僵硬之疾。

南宮逸奇微一沉思，問道：「令師練功走火入魔有多久時間了？」

伍百簡道：「五年多點。」

南宮逸奇點了點頭，道：「替令師打通經脈之事，你只管放心好了，包在我身上就是。」

伍百簡連忙躬身行禮道：「老朽謝謝南宮兄弟慨允施救之德！」

南宮逸奇微一欠身搖手道：「伍老哥無須客套言謝，以令師祖與家師的交情，南宮逸奇爲令師畧効微力，也是應該的。」

語聲一頓，忽又注目問道：「令師現居何處？也在此間麼？」

伍百簡搖頭道：「家師目前正借居在洛陽城南的『白馬寺』中。」

南宮逸奇點點頭道：「如此甚好，過幾天我一有空，當必親往『白馬寺』跑一趟。」

話題一改，問道：「伍老哥和此間『鬼王谷主』是何關係？是朋友還是？……」

伍百簡道：「是道義之交。」

南宮逸奇道：「既然是道義之交，兩位怎地替他們……」

伍百簡忽然搖頭苦笑道：「南宮兄弟請別問了，老朽兄弟一時不察，竟上了那陶小鬼的當，不過，俗話說得好，人算不如天算，老朽兄弟若不上這個當，又怎能遇上你南宮兄弟呢！」說罷，竟然高興得有點忘形的揚聲大笑了起來。

南宮逸奇劍眉皺了皺，待至伍百簡笑聲停住，他這才又凝目望着伍百簡問道：「伍老哥，『鬼王谷主』他究竟是何許人？」

伍百簡道：「這『鬼王谷主』共有五位，老朽只知大谷主姓溫名天啓外號人稱『鐵爪飛鷹』。」

南宮逸奇道：「其餘四位谷主的姓名，伍老哥都不知道麼？」

伍百簡搖搖頭道：「其餘的四位，除了知道陶小鬼的父親姓陶外，就別無所知了。」

南宮逸奇眉鋒微蹙了蹙，問道：「陶安純之父位居第幾？」

伍百簡道：「第三。」

南宮逸奇道：「那溫天啓的師承出身，伍老哥知道麼？」

伍百簡搖了搖頭，忽然低聲說道：「他的出身師承，家師可能很清楚。」

南宮逸奇輕「哦」了一聲，道：「陶安純之父的出身師承呢？」

伍百簡道：「此人擅用百毒，很有可能是昔年『萬毒魔君』的傳人，少時兄弟遇上他時，千萬小心提防着他些。」

南宮逸奇點頭道：「謝謝伍老哥的提醒，兄弟對他加倍小心就是。」

語鋒微頓，話題倏又一轉，問道：「谷中有處地方名『谷下谷』，伍老哥知道麼？」

伍百簡點頭道：「聽說過。」

南宮逸奇道：「沒有進去過麼？」

「沒有。」伍百簡道：「據說那是全谷最機密之處，除五位谷主外，無人能够進入。」

南宮逸奇眨眨星目道：「是根本無法進入，還是不准進入？」

伍百簡道：「兩者皆是。」

南宮逸奇想了想，道：「入口在什麼地方，伍老哥知道麼？」

伍百簡搖了搖頭道：「這就不知道了。」

南宮逸奇劍眉微蹙了蹙，伍百簡忽地輕咳了一聲，接着又道：「南宮兄弟，老朽有句話不知當不當問？」

南宮逸奇心念電閃了閃道：「你我彼此不外，有什麼話，伍老哥只管問好了。」

伍百簡畧一遲疑，問道：「南宮兄弟此來赴約的用意是？……」

南宮逸奇道：「看看鬼王谷主是何許人。」

伍百簡點了點頭，身子忽地一側，和伍百强同

時後退了兩步，身形微躬地道：「南宮兄弟，你和雲兄弟請往裏請吧。」

南宮逸奇沒有開口說什麼，點頭一笑，和雲小眉舉步往裏走去。

伍百強目光瞥覷了南宮逸奇和雲小眉的背影一眼，忽地向伍百簡低聲問：「大哥，我們怎樣？」

伍百簡微微一怔！問道：「我們怎麼樣？」

伍百強道：「我們不應該幫幫他們麼？」

伍百簡微微一笑道：「他武林稱奇稱最，一身功力所學罕絕，你以爲這『鬼王谷』內有誰能是他手下十招之敵！」

伍百強道：「這『鬼王谷』內雖然無人能是他手下十招之敵，但是，他師兄弟畢竟只有兩人，人單勢孤，衆寡懸殊……」

伍百簡搖頭接口道：「老二，你不必替他担心了，我們幹我們的吧。」

「我們幹我們的？」伍百強神情不禁愕然一怔！問道：「幹什麼？」

伍百簡神秘一笑，道：「幹什麼你先別問，只管跟我走好了。」

伍百強搖頭道：「大哥，別和我賣關子了，你還是先說明白吧。」

伍百簡道：「我們去找那『谷下谷』去。」

伍百強絲毫未加思索地倏然一搖頭，道：「我們去找那『谷下谷』做什麼？我不去！」

伍百簡微微一笑道：「老二，你就是一點不用腦筋，你沒有聽他向我查問那『谷下谷』所在時，問得很仔細麼！」

伍百強恍然一「哦」，目光一凝，道：「大哥之意是要幫他找出那入口之處來？」

「不錯。」伍百簡點頭道：「我想那『谷下谷』既爲『鬼王谷』最機密之所在，內中定然有着什麼極大的隱密，他此來赴約的目的，大有可能就是爲此！」

伍百強沉思了刹那，點點頭道：「大哥所想倒是很有點道理，不過……」

伍百簡接口道：「老二，別說什麼『不過』的廢話了，趁着眼前的機會，我們趕快到後面去找找吧！」

伍百強心智雖然不如伍百簡，但也並不是個糊塗人，聞言，已知伍百簡所說「眼前的機會」之意，於是也就不再多說什麼的和伍百簡掠身而起，雙雙投向暗影中，隱蔽着身形，撲向了後院。

× × ×

南宮逸奇和雲小眉併肩向前走了十餘丈；因爲從牌樓下大門外開始，一路向裏行來，從未遠過十丈，便會有人現身攔路，可是，現在已經超過了十二丈，竟然仍未見有人現身攔路。

而前面，約莫二十丈處，一片燈燭輝煌，一座高大雄偉的巨厦巍然峙立，不言可知，那必是「鬼王谷」的大廳，發號施令的所在了。

因爲大廳中燈燭輝煌，距離雖然遠隔二十丈以外，是以南宮逸奇和雲小眉對大廳中的情形仍能一目了然地看得十分清楚。

只見大廳正中，一排併肩高坐着五人，當中一人年約六旬以上，右首二人年齡都在五十六七之間，左首二人一個年在五十四五，一個則是四十上下的中年文士。

左右兩邊，一邊四個的分坐着八名黃袍老者，大廳門外兩邊，則是一邊八個的挺立着十六名背後斜揹着一柄「鬼頭」大砍刀的黑衣勁裝大漢。

這情形，一望即知，大廳正中併肩高坐着五人，當是這「鬼王谷」的五位谷主無疑！

雲小眉因爲未見有人現身攔阻，忍不住有點奇怪地道：「師哥，奇怪，怎麼還不見第九關的人現身……」她話音未落，突聞左邊黯黑響起一聲嘿嘿陰笑，語音冰冷刺耳地道：「小子，你急的什麼，踏入『鬼王谷』便同走進了『鬼門關』一樣，你們已經死定了！」

話聲中，人影飄閃，對面丈外之處，已現身攔立着三名黃袍老者。

雲小眉秀眉一挑，口中一聲冷叱，嬌軀閃動，掠身直朝三名黃袍老者撲去！

三名黃袍老者齊地嘿嘿一聲陰笑，身形霍地一分，電飄之間，竟作品字形將雲小眉圍了起來。

雲小眉因爲自進入「鬼王谷」以來，一直未曾得着一展身手的機會，她乃是個心性好勝好強的姑娘，雖然由第七關以後，南宮逸奇已答應將八九兩關讓給她，由她出手對付，可是，那知偏偏遇上了與恩師頗有交情的「地府三陰神君」的再傳弟子「蠻疆雙瘦」兄弟，結果依然未得一展身手。

因此，她一見三名黃袍老者於她掠身撲到之際，竟然不出手和她對敵接招，身形霍分，將她圍住，口中立時一聲冷笑，嬌軀電轉，一雙玉掌連揮，刹那間，竟一口氣揮出了九掌之多。

三名黃袍老者再也想不到，這麼一個看來年不足二十俊美的白衣少年書生，竟然具有如此高絕奇快如電般驚人的身手。

他們雖然都是「鬼王谷」中一等一的高手，都有一身深厚不凡的功力身手，但因雲小眉出掌太快，他們身形霍分，腳下尚未站穩，故而竟被雲小眉一口氣拍出的連環九掌，迫得連連向後倒退不迭！

雲小眉更是得理不讓人，口中一聲清叱，嬌軀電閃，倏已跨步欺到正面的那名黃袍老者身前，玉掌一揮，一股勁風直拍對方的前胸，叱道：「讓開！」

黃袍老者自然不會聽話讓開，雙眉一挑，瞪目厲喝道：「小子，你做夢！」

話聲中，已飛快地抬臂挺掌迎上雲小眉拍向他胸前的玉掌！

「拍！」的一聲震響中，黃袍老者突感心神一窒，口中發出一聲悶哼，竟被震得胸頭血翻氣湧，身形踉蹌，後退連連，連退了七步之多！

驀地，身後勁風襲體，是另兩名黃袍老者同時掠身撲到。

雲小眉腦後就同長着眼睛般的，頭也不回，兩隻玉掌倏然後揮，「砰！砰！」兩聲震響中，兩名黃袍老者立時全被震得身形倒退！

「就憑這樣的功力身手，也敢現身出來妄想攔阻少爺！哼！」

雲小眉口中冷冷地說着，身形却奇快如電地從攔立在正面的那名黃袍老者身旁閃過，直朝大廳前面走去。

南宮逸奇連忙緊跨一步的隨在雲小眉身後。

正面的那名黃袍老者正在暗暗運功調息平抑住胸頭翻騰上湧的氣血，因此，眼睜睜的望着雲小眉和南宮逸奇從身旁電閃走過，不但未曾出手阻攔，腳下反而向旁斜退了一大步。

自然，這並不是他不想出手阻攔，而是雲小眉和南宮逸奇的身法太快，加之他此際也根本無力出手阻攔！

二十餘丈的距離，眨眼即到。

大廳前，白玉石階高有九級，雲小眉和南宮逸奇儒袂飄飄，正要舉步拾級而上，挺立在兩邊的十六名黑衣勁裝大漢中，突有四名身形齊動，跨步併肩攔立在石階之上，沉聲喝道：「站住！」

雲小眉那會把這四名黑衣大漢放在眼裏，秀眉雙挑，玉手一抬，便要揚掌拍出，南宮逸奇飛快地伸手一攔，道：「別忙出手！」

接着揚首朝大廳內朗聲說道：「温大谷主閣下，這是貴谷待客之道麼？」

大廳中，居中高坐着五人中間的那個六旬開外的老者，正是大谷主「鐵爪飛鷹」温天啓。

南宮逸奇話音一落，温天啓立即哈哈一聲大笑，沉聲說道：「讓他們進來！」

四名黑衣大漢口中應了一聲，挪步退回了兩邊原位。

南宮逸奇和雲小眉併肩拾級而上，跨入廳內，停步岳立在廳門內五尺之處，神情瀟洒地抱拳一拱，道：「在下師兄弟見過五位谷主，並當面致謝貴屬九度相迎之盛意！」

這話聽來似是十分客氣，很有禮儀，但是，事實如何？温天啓等人當然聽得懂，這是「譏誚」。

温天啓他好涵養，臉色絲毫不變地哈哈一笑，道：「閣下太客氣了，是本谷屬下無能，以致未能好好接待二位，温某實感歉甚，尚望閣下海涵！」

說着抬手抱拳一拱，不過，身子却坐着未動。

南宮逸奇淡然擺手道：「大谷主不必客套，我師兄弟已經來了，請劃道吧！」

温天啓倏又哈哈一聲大笑，道：「閣下快人快語，果然是位英雄人物，實在令人欽佩！」

語聲一頓，雙目灼灼如電地接道：「請問閣下高姓大名，師承當代那位高人？」

南宮逸奇道：「在下的姓名，陶安純他難道沒有告訴大谷主麼？」

温天啓道：「他說是說過了，但是……」

南宮逸奇道：「閣下不信，是麼？」

「不錯。」温天啓點頭道：「要不温某就不會得請問了。」

南宮逸奇道：「那麼在下就親口告訴你大谷主，在下確實是南宮逸奇。」

温天啓雙目一瞪，道：「閣下，天下武林人物萬千，你何必定要冒用那已死之人的名號！」

南宮逸奇雙眉微挑了挑，旋即淡淡地道：「大谷主要是一定不信，在下也就無可奈何了！」

温天啓倏然嘿嘿一聲冷笑，道：「閣下人品氣度看來似乎頗爲不俗，何乃竟然生了顆鼠胆，不敢以眞實姓名示人！」

世間事就有那麼的奇怪不合情理，有些人，你對他明明說的是眞的，他偏認爲是假，你對他說假的，他反而會信以爲眞！

這「鐵爪飛鷹」温天啓就是這麼個人，南宮逸奇明明是貨眞價實的南宮逸奇，但是他就是不信。

南宮逸奇劍眉一挑，星目寒芒電射地道：「温天啓，在下確實是南宮逸奇，信與不信，那是你的問題，在下如果眞是個鼠胆之流，便不敢前來你這『鬼王谷』了！」

語鋒一頓，沉聲接道：「廢話少說了，你還是趁早劃下道來吧！」

温天啓嘿嘿一笑道：「閣下，不必劃道了，在你未來本谷之前，老夫就已經想好了，替你準備了兩條路，任你選擇。」

南宮逸奇星目倏然深注地問道：「是生與死兩條路，對不對？」

温天啓冷然一點頭道：「閣下確實高智，竟是一猜中的。」

南宮逸奇淡笑了笑，又問道：「生路怎樣？」

溫天啓道：「投降本谷接替『鬼判』之職。」

南宮逸奇道：「你想在下會願意麼？」

溫天啓冷冷地道：「你不願意也得願意，否則你就別想生離本谷！」

南宮逸奇劍眉微微一挑，道：「溫大谷主閣下，你應該明白，善者不來！」

溫天啓冷笑道：「閣下雖然不是『善者』，但是本谷更不是好相與！」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你是仗恃着那『鬼王靈』和『神仙廢』麼？」

溫天啓道：「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南宮逸奇忽然輕聲一哂，道：「溫天啓，當我想走之時，你縱然傾盡你這『鬼王谷』之力，也未必能攔得住我，你信是不是！」

溫天啓搖頭道：「老夫自是不信。」

語聲一頓，嘿嘿一笑，接道：「光說大話無用，閣下如果不信老夫之言，現在便可以往外走走試試！」

南宮逸奇冷然一搖頭道：「現在不必試，現在我還不想走！」

聲調倏地一沉，目射寒電地道：「溫天啓，你敢不敢和我放手一戰！」

溫天啓冷冷地道：「你要和老夫單獨一戰？」

南宮逸奇道：「不！我要以一對五！」

溫天啓雙目忽地一瞪，道：「閣下，你這口氣不覺太狂妄了麼！」

南宮逸奇劍眉挑軒地道：「狂妄不狂妄是我的事，只問你們五個有沒有這個胆！」

溫天啓突然哈哈一聲狂笑道：「閣下的這份狂勁實在驚人，你既然這麼說，老夫便就先領教領教你的絕學好了！」

說着倏地長身離座站起，道：「走，到外面去！」話落，舉步當先向廳外走了出去。

南宮逸奇也不說話偕同雲小眉隨後走向廳外。其餘的四位谷主和分坐在兩邊的八名黃袍老者，自然也都立刻紛紛離座起身，跟着走向廳外。

走出廳外，南宮逸奇和溫天啓相隔八尺面對而立，雲小眉退立在南宮逸奇身後兩丈之處，「鬼王谷」的二三四五四位谷主和八名黃袍老者，則全都站立在溫天啓身後大廳的石階上。

南宮逸奇神情瀟洒地朝溫天啓一笑，道：「溫大谷主，請出招吧。」

溫天啓嘿嘿一笑，正要出招動手之際，那名中年文士突然揚聲說道：「大哥且慢！」

話聲中，人已自石階上掠起，飄落溫天啓身傍，說道：「殺鷄焉用牛刀，大哥且請退後息着，看小弟來收拾他好了。」

溫天啓微一遲疑，點了點頭道：「五弟，你可小心點！」

中年文士點頭笑道：「大哥放心小弟知道。」

溫天啓飄身退後，中年文士腳下跨前了兩大步，抬手輕擺了擺手中特製的「鐵骨摺扇」，道：「閣下請亮兵刃！」

南宮逸奇星目瞥視了中年文士手中的「鐵骨摺扇」一眼，冷冷地問道：「閣下尊姓大名，位居第幾？」

中年文士道：「姓區名文斌，外號『鐵扇秀士』，乃本谷的五谷主。」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五谷主外號『鐵扇秀士』想來在掌中這柄鐵扇上必定有獨到的功夫！」

「鐵扇秀士」區文斌嘿嘿一笑，道：「動手時你就明了，閣下亮兵刃吧！」

南宮逸奇微一搖頭道：「不用亮兵刃，我就空手接你兩招好了。」

這話好狂，分明絲毫未把這位「鐵扇秀士」區五谷主放在眼裏。

區文斌臉色不禁勃然一變！陡地一聲怒喝道：「閣下，你也太狂了，接招！」

聲未落，招已發，右臂倏抬，手中鐵扇快如電閃地疾點南宮逸奇的心坎！

南宮逸奇星目電芒一閃，道：「一出手就施展辣手，五谷主好狠毒的心腸！」

話聲中，身形微側，探掌如電，一把攫住了區文斌點出的「鐵扇」，暗運眞力一握，冷聲喝道：「去吧！」

右臂微微一抖，五指倏鬆，區文斌的身形立時穩不住，被一股巨大的勁力推得連連後退了六步。

「鐵扇秀士」區文斌手中的「鐵骨摺扇」本是特製之物，鐵骨中空，內藏細如牛毛般霸道絕倫的劇毒暗器，扇柄後端有機簧，只要一按機簧，劇毒暗器立卽激射飛出，傷人於意外，令人防不勝防！

當南宮逸奇一把攫住鐵扇之時，區文斌卽曾暗中以姆指連按了兩次柄後機簧，滿以爲南宮逸奇定然難逃刦數，那知却一枚暗器也未射出。

是機簧失了靈？還是……

及至身形後退穩立之後，一看手中鐵扇被南宮逸奇手掌攫住過的中間一段，已經變了形，毀了。

區文斌一見鐵扇被毀，心中不禁又驚又怒，猛地一摔手中鐵扇，探手一撩衣襟，掣出了一柄寒光耀目的短劍，臉色獰厲飛撲直刺南宮逸奇的胸窩！

南宮逸奇口中一聲冷笑，單掌一揮，又將區文斌身形震得後退了三步。

適時，「鐵爪飛鷹」溫天啓突然一聲沉喝道：「五弟，住手！」

聲落，身形已有若閃電般飄出。

「鐵扇書生」區文斌身形被震後退三步，心中仍是有點不甘，正待再次撲出時，突聞溫天啓的喝聲，只得停住不動，望着溫天啓道：「大哥爲何攔阻小弟？」

「鐵爪飛鷹」溫天啓朝他擺了擺手，目光轉向南宮逸奇冷聲一笑，道：「怪不得閣下敢於如此狂妄目中無人，身手果然高明不凡！」

語聲一頓，嘿嘿一笑，接道：「閣下既然要獨戰老夫兄弟，老夫當必令你如願，不過，你却得先勝了老夫才行！」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如此，你出手吧！」

溫天啓未再說話，口中嘿嘿一笑，身形倏然前欺，雙掌突出快如電閃地分抓向南宮逸奇的肩胸！

南宮逸奇挪身斜跨半步，一掌橫拍溫天啓的左肩胳膊。

溫天啓心頭微微一凜！連忙閃身以避，但是，南宮逸奇出手奇快無比，他竟然沒有能躲得開這一掌。

「拍！」的一聲，溫天啓身形一幌，立被這一掌擊得斜退了三尺。

這一掌，溫天啓雖然只被擊得斜退了三步，可是，左肩胳膊被擊之處，却并無絲毫痛楚之感。

溫天啓他不是個糊塗人，這情形，他心裏十分明白有數，對方手下留了情，根本未用眞力，否則，他這條左胳膊縱不筋斷骨碎報廢，起碼也會痛不可當，短時間內舉不起來，運用不得。

因此，溫天啓身形一退之後，神情不禁微怔了怔！目光深望了南宮逸奇一眼，心念電閃地暗暗吸了口氣，語調突然變得十分平靜地緩緩說道：「閣下，『鬼判』沙振峯的這筆血債，從此作罷，本谷之人以後也決不向你尋仇，你請便罷。」

這變化十分突然，也極爲出人意外。

南宮逸奇不由詫異地一怔！星目眨了眨，忽地一搖頭道：「不！你大谷主雖然願意從此作罷決不向我尋仇，但是，目前我還不願意走！」

溫天啓本因心感南宮逸奇手下留情，同時也因爲看出南宮逸奇武學身手太高，自己縱與四位盟弟聯手，只怕也難有勝望，爲了保全自己「鬼王谷」的實力，乃才抱着委曲求全的心理，願意放棄「鬼判」沙振峯的血仇，卽此作罷。

在他原以爲不論對方是眞南宮逸奇假南宮逸奇，與他「鬼王谷」都無怨仇可言，只要他願意作罷，不向對方尋仇報復，對方必然會毫不猶疑地立刻點頭答應，客客氣氣地出谷離去！

孰料，事實竟出於他意外地，對方竟然搖頭不答應，不願意走。

因此，南宮逸奇話音一落，溫天啓臉色立時不由微變地目光一凝，道：「閣下，你……」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溫大谷主，『鬼王谷』地勢隱僻險惡，進來一次匪易，在下既然來了，自然要弄清楚一些事情問題，才能離去。」

溫天啓道：「這麼說來，閣下此來赴約，并不是單純的赴約，而是另外有所企圖目的了？」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大谷主這話，在下不能承認，但也不願否認！」

溫天啓詫異地問道：「閣下這話怎麼講？」

南宮逸奇道：「稍時大谷主自能明白。」

溫天啓雙目深注地道：「閣下想弄清楚一些什麼事情問題？」

南宮逸奇笑了笑，沒有回答此問，話題忽地一改，道：「請大谷主先將貴谷的二三四三位谷主替在下作一介紹之後再說如何？」

溫天啓目光閃動地點頭道：「這當然可以！」說罷，側身朝站立在大廳石階上的二三四三位盟弟抬手一招，三人立時一齊掠身飄落溫天啓身傍兩邊，手持短劍站在八尺之外的「鐵扇書生」區文斌也立刻跟着飄身縱了過來。

二谷主「奔雷刀」譚介中，三谷主「毒郎君」陶三春，四谷主「喪門劍」江正平。

「鐵爪飛鷹」溫天啓替南宮逸奇一一的介紹着，南宮逸奇則含笑的和三人一一抱拳拱手爲禮。

介紹旣畢，南宮逸奇星目忽然如電地注視着「毒郎君」陶三春問道：「那無形之毒『神仙廢』是陶谷主煉製的麼？」

「毒郎君」陶三春臉色微變了變，點頭道：「不錯，正是陶某所配製的。」

南宮逸奇道：「這麼說，陶谷主當是那『萬毒魔君』的傳人了！」

陶三春臉色又變了變搖頭道：「陶某不是。」

南宮逸奇星目突射寒電地道：「陶谷主，你爲何不敢承認？」

陶三春道：「這并非陶某不敢承認，而是事實確實不是！」

南宮逸奇道：「我請問你陶谷主的師承？」

陶三春道：「陶某師承一位無名老人。」

南宮逸奇劍眉微微一蹙，道：「那『神仙廢』的配方也是他傳給你的？」

陶三春點頭道：「正是。」

南宮逸奇道：「令師現居何處？」

陶三春道：「他老人家已經故世了。」

南宮逸奇微一沉思，道：「陶谷主，你既然不肯承認是『萬毒魔君』的傳人，我也就不多說什麼了，不過……」

語聲微微一頓，目射威稜地接道：「從今而後，你最好別再配製使用那『神仙廢』劇毒了，不然，可就別怪我手下狠辣絕情！」

陶三春嘿嘿冷笑了笑，沒有說話。

南宮逸奇對他的冷笑似乎沒有聽見，也沒有理他，目光却轉向「鐵爪飛鷹」温天啓正容說道：「温大谷主，此事我希望你多加管束着陶三谷主，其他的話我也就不再多說了，另外，對於你温大谷主，我也有一言奉勸，就是那『鬼王靈』最好少用，否則辰州言掌門人他可能不會像我這樣好說話！」

温天啓臉色連變了數變，雙目寒芒電閃，但結果他終於忍了下去，嘿嘿乾笑了笑，道：「温某多謝閣下勸告。」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大谷主無須客套，只請記着在下之言就好了。」

語鋒一頓，又改了話題地說道：「聽說貴谷有處『谷下谷』地方，在下想入內看看，大谷主能賜允麼？」

「鐵爪飛鷹」温天啓臉色不禁突然大變，心神凜震地道：「閣下，你這是聽什麼人說的？」

南宮逸奇道：「這個大谷主就不必問了。」

温天啓沉思了刹那，道：「閣下原諒，此事温某不能答應。」

南宮逸奇問道：「爲什麼？」

温天啓道：「因爲是本谷極機密之處。」

南宮逸奇道：「大谷主是恐怕機密外洩。」

温天啓道：「事實不外如此。」

南宮逸奇星目倏然凝注地道：「那『谷下谷』中不會是藏有什麼見不得人的隱秘吧！」

温天啓臉色突又一變！旋又勉强鎮定地道：「事關本谷隱密，自然不能容外人見到！」

南宮逸奇道：「如果在下一定要看看呢？」

温天啓聲調倏地一沉，道：「閣下，温某希望不要太過份，欺人太甚！」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在下生性好奇，大谷主越是不願讓在下入內看看，在下越是非要一看不可！」

温天啓雙目突然一瞪，怒聲道：「閣下，温某對你已經够忍讓的了！」

南宮逸奇道：「對此，在下很是明白，不過……」

温天啓沉聲截口道：「閣下，温某等人雖然可能不是你手下之敵，可是，那『鬼王靈』和『神仙廢』却足能令你斷魂！」

南宮逸奇雙眉突然一挑道：「不錯，那『鬼王靈』和『神仙廢』確實足可要我的命！不過……」

温天啓冷笑道：「閣下明白就好，也希望閣下別逼迫温某使用它們來對付你！」

南宮逸奇朗聲哈哈一笑，道：「大谷主閣下，在巫山玉女峯下『至尊宮』外，我就已經領敎過了，『神仙發』雖然無色無味，可以令人中毒於無形，令人防不勝防，『鬼王靈』雖然威力絕倫，霸道無匹，但是，你應該明白，我既然明知它們的厲害，如是怕你使用它們對付我，我就不會得也不敢前來你這『鬼王谷』了！」

語聲一頓，雙目倏射威稜地沉聲接道：「適才我已經說過了，希望你們從此別再使用『鬼王靈』和『神仙廢』，仗恃它爲惡江湖，今天自也不例外，只要你們胆敢使用它，可就莫怪我沒有預言警告，莫怪我心狠手辣，要你們立刻全都濺血劍下！」

他說時語調沉凝，字韻鏗鏘，有若敲金擊石，目射威稜，凜凜懾人！

「鐵爪飛鷹」温天啓和「奔雷刀」譚介中等四位盟弟，聽得心神全都不禁暗暗一震，臉色連變！

南宮逸奇接着又道：「温大谷主，話，我已經說得很明白了，不管怎樣，『谷下谷』今天我是非看不可，也衷心希望在不傷和氣的原則下請大谷主帶我前往一看。」

温天啓暗暗深吸了口氣，道：「這件事閣下別再多說了，温某辦不到！」

南宮逸奇雙眉高揚，道：「這麼說，你是要我動手逼你才行了！」

温天啓道：「你就是殺了温某也是不行！」

南宮逸奇淡然一笑，道：「是眞的麼？温大谷主。」

温天啓冷哼了一聲，沒有說話。

南宮逸奇臉色突然一寒，道：「温大谷主，你小心留神，我要出手了！」

話落，脚下倏然跨前一步，抬臂探掌抓向温天啓的左肩肩井。

温天啓口中一聲冷笑，身形後飄五尺，雙手探處，已自腰間撤出了一對「鐵爪」般的兵刃。

「鐵爪」形似人手，大約八寸，宛如一雙巨靈之掌，爪後有柄，柄長尺許柄末各繫有一條細索。

南宮逸奇目光如電，一掃温天啓雙手中這兩柄「鐵爪」之後，心念閃動之間，已知道這兩柄「鐵爪」的功用和其號稱「鐵爪飛鷹」的來由。

就在温天啓飄身後退，探手撤出「鐵爪」的同時，「奔雷刀」譚介中等四人，也都各自撤出了兵刃，身形閃動，將南宮逸奇圍了起來。

「奔雷刀」譚介中手中是一柄沉重的厚背鋸齒「鬼頭刀」，「毒郎君」陶三春手中是一柄形狀彎

曲的「蛇形劍」，江正平外號「喪門劍」，手中乃是一柄長達四尺六寸，寬葉薄刃，白光閃閃的「白骨喪門劍」，那位「鐵扇秀士」區文斌因爲「鐵扇」已被南宮逸奇毀去，是以手中仍是那柄寒光耀目的短劍。

南宮逸奇身形岳立當中，目光冷冷地掃視了五人一眼，心中頓時不由暗暗一凜！

原來温天啓等五人所站立的位置，竟然是按着金、木、水、火、土「五行」方位而立。

這邊，南宮逸奇方被温天啓等五人以「五行」陣式圍起，而另一邊，雲小眉也遭到了同一的命運，被八名黃袍老者掠身圍了起來。

八名黃袍老者全都手執青鋼長劍，他們雖將雲小眉圍了起來，但是形勢并無陣式方位可言，也未立卽出手發動攻勢，看那情形，八名黃袍老者的用意目的，似乎只在將雲小眉圍住，以防她出手突襲破解「五行陣」而已。

南宮逸奇身懷佛門上乘神功奇學，功力高絕罕世，他見温天啓等五人竟練有「五行」合陣式，心中雖是暗暗一凜，但是，旋卽神情瀟洒地朗聲一笑，道：「以五位功力深湛的武林一流高手，配合『五行』合擊之術，其威力如何，不言可知，可惜，五位今天遇上了我南宮逸奇，『五行陣』縱有驚天地泣鬼神的威力，也難能奈何得了我！」

温天啓怒聲一笑，喝道：「閣下，光說大話吹大氣無用，你就試試『五行陣』威力厲害吧！」

話落，左手「鐵爪」一揚，五人身形如電飄閃中，已發動了攻勢！

「奔雷刀」譚介中那沉重的鋸齒厚背「鬼頭刀」一揮，帶起一股勁疾凌厲的刀風，夾着森森寒氣，領先直朝南宮逸奇當頭劈下！

這譚介中果然不愧「奔雷刀」的稱號，刀式發出，威猛凌厲絕倫，勢若奔雷，刀未到，森寒的刀氣已先襲人，確實凜人心魄！譚介中刀式一發，江正平的「白骨喪門劍」也迅如電閃的同時發招疾朝南宮逸奇的左肋刺到！

（未完待續）

大公神劍

・本文承自第54頁・

「崑崙神姥」也已感覺到此處業已變生劇變，極樂仙童驚叫之聲未落，此老業已飄身入廳，惶然道：「方大哥，這幅黃綾是柳姑娘留下的嗎？」

「極樂仙童」伸手遞過黃綾，跳脚道：「你看——公子獨自跑掉了……」

「這怎可能呢……」「崑崙神姥」不信的接過黃綾道：「柳姑娘不會這等大意……」

突然，「崑崙神姥」住口不語，雙目現出駭人的目光……

「孫木公，老身要將你碎屍萬段……」「崑崙神姥」連牙齦都幾乎氣得咬碎了！

「大公劍客」高寒目睹二老此時情態，也自覺出此事不大簡單，定是自己那位未曾見過的兒子，出了什麼岔事！

他大步走了過來，低聲道：「兩位前輩因何動怒？是否又是犬子給兩位添了困擾？……」

「極樂仙童」一臉焦急之色，大聲道：「老弟，你那令郞失踪了……」

「哦？」「大公劍客」高寒楞了……

「崑崙神姥」這時把那黃綾血書遞給高寒道：「寒兒，你看——」

「大公劍客」高寒，接過血書，低頭看去——

「書呈方叔叔，凌神姥兩位前輩：高公子與晚輩不愼同遭暗算，公子一時難明眞象，誤會晚輩，竟然狂怒而去，晚輩自知無力解說，只好率領門下侍女，從此天涯海角，尋訪公子……」

「大公劍客」高寒長眉緊鎖，低聲道：「兩位前輩，這留字人是誰……」

「極樂仙童」方元忠恨聲道：「這留字之人，乃是『滌心神尼』的弟子……」話音一頓，突然搖頭道：「老弟，此事非三言兩語可以說完，咱們還是快快找回令郞才是……」

「崑崙神姥」也點頭道：「方大哥，咱們是分頭尋找呢？還是一道尋找？」

「極樂仙童」皺眉道：「這個……」他想了一想，又道：「五姑，我們分開尋找吧！妳自此間順祁連山西上，我則與高老弟先行在此躭擱三五天，治好老弟傷勢，再行向保定方向尋找，一月之後，我們在保定府的丐幫北堂相會……」

「崑崙神姥」拐杖一頓，道聲：「好！就這麼辦……」

龍鍾白髮電飄，人已電射而去！

「極樂仙童」待「崑崙神姥」離去，立卽向高寒笑道：「老弟，老夫要以『乾天神功』爲你恢復功力，老弟一定要沉心靜念，切莫再爲他事擾亂心境，以期獲得速效……」

「大公劍客」高寒雖然心念愛子嬌妻，但長長的二十年，都已忍了過去，這幾天的時間，豈敢因此僨事……

他凄凉的一笑，低聲道：「晚輩遵命……」

此段完，全文未完，請繼續閱讀本故事之三「倩女情仇」。

正宗武俠技擊長篇連載

文・臥龍生
圖・董培新

鏢旗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虎威鏢局總鏢頭「鐵胆金鈴震八方」關中岳與沈百濤之請，前往督帥府探查徐督帥中毒原因，關中岳首向劉婉蓉查詢，詎劉蓉婉從懷中取出威懾江湖的盤龍旗，贈予關中岳，說是權助他查究此案，其時，鏢師楊四成在督帥書房的屋頂上拾得一顆被刀削斷的白珠花，查悉是督帥夫人小侍婢佩戴之物，乃傳小梅到來偵審，那小梅矢口不認，並還口齒尖利的狡辯不已，關中岳要她自絕明志，那小梅不肯自絕，關中岳便命楊四成出手，沈百濤雖出言制止，但已遲了一步，楊四成一刀刺出，勁急刀勢已穿身而過——

俠女酬恩屈爲奴

關中岳雖然是下令那楊四成動手的人，但是見到楊四成一刀及柄，也不禁爲之一楞。急道：「四成你……」

話說一半，已然看清楚了場中的形勢，又是一呆。

原來，楊四成那一刀，正刺入那小梅女婢右臂與右肋之間，刀由臂彎透過，右腕却挾在小梅肘與柳腰之間。

關中岳看得明白，沈百濤也看得清楚。但兩人的反應，却是大不相同。

沈百濤舉步向小梅逼了過去，關中岳却疾快的閃身，擋在大廳門口。

小梅目光轉動，掃掠了沈百濤和關中岳一眼，冷冷道：「兩位想幹什麼？」右臂一抬，放開了楊四成。

沈百濤道：「小梅，够了？」

小梅嫣然一笑，舉手理一理鬢邊的白珠花，道：「沈爺，這話是什麼意思？」

沈百濤道：「妳既然已經露了像，似乎是用不着再掩飾下去了。」

小梅道：「沈爺可是認定了我是對督帥下毒的兇手。」

沈百濤道：「目下局勢已很明顯，姑娘小小年紀，却是個身懷絕技的人物，混入帥府中做一名丫頭，必有所圖……」

小梅接道：「因爲我身懷武功，沒有讓這位姓楊的刺死，所以，沈爺就認定了我是兇手。」

沈百濤道：「督帥府中，只有你姑娘喜買白珠花，督帥被人下毒之日，此地適巧留下了半朵白珠花……」

小梅撇撇嘴，冷冷接道：「就算小婢在場，這半朵白珠花，也是小婢之物，但那也不能證明是小婢下毒。」

關中岳道：「越說越近了，小梅姑娘，既然事情已經叫明了，姑娘也用不着再掩掩藏藏了。」

小梅淡淡一笑，道：「如若小婢在場，好好的一朵白珠花，怎會成了半朵。」

沈百濤道：「因爲，一朵白珠花，被人用利器劈成了兩半。」

小梅道：「什麼人劈的？」

沈百濤道：「這個，這個……」這個了半天，這個不出個所以然來。

小梅冷然說道：「至少不是你訓練的屬下，也不是對你很忠心的人。」

沈百濤道：「那是誰？」

小梅道：「告訴你有什麼用？何況，我心中還沒有十成把握。他能一下子劈開我頭戴的白珠花，那份手勁，實在够強大了，你們只注意我愛戴白珠花，却不知道留心我戴這白珠花和別的有什麼不同之處。」

一言提醒夢中人，沈百濤立時舉起了手中白珠花瞧着。

只覺它分量很重，穿珠成花的鐵絲，都是精鋼打成，可惜的是，只有一半，無法一窺全豹。

關中岳突然啊了一聲，道：「珠花鏢，在下等失敬了。」急急抱拳一禮。

小梅閃身避開，道：「關爺，不用前倨後恭，要緊的是督帥大人中的毒。」

沈百濤道：「姑娘早已知道了？」

小梅點點頭道：「不錯，我早知道了，本來，我不願暴露出會武功的事，但這位關爺，憑藉他豐富的江湖歷練，逼我露出身份，既然露了身份，自是也用不着再來掩飾了。」

關中岳道：「姑娘身懷上乘武功，却甘願遁跡帥府，當一名丫頭，想來，必然有着曲折的內情，和必需的理由了。」

小梅道：「關爺不用把事情看的很複雜，一句話說完，我混來帥府做丫頭，只是爲了報恩。」

關中岳道：「姑娘可否說的詳細一些。」

小梅道：「我爺爺被人誣陷爲盜，問了個秋後處決的斬刑，徐督帥審閱案卷，覺出有異，手諭信陽州，押解人犯到開封重審，一堂結案，把我爺爺當堂釋放，並贈紋銀三百两，我爺爺感激涕泣，覺着徐督帥是世間第一好官，因此，小婢也跟着佔了光……」

沈百濤道：「小梅姑娘，你的話，可把我聽糊塗了……」

小梅道：「事情很簡單，我爺回家之後，就賣了田產，全家遷往深山之中，加緊督促，促我練習武功，並且，要我母親把她娘家不傳之秘珠花鏢，也傳給了我，那時，我才九歲，本已打有武功基礎，苦練了四年之後，爺爺就讓我到開封府來，想法子混進督帥府中作丫頭，也要我暗中保護督帥五年，以謝他當場釋放我爺爺之恩，我說的事情經過自然不够詳細，但簡單的說，就是這樣了。」

關中岳道：「令堂的珠花鏢譽滿中原，令尊號稱一代儒俠，他們同意妳賣身帥府中作丫頭麼？」

小梅道：「不同意有什麼法子，我爺爺決定的事，我們一家誰也不敢反抗，再說我爹爹，雖一向厭惡江湖生涯，非到別無選擇時，不和人動武，但他却敬重的是忠臣義士，爺爺說，徐督帥爲官如何清正，我爹爹也覺着十分難得，因此倒是很贊成我來。」

關中岳道：「但令堂……」

小梅接道：「我母親雖然嫉惡如仇，一言不合出手，但在我爹爹和氣爲貴的薰陶之下，也已經氣質大變，這些年來，你幾聽說過珠花鏢在江湖出現，自然，最重要的還是我爺爺一力主張，要我到帥府來作丫頭，我說的够明白了吧！」

關中岳道：「適才在下開罪姑娘……」

小梅接道：「過去的不要再提它，我希望諸位暫時替我保留身份之秘，一旦傳揚出去，我勢難在帥府再住下去。」

沈百濤點點頭道：「這個，我會囑咐他們。」

關中岳道：「姑娘，督帥中毒時，你可在花廳之中。」

小梅道：「我來的晚了一步，督帥已經中毒暈了過去。」

沈百濤道：「這半朵珠花鏢？……」

小梅道：「我受人暗算，人雖避開了，却被他劈落鬢邊珠花……」

沈百濤接道：「什麼人暗算姑娘？」

小梅搖搖頭，道：「不知道。」

沈百濤道：「是帥府中人？」

小梅道：「唉！小婢沒有把握，實不敢胡言亂語。」

沈百濤道：「小梅，妳已經說明了，到此來的用心，姑娘似是用不着再保守機密了。」

小梅道：「我說的都是眞話，你怎麼會有此懷疑……」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那人穿着一件直通的黑袍，連雙足都掩在那黑衫之下，頭罩黑面具，雙手也戴着黑色的手套，什麼也瞧不到，什麼也瞧不清楚，幾乎在那一襲黑袍的掩護之下，連身高都可以僞裝出來，其他的，還能談些什麼呢？」

沈百濤啊了一聲，道：「有這等事？」

小梅道：「沈爺可是不信小婢的話？」

沈百濤道：「不，姑娘之言，在下那有不信之理。」

楊四成道：「江湖上愛戴面具的人，不外三種原因，一是一張臉見不得人，二是故作神秘，三是保持身份的隱密，但像姑娘形容的那等僞裝之法，倒是從未聽人說過。」

小梅道：「照小婢的推想，他是不能露出一點痕跡之故。」

關中岳道：「爲什麼？」

小梅道：「因爲，我們都可能認識他，所以，他才把自己裹一個密不通風。」

關中岳道：「依照姑娘的推斷，他是帥府中人了。」

小梅道：「沒有明確的證據之前，小婢實不敢胡言亂語。」

關中岳道：「聽姑娘的口氣，似乎是姑娘已經有所懷疑了。」

小梅道：「關爺，懷疑不是證據，小婢不敢妄言……」

關中岳接道：「姑娘一口一個關爺，在下如何能够担當得起。」

小梅道：「我還是丫頭身份，叫爺叫慣了，一時間也改不過口……」

略一沉思，接道：「小婢還可提供三位一些綫索，三位不妨想想。」

沈百濤道：「姑娘請說。」

小梅道：「他本來，有着殺死督帥的機會，但他却沒有下手，而且那藥物也下的十分適量，只讓督帥暈迷過去。」

沈百濤道：「那是爲了什麼？」

小梅道：「爲什麼，沈爺自已想吧！」

沈百濤道：「想不通，想不通。」

小梅道：「沈爺，慢慢想，也許你會想明白，如是沒有別的事，我要先走一步了。」

關中岳道：「姑娘小心，敵暗我明，他已經認出了妳姑娘，必欲除之而後快，他對督帥可以留情，對姑娘似乎是不會手下留情了。」

小梅點點頭，道：「不錯，我想他早已認出了我的身份，遲早會對我下手，但小婢已有準備，希望能在他下手之時，揭穿他的面目。」

關中岳低聲說道：「聽姑娘的口氣，似乎是姑娘心中已經知曉了是什麼人？」

小梅搖了搖頭，道：「關爺，就算我心中眞有所疑，但是沒有找到確實的證據之前，我不會告訴你。」

關中岳道：「姑娘說的是，咱們不能憑藉想像，入人之罪——」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咱們今日雖然多有開罪，逼姑娘露出了身份，但也可因此，使咱們携手合作，彼此多了一個幫手。」

小梅點點頭，道：「我也正覺着人單勢孤。」沉吟了一陣，接道：「如若是沒有別的事情，我先走了。」

關中岳道：「姑娘請便，在下等不送了。」

小梅目光轉到沈百濤的身上，道：「沈爺，這花廳中的戒備如何？」

沈百濤道：「十分森嚴，大白天，很難有人接近。」

小梅點點頭，道：「沈爺，想法子暗中照顧督帥，所謂暗中，就是藏在一處人所難見的地方。」

沈百濤道：「我明白姑娘的用意。」

小梅道：「好！那我去了。」

轉身向外行去。

關中岳目睹小梅遠去之後，低聲說道：「沈兄，你相信小梅的話麼？」

沈百濤道：「我相信她說的很眞實。」

關中岳道：「那麼，聽懂她言外之意麼？」

沈百濤沉吟了一陣，道：「還不瞭然，還得請關兄指點指點。」

關中岳道：「那下手之人爲何用藥適度，不肯取督帥之命。」

沈百濤道：「因爲，他對督帥有情，而不忍下手。」

關中岳道：「兇手和督帥之間，又何以會有情意。」

沈百濤道：「人與人相處日久，自然有情。」

關中岳道：「日久生情，能與督帥常年相見，那人自然是帥府中人了。」

沈百濤道：「啊！關兄之意，可是說，那兇手是……」

關中岳急急接道：「不要亂猜，需知此刻此時

，咱們有不得一點錯誤，一步失錯，再想回首，就可能悔之晚矣！」

沈百濤道：「關兄之意是……」

關中岳道：「小梅姑娘說的不錯，咱們要佈局下餌，誘引他自己現身，咱們沒有法子查他。」

沈百濤道：「這個得計劃一番了。」

關中岳道：「在下已經思得一策，不知行是不行？」

沈百濤道：「請敎關兄。」

關中岳伸手一招，低言數語。

沈百濤，楊四成都聽得不住點頭。

這是一件十分機密的決定，除了三人之外，再無別人知曉全盤內情。

會商之後，沈百濤這時要付諸行動，却爲關中岳攔住說道：「事情不能太急，急則難免會露出破綻。」

沈百濤道：「督帥一直在暈迷之中，名醫診不出病情，不敢下藥，拖延下去，只怕對督帥……」

關中岳接道：「我明白沈兄的心情，不過，此刻情勢，不能操之過急。」

沈百濤忽然歎一口氣，道：「萬一督帥有了什麼不妥，縱然能找出兇手，亦是無補於事了。」

關中岳伸手拍拍沈百濤道：「沈兄，知遇之恩，其重如山，我瞭解沈兄的心情，但事已如此，咱們亂不得一點步驟，一着有錯，可能全盤皆輸。」

沈百濤道：「關兄說的是，兄弟是情不自禁，不過，有一點我想不明白。」

關中岳道：「那一點？」

沈百濤道：「那人爲什麼要在督帥的身上下毒，目的何在？」

關中岳道：「這一點，是關鍵，咱們只怕很難明白。」

沈百濤道：「這些年來，兄弟追隨督帥，不但介入了督帥的公務，就是督帥他私人的事務，兄弟也瞭然八九，我就是想不通，他們何以會對督帥下毒。」

關中岳道：「下毒人能使督帥暈迷過去，就有殺死督帥的機會，但他却未取督帥之命，未見小梅之前，咱們推斷督帥是爲人暗中下毒所傷，見到小梅之後，咱們證實了一件事，那就是督帥中毒之時，有一個全身黑衣的神秘人物在場，至少，他在暗中監視。」

沈百濤道：「用心何在呢？」

關中岳道：「此事自然是無法驟作論定，不過，他不一下把督帥毒死，證明他有所要挾，但咱們介入之後，也可能使他提高警覺。」

沈百濤道：「在下就是想不通他要挾什麼？」

關中岳道：「督帥的事，沈兄自覺能瞭然十之八九，但還有十之一二，你不瞭然，那一二自然是最大的隱密了——」

語聲一頓，接道：「現在，咱們按照計劃行事，我們先告辭了。」

沈百濤送兩人離開了帥府，才回到督帥養息之處。

那是帥府中一座幽靜的跨院。沈百濤派遣了十名心腹屬下，分兩班日夜戒備。

沈百濤直入上房，只見徐督帥靜靜的躺在一張雕花木榻，呼吸均勻，雙目微閉，似是睡的很甜，當下歎一口氣，問道：「大人醒過麼？」

一個身着青衣，背插單刀的大漢，欠身應道：「沒有醒過。」

沈百濤道：「有什麼人來此看過督帥。」

青衣大漢道：「夫人來這裏瞧過。」

沈百濤啊了一聲，道：「夫人……」

青衣大漢道：「是的，其他人，在下都可以攔阻，但夫人，在下縱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加以攔阻了。」

沈百濤道：「你說的是，但你怎麼能够認出她是夫人呢？」

青衣人道：「丫環通報……」

沈百濤接道：「我問你自己瞧到了夫人的模樣沒有？」

青衣人道：「瞧到了，不過，屬下只瞧了一眼，不敢多瞧。」

沈百濤道：「你說說看，夫人的模樣。」

青衣人大感爲難的沉吟了一陣，道：「夫人個子不高不矮，似約三十多些年紀，帶了兩個丫頭，穿一身淡藍的衫裙……」

沈百濤一揮手，道：「好，你退出去。」

原來，沈百濤已聽出他說的句句實言，確然是徐夫人來過這裏。

徐夫人探望丈夫，那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沈百濤有些奇怪的是，她來此之時，正是自己在花廳中盤問小梅的時刻，她應該關心小梅的事，追問內情才是，但那時刻，她却來探望督帥。

這雖然細微末節，確都是大背常情的地方。

但沈百濤又無法想通，徐督帥既未納妾，又不喜女色，在那個時代，以徐督帥喧赫的地位，實是絕無僅有的事，徐夫人可以說沒有一處挑撥徐督帥的地方，兩個人結婚二十餘年，如若徐夫人有問題，爲什麼要等了二十年才發作？

以徐督帥的身世而言，徐夫人至少也是書香門第，清白世家，徐夫人自不能有問題。

一時間，沈百濤腦際間千迴百轉，想出來無數的可能，假設。

但都又被他自己推翻了去。

直想了足足有半個時辰，才被他想出了一個可能，如若徐夫人，是這件事的主謀人物，那就是受人威脅，再就是徐夫人進入帥府中廿餘年中，有了很特殊的變化。

他從千頭萬緒中，理出來兩條思路，暫時放下，緩步到督帥木榻旁邊。

這木榻上所有的帳子，被褥，都是沈百濤親手佈置，很多地方，都作了暗記，只要有人伸手在床上翻動，沈百濤很可能全部瞧得出來。

事情大出了沈百濤的意料之外，督帥未醒，床上所有的暗記亦未損壞。

那是說徐夫人雖然來過，但並未伸手在床上移動，連帳褥都未碰過一下。

沈百濤木然了，想不通徐夫人來此的用心，如若她眞是心切夫病，就該留在這裏陪他才是……

忖思之間，室外突然響起了一陣步履之聲。

沈百濤一皺眉頭，冷冷喝道：「什麼人？」

室外響起了一個清脆的聲音，說道：「夫人駕到。」

沈百濤聽得一怔，道：「妳是小梅姑娘。」

室外又響起那清脆聲音，道：「正是小婢。」

隨着那答應之聲，小梅帶着徐夫人，緩步行入室中。

這應該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對沈百濤而言，却是一件十分震驚的變化，尤其是小梅陪着徐夫人來，完全出乎沈百濤的預料之外。

沈百濤定定神，欠身一禮，道：「夫人。」

一面默查徐夫人的臉色神情。

他雖和徐夫人見面多次，但他一直沒有眞正的瞧過一次徐夫人。此刻，留神瞧去，只見徐夫人雙眼紅腫，顯然是經過了長時的哭泣。

雖然，徐夫人已是四十過後的人，但看上去，却仍保持了相當的容色。

徐夫人用手中白色絹帕，拭去了蘊藏在雙目中的淚水，緩緩說道：「督帥一向視你如同手足，這次，能不能使他淸醒過來，要全靠你了。」

沈百濤强自鎭靜一下心神，肅然道：「夫人放心，如是督帥有了什麼不幸，在下當一死追隨。」

徐夫人道：「百濤，我不願你這樣作，我希望督帥能很快的恢復神志。」

沈百濤道：「在下盡我心力，希望夫人能相信在下。」

徐夫人道：「我全心全意信任你，你如需要什麼幫忙，只管請說，帥府中御賜金牌，可以調動四省中所有的軍政要員……」

沈百濤接道：「這不是人多能辦的事，在下已經請了幾位武林高手，參與此事，三兩天內，他們必然可使督帥恢復清醒。」

徐夫人舉步向徐督帥榻前行去，一面說道：「我想守在這裏陪着他。」

沈百濤却一橫身，攔住了徐夫人，道：「督帥暈迷的事，文武官員，還無人知曉，帥府中事務繁多，還要夫人振作起來應付各大官員，這裏的事，在下一肩承担。」

徐夫人沉吟了一陣，道：「好吧！我在後堂，有什麼事，立時通知我。」

沈百濤道：「這個屬下知道。」

徐夫人伸手扶在小梅肩上，回身向外行去。

沈百濤心中一動，低聲說道：「夫人，在下想把小梅留下來，照顧督帥如何？」

徐夫人略一沉吟，道：「好！小梅妳留這裏，一切聽沈爺吩咐。」

小梅一欠身，道：「小婢遵命。」

徐夫人黯然一歎，獨自離室而去。（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江湖浪子

單于紅・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北雙逃出漢苗鎭，落入苗疆神女手中，被下春蠱，幸朱妮趕到，殺死神女，爲北雙解去蠱毒，但也爲此而令朱妮失去七成功力，詎未幾，西北雨少陽分部舵主吳錦芳及朱妮屬下冰傑追到，朱妮以少帮主身份，命令冰傑叛離西北雨帮，截阻吳錦芳追擊，隨與北雙棄騎疾逃，至一座樹林前的一條小溪處，相將下騎歇息，不料在此疲累至極之際，突遇君山神尼，北雙驀見神尼，不禁暗中叫苦不迭，原來在三年前北雙以無意中窺見神尼愛徒郭淑靜入浴，神尼要他與郭訂親，北雙無意成家，予以婉謝——

酸風妒雨攝芳魂

君山神尼可眞給氣得哇哇亂跳，料不到北雙竟然不識抬擧，大擺臭架子，就要發作……。

北雙一見事情弄僵，馬上推託他與美嫦娥不妨先結個朋友，來個緩兵之計，先拖他一個時期後再說。

但君山神尼說什麼也不允，無論如何要北雙馬上答應，否則便要用强。

北雙不禁啼笑皆非，連忙轉口說他配不上美嫦娥，並且說美嫦娥並不愛他。

那知事情恰恰相反，北雙金蟬脫殼之計非但未成，而且還弄得一團糟，弄巧反拙；美嫦娥郭淑靜一口咬定北雙已偸窺她淸白的女兒身，非他不嫁！

這下子北雙可眞的下不了台，如此一來，來個六親不認，翻臉啦！

但北雙無意與君山神尼結仇，他並不是怕她，而且這個樑子結得太沒道理，於是又說他與美嫦娥携手同遊江湖，彼此互相了之解之後，然後再談及婚事。

北雙裝出極爲誠懇的神情，再配上他的花言巧語，總算把君山神尼說服下來。

於是北雙便與美嫦娥同走江湖，儼然一對情侶；但北雙始終對美嫦娥沒有一絲愛念，只覺美嫦娥大小姐之架子太重，時常獨斷專横無理取鬧。

這可把北雙給惹火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美

嫦娥甩在一間客棧裏，不告而別。

是年年底，北雙在杭州西湖邂逅賴宛英，兩人一見鍾情，永愛不渝；兩人便悄悄隱匿在九仞山，結束江湖之浪跡生涯；北雙從此便不曾聽到美嫦娥的消息，說明白點早把她給忘得一乾二淨了。

但寃家路窄，北雙做夢也沒想到會在此遇上君山神尼。

「前，前輩，您說什麼？」北雙一見君山神尼舊事重提，不禁一怔，連忙裝出懵然不知的摸着腦勺，眨着兩眼，裝傻的說。

「我要你回君山與小靜成婚！」君山神尼一頓拐杖，怒聲說道：「這回看你往那裏跑？」

「喲，妳這老太婆莫明其妙的，活得七老八十的，還如此不害臊，硬迫人結婚，眞個不要臉！」

朱妮心知已是怎麼一回事，一聽北雙回去與什麼叫小靜的結婚，這還得了，無異是要她的命；朱妮心頭湧上一股女人特有醋意，忘記了本身只剩三成功力，偎着北雙，朝君山神尼冷聲諷辱。

北雙想叫朱妮住口已是太遲，君山神尼老臉一變，笑了兩聲，强忍下心中怒氣，怒聲問道：「丫頭，妳是什麼人？敢如此對老身說話？」

朱妮嗤了一聲，高傲已極的說道：「哼，姑奶奶乃紅苗帮主響天爆雷之千金是也！」

「小妮！……」北雙叫了一聲，替朱妮揑了一把汗。

「而且也是堂堂江湖一鼎的妻子朱妮。」朱妮不理會北雙的叫聲，逕自嗤着鼻音，把嬌軀更緊偎着北雙。

「你這蠻女！」君山神尼被朱妮說得差點沒氣扁，老臉一陣紅一陣白，怒笑兩聲，單掌喧了一個佛號，「阿彌陀佛，妳要是仍如此口出不遜，老身可要開殺戒，超渡妳這丫頭了！」

「不要臉的禿驢，別假正經了，姑奶奶雖爲蠻疆之女，但絕不會死皮懶臉的搶人丈夫……！」朱妮絲毫不畏懼的怒瞪着君山神尼，尖酸苛薄，一點也不爲君山神尼留點面子的接着嗤道：「妳想要男人，廟裏和尙多的是！」

「賤人！」君山神尼再好的性子也按捺不住，怒叱一聲，龍頭杖一拐，朝朱妮當頭砸下。

「小妮！」北雙一見君山神尼動手，心知朱妮不是她的對手，一種男人本能的護衞意識使得他連忙抱住朱妮的嬌軀。

君山神尼連忙收回銅杖，驚異的望着北雙又問：「小子，你這是什麼意思？」

「前輩，她和在下一樣身無武功！」北雙抱着朱妮回道。

君山神尼一怔，呆了一呆，良久才道：「她眞是你妻子？」

這回是北雙一怔，他沒有想到君山神尼有此一問。

但北雙心中的妻子只有賴宛英一個人，正想回口不是，瞥見朱妮正以期待的眼光凝注着自己，不禁輕歎一聲，咬了一下牙，毅然點頭說道：「不錯，她正是在下愛妻！」

「雙哥！」朱妮一聽，喜悅的叫了一聲，緊擁着北雙，眼簾滴下了兩顆喜悅至極的淚水。君山神尼呆了一呆，怔忡了半晌，良久，才開口說道：「這也無妨，小靜可做你偏房。」

北雙猛可地一震，心頭如澎湃之浪一陣翻騰，說不出是什麼味道，只覺很濃，太澀，鼻尖陡然泛上一股酸酸的衝激，噢，君山神尼此舉太叫北雙感動了，感動得自覺汗顏無地！

「前輩，在下不過武林草莽，江湖浪子，在下何德何能値前輩如許不値之器重……？」

停了半晌，北雙才艱辛的搖了搖頭，苦澀的撇了撇唇角，微顫着聲音道：「令高徒乃美賽天仙，金枝玉葉之體，何堪下配在下垂死之身？」

「老身心意已定！」君山神尼語氣堅定的說了一聲。

北雙又是一呆，怔怔的望着君山神尼說不上話來。

朱妮在一旁看得火起，世上那有硬逼人成婚之理？忍不住張口諷辱道：「喂，老禿頭，妳到底有完沒完的？妳身爲佛門子弟，管那門子的婚姻大事？莫非妳那徒弟奇醜無比沒人要，霸王硬上弓，硬是向人家塞！」

「放肆！」君山神尼被朱妮說得冒火至極，身形一飄，左手疾掄，猛然扣向朱妮腕脈。

「妳才是癩蛤蟆不要臉！」朱妮冷嗤一聲，急忙凝足僅有的三成功力，柳腰横横一擺，飄出三尺外。

「噢，原來妳這丫頭有武功！」君山神尼噫了一聲，當下怒哼一聲，龍頭拐杖一揚，不由分說便向朱妮攔腰截去！

「前輩住手！」北雙睹狀大驚，連忙叫道。

「哎！」

但太遲了，北雙話音一落，一聲哎叫接着響起，朱妮給結結實實的挨了君山神尼一杖，嬌軀飛了出去，摔在地上。

「小妮！」北雙驚叫一聲，飛奔衝至朱妮的身旁。

「雙哥，我很好。」朱妮躺在北雙懷裏，朝北雙甜甜說道，顯然君山神尼方才並沒用足勁力，否

則朱妮那有命在？

君山神尼立在一旁，冷聲說道：「看妳丫頭還敢口沒遮攔，目無尊長？」

朱妮站起嬌軀，怒哼一聲，又要張口吐罵，北雙連忙遮住她的小嘴，急道一聲：「小妮，別多話了！」

朱妮萬分不願的冷冷哼了一聲，怒視着君山神尼。

君山神尼轉首向北雙發話道：「小子！適才老身對你所說之話，你考慮了沒有？」

「考慮了！」北雙哂然一笑，撇着唇角道：「答案是高攀不上。」

「你敢！」君山神尼一怔，怒叱一聲。

北雙被她這强詞奪理的叱罵，心頭滿不是滋味，傲然挺起胸膛，大聲回道：「有何不敢？」

「你這是找死！」

君山神尼料不到北雙身無武功，竟然仍敢如此頂撞，而且，自己一再屈辱忍讓把愛徒許北雙爲妾，竟遭回絕，心頭之羞怒自是不用說，死字方不過遞出舌尖，拐杖已颼的一聲，像一條花龍，捲向北雙和朱妮。

「師父！」忽然一聲驚呼傳來，一條嬌小的人影自溪邊林中電射而出……。

「徒兒！」君山神尼聞言，連忙頓住拐杖，但用力過度，杖頭收勢不住，叭的一聲，擊在來人的身上。

「哼！」

一聲痛哼自來人嘴中溜出。

「徒兒！」君山神尼大驚失色的叫了一聲。

北雙抬眼望去，但見救他們之人竟是君山神尼之愛徒美娥嫦郭淑靜。

但見她挨了君山神尼一杖，嬌軀一陣踉蹌，退至北雙與朱妮的身旁。

北雙與朱妮本能的伸手扶住她。

「小靜！」北雙扶住美嫦娥的香肩，脫口叫了一聲。

君山神尼方才的一杖雖說有收回勁力，但凌厲的餘勁也够美嫦娥挨的了，美嫦娥的嬌軀拿穩不住，蹬蹬蹬的直退到北雙與朱妮身旁，北雙扶住她的肩胛，脚底一滑，嚶嚀一聲，整個嬌軀倒在北雙懷裏。

「徒兒！」君山神尼料不到美嫦娥會中途竄出，見狀連忙身形飄往北雙，急聲叫道：「小靜，妳沒怎樣吧。」

「師父，不要殺他們……。」美嫦娥看來似無大礙，只是嫣紅的粉頰顯得有點蒼白，唇角滴着一綫血絲，但她倒在北雙懷裏的短短時間，已運氣調好胸中翻湧的氣息，掙扎脫北雙的懷抱，看也不看朱妮和北雙，朝君山神尼說道：「師父，放他們走吧。」

「什麼？小靜，妳瘋了。」君山神尼師徒情深，一聽美嫦娥要她放北雙與朱妮離開，不禁一怔，回口說道：「那有這麼便宜！」

朱妮緊偎北雙，不管場中情形變化怎樣，只是痴痴的望着北雙。

忽然她走到君山神尼面前跪下，面上呈着一片湛然之色，那麼令北雙、令君山神尼，令美嫦娥渾身一震的說道：「小女子願求一死，只請神尼放我夫君一條生路！」

「小妮！」

北雙的心大大顫動了一下，嘶叫了一聲，衝至朱妮身旁，不管君山神尼師徒在場，瘋狂的抱起朱妮的嬌軀，緊緊的摟着。

噢，朱妮，一個蠻荒之女，那麼令北雙招架不住的要去愛她！

「雙哥，」朱妮眸角滑下一滴淚珠，咬了一下銀牙，把北雙推開，朝怔住的君山神尼說道：「妳下手吧！」

「你敢！」北雙目眦皆裂的厲喝一聲，衝向君山神尼。

美嫦娥見狀玉指疾伸，點住北雙的軟麻穴；北雙悶哼一聲，急奔的身子翻了下來。

「雙哥！」朱妮睹狀大驚，急忙攬住北雙的身形。

「師父，我們走吧。」美嫦娥拭了一下眼角的淚水，哽咽的說了一聲，蓮足輕點，窈窕嬌美的身影消失在竹林裏。

「小靜！」君山神尼情急的叫了一聲，但郭淑靜的倩影已消失不見，撇下一股濃深茫然留在她心頭。

朱妮解開北雙受制的穴道，壓根兒沒把一旁呆立的君山神尼給放在眼裏，兩人緊緊互擁着，而且，四片紅唇緊緊黏在一起。

「緣份是也！」君山神尼不知是否出家人不敢目覩此副纏綿悱惻景象，歎了一聲，龍頭拐杖一頓，身形箭似的在已在大白的光暉下隱沒……。

但北雙與朱妮宛似無覺，仍是那麼瘋狂，瘋狂得跡近貪婪的互吻着。

一次又一次……。

至少有過了半炷香那久，那熱情之狀，眞叫人懷疑他倆將會「窒息」而死。

可是他們還沒「死」，仍是吻得那麼令人臉紅

心跳，看樣子是非弄到「至死方休」，「不死不休」之況。

「咳！」忽然，一聲輕咳傳來。

但北雙與朱妮眞吻得太「熱」了，根本聽不見那聲「不識相」的咳聲。

一條人影悄悄走到兩人五尺外，冷聲說道：「咳，對不起，大爺想你們的時期到了！」

「誰？」

北雙與朱妮本以爲是君山神尼，不想理會，但一聽聲音是男的，忙不迭停止「危險的窒息動作」，雙雙轉首向來人望去，齊喝了一聲。

「江北指箭！」北雙臉色一變，脫口驚叫了一聲。

不錯，發話之人正是武林年青之輩的佼佼者「江北指箭」冉伯文。

「江北指箭？雙哥又怎會和他結仇？」

朱妮望着眼前身着紫色勁裝，頭綁綸巾，年約二十五六歲，長得不愧是玉面紅唇，身體雄偉的美男子，芳心噗跳的私忖着。

「完了，看來是天絕少爺矣！」

北雙暗忖了一聲，冷冷直瞪着冉伯文，腦中不禁旋起了三年前他在四川紫刀江旁的一個小山——橫山。

北雙那時已和麻子川梟認識，同偕至川梟之老家遊玩，兩人路經此地時已近日落，便在一家民房借宿。

此山靠江，住民大都是漁民，捕魚爲業；北雙和川梟借宿之處，也是漁家，而且是一個單身的漁女。

北雙還可淸楚的記得漁女叫呂悅欣，模樣兒長得不差，挺不錯的，至少她那幾近裸露的下海捕魚裝，叫放浪豪邁的北雙兩眼直瞟不止。

娘兒愛俏，似是女人一般通性，呂悅欣，一見北雙，也對他生出「莫名其妙」的愛情，對北雙頻頻拋媚眼，招待之殷勤，令川梟與北雙受寵若驚；該死的是北雙那副吊兒郞當的不正經樣，也和呂悅欣擠眉弄眼，有來有去的，使得被熱情燒昏頭的呂悅欣誤以爲北雙對她眞個「郞有情」，芳心私喜不已。

是夜，北雙瞞着川梟竟和呂悅欣幹起「不可告人之事」，共度魚水之歡。

如此「好事」也罷了，最糟的原來呂悅欣是早有「香閨情夫」，不是別人，正是「江北指箭」冉伯文。

冉伯文本是滿懷心喜而來，一見竟然有人捷足先登，「分享」他的美人兒！這還得了？冉伯文眞個鼻子給氣歪，肺給氣炸了！這鵲巢鳩佔的「綠帽子」說甚麼他也「戴」不下！當場把「好事」變爲「醜事」！

北雙料不到中途會冒出一個「煞風景」的程咬金，可眞面如關公，窘極了！

川梟聞聲醒來，一見北雙竟然不知飛到那兒，心知是怎麼一回事，衝至呂悅欣房裏一看，可眞沒給跳起來！

江北指箭對呂悅欣愛之入骨，原本一俟他那垂死的老頭歸天就要和她成婚，乍覩此副「慘相」，一口咬定北雙對呂悅欣「强暴」，不管是不是呂悅欣「妾心情願」，不由分說便掄掌向赤裸的北雙劈去！

川梟雖是氣北雙不守「男」，還是發掌擋住冉伯文的攻擊，待北雙穿好衣服之後，兩人深夜逃之夭夭，溜之大吉。

北雙還記得他那次幹的「好事」，差點沒被川梟罵死，之後遇有此事，總是先偷偷點上川梟的睡穴，然後才「放心」的「白」杏出牆。

此事雖過三年，北雙偶而還會想起他生平第一次「出醜」的窘相，沒想到竟把被他「戴綠帽子」的冉伯文給「想」來了！

「雙哥，你爲什麼和他結仇？」

朱妮見冉伯文那副咬牙切齒，殺氣騰騰的瞪視着北雙，宛似有濤天深仇，不解的望着北雙小聲問道。

「這……這……。」北雙這了兩聲，尷尬的支吾着，半晌說不出話來，如果北雙把這風流韻事說出來，醋罎子的朱妮不「氣」死才怪！

「姓北的，三年前我打不過你，現在，大爺可不費吹灰之力，像捻螞蟻一樣把你捻個變汁，你相信不相信？」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尤其是「如此」仇人，冉伯文兩眼佈滿殺機的血絲，一步一步走向北雙，陰寒如冰的語音，從他磨得格格作響的齒縫中溜出：

「大爺要你受盡世上空前絕後的死法！」

「你敢！」朱妮見江北指箭逼來，跨了一步，嬌軀擋着北雙，朝冉伯文寒聲怒叱。

冉伯文太恨北雙了，這時才想到有一個朱妮，停了腳步，望着朱妮陰惻惻問道：「賤人是誰？」

「姑奶奶乃是紅苗幫之少幫主也！」

朱妮怒嗤一聲，狠狠瞪着江北指箭傲然說道：「大名頂頂的江湖一鼎之妻也是你家姑奶奶！」

「正好叫你們同赴地獄！」

冉伯文寒笑一聲，就想欺身，腦中忽然閃過一念，停住身形，唇角勾起一絲卑夷的微笑，兩眼勾着朱妮陰聲說道：「大爺有一個條件放你們走！」

朱妮與北雙不禁一怔，不知冉伯文葫蘆裏賣什麼藥？

「你說！」朱妮兩掌凝足僅有的三成功力，提防着江北指箭的偷襲，一瞬也不瞬的冷視着冉伯文，冷聲說道。

冉伯文怪笑了一聲，扯了一下唇角說道：「姓北的，閣下當自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道理，要你只讓出你的妻子陪大爺睡一覺，咱們之恩怨便抵消……。」

「我操你的娘！」北雙不待冉伯文說完，猛地暴喝一聲，兩眸幾欲突裂的怒瞪着冉伯文，鋼牙磨得格格生響，諷辱至極的說道：「如果少爺是你這個連女人都沒法保住的烏龜王八蛋，少爺早就去跳黃河了，還虧你有這個天高地厚的烏龜臉皮來亮相，少爺確是佩服你這個活王八！」

「找死！」冉伯文被北雙諷得血脉賁張，厲喝一聲，單腳猛然抬起，惡毒的踢向北雙。

朱妮腦中疾星電石般的閃轉一個念頭，一咬銀牙，嬌軀不運起功力，一把推倒北雙，自己着着實實的挨了江北指箭的一腳！

「哎！」朱妮痛叫一聲，嬌軀仰了過去，栽在地上！

北雙大叫一聲，急忙衝過去：「小妮！」

「江北指箭」冉伯文不禁一怔，他沒想到朱妮竟然這麼簡單的便挨上他一腳，不禁脫口問道：「妳也沒武功？」

朱妮咬着牙站起來，還好冉伯文只不過想慢慢折磨北雙，只用兩分力道，否則早就躺着站不起來了！

朱妮掙脫北雙的懷抱，朝冉伯文點頭說道：「我家相公是否和你的妻子有過私情？」

北雙和冉伯文齊齊一怔，不知朱妮此話何意？

「不錯！」冉伯文停了半晌才鐵青着臉頷首的說。

朱妮咬了一下牙，點頭說道：「好，我答應陪你睡覺，但你必須放我夫君！」

「小妮！」北雙腦中轟的一聲，差點沒暈厥過去，撲向朱妮，狂叫了一聲。

朱妮咬着銀牙，忍着心靈的碎痛，嬌軀縱開一步，北雙抱了一個空，身子跌了下去。

朱妮强忍着掉下的淚水，顫着聲音朝江北指箭叫道：「你快點住他的軟麻穴！」

「小妮！……」北雙瘋狂的嘯叫着，正想爬起身子，忽然嗯了一聲，整個身子癱了下去，冉伯文已點住他的穴道。

「小妮，妳敢？」北雙兩目睜得眼角裂了開來，流下他心疚的血水，他的心在片片粉碎着，滴滴血淌着，他的嗓子已喊破了；他哭不出來，他自傲自己是七尺的頂天立地的男人，他絕不能讓他的女人如此受辱！不能！不能！

北雙猛地狂叫一聲，他要自盡，他沒臉活下去，他恨，恨自己無能！北雙閉起了眼，就要咬斷舌根。

「慢點，大爺說話從不食言，也不過一下子你也忍不了，眞是！」冉伯文趕忙點住北雙的啞穴，使北雙從死亡邊緣轉了回來；冉伯文得意的望着北雙，陰聲說道：「當大爺和你的枕邊人在竹林裏頭出來之後，咱們誰也不欠誰了，禮尙往來，你說對不？」說罷，一陣長笑，伸手攬住朱妮的腰肢。

「哇！賤！賤人……」

冉伯文忽地狂嗥一聲，一道血箭自他頸間直噴而起，身形一陣踉蹌搭晃，叭得一聲，狗吃糞的栽了下去！

北雙身形不能動，又不能說話，心中在奇怪的打轉着。

朱妮趕忙衝向北雙，俯下嬌軀，解開北雙的穴道，緊緊摟着北雙的腰肢，哭叫一聲：「雙哥！」

「小妮！」北雙哽咽的叫了一聲，瘋狂的抱着朱妮，兩人像發瘋般的在地上的緊摟着，四片紅唇夾着兩人如泉湧的淚水，像兩塊磁鐵般的緊合在一起。

噢，原來朱妮剛才使的是苦肉計，乘着冉伯文沒個注意時，把身上僅有的全部功力凝在右掌上，出其不意的揑斷冉伯文的喉頸……。

朱妮聽着冉伯文和北雙兩人的對話，大體已知道兩人之間的仇隙，心知冉伯文是懷恨北雙曾和他的妻子有過私情，想玩弄自己以報復北雙。

朱妮當然知道憑她只剩三成的武功絕不可能敵得過江北指箭冉伯文，她當然也不願被冉伯文污辱，不如和北雙一起死去更好；但胆大心細的她忽然生出一計，何不將計就計，把冉伯文宰了？朱妮先忍着痛挨他一腳，使冉伯文以爲她身無武功，而鬆懈他的注意力，所以她毅然答應冉伯文的要求！

朱妮故意叫他點住北雙的穴道，讓冉伯文更相信她不會武功，趁着冉伯文分心之際，一掌便叫他歸天！

其實朱妮是走足運道，北雙解蠱毒的時候，幸好神女武功不過抵她七成，否則那時她該壽終正寢的；再者正好遇上斷劍神龍是個小呆頭，而冰傑又是如此赤心耿耿，否則她那時也該斃命的；君山神尼也是出家人心太軟，被她的愛所感動，而放了她，事實上冉伯文才不會這麼傻如約放走北雙，冉伯文想是朱妮與北雙兩人皆無武功，一切可「慢慢來

」，他的本意是要北雙親眼見他淩辱朱妮，然後再把朱妮殺死，最後才要把北雙慢慢的折磨而死，本來他是不會這樣粗心大意的，但大凡一個人腦中有一個「色」字在打轉時，準是八成兒心神不守，迫不及待；所以他這一慢，連老命都給慢完了，還談什麼消魂之樂？

這眞謂人謀不如天算，冉伯文雖空有如此心機，最後仍是栽了，但只見他躺在那兒一動也不動，右手抓着兩支指箭，似是臨死前要對朱妮和北雙打出的，可憐，堂堂的江北指箭就如此死在一個只有三成功力的女人之手，那兩隻死魚眼像是不甘心的睜着，但他只能如此了，看來他的「綠帽子之恨」只有請閻老王主持公道了！

「小妮，我眞把妳給害苦了。」北雙與朱妮倚着樹幹，兩人臉上漾着死裏逃生的喜悅，北雙柔情蜜意的擦拭着朱妮的淚痕，他此刻說不出他是多麼的愛朱妮，他眞正的把她當作自己的妻子，並且驕傲能擁有這一個美麗而又機智的妻子！

「看你以後還敢不敢再亂搞女人？」

朱妮吻着北雙的淚水，揑了一下北雙挺直的鼻尖，白了北雙一眼，鼓着兩頰，佯嗔着說。北雙俊臉微微一紅，隨卽朝朱妮涎臉嘻道：「娘子在上，小生斗胆也不敢。」

朱妮聽得芳心大悅，但却故意板着臉，嗤聲的道：「諒你也不敢！」

北雙見朱妮那副樣子，喜悅笑着說：「喲，母老虎一個！」

朱妮噗哧的一聲笑了出來，嬌軀不依的倒在北雙懷裏，緊攬着北雙的頸項，那副喜悅自得的模樣，看了叫人欽羨。

此時已天色大亮，一朵朝陽露出了半個臉蛋，驅走了醜惡恐怖的黑夜，給予大地增添了無限的生氣。

北雙與朱妮把冉伯文的臭皮囊拖到溪裏，隨波逐流，含恨九泉，但在北雙與朱妮的心裏仍是沉重如山，他們知道，有更多的危機，在等待着他們。

兩人繼續往前奔馳，天母潭的路程，隨着馬蹄的狂奔而縮短，北雙與朱妮的心頭希望也愈來愈濃，但一股黏黏的殺機，在他們敏感的鼻尖也愈來愈澀！

北雙與朱妮不敢明目張膽的在大道行走，幸好朱妮對此地之地理非常淸楚，抄着小道近路急馳，總算一個早上風平浪靜，平安渡過。

忽焉已是正午，日正當中。

北雙與朱妮總算來到了苗嶺山脚下的小鎭集——大山村。

北雙與朱妮在一間簡陋得不能再簡陋的客棧吃了一點東西，本想接着啓程，但不巧暴雨狂風忽然大作！

兩人眞正急死了，大山村是苗嶺必須經過之通口，絕對不能久留，但那如千軍萬馬的狂風暴雨却沒有停止的跡象，狂呼怒號的肆虐着大地，風雨之聲，震人心神，撼人腑肺！

北雙與朱妮曾試圖冒雨出行，但如鵝卵石大的雨點，敲在沒有功夫的北雙身上，差點沒把他給痛得哇哇叫，再者那狂呼的暴風，風速之駭人，足可把北雙連人帶馬給吹到西天去。

北雙與朱妮無奈，只得向客棧要了一個房間，兩人叫了一點酒菜，躺在床上，卿卿我我的纏綿起來。

兩人也樂得在此狂風暴雨的情調下「興風作浪」，兩人如乾柴烈火，男饞女貪，沒完的。直至兩人筋疲力竭，才萬分不願的帶着那飄飄欲仙的味兒，相擁交頸而夢。

但窗外的厲風豪雨仍下個不停，狂呼不止。

直至臨晚，方稍稍小了下來。

北雙心繫着路程，從夢中醒來，一見天色已黑，且風雨仍是不停，無奈的嘆了一聲，看來今天他和朱妮是不可能翻過苗嶺了。

「管他的，先睡再說！」北雙嘀咕了一聲，縮回被窩裏，擁着朱妮那副軟綿綿的胴體，細細溫存着……。

朱妮仍是沉浸在睡鄉裏，黑長的睫毛輕輕掩着，櫻紅的唇角掛着令北雙心迷的淺笑。

北雙的睡意被朱妮那撩人的睡態趕跑了。北雙嘖了一聲，索性支起左手撐着頭，儘情的欣賞着朱妮的海棠春睡圖……。

朱妮的睡姿成側睡狀，胴體緊緊依着北雙，瀑布的長髮，散發着如麝的幽香，漫掩着姣好的臉蛋以及香肩，如櫻桃小嘴微微張着，輕輕吐着如蘭的氣息，豐富的胸脯隨着安祥而均勻的氣息，做有規律的波伏。

北雙看得禁忍不住，愛憐的俯下頭，輕輕的磨着朱妮吹彈得破的粉頰，右手伸進被裏，小心細膩的撫着朱妮雪白如脂，柔似綿羊的胴體，不由自主的輕喘着，由衷的脫口說道：「小妮，我愛妳，愛妳……。」

朱妮忽地睜啓眉睫，雪白整齊的貝齒輕咬着北雙的下頷，笑着嬌嗔道：「哼，我才不愛你這風流鬼！」

「好丫頭，原來是裝睡。」

北雙被朱妮嚇了一跳，躺下身子，伸手輕巧的撫搓着朱妮的胴體，笑着嗤道：「別黑着心說話，

看妳剛才那副饞樣。」

「死相！」朱妮紅着香腮，嬌羞的啐了一聲，湊上濕潤的紅唇，堵住北雙的打趣。

兩人像橡皮糖的扭了一陣子，北雙愛憐的揑着朱妮柔軟的耳垂，說道：「老天眞和人作對，小妮，咱們必須等明天雨停才能趕路。」

朱妮嗯了一聲，啓口說道：「管他的，姑奶奶倒希望他永遠下去。」纖小柔滑的胴體緊偎着北雙，小嘴在北雙俊臉上窮吻不停。

「妳別饞得嚇死人了。」北雙被吻得透不過氣來，笑着搔了一下朱妮的右腋，吻了一下朱妮的香腮說道：「天色晚啦，少爺肚子餓扁了！」

朱妮睨着北雙，嬌羞的捶了一下北雙的胸膛，用力扯下一根烏黑的胸毛，口中嬌嗔道：「你才是饞呢！」

北雙喲了一聲，離開朱妮的嬌軀，站在床邊，邊穿着衣服，邊笑着道：「少爺之饞與妳丫頭之饞，不同也！」

「死東西！」朱妮一陣嬌羞，伸出玉腿踢向北雙。

北雙趕忙笑着讓開朱妮的玉腿，走到門邊，朝縮在被窩裏的朱妮涎着臉說道：「少爺下樓去吩咐弄吃的來，呆會再收拾妳丫頭。」

朱妮突然跳下床上，衝向北雙懷裏，莫明其妙的哭叫着道：「不，雙哥，你回來！」

北雙一驚，連忙擁着朱妮的胴體，脫口問道：「小妮，妳是怎麼啦？」

朱妮赤裸的身子緊緊偎着北雙，兩眸漾着淚水，淚眼模糊的凝視着北雙，哽咽的說道：「雙哥，我，我怕……。」

北雙一怔，被朱妮這莫名其妙的失常舉動搞得糊里糊塗，不解的問道：「小妮，妳怕甚麼？」

「雙哥，剛才我做了一個不吉利的夢，夢見你遠離而去。」

朱妮煞有介事的說，兩隻紛臂緊緊抱着北雙，生怕北雙眞的會遠離她而去似的。

「傻丫頭，別傻了！」北雙恍然的笑了一聲，把朱妮抱回床上，柔情體貼的替她蓋好被子，柔聲說道：「小妮，別小孩子氣的，看，妳的雙哥不是好端端的在妳身旁麼？」

「不！」朱妮見北雙站起身子，神經質的抓住了北雙的手。眼淚像泉湧般的流滿兩頰。那對淚眼凝視得北雙一陣心顫，幽幽的說道：「雙哥，你不愛我？」

北雙被朱妮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弄得有點氣笑不得。笑着說道：「小妮，妳別這麼……」

朱妮抓着北雙的手，哭着叫道：「不，我要你說！」

「我的好娘子，我一百萬個愛妳，一千萬個愛妳！」北雙揪不過她，哄慰着說。

朱妮這才綻出笑容，痴痴的望着北雙。

北雙的心弦顫動了一下，愛憐的吻着朱妮的淚水，拂着她的長髮，鼻尖抵着朱妮鼻尖，笑着說道：「小妮，咱還沒正式成婚，妳便要寸步不離妳。將來結婚以後，妳是不是把我和妳綁在一起？」

朱妮被北雙說得一陣嬌羞，紅着臉嬌道：「去你的。」

「是，娘子。我去啦！」

「雙哥！」

「小妮！」北雙不禁哭笑不得的回了一聲。

「我和你一起下樓去。」朱妮說着，便又要下床。

「好吧！妳穿好衣服，我在樓梯口等妳！」北雙不禁有點氣。他實在受不慣這束縛，無奈的聳了一下肩，微顯不悅的應道，不管朱妮反應如何，砰的一聲，關上房門。

北雙不管三七二十一走下樓下，向掌櫃兼伙計的老頭吩咐了幾樣小菜。

這間客棧根本稱不上客棧，簡直小得像鴿籠。樓下擺着兩張桌子。樓上兩個破陋的房間，僅此而已，而且，掌櫃的不但兼伙計，且更兼廚師，這是北雙遊歷過的地方，所見的最小、最不成樣子的客棧。

北雙在這裏落脚，當然是爲了安全問題，要是在平時，他看也不看這鴿籠的客棧。最令北雙氣不過的是，不但銀子要先付，如果在樓上房裏用餐的話，用餐時自己下樓來端上去，理由是，那糟老頭的「掌櫃」抽不出空，無法分身。

其實是見鬼的，樓下連個鬼人影也沒有，只有北雙坐在那搖搖欲墜的椅子上，等着這位「大廚師」責着叫人捂鼻才能嚥下的「美肴」。

北雙想到自己的環境，也就忍氣吞聲的呆在一角，等着「大廚師」的「易牙美味」……

北雙抬眼向樓梯望去，見朱妮還沒下樓來，想上樓去看個究竟，但心中一想朱妮方才不成樣的孩子氣，倔強的哼了一聲，又坐回身了。

北雙不否認已深深愛上朱妮，雖然他一再的制止自己對女人動情，可是朱妮對他赤裸裸毫無保留的愛，叫他不能不去愛她；北雙絕不是敢做不敢當的男人，既然他承認朱妮是他的妻子，他當然全心去愛朱妮。可是在北雙所理想的「夫妻原則」，雖不那麼拘泥相敬如賓，但「保留部份自主」是他絕對的邏輯；他認爲朱妮剛才的「無理取鬧」已大大

傷害了他的「夫妻原則」，引起他對朱妮不滿的反感……

從某個角度看來，北雙也許有獨斷、專橫的毛病；事實上北雙的性情最隨和不過了。剛裏柔外，柔裏帶剛，隨遇而安，妙趣橫溢；也許就是他這種不卑不亢的個性，再配上他丰度翩翩的外形，所以很多女人對他傾心痴迷，萌情不移。

北雙最敬仰的是他的師父逍遙翁，北雙自承他的一切一切都是模倣他師父；他最不能忘記逍遙翁曾對他講的一句話：受制於女人的男人，便不算男人。

北雙受了逍遙翁的薰陶，從不對女人卑顏奴膝，所以朱妮剛才那莫名其妙的纏着他，使他感到不能忍受；當然，這是因爲朱妮太愛他的緣故，但北雙認爲愛是相互的，諒解的。他認爲朱妮那種舉動的愛，愛得太黏了，使他覺得是一種不必要的做作的愛。

這不能怪北雙，事實上一個人下樓去端飲食便夠了，又何必一定要兩人？何況在此草木皆兵，步步殺機的情況下，更不能兩人隨便同時出現；當然北雙知道朱妮是怕他身無武功而遭到料想不到的意外。但樓上樓下只不過隔一層板，一有動靜，便可知道的。

所以，北雙認爲朱妮的所爲是在有意的對他「控制」……

所以，北雙不再理會朱妮的喊叫，逕自的走下樓來……

北雙見朱妮還沒有下來，以爲朱妮是氣他沒有在樓梯口等她而不下來。

「小妮，雖然我是愛妳，但妳對我使這個不必要的性子，妳是錯了。」

北雙心裏倔强的嘀咕着。

北雙等得有點不耐煩，那糟老頭到現在還沒把飯菜給弄好，北雙生着悶氣轉首向裏頭望去，到底在搞什名堂？

「咦！人呢？」北雙一見廚房裏空空如也。那糟老頭不知什麼時候給跑了！北雙臉色猛然大變，脫口驚叫道：「糟！」

「小妮！」北雙猛可地衝上樓，打開房門……

北雙腦中一陣昏眩，身子跌了下去！

噢！只見朱妮倒在床畔，一支寒光閃閃的鬼頭刀貫穿她的胸前！

朱妮只不過穿着肚兜和褻褲。顯然她是穿衣服的時刻遭到毒手。鮮紅的血流染着滿地，朱妮顯然還沒有死去，在微微的蠕着……

「小妮！」北雙目眥欲裂的狂叫一聲，踉蹌的爬起身形，衝跌至朱妮身旁，心碎靈裂的抱起朱妮只不過剩下微微的體溫，逐漸發冷的嬌軀。北雙兩隻眼球突睜着，眼角裂了開來，血水和淚水，歇斯底里的狂叫一聲：「小妮！」

「雙，雙哥，你，你回……回來了？」朱妮緩緩的睜開發青的眼簾。一見北雙，吃力的展開一個令北雙痛不欲生的微笑。蒼白無色的嘴唇無力的蠕了蠕，艱辛的叫着北雙欲哭無淚，痛至心髓的語音。那顫抖而斷續的語音，像一把把的利刄，刺入北雙已是破碎的心靈：「你……你……，眞的沒……有……離……離開我……」

「小妮，是誰幹的？」北雙猛咬着舌尖，這不是夢，是眞確的展示在他眼前，展示一幅令他不願意相信的最殘酷的、最無情的打擊。噢！北雙眞希望那把鬼頭刀是刺在自己身上，他願意爲朱妮承擔一切所有的痛苦。

朱妮唇邊的淺笑一直努力的使它不消失，那麼一點沒有遺憾，沒有怨恨的搖頭，宛似她的死比不上躺在北雙懷裏的感受……

「我，我……眞高……興……」朱妮美如秋水的雙眸，瞳光已漸漸黯淡下來，但她努力的凝視着北雙，微細而斷續的語音，像杜鵑啼血般的自她已轉黑而顫抖的小嘴溜出，一聲聲的敲在北雙已是斷碎的心弦：「雙……雙哥，你……你哭了……你哭了……」

朱妮艱辛的舉起纖指，試圖擦拭北雙如長江泛濫的淚水和血水，她是做到了。但是在那一下子，北雙只感到她冰冷纖指觸到他的臉頰時，倏地垂了下來，螓首無力的偏在他懷裏。

「小妮！我妻！」北雙嘶叫了一聲，只感眼前一黑，昏過了去。

不知過了多久，北雙只覺得臉上一條濕毛巾擦拭着，噫了一聲，睜開眼皮……

北雙的瞳孔映入一張姣好而他熟悉的臉龐……

「單姑娘！」北雙猛然坐起身子，脫口叫了一聲，眼前之人竟是冷蛇蝎單桂珠！

北雙以爲是在夢裏，不相信的揉了揉眼皮……

不錯，眼前朝他凝視的正是北雙偷偷離開的冷蛇蝎單桂珠。

但見她穿着一襲粉紅色勁裝，俏端端的，坐在北雙的身旁，兩隻美眸，含着幽怨的眸光，睇凝着北雙……

北雙的心頭翻起慚愧，後悔以及歉疚感覺。他覺得自己太對不住單桂珠了，當初他要是不偷偷離開單桂珠，那麼他便不會有這些打擊了！

北雙後悔莫及的嘆了一聲，眼角滑下一顆痛不欲生的淚水……

單桂珠紅着兩眸，不勝傷感的說道：「我來遲了一步。」

北雙悲哀的搖搖頭，神情黯然的哽咽着道：「不，我如果不離開妳，便不會發生這些事了。」

單桂珠輕嘆了一聲，垂下螓首。

朱妮已被單桂珠放在床上，而且替她拔去鬼頭刀，拭去身上的血漬，穿上衣服。北雙巍顫顫的站起身形，踉蹌的走到床邊。

單桂珠坐在竹椅上，忽然說道：「我把兇手追丟了。」

「什麼？」北雙渾身一震，猛然轉過身子，脫口問道：「妳看到兇手！」

「全身用黑布包紮着，包括臉在內。」

單桂珠搖搖頭，接着說：「可能是女的，從她的體形看來。」

「女的？」北雙怔怔的望着單桂珠，茫然的說了一聲。

「十一天前我便來到此地，尋你不着，便在此等候，我確定你必須經過這裏才能到達天母潭……」單桂珠點了一下頭，又緩緩說道：「我一直投宿在此地僅有的一間客棧裏，離這裏兩箭之地的大山酒樓……」

北雙又是一震，驚聲問道：「什麼？只有一家客棧？」

「這顯然是那兇手預置好的陷阱……」單桂珠肯定的說：「今晨我聽到風聲，你已往這邊逃亡，便出來找你，直到暴風雨來襲，我轉回來才發現此地有一家客棧！」

「我太大意了！」北雙痛不欲生的說了一聲。

「我正在奇怪不解時，正好看見一條黑影扒在窗外的一棵樹上，而且見她正往窗裏打出一柄鬼頭刀。」單桂珠指着身旁的木窗說道：「我喝問是什麼人，她便跑了。我追了一陣子，但風雨太大，你知道。」

北雙呆怔的向木窗望出，才發現破了一個孔，出神了好半晌，才艱辛的問道：「妳確定不能知道她是誰？」

單桂珠搖搖頭，不解的說道：「我倒奇怪，她爲什麼不殺你。」

「我知道！」北雙咬着鋼牙，眼中射出一股殺機，寒聲說道：「她便是殺死我前妻的兇手！」

「噢！」單桂珠一怔呆呆的望着北雙，停了半晌才問道：「你能肯定？」

北雙苦澀的點點頭，顫着聲音道：「如果妳能肯定她是個女的話。」

噢！單桂珠明白了，那兇手可能是北雙以前的情人，爲了北雙和別的女人結婚，由愛生恨，而向北雙的愛侶下毒手！

「愛能使人做出任何事情！」單桂珠茫然的嘆了一口氣，神情一片傷感。

北雙痛苦的垂下頭。

如果是這樣，這一切是北雙自己造的孽，他不該處處對女人留情的，他應該知道他已不知傷了多少女人的心！

兩人默默不語……

外面，吹着狂風暴雨，伴着漆黑的長夜…………

一道銀光電舌似地一閃，射進房裏。

北雙這時才想到床上的朱妮她死得太不值得了。她是他的犧牲品！

北雙轉過身子，望着朱妮的遺體。她身旁放着一把血漬斑斑的鬼頭刀。

他的妻子死在鬼頭刀之下。

現在鬼頭刀又殺死朱妮……

噢！鬼頭刀！鬼頭刀！

「小妮！」北雙跪下兩膝，痛苦的抱着朱妮已是僵冷的身軀，强忍住心中的悲痛，淚水像冲閘之水，沾濕了他的衣襟；北雙淚眼糢糊的凝視着朱妮的臉龐，哀叫了一聲。

「我太自私了，小妮。我不該離開妳。」北雙伸出顫抖的手，心碎的撫着朱妮冷冰冰的臉頰，撫着朱妮不再對他凝視的眼簾，撫着朱妮不再對他微笑的唇角，撫着朱妮不再對他說話的小嘴……

北雙感到心在片片的粉碎着，腸在寸寸的絞斷着，聲音辛酸而悲啞的嘶叫道：「妳爲什麼不說話？小妮！……」

「小妮！小妮……。」

北雙悲傷的把臉俯在朱妮蒼白而冰冷的臉上，淚水像斷綫的珍珠，一滴滴的掉在朱妮的臉頰，宛如朱妮也被北雙的傷心而流淚；北雙痴迷而瘋狂的呢喃着，摟着朱妮的身軀，腦中漾起他和朱妮的纏綿，朱妮對他的微笑，對他的凝視，甚至對他的毒打……。

那令他心顫的一切一切，已永遠離他而去了，永遠！

單桂珠坐在一旁，兩眼紅紅的，她說不出爲什麼？她只覺得看到自己所愛的人傷心，她也不由自主的跟着鼻尖泛上酸酸的哭意。

「雙哥！」良久，單桂珠才伸手扶起北雙顫抖的身子，哽咽的喚了一聲。

「單姑娘，這不可能是眞的！不可能！噢！……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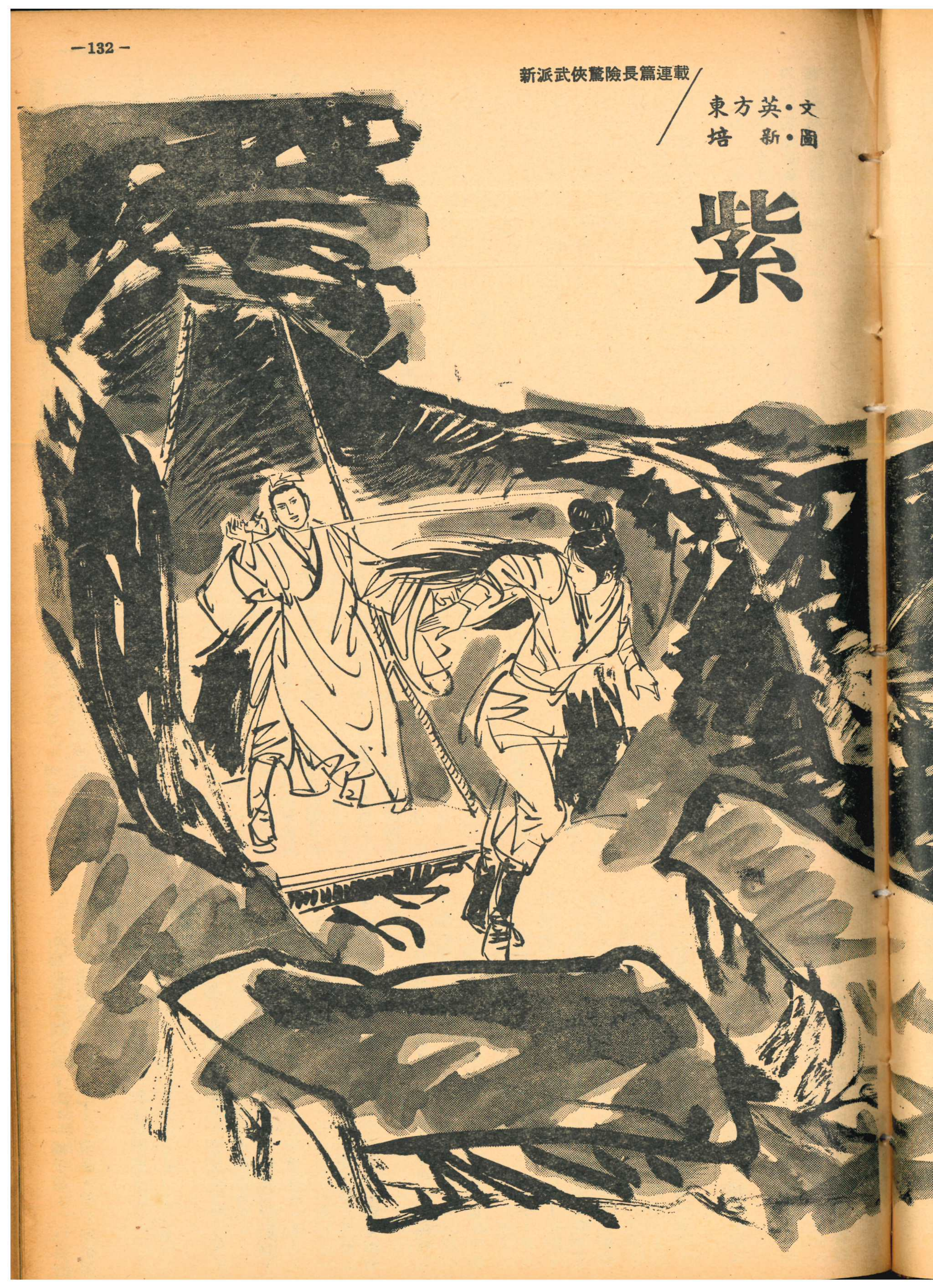
北雙緊握着單桂珠的柔荑，他覺得他想倒下去，殘忍的現實使他想倒下去。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紫鏢囊

文・東方英
圖・培新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宋巧姣易釵而弁，跟隨「黑心紫鳳」冷蕾進入玄玄教，因擒獲甘人鶴有功，獲得玄玄帝君器重，委以令主之職，不料她雖瞞過了玄玄帝君，却瞞不過小環，爲小環識破身份，幸小環也是別有用心之人，願助宋巧姣一臂，遂定下巧計，使冷蕾落入圈套，然後脅令冷蕾往盜甘人鶴身上雄精，冷蕾被迫，只得用「幻形散」，把看守甘人鶴的「金龍書生」秦唯尊迷倒，帶同宋巧姣進入牢室，冷蕾目的已達，正欲把穴道受制的甘人鶴身上雄精解下之際，不防甘人鶴一躍而起，反把冷蕾點倒，甘人鶴隨把自己身上衣服脫下——

移花接木除妖女　將機就計展奇謀

宋巧姣只微微一笑，也不多說話，默契之中先把自己的衣服脫了交給甘人鶴，接着把黑心紫鳳冷蕾的衣服脫來自己穿了，用暗藏在身上的易容藥物，洗淨了自己本來面目，却頂着黑心紫鳳冷蕾的身份。

甘人鶴穿了宋巧姣的衣服，再暗用內力把身形縮小了些，一易容，成了無中生有的張震寰。

兩人先自己化好了裝，這才又合力把黑心紫鳳冷蕾打扮成甘人鶴。

宋巧姣看了一看，秀眉一皺道：「不成，她身形太小，胸前又多一對……。」臉兒一紅，多難開口。

甘人鶴一笑道：「這個我有辦法，不過你可不能罵我輕狂。」

雙掌向黑心紫鳳冷蕾胸前一落，內力暗吐，雙掌隨之揉旋起來，看得宋巧姣嬌靨一陣羞紅，低下螓首，暗罵道：「缺德！」

耳邊响起甘人鶴的聲音道：「你看，這該沒問題了吧！」

宋巧姣舉目望去，只見黑心紫鳳冷蕾胸前雙峯，已是滄海桑田，被甘人鶴運起神功，夷爲平地。

宋巧姣道：「你總沒辦法，使她身裁變得和你一樣大吧！」

甘人鶴含笑道：「這個你難不倒我。」說罷，

落指如飛，點了黑心紫鳳冷蕾數處穴道，立時只見黑心紫鳳冷蕾，四肢一陣痙攣，全身漸漸彎曲收縮起來。

甘人鶴笑道：「我把她佈置成妄想以內力自解穴道，以致走火入魔，你看這樣行不行。」

宋巧姣暗暗心驚，忖道：「好得他懸崖勒馬，迷途知返，否則，憑他這身功力心機，天下武林將成齏粉矣！」回想前情，不由感慨萬端，望着甘人鶴目不轉睛。

甘人鶴回頭一看，怔道：「你這樣看着我做什麼？」

宋巧姣嫵媚的一笑道：「我在想玄玄帝君有得頭痛了。」

甘人鶴一笑，道：「別胡思亂想了，我們走吧！」兩人走到外間，宋巧姣取了一杯冷水向金龍書生秦唯尊臉上潑去。

金龍書生秦唯尊這時中了「幻形散」，心中幻假爲眞，以爲正與黑心紫鳳冷蕾卿卿我我，大肆溫存，宋巧姣一杯冷水潑去，使他打了一個冷噤，自幻景之中解脫出來。

他只見眼前人影一閃，宋巧姣已出了牢門。

他神智雖清，但眞假相連，他也以假作眞，以爲宋巧姣忽發嬌嗔，離他而去，口中叫了一聲：「蕾妹……」

宋巧姣回眸一笑，伸手帶上了牢門，留下了餘香猶在心頭的金龍書生秦唯尊，與甘人鶴離開了石牢。

一路上，宋巧姣又急急的把自己的遭遇，簡要的告訴了甘人鶴，因爲甘人鶴現在取代了她的身份地位，馬上就要週旋於羣魔之間，非首先瞭解這些情況不可。

甘人鶴聽她說起小環其人其事，劍眉忽的一蹙，道：「此女可疑可怕，只怕比玄玄帝君更不可應付。」

宋巧姣道：「我看此女對我們倒不會有什麼惡意，這次要不是她處處幫忙，我首先就中了玄玄帝君『制心術』的暗算，而整個的計劃，也要一敗塗地了。」

甘人鶴臉上現出了一片肅殺之色，道：「但願她別叫我們失望。」

說話間，只見眼前人影閃動，小環已俏生生的到了他們身前，突向甘人鶴道：「得手了沒有？」

甘人鶴本已見過小環，但這時不由又重新打量她一眼，只見她眉如遠山含笑，目似夏夜寒星，臉如春山齊放，嬌柔嫵媚中，隱隱含着一股逼人的英氣，別有一種叫人難以捉摸的氣質，使人無法一眼看透她。

甘人鶴點頭答道：「總算如願以償了。」

小環目光一轉，落在宋巧姣臉上，微微一笑道：「蕾姊姊，七哥既然已經無恙，這件事帝君面前小妹就替你完全担待下來了。」

話聲一頓，接着面色一正道：「不過私地裏，小妹還希望你能有個明白交待，不能含含糊糊的過去。」

聽她語氣，似乎還沒看出黑心紫鳳冷蕾已被宋巧姣掉了包。

原來，宋巧姣也並沒向她完全吐露機密，只要她幫忙和甘人鶴見一面，是以小環仍把她視同黑心紫鳳冷蕾。

宋巧姣暗裏好笑，表面上却裝得像黑心紫鳳冷蕾一樣，誠恐誠惶地連連點頭道：「是！是！不過將來還望環妹鼎力相助……。」

小環似又不顧再談下去，一搖手道：「以後的事，我們慢慢再從長計議吧……現在，你們兩位都和我一同回到石牢去……」

甘人鶴一怔，道：「回去做什麼？」

小環微微一笑，道：「七哥放心，總不會把你也關到石牢裏去。」

柳腰一擺，越過他們兩人，當先走了下去，甘人鶴與宋巧姣相視一笑，回身緊跟在她身後。

回到石牢前，門外那四個漢子神態安詳如故，小環張手現出一塊令牌，道：「帝君有命，帶甘人鶴前往問話。」

那四個漢子同是一肅，先向小環問候了「好」，一個漢子便叩起石門，通知牢內的金龍書生秦唯尊。

那漢子叩了一遍，又叩一遍，牢內竟靜得沒有一點回聲，小環輕「咦！」了一聲，望了宋巧姣一眼，口齒欲動，忽然又忍而不語，一揮手道：「你們從外面打開牢門算了。」

那爲首漢子應了聲：「遵命！」一揮手，便有二個漢子奔向一座絞車，轉動車盤，打開了石門。

小環當先跨步而入，外間不見金龍書生秦唯尊蹤影，小環也有點沉不住氣了，瞪了宋巧姣一眼道：「你把他怎樣了？」

宋巧姣又何嘗不是一肚子納悶，那能答得上話來，一旁甘人鶴接口道：「我看還是先看一看甘人鶴要緊。」

小環一幌身進了裏間，從裏面發一聲嬌叱道：「秦令主，你瘋了麼？」

甘人鶴與宋巧姣一閃而入，只見金龍書生秦唯尊正滿頭大汗的在黑心紫鳳冷蕾身上拍打。

小環嬌軀一矮，欺身進步，扣住金龍書生秦唯

尊，把他一帶而開，喝道：「還不與我住手！」

金龍書生秦唯尊被小環一帶而開，這才看清來人是小環，情急的道：「不好了，甘人鶴走火入魔了，姑娘快救他！」

原來，金龍書生秦唯尊在做了一場白日春夢之後，走到裏面去探視甘人鶴時，忽然發現他情形不對。

他仔細一檢查，才發現他是妄動眞力，想自解穴道，岔出了血氣所致，他職責攸關，所以慌了手脚。

小環柳眉一皺，伸手一探黑心紫鳳冷蕾腕脈，畧一沉吟，出手如風，一連點了黑心紫鳳冷蕾七處穴道。

隨見黑心紫鳳冷蕾痙攣的四肢安靜了下來，只是腰彎如弓，再也直不起來了。

小環鳳目含威的一罩金龍書生秦唯尊，冷聲說道：「秦令主，你所司何事，似這樣如何向帝君交待？」

金龍書生秦唯尊這時是傲態全無，像普通人一樣，驚慌失措的道：「這……這……。」

小環冷然道：「你也是本教有數的高手之一，帝君看得起你，信得過你，才把甘人鶴交給你看管，你便該小心翼翼的看住他才對……。」

金龍書生秦唯尊截口道：「唯尊對他實是謹慎萬分，雙眼就沒有離開過片刻，實在是這廝鬼得很，暗中行事，事先沒叫我看出一絲形跡，等到我發現他神情有異，已是無能爲力了。」

小環震聲道：「你眞的雙眼守住他，沒有離開他片刻？」

金龍書生秦唯尊咬緊牙關狠下心腸，說道：「唯尊可以發誓，我雙目沒有離開過他片刻，實在是他鬼得很……。」

小環一揮手道：「秦令主，抱起他，隨我去見帝君去！」

金龍書生秦唯尊臉色不禁一變，口中吶吶道：「環姑娘……。」

小環雙目一瞪道：「不用求我，這件事我也幫不上忙。」

金龍書生秦唯尊哀聲道：「請姑娘在可能情形之下，美言一二，唯尊感激不盡，必有後報。」

宋巧姣也是滿面憂色道：「環妹，秦令主不是忘恩負義的人，你有機會就幫他說兩句話吧，我……我也感激不盡……。」

小環長嘆一聲，道：「也罷，看你們的運氣吧！」轉身向外走去。

金龍書生秦唯尊攔腰抱起黑心紫鳳冷蕾，隨在小環身後，甘人鶴與宋巧姣雙雙跟在金龍書生秦唯尊身後。

小環帶着他們走入一間宋巧姣也沒有去過的房子，這間房子，一切都是白色的，白得叫人眼睛發花。

玄玄帝君與風雨丈人魯三春一人坐了一張白色太師椅，他們面前放着一張奇形怪狀的白色木床。

大家進入屋中，玄玄帝君一揮手道：「把他放在木床上，扣住他雙手雙脚。」

金龍書生秦唯尊自去將黑心紫鳳冷蕾放到白色木床上去，小環却直趨玄玄帝君身前，輕聲稟道：「啓稟帝君，那甘人鶴妄動眞氣，希圖自解本宮制穴手法，自食惡果，氣血流竄，走火入魔，神智無知了。」

玄玄帝君一震，大喝道：「秦唯尊，你是死人麼？」

金龍書生秦唯尊正擎着身曲如蝦的黑心紫鳳冷蕾無法擺佈之際，猛聽玄玄帝君一聲大喝，嚇得放下黑心紫鳳冷蕾，雙膝一跪，叩頭道：「屬下該死，有負帝君重托……」

玄玄帝君怒吼一聲，道：「你既然知道該死，爲什麼不死去！」

金龍書生秦唯尊全身皆顫，叩頭如栽葱，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宋巧姣想起他在外橫行霸道，目中無人的惡形惡像，和他現在這副可憐像相比，不由暗嘆了一聲，感慨繫之忖道：「常言道『惡人只怕惡人磨』，看來這話倒是一點不假，現在的金龍書生可不成人形了。」

忽然，甘人鶴大胆的挺身而出，道：「秦令主疏忽職守，誠然死有應得，只是對手是甘人鶴，秦令主就不免有點寃了。」

玄玄帝君雙目連翻，冷「哼！」一聲，道：「人家穴道被制下，還被他弄了鬼，秦唯尊的粗心大意，可想而知，這種不知輕重的人，留他何用。」

小環忽然上前向玄玄帝君附耳說了幾句話，立見玄玄帝君臉色稍霽，接着，向金龍書生秦唯尊一揮袖，道：「這次饒你不死，站過一邊去。」

金龍書生秦唯尊謝過帝君不殺之恩，可憐兮兮的站過一邊，垂手侍立，一副忠狗的樣子。

玄玄帝君回頭問小環道：「甘人鶴傷勢你親身檢查過沒有？」

小環欠身道：「婢子親自檢查過。」

玄玄帝君道：「你看他的情形，有無完全復原的可能。」

小環搖了搖頭，道：「以婢子的看法，希望只怕不大了，如果帝君親自替他醫治，則婢子不敢妄

議。」

玄玄帝君道：「誰耐煩替他動手，把他抬下去，丟在死牢裏，通知擎天山莊一聲，叫他們派人來談條件。」

甘人鶴道：「帝君可是準備把甘人鶴還給擎天山莊？」

玄玄帝君道：「留下他毫無利用價值，正好趁他還有一口氣在，敲擎天山莊一下重重的。」

甘人鶴道：「屬下認爲敲擎天山莊一記，乃是理所當然之事，但是甘人鶴似乎沒有還給他們的必要。」

玄玄帝君道：「這種無用之人，我們留下來又有什麼用，徒然糟塌粮食。」

甘人鶴道：「甘人鶴鬼計多端，詐生詐死，令人防不勝防，爲一勞永逸之計，不如乾脆把他立斃掌下，永絕後患。」

玄玄帝君點頭道：「你這話不無道理，只是我們再拿什麼和擎天山莊談條件？」

甘人鶴道：「屬下投効本敎，目前外面尙無人得知，屬下願請命一行，當可事半功倍，矇住擎天山莊。」

玄玄帝君轉頭徵詢國師風雨丈人魯三春道：「國師，你認爲張令主的意見如何？」

風雨丈人魯三春乾咳了一聲，然後又閉目思索了一陣，才緩緩的道：「很有點道理，同時，我們還可在張令主身上做很多文章，帝君何妨讓他去試一試。」

玄玄帝君微笑點頭道：「你這次如果再立大功，本帝君卽可升任你爲『三才王』，與國師一文一武，共創大業。」

甘人鶴躬身一禮道：「帝君如此恩寵，屬下敢不肝腦塗地，以報帝君於萬一。」

玄玄帝君一笑道：「你好好幹吧！你的前途還遠大得很啦！」言外之意，將來繼承玄玄敎都大有希望。

玄玄帝君苦研「制心術」數十年，只因「幽明指」失傳，每到要緊關頭，總是功虧一簣，所制住的人，在靈性上總有某些缺點，難以達到對他旣能忠心耿耿，對事又能無碍於原有聰明才智的發揮。

這張震寰在他眼中，是他最滿意的傑作，是以有所偏愛，只把個金龍書生秦唯尊氣得只翻白眼。

要知，金龍書生秦唯尊過去也是玄玄帝君面前的紅人，當年玄玄帝君就暗示他，將來把玄玄敎交給他。

這時叫他怎得不氣個半死，他心裏儘管氣，可不敢把心事放在臉上，玄玄帝君的厲害，他比誰都清楚。

甘人鶴恭順地道：「屬下爲帝君而生，將來也爲帝君而死，但得長親帝君敎誨，追隨帝君左右，分享帝君的光榮，屬下於願已足，那敢自不量力，痴心妄想。」

玄玄帝君點頭含笑道：「你能有這樣想法，足見你進步很快，爲君很是高興，現在你就把甘人鶴替爲君立斃當場吧！」臉上還帶着笑容，可是殺人的命令已交下來了。

甘人鶴反應出自天生的，毫不猶豫走到黑心紫鳳冷蕾身前，手起掌落，向她天靈蓋拍了下去，只聽一聲脆响，白的腦子和紅的血，濺滿了一床。

玄玄帝君見他毫不計後果的將甘人鶴斃於掌下，對他凶殘之性更是喜悅，微微一笑，表示讚許之意，接着，輕喝一聲道：「把他拖下去，餵了本帝君神獒。」

外面進來兩個漢子，把黑心紫鳳冷蕾當作甘人鶴抬了出去。

宋巧姣看得心中大是不忍，一連瞪了甘人鶴好幾眼，責備他大是不應該。

甘人鶴暗傳聲道：「巧妹，你不能怪我心腸毒辣，她一被人家發現了身份，我們就前功盡棄了，其實她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殺之無愧我心。」

那二個漢子已把黑心紫鳳冷蕾抬到門口，驀地，只聽小環輕喝一聲，道：「且慢！」

那二個漢子聞聲停在門口，靜待吩咐。

玄玄帝君眉頭輕輕一皺道：「小環……」

小環蓮足一點，幌身到了門口，伸手一揭黑心紫鳳冷蕾衣襟……。

甘人鶴與宋巧姣兩人，無不心頭大震，暗吸了一口眞氣，運起全身功勁，只要小環一看出破綻，他們就準備先下手爲強，撲向玄玄帝君，作最壞的打算。

兩人暗中戒備，兩雙眼睛却是凝神看着小環的一舉一動。

小環伸手到黑心紫鳳冷蕾腰中摸了一把，「咦！」的一聲，道：「他有一柄『玉虯虹』，怎的不見了。」

甘人鶴暗吁了一口長氣，接口道：「是在下擒他之時，得了他的『玉虯虹』。」

話聲中，一探腰取下「玉虯虹」，雙手托着，送到玄玄帝君面前，躬身道：「屬下因不知本敎敎規，妄取甘人鶴『玉虯虹』，今呈上『玉虯虹』請帝君示罰！」

玄玄帝君似乎對小環比張震寰更要好些，向小環微微一笑道：「你喜歡這『玉虯虹』？」

小環明如星星的靈眸，看了甘人鶴一眼，笑道

：「我那會要這種東西，只是怕他們粗心大意，傷了帝君的神獒。」

玄玄帝君一笑道：「難得你這樣仔細小心，處處都顧慮得週週到到，這柄『玉虯虹』你要沒興趣，那就讓張令主留下好了。」

小環一揮手，放走了那二個漢子，回到玄玄帝君的身側，向甘人鶴微微一笑道：「還不謝過帝君恩賜。」

甘人鶴只見她掠來目光之中，挾着極其複雜的含意，不由頭皮一痲，暗忖道：「莫非她看出了什麼毛病？」

好在小環沒有進一步的舉動，甘人鶴謝了玄玄帝君將「玉虯虹」扣回腰中。

玄玄帝君一揮手道：「你們都下去，不用在此伺候了！」

大家都退了出來，只留下風雨丈人魯三春陪伴玄玄帝君。

宋巧姣自是與小環甘人鶴在一路，忽然，金龍書生秦唯尊追過來，擋住了宋巧姣。

宋巧姣柳眉一竪道：「你要幹什麼？」

她心中討厭金龍書生秦唯尊，幾乎忘了現在乃是黑心紫鳳冷蕾的身份，只聽得金龍書生秦唯尊劍眉一挑，冷笑一聲，道：「好呀，你馬上就反臉不認人了，剛才你……。」

宋巧姣柳眉一皺，惱火地截口道：「剛才我怎樣？呸！去你的吧！」

金龍書生秦唯尊面色一厲道：「我有話和你說。你隨我走！」

宋巧姣可不是黑心紫鳳冷蕾，心中正苦惱着，頂着黑心紫鳳冷蕾的身份，將來如何應付這個她的舊情人，心中想了一想，覺得這正是一個與他反臉的機會。當下玉面一寒，道：「隨你走，你是什麼東西？」

金龍書生秦唯尊大怒罵道：「你……你剛才還說……」

小環閃身走了過來，截口道：「你們剛才見過面了？」

金龍書生秦唯尊與黑心紫鳳冷蕾幽會之事，他豈敢說了出來，以坐實自己疏忽之罪。小環這一閃身過來追問，他又矢口否認道：「沒有，沒有。我們今天都還沒見過面。」

小環雙眉一皺，冷冷說道：「不會沒有見過面吧……」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面色一正，道：「秦令主，剛才我替你担了很重的担子，希望你能够對我實話實說，不要把我也蒙在鼓裏，那就眞不够朋友了。」

小環這一說，金龍書生秦唯尊更怕小環拏話引他洩露口風，更是守口如瓶道：「環姑娘，我們今天實在沒見過面。我如對你有半句假話，那是我對不住你環姑娘。」

小環道：「你現在有什麼事找蕾姊姊？」

金龍書生秦唯尊一笑道：「沒什麼要緊的事，只是想和她談一談。」

小環道：「我正有很多話要問蕾姊姊。在我的話沒有問淸楚以前，她不便和任何人談話。秦令主想必知道……」話聲一頓，故意保留着神秘的意味。

金龍書生秦唯尊一震道：「她有什麼……」說話間，掠目向宋巧姣望去。

只見宋巧姣秀眉深鎖，一臉緊張之色，只怕這時她自己正頭痛得很……

正思忖間，只聽小環道：「秦令主，她的事與你無關，你請吧！」

金龍書生秦唯尊一聽話頭不對，避之惟恐不及，那還敢再囉嗦。雙拳一抱道：「對不起，對不起。打擾姑娘了。」轉身急急而退。

小環帶着甘人鶴與宋巧姣到了她自己住的地方。她一個人竟擁有二間房子。一間是臥房，一間是起坐間。

她請甘人鶴與宋巧姣在起坐間落座。接着，小鶯替三人奉上了香茗。

小環揮手叫小鶯退了出去，臉色一正，忽然，向甘人鶴與宋巧姣兩人萬福一禮，道：「那一位是甘人鶴甘大俠，請恕小妹失禮了。」

宋巧姣猛然一震，從座上跳了起來……

甘人鶴暗暗也是心驚。不過他却沉住氣，微微一笑，道：「甘人鶴就是區區……她就是我們眞的八妹，宋巧姣姑娘，多承姑娘暗中維護，愚兄妹感激不盡。」

小環目光如電，一連打量了甘人鶴幾眼，自己的臉色也一連起了幾次變化。顯然，她也是震驚無比。

好一個小環，她年紀雖小，機智武功，樣樣過人，微一失態，立刻就恢復了鎭靜，很自然的一笑道：「我還可不可以叫你一聲『七哥』？」這是一句緩衝情緒，不使場面僵冷的話，但用在這地方，却是恰當無比。

甘人鶴也是不動聲色，微微一笑道：「我是『六哥』！」

小環微微一怔，笑道：「那麼，巧姊姊是七姊了。」

宋巧姣笑着接口道：「我們現在正缺了一位八

妹。」

小環笑道：「只可惜小妹配不上，否則，我倒有高攀之意……」聽起來。她好像有意高攀。其實却是很委婉的拒邀。

話聲微微一頓，接道：「小妹與七姊，有一個君子約定，不知六哥知不知道？」

甘人鶴點頭道：「我已知道了。」

小環道：「六哥對這約定，有無異議？」

甘人鶴一搖道：「完全同意。」

小環道：「六哥，還有什麼事要小妹辦的？」

甘人鶴道：「目前還沒有。」

小環忽然站起來，道：「那麼二位就在這裏坐一坐。小妹去看看帝君有什麼事情，再來奉陪兩位。」福了一福，飄然出房而去。

甘人鶴他們原以爲小環有很多話要問。但她却絕口不提，好像什麼事情都已知道。無須多問似的。因此，很使甘人鶴百思莫解。

因爲，她這種態度，完全違反了人的常情。她這種自制的功夫，顯得她高深莫測，實叫人寢食難安。

小環離開有頃，宋巧姣輕聲的說：「六哥，現在有她挿在中間。我們怎樣辦才好？」

甘人鶴雙眉緊皺道：「這小環確實厲害得很，不把她的底細摸淸，先對付她，只怕別的事都不能辦。」

宋巧姣道：「我看她屬是厲害，但不會有太大的惡意。她要是有惡意，只要在玄玄帝君面前隨便一句話，我們就過不了關。」

甘人鶴道：「那她這樣神神秘秘的故作姿態，是爲了什麼？」

宋巧姣道：「這就很難說了！」

甘人鶴道：「目下的情勢，我雖是順利的混進『玄玄教』來了，但却又落到這小環手中。一舉一動，都瞞不過她，而我們對她，却是有如瞎子摸象，摸到手中的東西，却無法知道它是什麼東西。嚴格的說來，我們算是栽到小環手中了。」

宋巧姣道：「六哥，你如果認爲她有問題，我們索性出手制住她，與她開門見山的說個明白淸楚如何？」

甘人鶴沉思了一陣道：「如果她堅不吐實，我們又能把她怎麼？殺了她？還是又放了她？」

宋巧姣道：「那她是看中了我們對她毫無辦法了？」

甘人鶴道：「我看她絕不止一個人，幕後一定還有掌大舵的人，我們縱能處置她……」

一陣輕微的脚步聲，傳了進來。甘人鶴話聲一頓，轉頭向門口望去。只見小環已出現在門口。

小環回到房內，出口便道：「帝君已決定請你回擎天山莊。這是帝君給你的指令。」

隨手把一隻密封的藍色信封，遞給甘人鶴。

甘人鶴接過那隻信封，剛看得一眼，心中方想拆開來看一看，小環已先搖手道：「這指令要到了擎天山莊後才能拆視。」

甘人鶴一怔道：「這裏又沒有別人……」

一語未了，小環急口道：「這些信都有講究，非時非地擅自拆閱了，必有大禍。」

甘人鶴道：「我不相信……」說話中，已把那信封拆了開來，伸手取出了封套中的指令。打開一看……

大家都是一怔，原來，只是一張白紙，什麼話也沒有。

甘人鶴楞了半天道：「這是什麼意思？」

小環道：「這個我也說不上來。外面的事，我一向少於過問。」

甘人鶴一低頭，忽然發現那隻握住信封的手，突然之間變得漆黑，竟然中了劇毒。

甘人鶴身上，原本帶得有二師兄配製的解毒靈丹，但他却故意不使用，臉色一變，驚叫道：「看，我的手怎樣了？」他這樣做，目的是要看小環的反應。

小環一挑眉道：「這就是你不聽忠言的報應。」話雖這樣說，她却出手如風，先點了甘人鶴數處穴道，然後，取出了一隻丸藥，送入了甘人鶴的口中。

接着，又道：「你現在知道厲害了吧！」

甘人鶴服過了小環藥丸後，那中毒的手，立時腫消毒退，不久便恢復了原狀。

甘人鶴輕嘆一聲，道：「果然厲害！」

小環俯身替他檢起落在地上那張空白信箋，放回封套之內道：「這封指令，你還必須帶在身上，到時候說不定你還用得上。」

甘人鶴收好那指令，道：「我們還要不要去見帝君？」

小環道：「沒有巧姊姊的事，帝君只派你一個人去。」

宋巧姣失望地道：「爲什麼沒有我？」

小環一笑道：「我的巧姊姊，帝君可不知道你與六哥的眞正關係。那能處處替你着想。」話說得很幽默，但也提醒了宋巧姣，別忘了自己現在是玄玄教的冷令主。

甘人鶴道：「巧妹，你留下來也好，這樣我們裏外都有人，更不會顧此失彼。」

宋巧姣蛾眉深鎖道：「六哥，你不知那金龍書

生難應付……」

小環一笑道：「七姊你放心，金龍書生秦唯尊剛剛已奉帝君之命離此他往了。他一時間麻煩不到你。」

甘人鶴道：「帝君要我什麼時候起程？」

「立刻起程！」

「我還要不要去見帝君？」

「不用了！帝君已命小妹送你出宮。」

宋巧姣道：「我能不能相送？」

小環望了望她離情別緒滿佈的秀臉，搖了搖頭，道：「你感情包袱太重，落在別人眼中，根本就不像黑心紫鳳冷蕾，我看你還是不送的好。」

宋巧姣與甘人鶴離離合合，原已是家常便飯。但這一次，宋巧姣心理上似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但這種感覺要她說又說不出來。總而言之，就是憂慮重重。

宋巧姣只覺淚水濛濛，忽的順着秀頰雙流而下。耳中飄來甘人鶴一聲：「巧妹保重！」待她歛神望去，只見甘人鶴的背影，正消失於甬道一端。

甘人鶴隨在小環身後，走在一條彎彎曲曲的甬道之上，一連通了七八道門戶，但每一道門戶都沒有遇見警戒看守之人，就如穿行於無人地帶。

小環在前面，一直沒說話，甘人鶴爲人精明至極，料想這一路之上，絕不會像表面上這樣簡單，是以，也一言不發，只細心打量着四週情景，盡量記在腦中。

兩人最後去到甬道盡頭，是一間四尺見方的石室，兩人進入那間石室之內，面對面而立。

小環伸手一掌，拍在一塊黃色石塊上，只聽一陣隆隆之聲自壁間發生，接着置身的石室似是直昇而上。

當石室停止上升後，小環忽然從懷中取出一包東西，交給甘人鶴道：「這一包東西裏，有你的身份號牌，也有各種聯絡暗語，和幾處聯絡站的地點，還有一些你必需知道的教規，現在，你就可立時開閱，看完之後，默記在心中，除令牌你可留下外，其他各物，我還要帶回去復命。」

甘人鶴見她言不及私，一臉公事面貌，也不多說話，打開那小包，先將號牌收妥，然後把各種資料，默默記下，還給小環。

小環收好，一拍石壁，現出一個門戶，小環道：「張令主，出此門戶，你便知道去處，婢子不送了。」

甘人鶴抱拳道：「多謝姑娘，在下去了。」這完全是公式化了的答話。

甘人鶴舉步跨出石室，就在他身形將出來之際，忽有一道急風向他「腰眼穴」射來。

甘人鶴翻掌一抄，原來是一個沉甸甸的小紙包，心方一怔，只聽得小環傳音道：「小妹替你照顧巧嬌姐，你替我照紙上所言，把手中之物，送到地頭。」

甘人鶴知道這是秘密交易，聲張不得，不動聲色的跨步而出，再回頭時，帶他上來那小石室已杳，代之而見的是一塊黝黑的石壁。

甘人鶴依言一直走了出去，走到出口處，原來是一株空心大樹，他跳出樹心，只覺淸風徐來，繁星點點，竟是處身在一座其大無比的花園之內。

園內樓台亭閣，矗立在花間茂林之中，小橋流水，銀河如帶，蜿蜒曲折，極盡其趣。

這人家，竟有這大的花園，不是當道首要，也必是巨富之家，那邊燈火輝煌，歡樂之聲，响澈雲霄。

但，在這花園裏，却是靜悄悄的，沒有半個人影。

甘人鶴舉目四望，見東邊角上現在出一堵紅牆，搖肩而起，飄身翻過那堵紅牆，外面接連着是一座形勢雄麗的山頭。

甘人鶴縱身登上山頭，只見山頭下面，盡是鱗次櫛比的屋宇，形成一座很大的城市。

對面又有一座形式完全不同，但高矮相約的山頭，遙遙相對，兩山之間，一條滾滾大江，奔流而下。

甘人鶴默察山形地勢，不由輕「咦！」了一聲，自言自語，道：「這裏莫非就是武昌的蛇山！」

「不錯，這裏邊是武昌蛇山！」就在他立身不遠處，一塊山石之上，睡着一人，這時正翻身坐了起來。

甘人鶴功力深厚，目光如炬，那人原先躺着未動，未曾引起他的注意，這時那人一動，甘人鶴已看出那人是誰，一聲歡呼，人已掠身而起，飄然落在那人身前道：「九弟，你怎樣也在這裏。」原來，那人是小花子秋明。

小花子秋明一見是張震寰（甘人鶴現在是頂着張震寰的身份）幾疑是在夢中，揉了揉雙眼，見眼前站的這人，確確實實是七哥張震寰，猛然抱住甘人鶴，激動的道：「啊！七哥，原來是你，六哥八姊他們呢？你怎樣也落了單？爲什麼又到了這裏？上次你們……？」一肚子的話，恨不得一口氣，問得明明白白。

甘人鶴截口笑道：「別忙，我只有一張嘴吧，一件一件來好不好。」

小花子秋明也笑道：「七哥，你不知我在這裏守了多久了，今天見到你，心裏一高興，話就多了

，你先說，六哥八姊他們二人現在什麼地方？」

甘人鶴料想玄玄帝君暗中一定有監視之人，不敢大意，要表演就表演到底，雙眉一皺，愁眉苦臉的道：「別提了，我們還是快回擎天山莊去，向三哥報訊去吧！」

小花子秋明一震道：「他們出事了？」

甘人鶴長嘆一聲，道：「可不是！」

小花子秋明道：「他們出了什麼事？」

甘人鶴道：「他們現在都成了『玄玄教』下，階下之囚，……。」

一語未了，小花子秋明臉色一變，急口道：「你怎麼知道？」

甘人鶴道：「我也曾一度是『玄玄教』階下之囚，與六哥八妹共囚於一座牢房之內。」

小花子秋明忽然雙目一瞪道：「六哥都逃不出來，你怎樣逃出來的……。」心中生疑了。

甘人鶴道：「我是他們放出來的！」

小花子秋明一怔道：「他們會無緣無故的放你，你……你一定……出賣他們了……我……我小花子和你拚了。」他說拚就拚，猛的一頭向甘人鶴的懷裏衝來……。

甘人鶴見他這份友愛之情，心中也甚是感動，但他惟恐「玄玄教」暗中有人監視，不敢向小花子秋明吐露眞情，搖肩一幌，避開正面，同時伸手一把抓住小花子秋明一條手臂，怒聲大喝道：「老九，你好沒道理，我在玄玄教受了一肚子氣，人剛回來，不又不分青紅皂白，叫人好不傷心。」

小花子秋明手臂被拉，好像甘人鶴的五指如同鐵環一樣，莫想掙得脫，因之也漸漸冷靜下來，但口中還是不依不饒的道：「不管你怎樣說，你留下六哥，獨善其身，就是不對。」

甘人鶴道：「你知道什麼，我能脫身回來，還有打救六哥的希望，我要不回來，那你們只有等着收六哥的屍了。」

小花子秋明翻着白眼，一怔道：「我不信。」

甘人鶴長嘆一聲，胡扯一通，道：「你那裏知道，我和六哥八姊入『玄玄教』之後，身受之苦，莫可言狀，尤其六哥，更是生不如死日日熬受那『三屍啖魄』之罪，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再有三四日，只怕他也忍受不住了。」

話聲頓了一頓，吸了一口長氣，接道：「因此，我才不得已，和他們談了條件，要他們停止折磨六哥，我出來想辦法營救六哥。」

小花子秋明皺着雙眉，道：「『營救六哥』！他們會這樣笨，放你出來，再由你找朋友去營救六哥？」

甘人鶴搖頭道：「當然他們不會這樣笨，我所說的『營救六哥』，是如何滿足他們的慾望，換取六哥的生命。」

小花子秋明道：「這是敲詐，你怎可以答應他們。」

甘人鶴道：「六哥生命交關，我怎能不答應他們，你能這樣讓六哥死去麼？」

小花子秋明抓了一抓頭皮，道：「這倒有點道理，不知他們提的是什麼條件，才能救回六哥？」

甘人鶴這倒不便隨意胡扯了，眼珠一轉，道：「事情大得很，這要請示四哥後，才能公開。」

小花子秋明對於這一點，頗有習慣性的瞭解，遂不再追問，眨了一眨眼睛道：「玄玄教是不是就在下面那座大宅第裏？」

甘人鶴裝出迷惘之色，道：「這個，我也說不上來。」

小花子秋明一怔，道：「你被他們從那裏放出的，怎能不知道？」

甘人鶴苦笑道：「他們先點了我的睡穴，一睜開眼來，就置身在下面那花園之內，誰知道他們把我搬送了多遠。」

小花子秋明也聳着雙肩，道：「奇怪，一切線索，也到這武昌城內爲止，我們只差沒有把這武昌城整個的翻轉來，就是再也沒有進一步的發現。」

甘人鶴道：「我現在要到擎天山莊去請示四哥，你同不同我一道去？」

小花子秋明沉思了一下，搖頭道：「你又不能躭誤，我也一時走不開，還是你先去吧。」

甘人鶴曉得他有他的打算，也不說破，一笑道：「那我先走了。」

話聲一落，打從小花子秋明頭頂飛掠而過，下了蛇山。

甘人鶴連夜出了武昌城，直向擎天山莊奔去。

到了擎天山莊附近，他又把玄玄帝君那封指令取出來，抱着奇疑的心理，抽出那張原無字跡的指令。

最初，他發現到的是，那指令之上的劇毒已經沒有了，接着，那指令上也出現了字跡。

那字跡一現卽隱，等他把全部看完，那指令又成了一張白紙，設計之妙，不由不令人心服。

這時，只見甘人鶴一面驚震之色，呆住了。

他倒不是驚震這種巧妙的設計，而是被那指令的內容嚇住了。

那是一個非常週密，而又奇絕妙絕的毒計，如果眞是一個「心智被制的人」，替他們執行這計劃，成功的希望，至少有八成以上，卽使有些許錯誤，整個的武林精英，也將損失大半，奠定他們最後

的勝利。

甘人鶴心智未被控制，識得其中厲害，震駭失神久之，但也暗自爲整個的武林幸慶不已。

因爲，如果沒有他們的這次深入虎穴；如果玄玄帝君不以爲完全控制了張震寰；如果沒有那小環的暗助，那後果眞是不堪設想。

甘人鶴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隨卽把那指令用掌力震碎，揚手散落一地，一陣大風吹來，吹得四散飛揚。

甘人鶴發出一聲長嘯，舉步向擎天山莊走去。

擎天山莊別來無恙，還是整個的籠罩在興隆氣象之下，朝陽射在門樓上，「擎天山莊」四個大金字，放射着萬道金霞。

甘人鶴進入莊門，人人大喜過望，把他迎入莊內，霎時之間，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姊，都到齊了。

甘人鶴掠目四望，只見四週還有不少其他的人，這時，他先長嘆一聲，然後，訕訕的道：「小弟，小弟，眞不知怎樣開口才好？」這是一般人，敍述不幸事件的常用語態，一聽就好使人心現緊張。

當時，人人臉色一變，甘人鳳驚叫一聲，道：「是不是，老六出了什麼事？」

甘人鶴望了甘人鳳一眼，想起姊姊這樣關懷他，而他卻處處還得利用她這份深愛，以掩人耳目，內心之中，好不難過，他愁眉深鎖的點了一點頭。

他頭剛一點，甘人鵬已是霍的起座，道：「快說……他出了什麼事？」

甘人鶴沉痛的道：「六哥和八妹都落到『玄玄教』手中去了！」

這何異晴天霹靂從天而降，人人臉色驟變，甘人鳳更是一聲悲呼「天呀！」急得幾乎昏了過去。

甘人鵬忽然大喝一聲，道：「大家沉住氣，聽老七把個中詳情慢慢道來。」

甘人鶴少不得又把向小花子秋明編造的那番話重說了一遍，然後，接着道：「玄玄帝君現在有條件開出來了，只要我們能辦到他所要求的東西，他就答應把六哥和八妹一同送回來。」

甘人鳳一聽甘人鶴落在玄玄帝君手中，日受「三屍啖魄」之苦，已是心痛如割，淚流滿面的道：「他們要的是什麼東西，我們依他們就是，我只要三弟回來……。」

這時，甘人鶴故意一蹙雙眉，搖頭而嘆，道：「這……這……。」顯然是有所顧忌，不敢隨便出口。

甘人鵬望了四週一眼，心領神會的道：「我們到裏面商談去。」起身帶着大家一同轉到他的書房裏。

他這間書房，名雖書房，其實就是擎天山莊商量機密大事的重地，有極好的設備，外人極不便刺探。

大家進入書房，各自坐好，甘人鵬剛待開口說話，只聽甘人鳳一聲怒叱道：「三弟，你爲什麼老是愛捉弄人！這次你看我打不打你！」

大家一怔，齊向甘人鶴臉上望去，可不是，他不就是他們的六弟甘人鶴，也不知什麼時候他已恢復了本來面目。

甘人鳳玉手高抬，一掃就到了甘人鶴頭上，忽然又倏的一縮手，嘆了一口氣，她那能眞的下得了手。

甘人鶴面色一正，叫了一聲「二姊！」接着，道：「二姊，小弟那敢捉弄您，我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你聽我……。」

甘人鳳好像眞的生氣了，玉面一寒道：「我不聽你的鬼話！」

甘人鵬道：「鳳妹，你總是把三弟當小孩子看待，其實他在外面，已是人見人敬的大俠，那裏還會淘氣作怪，他的這種作爲，自有他的道理……」

甘人鳳展顏一笑道：「大哥，只有你聽明，你可知我也不過是有意氣氣他！」其實，只怕言不由衷。

甘人鶴一笑道：「現在二姊的氣消了吧！」

甘人鳳鳳目一瞪，道：「沒有消！怎樣？」

甘人鶴道：「你的氣要沒消，下面的話我就不好說了。」

甘人鳳被他逼得「噗哧」一笑，道：「討打的，你還是說吧！要不我又要生氣了！」

甘人鶴收起笑臉，把過去的事，一五一十的說了個詳詳細細。

當他提起眞假宋巧姣的事時，甘人鳳忍不住又呵呵大笑道：「你們眞缺德，可是也把我的肚子氣破了，巧妹和你，倒眞是天設地造的一對。」

甘人鶴心悸猶存的道：「這也是天道好還，我要不巧中救回了巧妹，誰知我們接回家的是一個兇神惡煞，誰又料得到將來我們要吃多大的虧。」

大家一陣唏噓之後，甘人鶴接着道：「現在玄玄帝君以小弟爲敲詐的第一個條件，是要得回『幽明指』的練法。」

甘人鳳道：「『幽明指』法，厲害不厲害？」

甘人鶴道：「玄玄教有一種『制心術』，配合『幽明指』的運用，可以控制一個人的意向行爲，玄玄帝君爲得回幽明指，費盡了心機，這幽明指在武林絕藝之中，算不上至高無上，但在玄玄帝君眼中，卻比任何絕藝都重要。」（未完待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方士廷被夜遊神寒陰掌所傷，幸得「孤山一鶴」公冶鴻及太初觀主等制服夜遊神，迫其取出解藥，公冶鴻與太初觀主對於方士廷的際遇，極其同情，對於他的稟賦，極其欣賞，乃携之返回公冶鴻隱居處，傳以絕藝，半月後，公冶鴻因事他往，便於此時，龍飛追踪來到，方士廷命「紫燕」楊娟與小鳳走後，與龍飛力拚，不敵負傷，危急間，得燕老頭祖孫及江南怪乞和五毒婆婆趕來向龍飛尋仇，方士廷乘亂，把受傷的燕小敏救走，逃至江邊，請求一搖小舟的壯實中年舟子載負彼等前往大姑塘——

仗義多草莽　亡命伴天涯

梢公是個四十來歲大漢，豹頭環眼，身材壯實，驃悍之氣外露，目光落在姑娘身上，姑娘淚痕未乾呢。

「這位小娘子是甚麼人？」梢公眼鼓鼓地問。

「她……她是舍妹。」方士廷睜着眼睛說謊。

「唔！是你的小妹子？不是拐帶的？」

「梢公大哥笑話了。」

「你眞有銀子？」

方士廷身上只有廿兩銀子，姑娘根本就是孑然一身，身無分文。他趕忙掏出一錠銀子，笑道：「有，有，五兩銀子爲酬，大哥可先收下。」

「我可沒有五兩銀子找給你。」

「那就到大姑塘再換找好了。」

「不，十兩銀子到大姑塘，去就去，不去就拉倒。」

「好，好，十兩就十兩。」

大漢一把奪過十兩銀子，塞入腰帶怪笑道：「呵呵！上前。小姑子，要不要扶？」

「不必了，在下會照顧舍妹的。」

兩人上了船，梢公一躍而上，丟下繩索，船猛地向外滑行。梢公架好槳，用打雷似的大嗓門叫：「鑽進艙去，免得碍手碍脚。」

兩人鑽進艙，方士廷附耳說：「這梢公紅眉綠眼，不是好路數，要小心了。」



「士廷哥，我……我不會水。」姑娘惶然地說。方士廷對梢公稱她爲妹，她順理成章稱士廷爲哥，不再稱恩公了，這是名正言順的事，並不足怪。

「不要緊，一切有我。」他沉着地說，自信地一笑，示意姑娘寬心。

「你識水性？」

「走江湖的人不會水性，最好別在江南水鄉鬼混。」

兩人在艙內嘀咕，梢公的宏亮歌聲又起：「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

船輕水急，順風順浪，舟行似箭，連越數座高山，前面現出一處山脚下的小湖灣，浪濤拍着山崖，發出雷鳴的震鳴。

船向灣內激射，轉向了。

方士廷是行家，發覺有異，伸出頭來一看，問道：「梢公大哥，爲何不往下放？」

「到灣裏面有事，在下的船，並不是專爲載你們而來的。」梢公怪笑着說。

「哦！在下多言了。」

「少說話活得長久些，俗語說禍由口出。」梢公乖戾地說。

船進入小灣，水勢一緩。梢公在距崖三二十丈收了槳，船在原地漂浮，一掀艙板，取出一把單刀，桀桀怪笑道：「兩個狗男女，給我爬出來。」

方士廷裝得不住發抖，爬出艙來戰慄着叫：「好漢爺，有…話好說，千……萬……別……別動刀。」

大漢將刀拍得噹噹响，沉聲道：「呸！看你兩人的像貌，那一點像兄妹？分明是捲逃的奸夫淫婦狗男女。」

「好漢爺……」

「呸！住口！你兩人快把身上的衣物脫光。」

「甚麼？你——」

「脫光了，不會沾污衣物，衣物可以賣錢。」

「好漢爺，你……」

「太爺姓張名玉山，在鄱陽湖專做沒本錢的買賣，你們可到龍王爺駕前告太爺一狀。」

「好漢爺，銀錢雜物都給你，饒我們一命，功德無量，求你……」

「住口！銀錢雜物本來就是我的，由不得你們給不給，何必饒你們的命？」

「好漢爺……」

「少鷄貓狗叫。本來，太爺對奸夫淫婦沒好感，該將這賤人賣入敎坊受活罪，或者留來做押寨夫人。」

小敏姑娘會作怪，她嬌滴滴地叫：「好漢爺，只要不殺我，我願答應你……」

「呸！太爺爲人凶名昭著，鄱陽湖誰不知我翻江鰲張玉山兇狠惡毒？殺人越貨無所不爲，就是不好色。有兩條路給你們走。」

「好漢爺……」似乎方士廷只會叫好漢爺，嚇得說不出第二句話了。

「聽淸了。你兩人給我脫光，第一條路是往水裏一跳。第二條路是太爺給你們一刀。刀很利，別怕，痛一下就沒事了。兩條路，你們走那一條？」

「我……我兩條路都……都不走。」

「狗東西！你們硬是要太爺多費手脚。好，太爺替你們選，剝光你們，請你們吃板刀麵。」翻江鰲說完，大踏步上，伸手便抓方士廷的頸子，像是老鷹抓小鷄，毫無戒心。

方士廷覰個眞切，抬起左手一揮，「拍」一聲响，翻江鰲不及防，單刀脫手飛出三丈外，落入水中去了。接着「砰噗」兩聲悶响，兩鐵拳連續在翻江鰲的肚腹上開花。

「嗯……」翻江鰲悶聲叫，向後倒退。

方士廷一聲長笑，好快，「噗」一聲就是一劈，劈在翻江鰲的後頸上。

「嘭！」翻江鰲向下一仆，仆倒在艙板上。

「這水賊稀鬆得緊。」姑娘拍手叫。

翻江鰲其實並不稀鬆，一時大意便着了道兒，毫無防備，在方士廷的快速打擊下毫無還手的機會。但這傢伙居然挨得起，奮身一滾，奇快地一扳船舷，「噗通」兩聲，滾入水中去了。

方士廷吃了一驚，三記重擊居然未將對方打昏，讓對方下了水，掀翻小舟那還了得？他奮身一撲，也落入水中，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抱住翻江鰲同向下沉，一手勒住了對方的頸子，一手扣住對方的右手向後扭向上扳，屏住呼吸，用踩水術向上浮。

翻江鰲做夢也沒料到他的身手如此快捷，被勒住同時撲入水中，也沒有絲毫掙脫的機會，只能用左肘猛向後撞擊他的左脅肋。

但方士廷勒得緊貼得實，肘後撞用不上勁，翻江鰲連撞三記，像在替他抓癢。終於翻江鰲厥昏了。喉被勒住，雖昏厥但未喝飽水。

方士廷扳住船舷一躍而上，將翻江鰲向艙板上一丢，向姑娘笑道：「這位仁兄眞糟，水陸能耐皆無用武之地。」

「把他扔下水去算了。」姑娘叫。

「不！這人是個好漢，咱們得借重他。」他搖手說，坐下將翻江鰲弄醒。

翻江鰲徐徐甦醒，不住揉動着咽喉，神智漸淸，吃力地坐起，看淸了方士廷，便待蹦起。

「坐下談談，張兄。」方士廷按住對方笑道。

翻江鰲雙手一攤，苦笑道：「太爺陰溝裏翻船，只怪太爺學藝不精。你說吧，你想怎辦？」

「首先，在下要告訴你的是咱們不是兄妹。」

「廢話！太爺早知道你們不是兄妹。」

「咱們昨晚在九奇峯，與人交手逃得性命。這位姑娘姓燕，她被人擊傷，在下生死關頭救了她，一夜奔波，五更天方逃至湖畔。」

「你的話……」

「信不信由你。」

「你們與誰交手？」

「雲龍的老二龍飛。」

「甚麼？你……你是……」

「在下姓方，名士廷。」

「哎呀！你……你眞的是方士廷？」翻江鰲怪叫。

「正是區區，千眞萬確。」

「你與七星盟……」

「在下不是七星盟的人，只不過與三爺紫燕楊姑娘相識，打出來的交情，昨晚楊姑娘也在，在下掩護她脫身的，目下恐怕仍在山上。」

「哎呀！你何不早通大名？你的事我知道，九江城這半月來鬧得風風雨雨，誰不知道你的事？哈哈！咱們交個朋友，如何？」

「一句話，咱們也不打不相識，你老兄凶霸霸地，不許人說話，那來得及通名？」

「哈哈哈哈！我該死，抱歉抱歉。」

「彼此都有不是，張兄別見怪。這位燕姑娘的祖父與小弟落店大姑塘，昨晚也在山上與龍飛衝突，姑娘被龍飛一脚踹傷，兄弟揹着她逃命。在此之前，兄弟並不認識燕姑娘呢。」

「你不能去大姑塘了，那姓龍的畜生不會放鬆你的，你還是趕快遠走他方……」

「兄弟打算送燕姑娘至大姑塘之後，再遠走高飛。」

「對，我們這就走。」

翻江鰲架起槳，船如脫弦之弩，向下游如飛而去。辰牌末巳牌初，船抵大姑塘。翻江鰲將船泊靠在碼頭北端，愼重地說：「在下與雙頭蛟湛四爺交情不薄，他是女兒港的地頭蛇，兩位至客店時，如果風色不對，務必趕快離開，回來在船上見面，大家好好商量。在下去找雙頭蛟消息，打聽龍飛那傢伙的下落和舉動。」

姑娘便將昨天打抱不平，暗助湛四爺半途跟踪龍飛的經過說了。翻江鰲拍拍腦袋歉然地說：「老天爺，說起來皆是自己人，看來我這人太莽撞了，沒問淸底細，便一口咬定你們兩位是……是……我眞該死。事不宜遲，咱們分頭行事。」

方士廷呵呵笑，拉住他說：「兄弟不能再到九江去冒險，送燕姑娘返店與她的祖父會合之後，兄弟還想利用張兄的船遠離府境，不知是否方便？」

翻江鰲哈哈大笑，拍拍他的肩膀說：「方兄，只要你吩咐一聲，水裏火裏，算我翻江鰲一份好啦！我先走一步。」說完，繫好纜向鎭中走了。

方士廷的衣褲已乾，不帶包裹，扶了姑娘登岸。姑娘有點心神不定，臉呈隱憂地說：「士廷哥，翻江鰲這人靠得住麼？他會……會不會見利忘義出賣我你？」

方士廷爽朗一笑說：「你放心，翻江鰲這種人，是眞正的草莽英雄，粗豪爽直，恩怨分明，你大可放心，這種人千金一諾，決不會見利忘義出賣朋友。走，你我分開來走。」

鎭中相當熱鬧，碼頭上人聲嘈雜，但魚牙子湛四爺不在碼頭，由四名副手主持魚貨的買賣。

姑娘領先而行，進入街市，直趨姑塘客棧。距店門尙有十來家店面，小巷突然鑽出頭巾齊眉的湛四爺，傍着她低聲叫：「燕姑娘，隨我來。」

不管姑娘肯是不肯，急急挽了姑娘進入小巷，驀地感到身後有人迫進，火速轉身雙手疾揮。

「自己人。」姑娘急叫。

可是已經晚了一步，「砰」一聲暴响，湛四爺已被方士廷摔倒在地。

「他是湛四爺。」姑娘急急解釋。

方士廷趕忙將湛四爺拉起，抱拳笑道：「對不起，得罪了，四爺休怪。」

湛四爺揉動着臀部，嗞牙咧嘴地說：「老天爺！你……你老兄眞快，了不起，了不起。雙方誤會，小意思，你是……」

「在下是護送燕姑娘回來的。四爺，人交給你了……」方士廷說。

「且慢！兄弟也正爲燕姑娘的事爲難。」湛四爺急急地說。

「我爺爺呢？」姑娘急問。

湛四爺將昨天的經過說了，當然他並不知傳信以後所發的變故，然後接着說：「在下是初更左右趕回來的，三更天令祖與令弟也匆匆回來了，匆匆結算店錢，向九江走了，未留下任何口信。等店家通知在下時，在下已無法趕上令祖了。」

「哎呀！他……他大概以爲我死了。」姑娘掩面叫，鳳目中流下了兩行淸淚。

「燕姑娘，你……你到底是爲了何事？」湛四爺惑然地問。

姑娘將半途埋伏，跟踪龍飛入山的事說了，湛四爺大驚，抽口涼氣變色叫：「哎呀！這惡賊可怕

極了，我上了他的大當，七星盟的弟兄糟了！糟了！難怪今早的事來得如此突然。」

「今早發生了甚麼事？」

「府城派來了幾個眼綫，踊查方士廷的下落，並奉命捉拿七星盟的人。有兩個人住入客店中，向店東盤問燕老伯的底細，人仍在店中守株待兔呢，在下心中耿耿，不知爲了何事，正爲了此事心焦，剛才姑娘進了街口，有位兄弟認識姑娘，趕來告訴我，因此在下等在巷口招呼，不然姑娘便會闖進他們的陷阱裏了。」

「那兩人是何來路？」方士廷問。

「不知道，但他們與府城派來踊查方士廷的人暗通聲氣。」

「那該是替龍飛助拳的人。」

「可惜兄弟不敢出面盤他們的底。」

「你千萬不可冒險。四爺，你能不能設法安頓燕姑娘暫避風頭？」

「包在兄弟身上。」湛四爺拍着胸膛保證。

姑娘却不同意，幽幽地說：「不必了，我要回家，回湖廣。四爺的好意，妾身感激不盡。」

湛四爺粗眉深鎖，說：「這樣好了，姑娘可暫躲三兩天，在下暗中安排，找去湖廣的船……」

姑娘的目光落在方士廷臉上，顫聲道：「士……大哥，我希望暫時與你同行，答應我，好麼？」

她本想叫士廷哥，突又覺得方士廷不向湛四爺通名，定有原因，也就及時改叫大哥。

方士廷心中委決不下，說：「走，這件事以後再說。」

「你們要往何處走？」四爺驚問。

「兄弟雇了船……」

「在下派船護送你們……」

「不必了，船是翻江鰲張兄的，他已前往尋府去找你了。」

「哎呀！他來了？好，有他護送，鄱陽湖附近大可去得，在下放心啦。咦！有人來了是……是……在店中守候的人。」四爺變色低叫，接着說：「跟我來。」

三人向巷底走，巷口出現的兩個人大踏步跟入，領先的中年人亮聲叫：「湛四爺，慢走，咱們談談。你的一舉一動，皆在咱們監視之下，希望你自愛些。」

湛四爺不敢不站住，徐徐轉身冷冷地說：「閣下貴姓？咱們少見哩。」

兩人走近，爲首的中年人冷漠地一笑，說：「兄弟小孤山小孤漁郞馬羣英，那位是兄弟的好朋友，姓陳，名家權。」

「哦！久仰久仰，不知兩位有何見敎？」

「那兩位是……」

方士廷含笑上前抱拳一禮笑道：「兄弟姓施名方。那是舍妹小亭，馬兄聽說過饒州王五爺麼？」

「饒州王五爺？抱歉，少見。」

「兄弟是五爺手下押運貨品的把勢。」

「唔！怎樣？」

「兄弟只負責貨物運送南康，南康府星子縣大排嶺的高嶺土，則由另一位周兄負責裝運。」

「在下聽不懂你的話。」

方士廷笑笑說：「光棍眼中不揉沙子，眞人面前不說假話。不瞞你說，五爺的貨當然不是運送南康，而是九江，轉運的事，概由兄弟負責，風險甚大，不得不找湛四爺商量。高嶺土也就是白瓷土，運送至敝府景德鎭交窰官接收，不需人押運，再笨的强盜也不會搶白土。」

「哦！你帶了令妹來？」

「舍妹是順道前來找人的。」

「誰？」

「一個小亡命，抓住他在下要剝他的皮……」

「哥哥，別提他。」姑娘羞忿地叫，裝得眞像。

「好好，不提，不提。」方士廷沉下臉答，又轉向馬羣英笑道：「兄弟的船在碼頭，馬兄如有見敎，請前來一敍，無任歡迎。」

小孤漁郞呵呵笑，說：「一定，一定，施兄就要走麼？」

「是的，白土這兩天可以裝載完峻，兄弟需趕回南康府，大船還在星子碼頭等候呢。」

湛四爺接口道：「施兄，這樣好了，一有消息，兄弟便派人捎書給貴東主的人轉交。」

「兄弟希望四爺將人扣下來。」方士廷煞有介事地說。

「這個……兄弟所冒的風險……」

「四爺請擔待些兒，容圖後報。皆因舍妹堅持要將這人親自處治，尙請……」

「好吧，兄弟留意就是。」

「那麼，一切仰仗四爺了。」

兩人一彈一唱，聽得馬羣英兩人直皺眉頭。

「湛四爺，私自扣人可是犯法的。湯大人正在找證據對付你，要報昨日被暗算之仇哪！」馬羣英善意地說。

湛四爺淡淡一笑，不在乎地說：「爲朋友兩肋挿刀，好朋友那在乎違律犯法？如果有所畏懼自私自利，要朋友何用？」

「四爺雲天高誼，兄弟感激不盡，日後再趨府請敎，告辭了。」方士廷趁機告辭。

「施兄請稍候。」馬羣英伸手虛攔。

方士廷一怔，心中一跳，但不動聲色地問：「馬兄，有事麼？」

「在下要等一個人。」

「這人與兄弟……」

「這人是在下的朋友，是否與賢妹有關，屆時自知，大概也該到了。」

方士廷沉得住氣，但心中暗暗叫苦，假使來人認識他，行踪暴露，麻煩大了，是否能平安離開大姑塘，難以逆料，大事不妙，該準備動手了。

懷着不安的心情，他抑制自己要沉着應付，說：「好吧，在下且等貴友前來。四爺，貴鎭是不是發生了不平常的事？」

「是的，老弟早些走，千萬不可捲入這場是非中。」湛四爺苦笑着說。

極短暫的片刻，但在他們的意念中，却感到漫長得令人感到心焦。

巷口進來了一個人，脚步聲令心中有事的三個人心中狂跳。

方士廷把心一橫，轉頭向來人看去。

是一個漁民打扮的大漢，匆匆走近。馬羣英向來人點點頭，問：「徐兄，如何？」

徐兄不往向方士廷與姑娘打量，點頭道：「不錯，是從南康府來的人，剛到不久。乘坐的小烏篷，有星子縣的船籍牌。」

「徐兄，開採瓷土的人有沒有一位王五爺？」

徐兄搖搖頭，苦笑道：「開採白土的人甚多，採土場共有四處，大排場、王公嶺、七溪瓏、夏家瓏，主事的人有十餘名之多。這些人毫不引人注目，必須派人去查查看。」

「不必了。」馬羣英笑答，向方士廷歉然地說：「抱歉，打擾了，賢兄妹請自便，祝順風。」

「好說好說，後會有期。」方士廷抱拳行禮告辭，心頭一塊大石落地。辭別湛四爺，兩人從容返回碼頭。

翻江鰲尙未返回，兩人等得心焦，好不容易看到了排衆而下的翻江鰲擠出碼頭，方感心中一寬。

翻江鰲抱了一包食物，臉色開朗，哈哈一笑跳上船，高叫道：「咱們是不是立卽啓航？事辦妥了麼？」說完，將食物往艙中一放，低聲道：「事急，千萬從容應付，不可露出慌張的神色。」

「走吧，逆風逆流，但願入暮時分可以趕回屋子。」方士廷也高聲說。

翻江鰲熟練地沉着解纜，抽上跳板，長篙一點，船離開了碼頭。

船向上航行，翻江鰲熟練地操槳，吁出一口長氣道：「好險，如果不停在碼頭而泊在僻靜處，便引起暗樁的疑心，咱們便走不掉啦！」

「張兄發現了什麼？」

「本府的五花劍朱慶朱大爺，出面協助龍飛緝拏你方老兄與及七星盟的人，先頭的人，已經派到大姑塘，第二批人馬卽將趕到。在下去找湛四爺，一看風聲不對，四爺不在，我也就不敢提起你們的事。風聲太緊，我帶你們走。」

「往何處去？」

「大孤山。」

船往上航行，大孤山却在下游。方士廷大惑，問：「大孤山在後面呢。張兄。」

「有人在監視，必須先往上走。燕姑娘，令祖怎樣了？」翻江鰲向姑娘問。

「家祖已偕小弟走了。」姑娘黯然地說。

「姑娘今後如何打算？」

「返回湖廣，一個女孩子，是不宜在江湖闖蕩的。」方士廷代爲回答。

「到了大孤山之後，兄弟替你們兩位安排。」

翻江鰲頗爲自信地說。

「到大孤山有事麼？」方士廷問。

「你聽說過四海龍神妻戚其人麼？」

「不知道。」

「他是水上朋友極爲稱譽的英雄豪傑，朋友衆多，知交滿天。」

「哦！去找他托庇麼？」

「去請他派人送燕姑娘返回湖廣，從此地到洞庭湖，他可以保證沿途平安。再請他關照各地朋友一聲，方兄不管駕臨何處皆可獲得朋友的照拂。」

方士廷心中暗喜，眞能結交幾位江湖上擁有實力的名人，打聽湘西八怪豈不省事？有急有難，多幾個人照顧也是好的。

「一切有仗張兄了。」他無限感激地說。

「但不知四海龍神爲人如何？」姑娘問。

「呵呵！請放心。戚老爲人爽朗，慷慨好義，敢作敢爲。早年在天下各處水道做買賣，兄弟遍天下，是四大水上巨豪之一。四大巨豪先後凋零，弟兄四散，目下唯一在世的人，只有他一個人了。五年前他在大孤山建了一棟精舍在內隱居，由鄱陽蛟派了不少高手在四周暗中保護。」

「聽說他是鄱陽蛟的泰山大人，不知道是眞是假。」

船上航十餘里，翻江鰲放下槳，笑道：「該改頭換面了，下放啦？」

不消多久工夫，桅桿安上了，裝上帆挿好舵，船像一頭水鳥，輕靈飄逸地直向湖心飛駛，快逾奔馬。

「我這艙船如果安上帆，卽使是微風，一個時

辰也可順風飛駛四十里。秋冬風緊，不消一天便可到南昌。不是吹牛，任何快船也休想追得上我。」

翻江鰲豪氣飛揚地說，對他自己的船頗爲自豪。

「確是快，張兄在這艘船上花了不少心血呢。」方士廷由衷地稱讚道。

「現在咱們進食，食罷剛好到大孤。」

大孤山，也叫鞋山，其形如鞋，山高數十丈，屹立湖中，孤影若浮。傳說大禹治水時，曾在此刻石記功。

但刻石記功的事不可攷，而大書法家米芾的石刻大草書「眠雲」二字，却是頗爲極珍貴遺跡。

遠遠地便可看到山上的七級浮屠，和頗爲精緻的大姑廟。

船駛近大孤碼頭，先後有兩艘可疑的雙桅船從舟旁駛過。翻江鰲解釋道：「成老並不怕有人前來尋仇，他隱居在此，知道的人不多。但鄱陽蛟爲防萬一，經常有船巡航，上面也派了不少高手戒備，對行踪可疑的遊客加以監視。剛才那兩艘船，便是官亭湖瞿舵主的哨船。」

距碼頭尚有半里地，翻江鰲便用手勢打出了信號。船降下帆，滑靠碼頭，便有四五名青衣大漢上前幫忙繫纜，爲首的人過來寒喧。翻江鰲將來人拉至一旁，低聲商談良久。

方士廷遠遠地留心兩人的神色，心中暗作戒備。兩人的神色皆頗爲凝重，不由他不暗懷戒心。

良久，翻江鰲臉色沉重，走近說：「方兄，咱們到上面大姑廟走走。」

「有何不對？」方士廷沉着地問。

「在下已將方兄的事，轉告管事劉兄。劉兄已經親自前往請示，由此至成老的住處甚遠，咱們且到廟中等信，來回需時甚久呢。」

「張兄與老成交情如何？」

翻江鰲一面走，一面說：「兄弟與鄱陽蛟是打出來的交情，兄弟是鄱陽三湖四周數百里水域內，少數不入伙自由買賣人之一，曾經謁見成老多次，彼此頗爲投緣，交情不薄。」

「哦，原來如此。」

大姑廟所供的神像，說是唐朝武則天亂政的名臣徐敬業。傳說徐敬業曾經逃到此地隱居爲僧，眞眞假假不必追究。但神像却千眞萬確是女郎，徐敬業變成了女像，委實無稽。大概是大孤訛稱爲大姑，大姑當然是女郎，與西岸的大姑塘，女兒港市，同樣錯誤。彭澤江中的小孤山，不是也稱爲小姑山，山上也有一座小姑廟麼？

三人在大廟中等，等了整整半個時辰。等得方士廷與姑娘心中焦躁，等得翻江鰲心中冒火，七竅生烟。

「咱們走。」翻江鰲怒火上升地叫。

「張兄，怎麼了？」方士廷沉着地問。

翻江鰲哼了一聲，不悅地說：「那龍飛出道以來，專與黑道朋友爲難。四海龍神有不少朋友，死在雲龍雙奇的劍下。而至今仍能平安無事的人。四海龍神如果明白事理，不該如此慢客。哼！方兄並不是前來託庇的人，豈能如此看待？走！離開此地咱們從長計議。」

說走便走，翻江鰲領先出了大殿。方士廷隨後跟上，仍然沉着地說：「張兄不可魯莽，也許成老恰好不在……」

「別開玩笑，一見面管事劉兄便告訴在下，成老剛從廟中返回大孤精舍。屁這麼大的大孤山，人能不在？咱們又不是前來求人施捨的，走。」

他們剛到達碼頭，管事劉兄隨卽帶了三名大漢匆匆趕到，一名大漢手中捧了一隻拜匣。

「咦！張兄請留步，怎麼就要走了？」劉管事在後面急叫。

翻江鰲站在船前，抱肘而立，冷冷地問：「劉兄，成老大概不願接見，對不對？」

劉管事堆下笑容，訕訕地說：「成老正在接見佳客，暫不見客，張兄務請見諒。」

「呵呵！好說好說！在下天胆也不敢見怪成老，兄弟正打算離開哩。」翻江鰲悻悻地怪笑道。

「抱歉抱歉，張兄改日再來好了。請問那一位是方兄士廷？」

「區區正是方士廷。」方士廷抱拳答。

劉管事抱拳施禮，陪笑道：「敝長上目下確有佳賓接待，未克分身，方兄尚請海涵。」說完，舉手一揮。

捧拜匣的大漢一前，將匣奉上說：「請方兄笑納。」

方士廷一驚，訝然問：「劉兄，甚麼意思？」

「方兄打開看看。」劉管事笑答。

方士廷打開匣蓋，臉色一變。匣中有十兩庄的黃金十錠，上品珍珠一串，鳳釵一雙，玉佩一隻。

「這是幹甚麼？」他訝然問。

劉管事嘿嘿笑說：「不瞞方兄說，敝長上已金盆洗手，不再過問江湖事，不便過問江湖恩怨。這是敝長上送給方兄的程儀，以壯行色，區區敬意，尚請笑納。」

方士廷臉色一變，淡淡一笑道：「無功不受祿，方某不是前來打抽豐的。」

翻江鰲激得臉色泛青，桀桀怪笑道：「好啊！四海龍神眞够朋友。劉兄，貴長上是何時金盆洗手的？」

「這……在下追隨敝長上不久……」

「貴長上是不是說，大孤山山太小，廟也小，容不下方兄這頭猛虎，供不起方兄這位大菩薩？」

「張兄笑話了……」

翻江鰲接過拜匣，往水裏一丟，冷笑道：「方兄一代英雄，頂天立地大丈夫，貴長上用這些骯髒了方兄之手，未免太污辱人了。」

所有水賊皆吃了一驚，劉管事臉紅耳赤，聳了聳肩苦笑，無可奈何地說：「張兄，……這是不得已……」

翻江鰲一把抓住劉管事的手臂，沉聲問：「劉兄，是不是雲龍雙奇的人來過了？」

「沒有。」

「貴長上爲何……」

「不瞞你說，成老確是惹不起雲龍雙奇……」

「遁辭知其所窮，哼！」

「張兄，敝長上確是另有苦衷。」

「在下要見見他，聽聽他有何話說。」翻江鰲氣虎虎地說。

方士廷不願鬧僵，笑道：「張兄，不必了，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何必令劉兄爲難？成老怕事，未送在下棗、梨、薑、芥四色禮盒，已經够交情了，咱們走吧。」

「可惡！」翻江鰲恨恨地說。

方士廷心中一動，又問：「劉兄，所接見的佳賓是誰？」

「不知道，只知是來自九江的人。」

方士廷挽了姑娘一躍上船，抱拳一禮笑道：「劉兄請轉，兄弟告辭了，多感盛情，容圖後報。」

翻江鰲解纜上船，發出一聲咒罵，竹篙一點，小舟激射而出。

方士廷鑽入艙中，向艙尾一鑽，向翻江鰲說：

「張兄，趕快離開，愈快愈好。」

「爲甚麼？你以爲那滿口仁義，心懷奸詐的老賊，敢派人追趕麼？」

「恐怕會的。」

「哼！他敢？我翻江鰲可不是個好惹的善男信女，鄱陽蛟有三四百嘍囉也無奈我何，他？哼！免了。」

「他當然不會，不然你怎敢獨自到大孤山去找他？只怕那位九江來的賓客迫他不敢也得敢。」

「你疑心……」

「疑心他是龍飛派來的人，或者是龍飛的朋友派來做說客的人，大概他們尚未談上正題，所以有程儀相贈。」

翻江鰲心中一緊，雙槳運轉如飛，小舟激射而出，破浪而進。

賊有賊的打算，老江湖四海龍神老奸巨猾，怎肯得罪翻江鰲？直拖至小舟遠出十里外，方向來客表示知道方士廷的行踪，當然他對透露的技巧十分巧妙圓滑，兩方面皆不願得罪，面面俱到。

追踪的船派出了，通信息的船也先後發航。

天羅地網在收緊，所有的目光皆被吸引至烟波浩瀚的鄱陽湖。

黑道人對崛起江湖以豪俠自命的雲龍雙奇，恨之切骨。被雙奇的朋友所迫通風報信，已是極爲勉强，不可能協助雙奇捕捉雙奇要緝拿的人，不從中搗亂已是天大的人情了，因此，鄱陽的水賊與黑道人士，皆不動聲色置身事外，相戒不介入雙方的紛爭。所以事實上參予追捕的幾個人，皆是白道人士。甚至有些白道英雄，根本不加理會，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事不關己己不勞心，誰願意去追查雙方的恩怨詳情？

但在方士廷的想像中，却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以爲整個江湖道人士，不論黑白道與及水旱綠林，皆受龍飛所驅策全力搜尋他的下落。

翻江鰲是個血性漢子，他不怕雲龍雙奇找麻煩，船發南昌，他根本不在乎是否有人追趕，只要船在水中，卽使自稱天下第一水上好漢鄱陽蛟親自追來，他也毫無所懼。

方士廷打算從贛西進入湖廣，先將姑娘送回辰州府，再打聽湘西八怪的下落。預計到了南昌之後，走臨江袁州兩府，直出湖廣。

翻江鰲的小舟可走小河，答應全力相助，沿袁江西上，至少可送兩人到臨江府。

爲免被人追踪，小舟晝伏夜行，順利地越過南昌，進入贛江，向豐城駛去。

這天五更將盡，船抵豐城東此數里的金花潭，該找地方泊舟了。這幾天來晝泊夜航，由於翻江鰲不諳贛江的水勢，因此航程緩慢，逆水上航，一晚走不了六七十里，而且相當艱苦。兩人輪流划槳，疲勞萬分，白天又得休息，所以彼此之間甚少深談的機會。小斂姑娘負責警戒，也相當疲倦。

金花潭這段江面，濶約四里左右，江流於此折向，改東向北，形如半月，所以也稱曲江。江水在這一帶形成三座巨潭。兩岸附近叢林佈密，而且有不少沼澤，遍地蘆葦，水禽衆多。

南下的官道在江東岸，距江僅里餘。官道以東沃野千里，村鎭密佈。田野一片青綠，稻苗已高與腰齊。直至豐城以南，方可見到山區。

翻江鰲不曾到過南昌以南地區，根本不知地勢不辨方向，只知沿江上航，到臨江府的樟樹鎭便可駛入袁江，分道以前，決不誤會駛入小江小河。

他泊舟在東岸，靠近官道。

這是一處人跡罕見的小小河灣，岸旁全是高大的楊樹，樹枝垂罩江面，水草繁茂。翻江鰲將舟駛入灣底部，將繩繫在樹幹上，跳上岸來說：「方兄弟，咱們先四下裏看看。」

兩人遠出半里外，搜索一周，只看到草木繁茂的荒林，一無所見。

姑娘將食物包提上岸來，分為三份，等候他們回來進食。

兩人分枝撥草而回，天色尚未大明。姑娘將食物包送上，說道：「食物已經告罄，午餐必須張羅了。」

「我花些工夫，打些魚來充飢。」翻江鰲坐下說。

「獵些水產來佐餐，倒也不錯。」方士廷一面進食一面說。

「不知附近是否可買到食物？有村莊便好了。」姑娘無限嚮往地說，這幾天吃的是翻江鰲從大姑塘帶的一包乾粮肉脯，委實令人倒盡了胃口。

「我想，應該找得到村鎮，午間我去看看。」翻江鰲頗為自信地說。

「千萬不可找村鎮，不然……」方士廷急急地說道。

「呵呵！你未免太過小心了，杯弓蛇影嚇破胆啦！只要你兩人不出面，誰會找我翻江鰲的晦氣？」翻江鰲大笑着說。

方士廷也啞然失笑說：「我就怕四海龍神透露口風，張兄也名列他們的黑名單，那就糟了，已經遠出數百里，沿途一帆風順，平安大吉，始終未見敵踪，大概咱們已經進入安全地境，兄弟確也多虞了。」

食罷，兩人往草叢中一躺，沉沉睡去。

姑娘在船頭戒備，不久，也感到困倦襲來，便也躺在艙面上，夢入南柯。日上三竿，但樹下依然不見陽光。

北面卅餘里，搜尋他們的白道羣雄水陸並進；沿途打聽，幾乎已掌握了他們的去向，羣雄已知道他們晝泊夜航，因此晝搜夜宿雙方的速度都緩慢。

龍飛水性差，走的是陸路。這位眼高於頂，目空一切的青年英雄，自從上次廬山二次無功之後，知道方士廷機警絕倫，憑他一人之力，定然難以如願，因此破天荒改變策略，接受了白道朋友的協助。這次來了卅餘名水陸高手，沿途復獲當地白道朋友襄助。總算掌握了方士廷的行踪，志在必得。

但卅餘名高手，要窮搜水陸兩途，那是決不可能辦到的事，必須仰仗沿途的朋友協助打聽搜索。說是掌握了方士廷的行踪，其實他自己也毫無信心，唯一的綫索是沿江夜間打魚的漁船，曾經發現有這麼一艘神秘小舟夜航而上而已。水陸兩途向上搜，只希望碰碰運氣，是否能追及，誰也沒有這份信心。他們需要進一步的證據，需要找到確曾目擊的證人。

方士廷面臨斷粮的境地，危機來了。

近午時分，方士廷第一個醒來，他的劍從未離身，立即找到一處林空，首先練氣，然後練拳脚劍術，他在下苦功，發狠要將自己的火候進境向前速進一大步。

午後不久，他返回原處，翻江鰲與姑娘仍然睡得香甜。他搖頭苦笑，自語道：「眞也苦了他們，我該去找食物了。」

正想上船取銀子，突從樹隙中看到江心有一艘梳形快艇正全速上航。這種艇沒有艙篷，一覽無遺，相距里餘，仍然看得眞切。

艇共有四名槳手，速度甚快。艙中有八個人，分兩側手搭凉棚用目光搜視兩岸，都是穿了水靠帶了兵刃的人，雄壯魁偉不是庸手。

他本能地向下一伏，其實船上的人不可能看得到他，他的船藏在樹影下，誰也不知這裏面有船潛藏。

快艇終於過去了，他吁出一口長氣，渾身一懈，搖搖頭自語道：「也許我眞是多慮了，不會有人追來的。」

他將劍向地下一丟，響聲驚醒了翻江鰲。這位水上好漢警覺性甚高，聽到響聲一驚而起，首先便抓住了身側放着的一把分水刺，看清是方士廷，放下分水刺笑道：「原來是你，甚麼時候了？」

「午牌末了。」

「哎呀！我該去找食物了。」

做水寇的有的是金銀。翻江鰲赤着上身，用衣衫裹住了分水刺挾在脅下，折了一條樹枝作打狗棍，內腰帶揣了不少碎銀，大搖大擺向東走。

妙極了，不足一里處赫然出現了一座村莊，昨晚天色未明，沒看到遠處有村影，在太陽下，總算看清了。

走近至半里地，不由一怔，咦！村東西有人南來北往，是往來要道哩！

道路最危險，走不得，但沒有食物，即使打魚充飢，他受得了，方士廷與燕娘姑是否吃得消？

「怕甚麼？南昌以南，誰認識我翻江鰲？」他自語，繼續向前走。

他從村北走上官道，大搖大擺進入了村北柵門，劈面便看到一家店門外，掛了一個酒葫蘆。

「哈哈！妙極了，居然還有賣酒的。」他大笑

着說。

小店中沒有食客，眞是妙極了。進得店來，唯一的店伙是個臉孔平庸的中年人，含笑上前招呼道：「客官辛苦了，先喝碗茶解解渴要吃些甚麼？」

「貴店能張羅些甚麼？」他坐下問。

「還不是些鷄鴨魚肉，各式小菜等等。」

「替我找罈好酒，找個竹籃盛十來斤菜餚，要鷄鴨肉，不要魚。」他將廿餘兩碎銀放在桌上，又道：「收下啦，你瞧着辦就是，多少隨意，當然愈多愈好。酒菜我要帶走，先給我來一壺酒解渴。」

店伙一驚，說：「小店現成的菜不多，客官可否等上一等？」

「可以，你去準備就是。」

店伙收下銀子，兩眼發直，看清確是眞的銀子，方欣喜欲狂向內間叫：「娘子，快把籠裏的五個鷄全宰了，再叫小杏到王嫂家叫小龍過來帮忙，順便把他家裏那塊臘肉借來。」

「既然要等給我弄些下酒菜來。」翻江鰲說。

「好，好。」店伙欣然地答，手忙脚亂送來了兩碟小菜，一盆鹵肉，兩壺酒。

翻江鰲一口氣便灌下了一壺酒，咂着嘴唇猶有餘味地說：「三天沒沾酒，喝！過癮過癮。」

店是夫妻檔，加上一個小女孩，臨時找來隣居一位小伙子帮忙，灶間在後面，店伙也因為不需照顧客人，也到後面帮忙去了。

不是進食的時候，店中沒有客人上門，往來的旅客，皆在店門茶桶喝兩碗茶便走了。

翻江鰲酒足菜飽，正滿意地站起拍拍肚皮，抹動着密密麻麻的胸毛，大有南面王不易的感覺。脚步聲入耳，兩名青衣中年人已踏入店中。

他扭頭一看，心說：「是兩個江湖浪人，我得留些神。」

兩個中年人各揹了一個小包裹，一佩劍，一佩刀，百寶囊鼓鼓地裝了不少法寶。

為首的佩劍中年人有一張平板臉，五官倒還端正，留了八字鬍，生了一對一字大濃眉。進得店來，銳利精明的目光，首先便落在翻江鰲壯實的胸膛上，笑道：「喝！好雄壯的漢子。」

人誰不欣賞別人的讚美？翻江鰲也堆下笑，坐下說：「你閣下也不弱，尊駕歇脚麼？」

「閣下是店家？」

「不是，是歇脚的。」

「店家呢？」

「在後面準備吃食。」

「哦！店家，店家。」中年人向屋後叫。

店家應聲外出，一面用圍裙抹手，一面含笑問：「來了來了，客官要吃些甚麼？」

中年人在隣桌坐下笑道：「在下兄弟乏了，要兩壺酒提提神，並請教幾件事，酒先取來好了。」

「是，是，客官請稍坐。」

不久，店家送來了兩壺酒，兩盤爆花生五香豆，說：「客官請自便，小的在後面忙……」

「別忙，在下有事請教。」

「客官有……有何見教？」

中年人斟酒自飲，信口問：「店家，到豐城還有多遠？」

「還有三四里。」

在這一帶問路，三四里與三二十里並無不同，連指路的將軍箭也靠不住。

「這裏叫甚麼地方？」

「叫曲江村，南面便是金花墟。」

「金花墟距縣城不是還有六七里麼？」

「沒有那麼多，客官，趕兩步便到了。」店家笑道。

中年人向同伴笑道：「看樣子，到城外江邊去查比較靠得住些。」

「吳兄所料不差，這附近不會有消息，但可以問問看，碰碰運氣。我們早些走，再躭誤，後面的人便會追上我們了。」同伴懶洋洋地答。

吳兄點頭稱是，轉向店家問：「店家，這兩天可曾看到從北面來的三個客人麼？」

「呵呵！三個客人？三百個也不止……」

「不！在下要問的是兩男一女結伴而行……」

「不曾見過，這條路一年到頭，也難看見一兩個走路的女人。」

「哦！謝謝。」

店家轉身告辭，合該有事，轉向翻江鰲笑道：「客官還得稍等片刻，菜太多，幾個鷄一好，其他的也就差不多了。那罎酒有四十斤，客官要不要小的帮忙送去，送到何處？」

吳兄一怔，接口問：「老兄，你要那麼多酒菜，有幾位同伴？」

「十七八個。」翻江鰲信口答。

「貴同伴呢？」

「在那面的林子裏。」他信手向外一指。

吳兄向同伴打個眼色，又問道：「請教老兄高姓大名，能見告麼？在下吳新川，那是在下的結拜兄弟……」

「魯世寧。」同伴毫無表情地接口自報姓名。

「在下姓劉，名德。」翻江鰲信口胡扯，居然毫無破綻。

「劉兄的口音，像是本地人氏。」

——未完待續——

精選新派武俠連載

七星堡

慕容美·著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徒烈易容跟隨「鬼見愁」陰厲君前往七星堡，差幸陰厲君的易容術異常高明，瞞過了七星堡主冷敬秋，但却瞞不過七星七嬌散花仙子，就在那天冷敬秋與陰厲君前往落魂崖應瘋和尚挑戰之約的那夜，散花仙子闖入司徒烈房中，揭破了他的身份，要他答覆施天青今後還會不會回堡的難題，司徒烈對此問題實難肯定，答應俟冷敬秋回堡後，當予解答這一難題。元旦日，冷敬秋偕陰厲君回堡，在七星大廳設宴，冷敬秋與陰厲君以瘋和尚是否卽「劍聖」司徒望的問題辯駁起來——

唇槍舌劍蘊機鋒

七星堡主無動於衷地繼續道：「剛才，你老兒說，你老兒已爲瘋和尚就是劍聖司徒望的看法舉出了不少依據，而老夫沒有，對不對？」

「對！」

「不反對老夫把你老兒所提出的依據，攤開來復核一番吧？」

「歡迎之至。」

「你老兒以爲：第一點，瘋和尚武功很高，幾乎不在天山遊龍老兒之下，除了司徒望復活，當今之世，再無他人有此成就。第二點，如要練成瘋和尚那等身手，決非一朝一夕之功，除非他是天上掉下來的，他的來歷，在武林中多少應該有個傳聞，瘋和尚，他之所以沒有，祇有一種解釋比較合理，那便是他是劍聖司徒望的化身。第三點，這是你老兒特別强調的一點，瘋和尚似乎知道着很多武林中鮮有人知的秘密，而他又明顯地跟你我兩人過不去，因此他如不是司徒望未死，又會是誰？」

微頓之後，又道：「陰老兒，你的依據是這樣的嗎？」

鬼見愁冷冷地哂笑道：「堡主背誦能力之强，令人欽佩！」

七星堡主答以冷笑道：「陰兄要不要補充補充呢？」

鬼見愁冷冷地道：「似已足够。」

七星堡主奸笑着又道：「那麼，老夫要加點評語了！」

鬼見愁冷冷地道：「不勝榮幸。」

七星堡主沉聲道：「兩字說完：空洞！」

鬼見愁譏笑着道：「精闢之極——這就是評語嗎？」

七星堡主哂道：「要確定空洞與否，說來並不太難。」

鬼見愁也哂道：「誰說太難？」

七星堡主故作關切地道：「陰兄不怕損及顏面光彩麼？」

鬼見愁冷哂道：「堡主分潤，不是外人。」

七星堡主道：「我這人，就是不懂謙虛，既是陰兄這麼說，老夫說不得也祗好說了！先說第一點。陰兄說，瘋和尚武功幾乎不在游龍老兒之下，所以他就有劍聖司徒望化身之可能。那麼，陰兄，我問你，你陰兄見過瘋和尚的眞正武功嗎？你陰兄敢肯定他的武功到底在遊龍老兒之上或是之下嗎？依你陰兄的意思，如他的武功不在遊龍老兒之下，他就是司徒望的化身。但假如他的武功在遊龍老兒之下，那他又會是誰的化身呢？」

鬼見愁乾笑了一聲，笑得很是勉强。

七星堡主自乾一杯，臉上奸笑更濃，又道：「再說第二點，你陰兄說，瘋和尚出現得極是突然。事先武林中毫無傳聞，所以，這又證明了他可能是劍聖老兒復活。那麼，我又要問你了，陰兄。你陰兄這次從長白來，武林中共有多少人知道呢？如果你陰兄不希望讓人知道，它會被人知道嗎？你陰兄憑良心說吧！有了你這等成就，甚至再差一等的人，要想自己的行踪不爲人知，是件難事嗎？好了，關於這一點，老夫認爲毋須再作演繹了。如說行踪飄忽，令人難以捉摸，可以證明一個人在武功的成就，尚有可說，若憑此證明那就是某人或某人，則未免稍嫌牽强了些，陰兄，是嗎？」

鬼見愁又是一聲乾笑，笑得比先前更爲勉强。

七星堡主連乾三杯，繼續奸笑着說下去道：「現在說到第三點，這一點，雖然是你陰兄認爲最强而有力的一點，但在老夫看來，它可說是你陰兄三點依據中，最荒謬的一點！」

七星堡主說至此處，故意住口，瞧了瞧鬼見愁有何反應。

司徒烈見了，不禁於心底暗嘆道：唉唉！這樣看來，我以前所了解的七星堡主，眞還是膚淺得很呢！

鬼見愁的一張臉，此刻陰得像個下雪天。

七星堡主見他一聲不響，知道再等下去，也等不出什麼所以然來，於是他滿足地笑得一笑，乾咳一聲，半陰半陽地繼續道：「說得淺顯些，這就叫做疑心生暗鬼！」說着，不慌不忙地乾了一杯，偏臉又道：「陰兄，你說瘋和尚似乎知道很多武林中鮮有人知的秘密。這種話，說得不客氣一點，廢話一句，說了等於沒說！什麼叫做似乎知道？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頭向前伸，微哂着逼問道：「服氣嗎？陰兄？」

衆人目光又移向了鬼見愁。

鬼見愁，依然是一聲不響！

七星堡主有意乘勝追擊，毫不留情地又道：「陰兄，你如另有具體事證，現在提出來，還不算遲。陰兄，你能告訴老夫我，瘋和尚究竟知道了些什麼嗎？」

鬼見愁哼了一聲，還是沒有開口。

七星堡主偏頭朝鬼見愁得意地看了一眼，嘲弄地道：「沒有？唔！很好！」笑一笑，又接道：「至於瘋和尚爲什麼要跟咱們哥兒倆過不去，這個，

老夫可以告訴你陰兄一件事實。當今武林中，有心跟咱們哥兒過不去的人，太多太多了，又何止於一個瘋和尚？祗不過咱們哥兒倆還有點虛名，別的人力不從心，不敢有所表示罷了，咳咳，如果你陰兄對此解釋仍不滿意，那就請你陰兄先回答老夫一個問題。你陰兄說過，在長白，瘋和尚一度將遊龍老兒戲弄得不亦樂乎，並正好爲你老兒解了一場窘，老夫問你，那又該作何種解釋呢？」

鬼見愁緩緩抬頭，朝七星堡主望了過去！

七星堡主臉向上仰，故意避開了鬼見愁的目光，一面打着乾哈哈，一面像是對着天花板發問似地，大聲道：「老夫說你陰兄的那些依據空洞。錯了嗎？」

鬼見愁點點頭，似已虛心認錯地應道：「唔！空洞。的確空洞！」

七星堡主出聲讚道：「知恥近乎勇，老夫自嘆勿如！」

鬼見愁輕哼了一聲，冷冷地道：「空洞雖然空洞，但總強過連空洞的依據也沒有吧！」

司徒烈暗忖道：這該是鬼見愁最後還擊的時候了！他忖想及此，精神又是一振，他倒要看看，七星堡主又將以什麼來說明瘋和尚不是他父親劍聖司徒望！

這時，廳中衆人的目光，又由鬼見愁臉上移向了七星堡主。

鬼見愁末後那兩句話，似已早在七星堡主的意料之中，是以鬼見愁語音一歇，他卽嘿嘿乾笑道：「陰兄，你怎知老夫什麼依據都沒有的呢？」

鬼見愁冷冷地一笑，道：「因爲堡主一向都很爽快。」

七星堡主陰笑道：「假如有，絕不會等到現在才說，是嗎？」

鬼見愁咳了一聲，冷冷道：「但願是老夫誤會好了！」

七星堡主陰笑道：「誤會？太雅了！」

鬼見愁冷冷地反問道：「應該怎麼說才對？」

七星堡主陰笑着糾正道：「應該這樣說，你陰兄尚欠知人之明！」

鬼見愁冷冷地道：「堡主在美酒中獲得自信，與歸途上的七星堡主，先後判若兩人，陰厲君既驚且喜，並願舉杯爲堡主賀。」微微一頓，冷冷地又道：「現在可以讓老夫看貨了嗎？」

七星堡主笑道：「當然！」

臉色一整，故作莊容道：「能容老夫將兩天的經過複述一遍嗎？」

鬼見愁聽得一怔，旋卽冷冷一笑，道：「好主意！」

七星堡主微笑道：「你以爲，老夫在拖延時間嗎？」

鬼見愁偏臉哂道：「能作如是想麼？」

七星堡主搖頭道：「不能！」

鬼見愁哂道：「願聞更佳解說。」

七星堡主道：「老夫先欲複述兩天來的經過，乃是爲了證明老夫的依據，並不像陰兄的那樣的空洞？」

鬼見愁嘿了一聲，沒有開口。

七星堡主舉杯一仰而乾，道：「來，陰兄，先乾一杯！」

鬼見愁端坐不動，眼皮撩一下，靜靜地道：「堡主請！老夫的一杯，要留着慶祝堡主的勝利！」

七星堡主哈哈一笑，竟毫不爲意地獨自乾了，放下空杯，上身前傾，臉帶着得意笑容，乾咳兩聲，以一種神秘莫測的語氣，開始道：「前天，咱們雙雙出堡，當晚到洛陽，歇了一宿，第二天午後，咱們開始奔赴北邙，到達落魂崖，約莫是二更光景，距離三更之約，還有一個更次左右。於是，我們便在崖頂盤坐守候。陰兄，對嗎？」

鬼見愁陰應道：「詳盡！只差沒說出我們一共吃了幾碗飯，喝了幾斤酒。」

七星堡主未予答理，繼續說下去道：「三更正，崖下傳來一陣哈哈長笑。不一會，一條人影飄然出現，瘋和尚準時而至，還是那副老樣子，一身破衣，兩手空空，口裏不知在瘋瘋顛顛地唸些什麼，音啞聲嘶，又悲壯，又淒涼，令人聽了，滿不是滋味。」說至此處，忽向鬼見愁問道：「陰老兒，你聽清了他唸的是什麼嗎？」

鬼見愁冷冷地道：「『將軍百戰身名裂，回頭萬里，故人長絕，誰共我，醉明月。』這是古詞金縷曲中的斷句，老夫聽過不止一次了！」

七星堡主讚道：「陰兄好才華。」

鬼見愁冷冷地道：「可惜無補於空洞！」

七星堡主笑得一笑，臉色回復到先前的玄秘神態，又道：「瘋和尚現身之後，咱們雙雙自石上起立，瘋和尚朝咱們看了一眼，似甚吃驚地道：『哦！眞的都來了啦？』跟着，解下腰間葫蘆，掀蓋狂喝，一面自語道：『不行，不行，趕快喝酒壯胆！』喝完酒，掛好葫蘆，大步走近咱們兩個。大聲又道：『呔！你們兩個聽着，一個一個的上，兩個打一個算不得什麼英雄！』是這樣的嗎？陰兄？」

鬼見愁哂道：「瘋和尚胆怯，堡主當時一定很高興嘍？」

七星堡主渾似未曾聽得，繼續道：「當時，陰兄你，冷笑一聲，便想上前接下，但被老夫強行攔

住之後，雙方沒有多事打話，老夫便跟那和尚動起手來，那時候，大約是三更過後不久。眞人面前不說假話，老夫相信，你陰兄在一旁一定看得明明白白，老夫跟他先後拆了十招，竟然愈打愈糊塗，眞不知道這樣拚鬪下去，究竟誰會獲勝？」

「就在這個時候——」

七星堡主點點頭道：「是的，就在這時候，崖邊一顆茂松頂上，突然有人以一副娘兒腔，尖聲尖氣地怪笑道：『好呵！瘋和尚，本仙翁追別人追丟了，碰上你和尚也倒不錯呀！』」

七星堡主說至此處，鬼見愁的臉色似乎微微一變。

七星堡主雖然笑了一聲，但也笑得不甚自然，他又乾了一杯這才接道：「發話之人雖未現身，但從來人的音腔以及語氣上，咱們哥兒倆當然知道來人是誰。來人是誰，咱們等會再說。現在咱們且就瘋和尚的事，再說下去。」

畧爲一頓，突然沉聲加重語氣問道：「陰兄，還記得當時瘋和尚在聽了來人這幾句話之後的反應嗎？」

鬼見愁緩緩抬頭，偏臉望向七星堡主，嘴角微一牽動，本想開口，不知忽然觸及什麼，僅僅發出一聲輕哼，臉色一寒，卽未作答。

七星堡主注目鬼見愁，語音特別清楚地道：「瘋和尚當時，對於來人驀然出現，彷彿甚感意外，驚得一怔，幾乎忘記斯時身處何地，適值老夫向他攻出陰陽盤旋手中的一招『陽烈陰毒』，左陽掌，平掃喉結，右陰掌，暗指陰交，這是老夫輕易不肯出手的一手絕招，他居然呆立不動，忘了招架，若非老夫恥於攻人不備，猛力收勢撤招，你說，陰兄，瘋和尚會傷在老夫掌下嗎？」

鬼見愁豆睛陡睜，點點頭，雙目中流露出一股由衷而發的讚美！

但是，七星堡主臉上，不但得色毫無，反而更見陰沉地又道：「老夫自動收招後，瘋和尚方似發覺了這一點，低低一聲驚呼，什麼也沒說，立卽掉轉身軀，如飛下崖而去——是這樣的嗎？」

司徒烈聽至此處，心中突感一陣莫明的難受。

什麼？以瘋和尚之武功，以及他那豪放的性格，他會怕一個人怕到這種程度？

可是，這段經過是七星堡主爲了用來證明一件事，而向當時也親身在場的鬼見愁複述出來的，七星堡主沒有理由說謊，也無說謊之可能與必要！因此，司徒烈有了一種感覺。不過，這種感覺在他心頭旋起旋失，他想，這中間必定還有其他種種的隱因，不是麼，他連七星堡主和鬼見愁這等人物都不放在眼裏，他還會怕了誰來？

如說那隱身松頂之人的武功在七星堡主之上，七星堡主怎敢以武林第一人自居的呢？如說那隱身松頂之人的武功在七星堡主之下，七星堡主他都不怕那人又有甚可怕？

所以司徒烈告訴自己道：我不相信這事的眞實性，我不能相信！我也不應該相信！

經過這陣轉折的推想，他方感到一陣寬慰。不過，另一個好奇心却隨之而起，他極爲希望知道那松頂怪人是誰！

這時，鬼見愁忽然仿着七星堡主的語氣，嘲弄地反問道：「堡主——是這樣的嗎？」

七星堡主閑言微怔，道：「難道老夫遺漏了什麼不成嗎？」

鬼見愁微哂着漫聲道：「難道堡主一點都沒有遺漏什麼嗎？」

司徒烈暗忖：我說呢！他忖度着，忙朝七星堡主望過去。

這時候，七星堡主的臉色起了一陣微妙的變化，他先仍似不解鬼見愁的語意，偏臉又想了一下，方始恍然大悟地哦了兩聲，臉色隨之一黑，但却沒有開口。

鬼見愁漫聲催道：「堡主，記起了麼？」

七星堡主木然點點頭。

鬼見愁哂道：「那就補說出來呀！」

七星堡主無可奈何地嘿了一聲道：「那也不是什麼丟人的事，說出來又怎麼樣？」

鬼見愁陰陰一笑道：「堡主好說，老夫沒有那個意思！」

七星堡主又嘿了一聲，這才道：「松頂來人於尾隨瘋和尚離去之前，曾對老夫招呼道：『七星堡主，你在中原武林的名氣，簡直是愈來愈大啦，咱們得找個機會，好好地聚會一次才好啊！』陰厲君，除了這一段，還有什麼嗎？」

鬼見愁漫聲道：「沒有了，完全完整！」

七星堡主被鬼見愁譏逼出後面這一段之後，臉上情不自禁地現出了一股怒意，但他突睛微滾，好似想及全勝在望，轉又換上一臉奸滑笑容，微笑道：「陰兄，能回答老夫幾個問題麼？」

鬼見愁也是滿臉陰險地笑答道：「祇要能有助堡主的舉證，陰厲君是有問必答！」

於是，七星堡主首先靜靜地發問道：「陰兄，昨夜三更過後，於北邙落魂崖那株古松之頂，突然發話的那位怪人是誰？你能告訴老夫嗎？」

鬼見愁不悅地反問道：「堡主不知道？」

七星堡主凝目沉聲道：「請陰兄記住有問必答的諾言！」

鬼見愁哼了一聲道：「陰陽秀士！」

七星堡主道：「請陰兄說得詳盡些！」

鬼見愁斜睨了七星堡主一眼，冷冷地道：「陰陽秀士，因爲面目姣好，也被喚做陰陽童子。苗疆百花邪教教主，自稱爲百花仙翁，人稱百花魔！」

七星堡主又道：「武功上的成就如何？」

鬼見愁冷冷地道：「化外的七星堡主！」

七星堡主道：「過去跟中原武林淵源如何？」

鬼見愁冷笑道：「遠於三十年前，他就想到中原武林來稱稱自己的份量，想讓天下武林同道知道，他踉你，究竟誰是第一人中的第一人！」

「結果呢？」

「祇聞揚言，未見下文。」

七星堡主又道：「爲了什麼緣故呢？」

「不知道！」

七星堡主沉聲道：「陰兄，你知道你說上面三個字的權利，已給你的諾言剝奪了嗎？」

鬼見愁冷冷地道：「誰也不知道！」

七星堡主沉聲又道：「但你知道你自己對這事的想法或看法！」

鬼見愁嘲弄地道：「老夫知道一點，那便是他當時沒有來到中原，絕對不是因他怕了你。」

七星堡主點點頭道：「這是事實。」

七星堡主雙手血腥，就爲了他天性好名，別的都可以將就，就是容不得有人名氣大過了他，或是瞧他不起，所以，他此刻這種平淡而坦率的反應，很出乎鬼見愁的意外，鬼見愁先是微微一怔，旋即點點頭，又道：「老夫本以爲他已離開人世，或是正埋頭苦練什麼驚人絕學。」

七星堡主忽然停止發問，仰臉向上，好像在想一件什麼事。

鬼見愁等了片刻，見七星堡主仍無動靜，微顯不耐，冷冷地道：「如堡主業已無話可問，老夫的諾言，應祇爲履行完結。」

七星堡主見催，忙放落了視綫，搖頭道：「距完結尚早，這祇能算做一個段落。」

鬼見愁冷冷地道：「敢請繼續！」

七星堡主偏頭又想了一下，突然張目沉聲道：「陰老兒，別催了，容老夫告訴你老兒一件事吧，老兒，你知道月前老夫派那個該死的劣徒赴冀北密雲，去打聽什麼事？」

鬼見愁微訝地問道：「你早就風聞百花魔來到中原？」

七星堡主點頭沉吟着道：「正是這樣——」說着，臉一揚，突睛閃光，豪氣如雲地又說道：「老陰，依你看來，陰陽老怪，會是老夫的對手嗎？」

鬼見愁咳了一聲，沒有表示可否。

七星堡主臉現不悅之色，又道：「難道陰兄不屑置評麼？」

鬼見愁倏然抬臉，冷冷地道：「這是一個大問題，除非堡主想我姓陰的奉承兩句，即使你堡主處在老夫此刻的地位，我想，堡主也將無詞以對，是嗎？」

七星堡主臉色微緩。

鬼見愁冷冷地又道：「誰想對這問題回答得正確些，都必須對三十年前的陰陽老怪先有一個詳盡而澈底的了解！」

七星堡主不住地點頭。

鬼見愁冷冷地又道：「還有一點，堡主愈扯愈遠，似乎已忘了我們原先要談的是什麼了！」

七星堡主哦了一聲，自覺可笑地笑得一笑，臉色一整，回復到先前的肅穆，沉聲繼續問道：「我問你，陰老兒，你對劍聖司徒望那老兒的觀感又如何？」

鬼見愁冷冷地道：「老夫抱歉得很。」

七星堡主訝道：「這怎講？」

鬼見愁冷冷地道：「問得太廣，老夫不知從何答起才好！」

七星堡主改口問道：「你說他配排名於三奇之列麼？」

鬼見愁冷冷地道：「比誰都配！」

七星堡主又道：「你以爲司徒老兒的武功比老夫與遊龍老兒如何？」

「堡主應較老夫更明白。」

「請記住現在是我問你答。」

「老實話有時很不中聽呢，堡主。」

「老夫早說過了，老夫不在乎！」

「如果一定要老夫說，則老夫以爲，三奇中，遊龍老兒也好，司徒老兒也好，誰都有資格像堡主你這樣，憑武功以武林第一人自居！」

「品質呢？」

鬼見愁哂道：「要老夫說出他多重，或是多長麼？」

七星堡主道：「可拿別人來品比呀！」

「拿誰來比？」

七星堡主想了想，道：「比遊龍老兒如何？」

鬼見愁仰臉漫聲答道：「兩個老兒都不錯，但如要老夫於二人中選擇一人爲友，老夫却一定先選劍聖司徒望！」

「他的絕學是什麼？」

「他被人喊做劍聖，不是嗎？」

「功夫比老夫如何？」

鬼見愁睜目道：「一定要老夫來個比較嗎？」

七星堡主靜靜地說道：「這正是老夫問話的目的！」

鬼見愁哼了一聲道：「若論拳掌上的功夫，他或許遜堡主一籌，如許他用劍，那就難說了！」

七星堡主忽然目閃異光，沉聲道：「你知道司徒老兒一生中最怕的是誰嗎？」

鬼見愁如受巨震，正身張目道：「什麼？你，你說什麼？」

七星堡主凝目靜靜地重復道：「老夫問你，司徒老兒一生中，最怕的人是誰？」

鬼見愁張目道：「是誰？」

「是我問你！」

「你知道他怕誰？」

「是我問你！」

「你以爲他怕誰？」

「是我問你！」

鬼見愁第一次桀桀怪笑起來。

七星堡主催促道：「正面作答呀！」

鬼見愁大笑道：「如果堡主換成另一種問法，姓陰的就好回答了！」

「換那種問法？」

「問誰怕他。」

「好，就改成這樣吧！」

由司徒望怕誰，一下子，改成了誰怕司徒望，字句長短雖仍一樣，但因「怕誰」「誰怕」兩字之顛倒，其中含義，可就相去太遠太遠了，這種建議，本是鬼見愁用來調侃七星堡主的，想不到七星堡主竟然順勢答應，鬼見愁不禁又是一怔。

鬼見愁怔怔地道：「眞的嗎？」

七星堡主道：「眞的！」

鬼見愁仍是怔怔地道：「要回答嗎？」

七星堡主道：「要回答！」

鬼見愁嘿了一聲道：「很簡單，四個字：很多很多！」

「而他怕的人，一個沒有？」

鬼見愁冷冷道：「老夫爲那個想令司徒望害怕的人深感遺憾！」

七星堡主面帶詭笑，口作異聲道：「這樣說來，司徒老兒在你老兒心目中——」話未說完，鬼見愁豆眼如電，厲聲喝阻道：「住口，冷敬秋！陰厲君一生，祇知有己，不知有人，無論做什麼，都以自己本身的利益作取捨之依據，對誰都是一樣！司徒老兒武功高低，人品優劣，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老夫剛才的話，全係應你之求而答，如你堡主竟據此奚落老夫，冷敬秋，你可就大錯特錯了呢！」喝畢，臉青如鐵，嘿嘿冷笑不已！

七星堡主一面聽，一面瞑目搖頭，不住地道：「荒唐，荒唐！」鬼見愁話音一停，他即睜目道：「陰兄，你怎荒唐到這種地步？」接着臉色一正，又道：「老兒，你是誰？我又是誰？想想看，老兒，老夫會拿這件事來取笑於你麼？你老兒聽完沒有？你知道老夫底下要說的是什麼？」微微一頓，神色凝重地又道：「老夫今夜不厭其煩地向你老兒逼問，在你老兒聽來，可能以爲既幼稚，又嚕嗦，但不管你老兒的感覺如何，老夫都不在乎，因爲，你老兒馬上就會明白過來的，爲了令你老兒不再誤會，老夫可以提前告訴你老兒一句，老夫沒有醉，老夫每一句話，都有着非常的意義！」

鬼見愁臉色稍霽。

七星堡主繼續說道：「能容老夫將你老兒適才回答的一番話，作個簡畧的總結嗎？」

鬼見愁冷冷地道：「無任榮幸。」

七星堡主毫不爲意地道：「望向我，老兒！在你老兒心目中，司徒老兒應該不負三奇美號的人物，他的品質優於遊龍老兒，他的武功，拳掌雖不及老夫，但加上劍術，就很難說，這種地方，你老兒說得很技巧，爲了合乎實際需要，老夫可要代勞了，你老兒的弦外之音是，老夫成名於掌，司徒老兒成名於劍，如以雙方擅長之絕學相較，司徒老兒在武功上的成就，比起老夫來，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他，司徒老兒，一生中，怕他的人，比比皆是，他怕的人，根本沒有，依你的意思，那就是說，縱然有人武功高過了他，如要他老兒因而低頭，實在是萬不可能之事——陰兄，是這樣的嗎？」

鬼見愁冷冷地道：「是這樣，又如何？」

七星堡主點頭道：「那就好了！」

鬼見愁似乎沒有了解七星堡主最後這句話的意思，抬頭瞪眼道：「難道司徒望不是這樣一個人物嗎？」

七星堡主連忙搖頭道：「陰兄，你又誤會了！」說着，仰臉自語般喃喃地道：「不然的話，老夫又怎會——」話說一半，臉色突然一沉，大聲問道：「怎麼樣，老兒？還堅持你的看法，認爲瘋和尚就是劍聖司徒望的化身嗎？」

這兩句話，問得非常兀突，鬼見愁聽了，先是受着對方語氣所迫，顯得微微一怔，繼又嘴巴一張，便待答辯，可是，就在他欲言未語的一刹那，他那雙豆眼連睞了幾下，彷彿驀自七星堡主的話中悟出了什麼，神色一呆，嘴巴張着，既吐不出半個字，也闔不攏來！

七星堡主哈哈大笑起來，他大笑着道：「老夫祇猜中了一半……啞口無言……哈哈……哈哈。」

鬼見愁的臉色，這時居然被笑得微微一紅。

七星堡主見了，不禁拊掌狂笑着又道：「臉紅耳赤……另一半也沒落空……妙……妙……哈哈……哈哈。」

鬼見愁咳了一聲，端起面前的酒杯，仰首一飲而盡。

七星堡主鼓掌笑讚道：「不愧信人也！」笑着，諷刺地大聲又道：「你老兒能預知最後勝利必屬老夫，並且留酒不飲，以備慶祝，這種遠見，老夫也實在佩服得緊！」

鬼見愁又嘿了一聲，掙扎着冷笑道：「堡主不以爲笑得太早了一點麼？」

七星堡主哈哈大笑道：「太早了麼？哈哈，哈哈！」

一面大笑，一面得意地揚聲又道：「如果瘋和尙就是司徒望，他棄劍就掌，能够與老夫秋色平分嗎？」

鬼見愁冷冷地道：「縱非司徒望，對堡主而言，也不是什麼好消息。」

七星堡主大笑道：「那是另外的問題，他是誰都不要緊，祗要他不是司徒望！」

鬼見愁冷冷地又道：「難說得很。」

七星堡主訝道：「難說得很？」

鬼見愁冷冷地道：「難說得很！」

七星堡主又復大笑了起來。

他大笑着道：「看樣子，你老兒還輸得不很服氣是不是？好，那麼，老夫再問你，如是瘋和尙就是司徒望，他會怕了陰陽老怪嗎？」他意極不屑地又加上一句道：「你老兒親眼看到的，他怕成那副樣子。」

鬼見愁陰陰一笑，冷冷道：「堡主敢保其中無詐嗎？」

七星堡主道：「你是說，瘋和尙那副神態，是他故意假裝出來的？」

鬼見愁冷冷地道：「未嘗沒有這種可能！」

七星堡主又道：「目的何在呢？」

鬼見愁冷冷地道：「堡主應該知道！」

七星堡主道：「使人相信他不是司徒望？」

鬼見愁仍是冷冷地道：「這是唯一的解釋！」

七星堡主再度哈哈大笑起來。

鬼見愁斜睨了他一眼，諷道：「也許堡主另有更佳見解，能說出來聽聽嗎？」

七星堡主大笑道：「陰兄，你又失算啦！」

鬼見愁微微一怔，但仍强作鎭定，冷冷笑道：「哦，是這樣的嗎？」

七星堡主大笑着又道：「老夫早就知道你老兒有此一問呢！」

說時，身軀向前一俯，面有得色地道：「老兒，記得陰陽老妖的見面詞兒嗎？老妖劈頭就說：『好呵，瘋和尙，本仙翁追別人追丟了，碰上你和尙也倒不錯呀！』那種語氣，充份地說明了一件事，陰陽老妖跟瘋和尙已非第一次會面，他們之間，不但是老相識，而且有一段過節兒在，你以爲老夫這一推斷可在情理之中嗎？」

鬼見愁嘿了一聲，沒有開口，意已默認。

七星堡主於是繼續說下去道：「再從陰陽老妖語氣中那份極爲明顯的奚落意味中，我們可以想像到另外一點，那就是，他們兩個過去可能已經交過手，並且陰陽老怪還佔盡了上風！」微微一頓，問道：「陰兄，可以這樣設想嗎？」

鬼見愁依然沒有開口。

七星堡主得意地又道：「陰兄，你敢說陰陽老怪的武功一定在司徒望之上嗎？就算陰陽老怪最近有了驚人成就，司徒老兒可能不是他的對手，但是，司徒老兒是何許人物？他老兒會因力有不敵而向老怪那種人表示低頭服輸嗎？」

七星堡主愈說愈得意，笑得一笑，又道：「若依你陰兄之見，瘋和尙怕陰陽老怪，可能是僞裝的，你陰兄這樣說，也不無道理，因爲瘋和尙要瞞過咱們耳目，不讓咱們知道他是司徒望的化身，不過，話說至此，老夫可又要問你陰兄一句了，前此他對陰陽老怪的無言臣服，又是做給誰看的呢？」

鬼見愁無詞以對。

七星堡主仰天大笑道：「要不是老夫早知道他並不是司徒望，老夫眞會那樣慷慨，輕輕易易地任他逃過老夫那一招『陰毒陽烈』？哈哈！」

司徒烈心頭，再度泛上一陣莫明的悵然。

鬼見愁低頭無語，七星廳中，祗有七星堡主一人的粗獷笑聲，在四空廻旋激蕩不已，聽來如桀桀梟啼。

這時候，天已三更有零。

七星堡主笑畢，大聲道：「老兒，關於此事之爭論，到此爲止，可以結束了嗎？」

鬼見愁悠然抬臉，冷冷地道：「但願堡主的想像完全符合事實。」

七星堡主大笑道：「看樣子，想假也假不了呢！」笑着，霍然離座而起，左右分別一揮，大聲道：「散席！」又轉向鬼見愁道：「走，陰兄，咱們取經去！」

就在這個時候，正當七星廳中人動影移，笑語再起之際，廳角暗門中，突然奔出一個披頭散髮，臉無人色的使女。

七星廳中，驟然靜了下來。

所有的目光，都帶着一份疑訝，不約而同地射向那個使女身上。

那使女一逕奔至七星首嬌天毒仙子身前，放身跪倒，雙手掩面，泣不成聲。

天毒仙子芳容一變，顫聲喝道：「小青，你，你這是怎麼啦？」

那被喊做小青的使女，這時大放悲聲，斷斷續續，悲悲切切地哭喊道：「報告……娘娘……我們……娘娘……不……不好啦！」

天毒仙子聞言，臉色一白，情不由己地抬眼望向七星堡主，七星堡主大步走了過來，提腳一踩，屋宇震搖，隨之聲暴如雷地喝道：「抬起頭來！」

小青身軀一陣顫抖震慄，悚然抬臉，活似個淚人兒。

七星堡主又喝道：「何事不好了？」

小青淚如斷綫，哽咽得答不出話來。

七星堡主在旁瞥着天毒仙子，遲疑地道：「難道，七娘她——？」

小青在地下磕頭哭訴道：「是的……堡主……我們娘娘……她……她去啦！」

天毒仙子忙道：「小青，你是說你們娘娘，七娘，她死了麼？」

小青點點頭，又哭了起來。

天毒仙子又道：「怎麼死法的呢？」

小青泣道：「懸樑。」

諸嬌聽了，均是失聲一啊。

天毒仙子又望了七星堡主一眼，喃喃地道：「她剛才不還是好好的麼？這，這是爲了什麼呢？」

七星堡主一語不發，臉色鐵青。

好半晌，方輕哼了一聲，冷笑道：「老夫早就瞧出她近來有點不對，嘿，果然應上了。但願她的死，祗是爲的自己活膩了，否則的話——嘿，嘿，嘿！」頭一抬，朝鬼見愁大聲道：「走，陰兄，咱們走咱們的！」

說着，一揮手，又是一聲冷哼，鐵青着臉，大踏步往廳外走去！

始終背負着雙手，兩眼望天的鬼見愁，直到這個時候，方朝地上那個泣不成聲的使女，毫無表情地側目瞥了一眼，然後寒着臉，一聲不響地轉身跟出。

他緊跟在七星堡主的身後，一直走到大廳門口，方始猛然憶及了什麼似地，停步偏臉，朝司徒烈點點頭道：「孩子，你也來吧！」

司徒烈輕啊了一聲，有如剛自夢中醒來。

他深深地吸進一口氣，長長吐出，同時情不自禁地又朝身後望了一眼，這才壓制着滿腔紊亂而激動的思緒，黯然舉起已覺沉重，又似飄浮的脚步。

鬼見愁仍然站在原來的地方，兩眼靜靜地望着他，好像在等待着他的走近。

司徒烈由於心神不寧，走着時，目光始終怔怔地望在身前的地面上，是以未曾注意到這一點！他因神思恍惚，所以走得相當慢。鬼見愁眉峯漸蹙，神情似甚焦急。

此刻的鬼見愁，豆睛如電，四下滾轉不定，一方面表現了內心的侷促不安，一方面又顯示着他似乎在戒備着什麼！

好不容易，司徒烈走近了。

走近了鬼見愁的司徒烈，脚步雖然停了下來，但一雙目光却仍然沒有離開身前的地面，他之所以停步不前，似乎靠着一種直覺的告訴，他已走到了他必須停下來的地方了，很明顯的，他的神思並未隨着脚步安定！

鬼見愁忍不住乾咳了一聲，司徒烈愕然抬頭，正好跟鬼見愁四目相接。

鬼見愁目光中，微露慍意，司徒烈見了，不禁一呆，心頭一凛，神志立即完全清醒過來，他這廂才待開口致疚，鬼見愁業已以一種沉重無比的語氣，迫不及待地，低聲匆促地道：「孩子，現在是你老伯最爲危險的一刻，也許明天你再也見不着你的老伯了，但是，孩子，不管老伯怎樣，那是老伯的事，老伯來時，已經向你說過不止一次了，你，孩子，你祗須記住一點，生命是可貴的，你有很多機會活下去！」微微一頓，又道：「知道麼，孩子？」說完，目光一抬，凝注在司徒烈臉上，似在無言地乞求着司徒烈的允諾，司徒烈心頭一酸，眼中不禁有點模糊起來。

鬼見愁着急地低聲又道：「孩子，知道嗎？」

司徒烈木然地點了點頭。

鬼見愁臉上，油然掠過一抹快慰的笑容，但笑容稍現即失，隨之而來的，是一聲輕嘆，他注視着司徒烈，嘴唇微張，好似還要再說什麼，偶而游目廳外，臉色一寒，倏然轉身，走沒兩步，忽又止步偏臉傳音道：「記住，孩子記住啊！」

音細如絲，微微震顫，撼人心弦。司徒烈再抬頭時，鬼見愁的背影，業已消失不見！他咬了咬牙，毅然大步走出廳外。

大廳外，百來盞由透明油紙製成，上繪北斗七星的氣死風燈，一燈一人，由百來名堡丁高擎着，分成兩列，每隔四五步，便有一對，自七星大廳遙遙向七星鐵塔，放眼望去，宛如一條麟甲生輝的銀龍。

司徒烈走下石階，抬頭一看，蜿蜒的燈衖中，七星堡主固已不見，就是走在他前面沒有多久的鬼

見愁，此刻只剩下一抹淡淡的身形！

他知道，如依他現下在輕身功夫上的成就而言，七星塔雖有半里之遙，最多十來個起落，一樣地眨眼可到！

但是，他能這樣做嗎？當然不能！

尤其是處於目前的這樣情況之下，他的一言一行，都必須符合着他現下的身份，心裏再急，也祇有一步一步走過去，雖然他走得可以比常人快一點，但那種快是有限度的，所以，等他到達塔上，已比兩魔慢了足有半袋旱烟光景。

短短的半里路程，本來算不了什麼，但因爲急於目覩兩魔會面後的全部演變，不願有所遺漏，所以，他覺得這段路，竟比一條關洛古道，似乎還要漫長！

一路上，思潮泛湧，如層浪澎湃。

剛才，七星廳口，鬼見愁的一番叮嚀，驟聞之下，幾若雷轟，令人有着一種震駭的窒息之感，但經他一再回味，却又頓然省悟，那番話，實在很平淡，縱令鬼見愁隻字不提，他也應該自發地想到這一點才對！

不是嗎？他一直爲鬼見愁的狂傲，七星堡主的忍讓，感到奇怪，覺得那是一種反常的賓主現象，而現在，他突然明白過來，那種現象，事實上並不反常！

這怎麼說呢？說起來，顯淺得很！

鬼見愁狂傲，因爲他原來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一個人如果連死亡也不在乎了，那他還會在乎什麼呢？反過來說，這也就是七星堡主處處忍讓的同一理由。

這是誰都知道的：這兒是七星堡！

假如一個人在事實上已掌握了另一個人的生死大權，祇要他想報復，他可選擇於任何時候開始，那麼，他對那人在某些細節上的容忍，也就不足爲奇了！

到目前爲止，有些事，已無秘密可言。它便是，劍聖司徒望故居的一把無名火，係出於七星堡主的主使，而由鬼見愁率領東北道上一叟、兩老、七醜、八怪等人動的手！

一叟諸人爲了名氣財貨，鬼見愁爲了一元經，七星堡主則爲了成爲眞正的武林第一人。但是，這裏面有一件事實是不容忽畧的，從鬼見愁的談話中，司徒烈知道七星堡主當初與鬼見愁的約定是，事後三年，劍聖如仍不出現，便算任務正確完成，鬼見愁可依約親來七星堡洽取一元經副册，這一點，已無疑問。

那麼，再想想看，現在是甚麼時候了呢？

四年——比約定的三年，已經遲了一年。

爲什麼會遲上一年的呢？是七星堡主背信了嗎？是鬼見愁事忙不克分身嗎？或是鬼見愁已經忘却這件事呢？總答一句：統統不是！

老實說，誰心底要是產生這些疑問，都是可笑的。它的答案很簡單，鬼見愁之所以遲遲不來，是因爲他不願來！

當初，鬼見愁爲什麼要答應這宗交易，這是一個無人能加解釋的問題，就是去問鬼見愁本人，憑想像，鬼見愁本人也可能默然無詞以對。

即令事實眞個如此，它仍無損於鬼見愁的精明達練，我們應該知道，人，無論什麼人，都會發生這種情形的，聰明一世，糊塗一時！說起來，該多滑稽？

七星堡主爲了不容有人武功在他之上，千方百計地暗算於三奇中的其他二奇，但又怕有損令譽，祇好假手他人，並不惜以武林至寶一元經的副册爲交換條件，可是，事實上，祇要有練成一元經上任何一項武功，却都可以成爲第二個司徒望，甚至成就在司徒望之上也不一定，細想起來，這該有多矛盾呢？

別說鬼見愁，即是換上另一個人，他會來麼？但是，話雖如此說，遲了一年之後的鬼見愁，還是來了！

「眞想不到——」這是七星堡主這次初見鬼見愁時的第一句話，這句話如果細加推敲，可說是含義深遠，其味無窮，懇切動人之至。

爲什麼？因爲說得老實。不過，鬼見愁並不在乎這個，如爲他想，他假如在乎這一點，他根本不會有此七星堡之行，很顯然地，他已預料過他此行的可能結局！說得明白點，他已準備了冒一次生命之險。爲了什麼？爲了司徒烈！前面說過了，這是身負絕學的武林人物的一種共同的弱點，也可說是一種共同的悲哀！

因爲他們不願眼看一身絕學隨着屍骨與草木同朽。

我們都記得，鬼見愁初遇司徒烈，他想收他爲徒，但並無前來中原之意，祇因爲司徒烈當時按着瘋和尙的吩咐行事，堅持要回到洛陽來，鬼見愁不忍拂意，始因而勾動他冒險的決心，來時的路上，鬼見愁一再交代，如他有了不測，他要司徒烈自作打算，七星堡主決不至加害於他，要他忍辱活下去。所以，司徒烈最後不安地想道：鬼見愁如有不測，實在是死在我的手上啊！

本來，嚴格地說，鬼見愁是他司徒烈的毀家罪人之一，要他死，應該是他司徒烈立志江湖的目的才對，可是，不知爲了什麼，他總覺得，鬼見愁雖

是罪不可恕，但鬼見愁如在這種情形之下死去，在他而言，似乎不是一種正當而公道的報復手段。

是他爲鬼見愁的疼愛所感呢？抑或是他爲鬼見愁的誤信非人而有所憐憫呢？他弄不淸楚。他發現，人的感情，有時候，竟是非常莫明其妙地令人煩惱。

他在心底喃喃地道：唉唉，散花仙子因我而死，鬼見愁也可能爲我喪生，一夜之中，我殺害了兩個人，唉唉，我追求的雖是公理，我可不希望以不光明的手段來達成目的呀！

嗟嘆未已，眼前一亮，睜目看時，鐵塔已到。

塔門口，火炬高燃，亮如白晝，司徒烈凝目向塔內諦視了一下，不禁微微一怔，暗忖道：咦，那不是年前我被關過的一間牢室嗎？

他遲疑間，塔內忽然傳出七星堡主哈哈大笑之聲，道：「老陰，我說如何？你想誰會想到一元經就放在這種地方呢？哈哈！」

司徒烈聽了，心頭猛然一震。他駭忖道：什麼，一元經還在？那麼，施大哥的出堡，正如七星堡主所說，他是眞的赴雪山採藥去了？那麼，他還會回來了？那麼，散花仙子的死，該誰負責呢？

他一步跨在門裏，一脚仍在門外，呆在那兒，進退茫然，不知如何是好。

笑聲一歇，七星堡主在裏屋大喝道：「誰在外面？」

司徒烈心中一慌，當下吸氣定神，才待開口之際，却已聽得鬼見愁大聲緊接着向外問道：「是威兒麼？進來！」

司徒烈應了一聲，忙從右手那扇移開着的鐵門中，走進了那間他曾住過八個月之久的牢室。

他爲表現對這間牢室的陌生人，故意在室門口遲疑地張望了一眼，方始走了進去。

呈現在眼前的牢室，故我依然，仍舊那副老樣子。

長約一丈五六，寬約一丈左右，高與寬等，像一隻長方形的黑鐵盒子，外壁半腰有一個碗口大小，可在塔外啓閉的洞孔，八個月的牢飯，就是由七星第五鷹從那洞孔送進來給他的。而最惹目的，便是室角的那堆乾稻草。

那堆稻草，司徒烈曾在上面歷過二百多夜，現在看上去，已呈黃褐色，同時隱約地散發出一陣陣霉腐氣味。

照這情形看來，自他出去之後，這間牢室大概沒有關過其他的人。

這時候，因爲通風洞口已經插着一支火炬，一室明亮如畫。

七星堡主站在那堆稻草上，頭頂幾乎頂着室頂，鬼見愁就緊站在他的身邊，司徒烈進來後，依例朝兩魔作了一躬，兩魔望了他一眼，點點頭，又一齊轉過臉去。

司徒烈知道兩魔不會注意他，於是迅速地在室內上下左右又掃瞥了一眼，想找出一元經藏放的地方。可是，搜視之下，他失望了。黝黑而平整的四壁，因着火炬的晃動不定，到處反射着烏光，但是，他既沒有看到什麼地方有洞，也沒有看到什麼地方有縫。平平整整，可說是什麼也沒有！他忖道：怪事，難道我聽錯了麼？

這時，忽聽七星堡主大笑着又道：「不說別的，老陰，現在，咱們都在這兒，老夫已經告訴你了，一元經就放在這間鐵室的某處地方，老夫且不動手，你老陰如不服氣，你就不妨找找看，能找出來，老夫說了算數，冷字倒過來寫！」說着，狀頗自得，又是一陣大笑。

鬼見愁冷冷一笑道：「那又何必。」

七星堡主大笑道：「老兒，相信了？」

鬼見愁冷冷答道：「它的安全，老夫幾時懷疑過？」

七星堡主諷刺地哈哈大笑道：「所以我說你是聰明人呀！」

鬼見愁嘿了一聲道：「謝謝堡主誇獎。」冷冷一笑，又道：「這兒是什麼地方？未經堡主許可，當今武林中，誰人敢擅入七星堡一步？進得了七星堡，也不見得就進得了這間鐵牢，進得了這間鐵牢，誰又能活着出去？」微微一頓，又道：「這是事實，又有什麼可笑的，堡主以爲姓陰的在拍你堡主的馬屁嗎？」

七星堡主的臉色，忽然一變。

鬼見愁冷冷地又道：「堡主怎的不笑啦？」

七星堡主臉色一沉道：「老兒，這是誰告訴你的？」

鬼見愁一怔，訝道：「誰告訴我什麼？」

七星堡主嘿嘿笑道：「裝得倒蠻像。」

鬼見愁這下可完全怔住了，他望着七星堡主，七星堡主也望着他，四目對瞪，有如四道冷電！漸漸地，鬼見愁目光中的疑訝，感染了七星堡主。

後者皺了皺眉，喃喃自語道：「你老兒眞的不知道？」

鬼見愁冷冷地道：「本來不知道，現在却非弄個淸楚不可了！」

七星堡主目光一抬，又道：「還記得你老兒剛才說了什麼嗎？」

鬼見愁怔怔地道：「我說了什麼？」

七星堡主恨恨地道：「你說，誰也不能活着走出這間鐵牢，是嗎？」

鬼見愁又是一怔道：「這也犯禁麼？」

七星堡主冷笑道：「差不多！」

鬼見愁大奇道：「這就怪了！要是誰進了裏面，進而復出，如果是出於堡主的命令，根本不算一回事，如果不奉堡主命令，第一個就進不來，進來了，揷翅難飛，這是誰都不能否定的事實，老夫什麼地方說得不對？」

七星堡主道：「你以爲不奉老夫之命，這兒就沒有出去過活人？」

鬼見愁唔了一聲，脫口道：「也許——」話剛出口一半，似感失言般地，搖搖頭又道：「但很難令人相信。」

七星堡主恨聲冷笑道：「不信也得相信。」

鬼見愁不禁訝然道：「什麼？眞的有過這等事情？」

抬臉張目，緊接着又道：「那人是誰？」

七星堡主嘿了一聲，仰起了臉，似在回想什麼，一時沒有開口。司徒烈緬懷往事，心中又怒又恨，也有點微感得意，心底同時暗暗地冷笑着：「就是我呢！怎麼樣？」接着，他不禁又忖道：如無德義智慧之配合，匹夫之勇何足爲貴？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顯然地，鬼見愁也不能例外。

他大概在這樣想：七星塔爲七星堡中樞之地，如是有名人物，非因重大事故，不可能輕易跟七星堡主作對，在衝突既起之後，也會寧折不撓，不致被關到這種地方來，反之，既被關住了，足證其人之能耐有限，那麼，他又憑什麼竟能破牢出堡，連闖重關呢？

所以，他等了片刻，終於忍不住又問道：「有權獲得堡主一元經副册的人，我老陰，難道不能知道這個嗎？」

七星堡主放落了臉，望着鬼見愁，欲言又止了好幾次，最後搖搖頭苦笑道：「算了吧，老陰。」

鬼見愁不悅地道：「堡主怕壞了名頭嗎？」

七星堡主苦笑道：「你老兒以爲那是一位什麼名人嗎？」

鬼見愁冷冷地道：「但堡主不能否認事實本身的聳人聽聞。」

七星堡主搖搖頭，又是一聲苦笑道：「別逼我，老陰，不是老夫不肯說，實在是想說也無什可說的，同時，對這件事，老夫另有痛心之處，所以不願再提。」頓了頓，仰臉又道：「但老夫可以告訴你老兒一點，免得你老兒對老夫有所懷疑，那便是，從這兒偷走出去的，祇不過是個年未弱冠的大孩子。」

鬼見愁冷冷地道：「唔，很奇，也很玄。」

七星堡主苦笑道：「不是嗎？」

鬼見愁冷冷地又道：「因爲這事既玄且奇，所以老夫想知道得再多一點。」

七星堡主仰臉道：「那就再告訴你一點吧：那孩子關入時對武功毫無所知，走出時却以一種上乘掌法擊傷了本堡九鷹中的第五鷹。」

鬼見愁聽得一啊，目中奇光連閃。

七星堡主不容他再開口，强笑着大聲道：「別問了，老兒，再問我不答啦！」

說着，一揮手，大聲又道：「不早了，來，咱們取經！」

聽說取經，司徒烈的心神，不禁爲之一緊。

鬼見愁見七星堡主拒絕得詞堅意決，冷笑一聲，也便不再追問下去。

當下，但見七星堡主振聲一笑，身軀半轉，駢起右手食中兩指，抬臂朝對面鐵壁上遙遙一點，格達一聲微響，手指遙點之處，竟有一塊尺許見方的鐵板應聲陷落，露出一個方形洞孔。

司徒烈閃目看去，洞孔內什麼也沒有！

他的心，立即猛跳起來，驚喜地忖道：啊啊，謝謝天，果然沒有了！

他移目急望鬼見愁，鬼見愁此刻臉上也是滿是訝疑之狀，再看七星堡主，他，司徒烈，怔住了！

七星堡主此刻的神色，竟是從容得跟先前沒有兩樣。

司徒烈不禁不安地忖道：這，這，這是怎麼回事呢？

這時，七星堡主指着洞孔，偏臉朝鬼見愁笑道：「看到沒有，老陰？」

鬼見愁嘿了一聲，冷冷地道：「我在看呢，堡主。」

七星堡主笑道：「看到了什麼嗎？」

鬼見愁冷冷地一哼，道：「老夫的眼睛可能有毛病。」

七星堡主笑道：「你看到的祇是一個空洞，是嗎？」說着，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鬼見愁微微一怔，司徒烈暗喊道：啊，不好，我歡喜得太早了。

但見七星堡主仰天諷刺地大笑着又道：「哈哈！老陰呀老陰，枉爲你活到了古稀之年，博得了長白王的美稱，想不到你老兒的腦筋，竟簡單得像個毛頭小子，哈哈，哈哈！」

鬼見愁嘿了一聲，臉色異常難看。

七星堡主的笑聲更響了，他毫不留情地大笑着

又道：「陰兄，難道你連這個也不懂嗎？咱們學武的人，就跟大夫一樣，除了武功方面須要講求精深獨到外，另一方面，更須考究望聞問切的四字功夫啊！」

長笑一陣，繼續嘲弄地道：「望是察言觀色，聞是耳聽目明，問是塲規行白，切是意控機先，要成爲一代宗師，就像要成爲一代名醫一樣，這四件事，可是缺一不可呢！」睥睨而笑，又道：「假如陰兄注意到望字訣，先看看老夫的臉色，不就出不了笑話了嗎？」

說着，再度大笑起來道：「假如發現一元經已經不在，你想，陰兄，老夫會有怎樣的一副臉色呢？哈哈，哈哈，再說，那樣重要的東西，老夫會安置得如此簡單嗎？哈，哈哈哈！」

意猶未盡地，整了整臉色，煞有其事地又道：「咱們平輩論交數十年，朋友之間有『知必言，言必盡』之責，老夫痴長你老兒幾歲，多少算得是大哥身份，說你兩句，也算不了什麼，你老兒一向行走長白道上，很少來到中原，不知中原道上那些以名門正派自居的老鬼們，頂講究的就是這些細節，你老兒口舌之利，可以打個滿分，如能再把穩一點，那就沒得說的啦！」

從頭到尾，奚落得淋漓盡緻。鬼見愁的臉色由紅轉紫轉黑，默然無語，看不出是羞是怒。

七星堡主完全滿足了。自卑的變態是偏激的驕狂，自尊受了損害的人，當千方百計地去損害別人的自尊以求發洩，七星堡主也許是受了散花仙子突然死去的刺激，他瘋狂地折辱着鬼見愁，幾乎忘了來此牢室的目的，好似打擊了鬼見愁，就爲他自己掙回不少失去的顏面一樣。

司徒烈看了，很不順眼，但轉念一想，鬼見愁這人的口齒也很損，這樣也好，因果報應，循環不爽，像我師父遊龍老人，正氣凜然，誰又敢這樣對待他老人家？

「陰兄，現在看清楚！」

七星堡主口中揚聲招呼着，一步跨至壁前，伸手在洞孔內凝神撥弄了好一陣，看樣子，其中設置機關似乎相當複雜。

司徒烈見了，不安地忖道：看這情形，施大哥是否得手，倒眞令人担憂呢！

鬼見愁的臉色，漸漸回復正常，這時，他目不轉瞬地望着七星堡主的一舉一動，從鬼見愁的眼神中，司徒烈彷彿看出了鬼見愁此刻內心，有着很大的矛盾，他似乎急於看到一元經的出現，同時又好像希望一元經業已不翼而飛，好平復剛才的一口惡氣。

就在這個時候，室身突然發生一陣輕微的震動，室角那堆霉腐的稻草忽向兩邊一分，七星堡主倏而轉身，右手一抬一招，稻草散開處，一道精光閃閃的藍虹，其疾如電，直奔七星堡主咽喉要害，七星堡主哈哈一笑，接在手中。

七星堡主右手一握一放，向鬼見愁展掌笑道：「老陰，識得這個嗎？」

司徒烈凝目望去，七星堡主手掌上此刻托着的，竟是一隻小巧玲瓏，藍光燦然，長約三寸左右的燕子，却看不出是什麼質地打造而成。

鬼見愁一瞥之下，臉色微變，訝聲道：「什麼？追魂燕？」

七星堡主哈哈一笑道：「陰兄果然好眼力！」跟着，得意地一笑，又道：「除了崑崙丹靈子，當今之世，還有誰惹得起這隻小小的燕子嗎？」

鬼見愁眉峯微蹙地冷冷道：「你這是那兒弄來的？」

七星堡主哈哈大笑道：「那兒來的？老命換來的！」

鬼見愁眉峯又是一蹙道：「你又幾時鬥過那個老毒物？」

七星堡主恨哼一聲，旋又哈哈笑道：「三十多年啦，那一年，老夫偶遊黃山，無意中發現一株三色靈芝，滿心歡喜，以爲是不世奇遇，當下毫不猶疑，一把連根拔起，一口吞下，同時就地行功調息，詎知方將入定之際，忽聞耳邊風聲有異，差幸老夫倘非等閒之輩，原地一式『倒數金蓮』，以毫厘之差，險險避過——」

鬼見愁啊了一聲。

七星堡主搖手道：「別岔口，老兒，聽我說下去。」

跟着哼了一聲，這才恨恨地道：「老夫的脾氣，你老兒是知道的，那時候的老夫，比現在並好不了多少，當時，老夫遭此冷襲，認爲奇恥大辱，盛怒之下，一躍而起，抬眼一看，那個老毒物正站在老夫身前二丈之處，朝老夫嘿嘿冷笑不已。」

「那時候你認識他嗎？」

「不認識。」

「他認識你嗎？」

「也不。」

「之後呢？」

「聽我說呀！」

「唔。」

七星堡主嘿了一聲，繼續說道：「我們祇是互不知道對方是誰罷了，人的名字，樹的影子，那時候，武林中，有誰會不知道『七星堡主』和『黃山毒叟』這兩個日正當中的字號呢？」微微一頓，又

道：「可是，在那種情形之下，你老兒知道的，大家都把自己瞧得很高，誰也不肯先報字號，我問了一聲他是誰，他也問了我一聲，結果問了等於沒問，誰也沒有告訴誰。」

「之後呢？」

「之後，我責問他爲什麼冷襲於我，嘿，你道他怎麼說？」

「他怎麼說？」

「他說：對付鼠竊之輩，一向如此！」

「他說你竊取三色靈芝？」

「一點不錯，他說那是他的。」

「荒唐！」

「換了你老兒也無法忍受吧？」

鬼見愁嘿了一聲，表示默認。

七星堡主高興地點點頭，又道：「老兒做夢也想不到他狂我更狂，當時我冷冷一笑道：那就請看老夫對付冷襲者的報復手段吧！」

「你們動了手？」

「老夫出手就打出陽陰盤旋手中的絕招。」

「『陰毒陽烈』？」

「一點不錯。」

「老毒物接得住嗎？」

「那就不得而知了。」

「這話怎說？」

「你猜猜看！」

鬼見愁想了一下，抬臉張目，點點頭道：「唔，我猜着了。」

七星堡笑道：「說說看！」

鬼見愁偏臉側目，淡淡地道：「他沒還手，是嗎？」七星堡主撫掌大笑道：「厲害，厲害！」

鬼見愁淡淡地又道：「之後呢？」

七星堡主臉色一整道：「俗語說得好，不開口的和尙，不曉得他懂幾部經。那老兒除了毒名震動天下之外，因爲他始終沒有跟誰正面交過手，所以誰也不淸楚他的功力到底如何？說實在的，這也是老夫一直對他梗梗於心的地方！」

鬼見愁皺了眉，道：「他不惹你，你就放過了他？」

七星堡主搖搖頭道：「話不是這樣說。」

鬼見愁奇道：「應該怎麼說？」

七星堡主道：「這樣的，當時，老夫一招攻出之後，老兒眼中亮光一閃，疾退八尺，避過老夫一招，同時沉聲問道：你是冷敬秋？老夫當時得意地哈哈一笑沒答他，老兒冷笑一聲，掉身就走了！」

鬼見愁道：「你沒追？」

七星堡主搖搖頭道：「沒有。」

鬼見愁又道：「爲什麼呢？」

七星堡主道：「他來去的身法很奇。」

「你自忖追不上？」

「剛剛相反。」

「這又怎麼說？」

「意思就是，如果我追，他决跑不了！」

「嘿，實在愈聽愈糊塗。」

七星堡主兩眼向上，悠悠地道：「那並不難懂。腳程快過老夫的人，不一定勝得了老夫，同樣的，老夫追得上的人，也不一定全能致勝。輕身術，祇是武學中的一部份，輕身術上的造詣，决不能代表一個在武功上的全部成就！」微微一頓，臉仍向上，悠悠地又道：「不過，俗語說得好，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輕身術雖不能代表全部武功，但如欲依此量一個人的武功到了何種程度，還是可以的。」

鬼見愁不禁揷口問道：「難道說你從他身法上發現了什麼不成？」

七星堡主正臉張目，點點頭道：「是的，老夫發現了一件事。」

鬼見愁忙道：「發現什麼？」

七星堡主道：「老夫發現：那老兒的一走了之，是讓我，而不是怕我，老夫縱然追上了他，也無必勝的把握。」

鬼見愁嘿了一聲道：「我所知道的七星堡主，不是這個樣子。」

七星堡主也嘿了一聲道：「那祇怪你陰兄對七星堡主的認識不够。」

哼着又加了一句道：「最低限度，你老兒對三十前的七星堡主認識不够！」

鬼見愁又嘿了一聲，冷冷地道：「老夫有幸重新認識一番否？」

七星堡主瞪了鬼見愁一眼，不屑地道：「哼，現在可輪到老夫爲你老兒慚愧呢！告訴你吧：三十年前的老夫我，無論鬪誰，贏得起，輸不起。」冷冷一笑，又道：「這下子明白了嗎？」

鬼見愁哦了一聲，點點頭，沒有開口。

七星堡主搖頭一嘆，仰臉自語道：「老夫爲了盛名得來不易，當時這樣決定，自以爲做得很聰明，但事後却是異常後悔——」

鬼見愁抬臉道：「那又爲了什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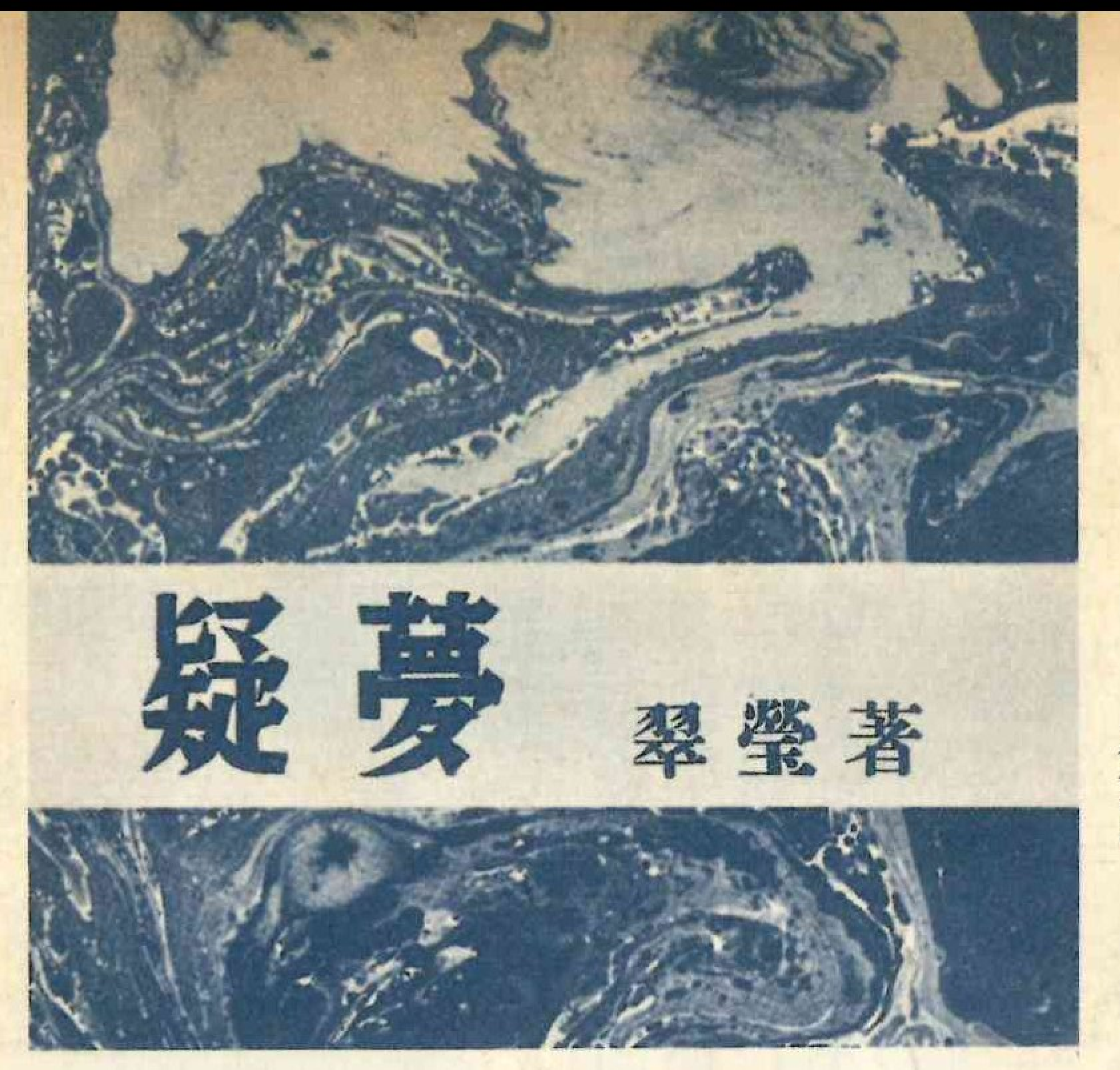
七星堡主哼了一聲道：「當今武林中，黑白兩道，各門各派，所有的一流高手，其人之武功如何，老夫差不多都知道個三七分，而令老夫始終莫測高深的，就祇一個黃山毒叟！」

鬼見愁道：「以後一直沒遇上？」

七星堡主搖搖頭。

（未完待續）

翠瑩新著



全書364頁
H. K. $4.00

青年女作家 翠瑩小姐 四大代表作

是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

之成功作品



圖爲作者接受麗的電視台高亮先生訪問時所攝。

故事內容充滿了可歌可泣的事實



全書332頁 H.K.$3.30



全書340頁 H.K.$3.40



全書242頁 H.K.$2.40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地址：香港上環新街7至13號A 電話：H-456121-4